



續日本四書註釋全書

監修

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

安井小太郎

島田鈞一

編纂者 關儀一郎

受入番號： 20871

受入日：昭和 16. 8. 23

請求記號： 123-58-12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圖書館

本書の刊行に對し財團法人  
啓明會より多額の補助を受  
けたり茲に謹んで同會の厚  
意を深謝す

孔夫子像 照井先生自筆



## 照井先生遺範碑

先生之沒也。朋友門人欲建其碑。香花院恩隆寺上。嗣子正名守遺言。固辭之。從先世之制。建石止。刻其名氏耳。於是朋友門人相謀曰。先生之學。固不待鏤石而顯也。唯如其勤學之狀。及平生教誨之語。不碑之。恐失其傳。乃鑄其梗概石。建之縣社櫻山神社之側。以爲後世之模範。先生世盛岡藩士。照井氏。諱小作。天保中。其大人小兵君。以事收祿。退居山野。家極貧。先生至孝。竭力奉養。所欲必進之。所求必應之。事無小大。不敢自用。必聽其命。以終小兵君之世。而性好學。當時家唯存四書一部。奉養之暇。專心攻之。刻苦數年。大有所自得焉。以讀他書。如解牛破竹。不復見其難焉。

最善四書。荀莊及左國。先生所得者。不獨在對書時。亦在動作寤寐行步間。潛心思索。以得者多。嘗曰。吾於論語有一章。三年思而始得者。其勤學概如此。無幾復仕爲藩學助教兼侍讀。常語曰。攻古書。譬如製饈。反覆攪拌。混融熟和。無一點凝固。然後爲得。如論語最要如此。後世學者。徒務博覽。不致融和。故不能得古書之真味。又曰。讀書稍通大意。須舍註脚。就本文熟思尋繹。不然難得正意。今之學者。反之。故註家之忠臣而作者之叛臣也。且讀書之法。當如親對其人。受其教。虛心不可毫有所挾。後儒常挾自己之智見。而臨古人之書。故其所解。往往牽強附會。不過因古人之言行己之說而已。如此不若不讀之優也。又曰。孔子以先王之道。自任。以立治爲志。苟學孔子者。當存志治功。若夫論空理說玄妙。而無益於治。談經濟而外先王之道。皆孔子之罪人也。且自秦而下。夷狄也。故於古人之言。

如隔障壁而聞。聞其聲而不可知其言。是以累百千儒者而不能明先王之道。歷英主賢相而不能開聖王之治也。故讀書不知焚書以上以下之分者。亦不能知先王之道也。此數語雖出一時教誨。然發其自得之所由。則亦足以開後世實學法門矣。那珂梧樓以才學鳴于一時。與先生同官藩學。每討論經義。歎曰。定見之確。如金城鐵壁不可拔者也。藩主南部利恭公奉還藩籍入東京。學安井息軒之門。先生常隨焉。有嘗所著封建論。息軒見之大稱見之卓越云。晚家居註古書以樂。四書既脫稿。他未畢功。以明治十四年二月廿一日病沒。年六十三。嗚呼先生雖逝矣。模範存焉。庶幾後生賴之。

明治十四年八月

太田代恒德撰

一 戶 光 謙 書

照井先生遠範碑



目次

論語解

照井全都著

四五二頁



封建論

封建仁義之極也

出於古聖王之厚矣。郡縣夷狄之俗也。

出於後世污君之惑。說者

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非也。今有同室而居者，與其憂而不與其樂

之所與知也。豈必待古君子之言哉。夫天下大事也。大憂勞也。必將與知者謀之。與

能者處之。與衆人爲之。然後功歸於一。古今一也。然而不分其功，不報其勞，獨尊

享其利，不仁不義，不亦大乎。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實予于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聖王恥其不仁而懼其不義也。則大割地而竝封之，以昭有所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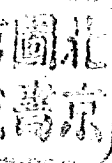
憂則有所其樂之意矣。欲傳之於子孫，則使之亦傳之於子孫，以明與俱存亡之義矣。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建者，不廢之謂也。德者，謂有功

勞於上下。建德則無功者不得與焉也。命之氏者，更起之家而顯之於民也。胙之土者，

俱享其利。偕樂其成也。賜之姓者，慮百世之後有廢興而明之世系也。庶幾雖有廢而

使有所復興矣。而後設之宗廟，而子孫守之。以敬祭其神。百世使不忘其德矣。夫是之



謂建德。故曰。大德百世廟食。榮莫大焉。夫古聖王之用人也。如此其厚矣。其所以  
布利於上下。如此其徧矣。雖有輕重厚薄。而各有稱其德。而所以明人倫也。夫此之  
謂仁義之極。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之謂也。自秦以來。用  
人如犬馬然。生則取其功用。死則棄其德廢其勢。夫是之謂夷狄之俗。詩曰。爲鬼爲  
域。則不可得。有視而目。視人罔極。此之謂也。夫聖王之用人也如彼。後世之用人  
也如此。豈得謂封建曰非聖人之意也乎哉。且夫勢者同名而實不一者也。有自然之勢  
有人設之勢。有上下之勢。上下之勢。君位是也。人設之勢。古聖王之道是也。若夫  
自然之勢。則其變無數。其流不識所歸也。是故雖有堯舜之德而無位。則不能治一民  
焉。而傭君能役使天下。是無仁暴。令則行。禁則止者。乘上下之勢也。然而持之亦  
將在擇道矣。若曰順于自然之勢。則無爲於議治。無爲於擇道。其治非堯之功。其亂  
非桀之罪也。又惡有論百王之勝劣乎。亂莫大焉。且夫雖漢高祖唐太宗。其得天下也  
亦必與知者謀之。與能者營之。與衆人爲之。蹈危犯難。謀慮百出。然後得之矣。豈  
若腐儒之坐談拱手而待自然乎。故勢者。與于上則治之端也。與于下則亂之衢也。與  
于上者。在一人之所設也。故謂之人設。與于下者。在衆人之所向也。故謂之自然。  
自然則以衆乘衆。不知所歸宿。安得不濫乎。順于濫勢。不知禁焉。雖欲無敗歷而不可

得也。夫此之謂汚君之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踵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可不謂大哀乎。傳曰。舍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此之謂也。古聖王知其必然也。是以務擇道。不敢順于濫勢。必設勢于上。使民乘之以去亂歸治。則勢不濫俗不流。而亦如自然者。禮樂是也。故堯之朝無亂人矣。非無亂人也。雖有而不能亂者。堯之設勢然也。故曰。一人衝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說者。趙又曰。自漢以來。封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間倖逆自恣。負強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不少。然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爲得也。權時施宜。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爲治。此亦其知不足識聖人仁義之道。而同乎流俗。媚乎汚世。而作之說。猥多言以迷惑衆者。甚可疾者也。且夫廢人之德。曠人之勞。而獨專爲功。恬不恥其不義者。惡乎在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若夫漢七國。晉八王。則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者。彼自負其貴戚而恣睢。何得望其不亂。不可以罪封建也。且漢高祖之始入咸陽也。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沛公以此得知天下。由此觀之。漢之所以得天下。僅祗秦法之餘餘而已矣。不然。彼固無學一亭長。何以能知天下乎。是故見秦之孤立無扶而易覆也。則欲復周之封建。

而不得其道。則適以致亂焉。此非封建之罪也。無教之敗也。而後之取天下者。不察其所以敗。而直畏七國之亂。終不能封建矣。彼秦始皇西戎人也。未嘗知先聖有治人之道。所聞則法術之學。所見則傾覆之事。因數世之資。乘六國之亂。以賞罰驅民於戰。用權謀欺愚者。蠶食吞噬而盡其地耳。是故畏諸侯之彊。無如之何。徒惡人之有羣黨相樹。乃不能封建也。以其地爲郡縣。置守令于此矣。其意則以爲守令則易遷移。而使民無定主。知政之出於一。則彼無由于相樹。而我執法術以御之。使彼虛腹望我。而我執賞罰以役之。則猶驅羣羊也。如此則我之權重。而民無冀望矣。然後鑠兵築長城以鎮內外。是乃萬世之術也。然而不知賞罰之非所以正民。而法術之不足以遺於子孫也。何也。則以賞罰使民。則民在利害而非親土矣。法術者。執之者巧。則民畏而聚。執之者拙。則民侮而敖。敖則爲私黨。私黨成而群盜起焉。敵國乘之。是以二世而亡矣。則非天也。其道然也。然則不能封建。非勢又非時宜。獨出於秦人之臆斷。而不學之失爾。而說者謂之良法也。是詆秦人西狄之瘠者也。不可同坐與語矣。荀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用此觀之。不非田不封建。不可以爲治也。孟子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夫古聖王惡乎竭心思也。曰竭於治人之道也。凡人之情性。好利而不知厭。求名而不能相降。是以其交雖同而不和焉。雖

舉而不親焉。恒有相競之意。而驟則生爭端。惡言如哇。妄動如野人。殘忍如虎狼。狡黠如狐狸。而不知忌焉者。蓋生於名與利。古今一也。而直予之南面之威。專任之政刑之重。是爲虎傳翼也。仁一人而害天下。何以爲聖王。是以古聖王深憂之。竭心以思其治也。蓋天下之禍亂。起於人道之不脩。人道不脩。則貴賤無分。無分則欲無足而用不給焉。此其所以好利也。彼苟弛名與利之機。則同德相要。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夫如此矣。豈又有他志乎。是故聖人既竭心思焉。則繼之制禮義以分之。班祿三。序爵五。所以分之也。然後使衣食百用。皆有等宜。而無靡費之用。出入相揜。則好利之機。斯自弛矣。而猶有所挾而不能相降。則見影而盛氣。聞響而欲應。是篤求名而爭端未殫矣。於是乎制鐘鼓節歌舞。以作樂。以道和。則寶以爲慰。主以爲敬。賓主相和。而交遺所挾。則色從而辭順。交親而遊樂。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然後道之以進退。誘之以三讓。示之以相愛之情。告之以付任之重。則天下曉然皆知榮之在于此而辱之在于彼也。彼苟有人意者。誰敢去榮而就辱乎。夫此之謂聖王治人之道。詩曰。不識不知。順于帝之則。此之謂也。如此則雖在膏靡。羞妄動。各謹分矣。而况貴戚乎。何以漢七國晉八王之負強爲憂。內無姦仇。外無寇讎。則朝野穆穆齊濟。上下俱寧矣。夫然後仁可覆天下也。且古聖

王有所謁心思。則必有繼焉。故能仁覆天下而道保後世矣。故書曰。丕顯哉文王之謨。丕承哉武王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夫有武王之聖嗣。而猶有文王之遺謨焉。而況後嗣未至于武王者乎。後世之人主與此異矣。竭心屬精。終身勤勞於政。而無以繼焉。則後嗣無承矣。若夫漢之惠文。則幸免矣。不幸而如秦之二世。唐之高宗。不亦殆乎。然而以一時之無事。欲傲古人萬世之慮。此所謂夏虫篤於時者也。冬冰之將至而且不能知。又况聖人萬世之長慮乎。嗚乎古今之人主。論德則莫不欲方於唐虞。而斷事則倣秦漢以下。如是其悖謬矣。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後世時宜時勢之說。可謂邇言。邇言誣君之聽。而仁義之道塞矣。夫道一而已矣。聖人之大猶。天下之大經。全在封建井田也。何不嘗試絕邇言而求諸聖人之大猶乎。夫封建非禮樂則不可治。禮樂亦非封建則不可與矣。何也則自彼有二乘之地而上者。錢帛之賞。非所能勸也。自有數十人之徒而上者。鈇鉞之威。非所能懲也。非有封建之資。亦不可具徒卒脩車服。以正班爵之儀也。是何也。禮樂者封建之具也。非郡縣之器也。賞罰者可用於細民。而不可用諸大人。小器也。吾故曰。封建非禮樂不可治。禮樂亦非封建不可與。封建禮樂相持而爲治致盛者。古聖人之道也。故欲復封建。則宜先反諸禮樂。欲興禮樂。則宜先稽諸夏殷周三代。三代遠



矣。禮樂廢絕矣。吾孰從而稽之哉。故荀子曰。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若孔門諸子。則可謂其人也矣。諸子所貴之君子。爲莫若孔子矣。孔門諸子之所述。苟孟之所論。中庸莊子之所說。豈外于此哉。然則審論孟荀莊中庸之書。補以左國。何病乎不可稽也。夫左國之爲記也。亂世之事。不足以盡爲法。雖然。彼固近古。是以其遺言餘風。猶有存焉者。皆可以稽矣。愚儒志固卑矣。不能憂民之治亂。懷空理而鄙爭謬說。其言莫一足聞也。人主好之則廢法。庶民好之則去務。亂無大焉。君若有誠心憂民。惡其亂而欲其治。宜先痛禁書生之空理。遠絕邇言。壹求諸聖王之大猶。稽諸孔門諸子之言。彼此相照應。求其意周而無漏焉。徵其語徧而不遺焉。則足以有餘稽矣。無不足也。故曰。以一知萬。以近知遠。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 禮樂論

禮樂何爲也。曰。脩人道而已矣。人道也者何也。曰。莊子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

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是也。故禽獸以力相勝者也。人者以知相先者也。是故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兄於弟也。長之於少也。男之於女也。夫之於婦也。非直以年長尊卑相先也。所以尚教也。不教則不能自知矣。且天之生物。不能齊焉。是以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是道之所以不行也。聖人憂之思其行。制禮樂而脩人道以教之。中庸曰。脩道之謂教。禮樂之謂也。荀子曰。樂合同。禮別異。同者何也。曰。同類者同德也。異者何也。異形者異心也。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故雖至親。既異形體。則必異心矣。謂之異。又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故雖疏遠。苟同類者。不相忍之情。人皆有之矣。謂之同。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同德。雖堯舜亦不能去民之異心。是性之質也。然而同不合。則不足以相愛。異不別。則侵欲不知飽。此其所以不能相容也。人道將焉有乎。聖人憂之。思道之行焉。制禮以別異。作樂以合同。故禮者脩文而給用者也。給用所以足欲也。脩文所以明別也。別明而人不覲焉。欲足則民安焉。是道所以行也。而猶有所挾而不能相降。則其交不和焉。猶油之與水也。外合而內實亢焉。則爭端未殫也。是故年先者挾其長。多知者挾其賢。有功者挾其德。位尊則挾其貴。有財則挾其富。苟有所挾。則著言語而形動靜。是以細席之言。猶或足以構怨矣。此

其所以尙武安忍。而違言之怒將必報也。焉在爲同德乎。聖人憂之。思和其交焉。故脩音調節歌舞。作樂以誘之。主以爲敬。賓以爲饗。賓主相燕樂。而交遺所挾。則雖有異心。豈又有他志焉乎。凡人不能無樂。樂則忘所挾。忘所挾而相忠告。交於是乎和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夫聖人因同而和之。豈又用約束哉。莊子曰。約束不以膠漆。此之謂也。故傳曰。禮樂聖人之盛者也。後世書生。焉能及知之。故說者曰。古人言禮者政之輓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是古人好文之言也。其實禮樂之設。節進退文觀望而已矣。不與治政相關矣。若夫詳法律而賞罰無偏焉。以戒民之心。興利除害。務儉而薄稅斂。以豐民之財。便備用振士氣。以服彊敵。行之以時斟酌焉。不逆人情。不違時勢。以致治平。是百王之不可易者也。則雖禮樂不脩。而無害於爲堯舜矣。故唐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撻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哉。魏徵亦曰。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庸愚之人。深染於流俗。而不及知古人之言者。雖多言。何足以論治政乎。其所謂百王者。漢以下之敗王。臨時補綴焉。慮不能及子孫者。惡可以比於堯舜哉。且狃一刻之寧。而傲萬世之憂者。所謂蟬螻不知朝夕者。唐之君臣是已。其言何足以據也。夫不知脩入道而詳法律者。秦人之敗也。亦可不鑒乎。孟子曰。無教則近於禽獸。然而爲之詳法律。彼則

徵於律而徵幸。欲盡無情之辭以爭毫利。且夫賞罰者。示利害以勸懲者也。民未知是非。而先見利害。則將計毛厘之得失。爲之不憚焉。雖欲戒民心。其何能禁之乎。乃曰。古者民醇朴而易治。後世民狡黠而難治。是所謂小人失於己而反諸人者也。不亦遠乎。不定四民之業而興利。則民去舊失產。雖曰除害。而盜賊晝行矣。務儉而無限制焉。則人情不堪焉。而子孫不能守。雖欲豐民財。而稅斂日倍矣。便備用而不治人。則爲敵人之用矣。欲振士氣。而無貴賤之分。則伐德暴動矣。欲以時斟酌。則子孫愚而不足任之。此皆不脩人道之禍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夫天下大衆也。人心甚難和矣。聖人慮之。制禮而別異。作樂以合同。蓋異別則民不覲。同合則交膠焉。是故別異欲遠且明。合同欲厚且廣。合同而不厚。則不足以相膠矣。不廣則不可以移風易俗也。是故古聖王制雅頌之聲。必使足以樂而不流也。蓋人心樂則忘憂。又何有憾乎。相樂而無憾焉矣。然後同德可得而膠矣。故盛其音調。所以使足以樂也。然而樂過度則流。流則同德蕩。蕩則亦生端。足以亂矣。是以古聖王制聲以爲難矣。故曰。以六律正五音。又曰。自宮及羽。五降之後。不容彈也。所以使節之不流也。傳曰。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言風化不可不廣遠也。故樂自天子之廟堂。以及辟遠之地。百姓之室。貴賤共之。所以廣行也。豈直爲朝廷君

臣之弄哉。故天下大衆也。人心甚難和矣。而魏徵曰。樂在入和。不由音調。如此則人先和而後作樂也。果然則聖人之作樂也。可謂徒引民敖惰矣。何以爲聖王矣。君臣交佞說如此。而不知畏。武后之潛伏於同床矣。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唐君臣之謂也。且夫凡事無準則而遂一用知。欲時斟酌之。則成敗相尋。補敗不暇。慮不能及後矣。又況以一時之無事盤樂怠傲乎。是以古聖王脩禮樂以建人道之準則矣。是故使殺祿有儉。宮室有度。人徒有數。衣服器用皆有等宜。而無靡費之用。以爲貴賤之準則也。辭讓有節。進退有法。言語動靜皆有法則。以爲交際之準則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納聘送迎有數。以爲男女之準則也。神不歆非族類。民不祀非族類。嘗烝以時。籩豆有數。以爲祭祀享宴之準則也。入於邦閭禁。入於大廟每事問。以爲行事之準則也。吉凶異物。慶弔有節。以爲哀樂之準則也。親親有降殺。燕毛序齒。以爲親疏長幼之準則也。然後以教之。冠婚喪祭必倣焉。嘉會弔聚謹則之。父以教子。祖傳諸孫。而成風俗。向此者是也。倍此者非也。夫然後天下之是非定。是非定矣。而後施賞罰。民則知榮辱之所在。而不敢爲利害易其嚮。故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豈曰詳法律哉。夫不脩人道。則民不知是非之所在。民未知是非之所在也。而爲之詳法律用賞罰。乃如水之入於隙。如鼠之行於夜。彼伺

法律之所不至。計其利害損益。爲之不憚矣。於是乎。欲詒厥孫謀。而忍知能之士。而殺有功臣於無罪。曰此快快者。非幼主之臣。豈不殘乎。是故漢諺曰。狡兔死而走狗烹。高鳥盡而良弓藏。敵國破而謀臣亡。其君臣之情。如斯其猜疑酷薄也。夫此之謂寇讎。何以得能全君臣乎。古者聖王之用人也。不厭其知能。故天子能薦人於天而與其治天職。夫此之謂誠君臣。故湯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故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後世所以稱聖王也。今者不然。不合同不別異。而徒忍知能之士焉。古諺曰。懼首懼尾。身其幾何乎。己乃無道。而懼人而多殺。是天下無善人也。彼秦人不知聖王治人之道。懲六國之難服。是以廢封建而散其黨與。欲弱之也。不識弱之於內。外敵愈彊矣。然後時宜時勢之說行焉。而全不能改圖。可不謂大惑乎。夫嫌人之有群黨相樹而不能封建。則邊垂不守焉。懼技能之士在鄙邑。有私黨相樹。而多玩好聚珍奇示繁華。以盡招致天下之人於一都。則嫉妬起於同寮。爭事於朝廷。欲折其雄志寫其怒心。而飾店宅聚婦女競妖美。日夜優戲以誘客。謂之華街妓樓。使遊於此。則私劔未息而人悉汚慢矣。風俗大流。夸誕奢侈。不可禁也。夫風俗夸誕。而人失其實德而悉虛黠矣。奢侈則日好新奇而不知擇邪正焉。是故大夫之家也。而有華街之俗焉。烈士之妻也。而有妓女之風焉。內外無屏。華夷通語。相示以豪利。相伐

以奢侈。貴賤靡然。莫不奔競於利。國力從而益弊。士不任其用。民不仰其上。唯利是親比。乃曰。政不逆人情。不違時勢。曰便備用。振士氣。莫有怪焉也。是以劉淵石勒以來。邦殆乎非內人之有矣。革而易服。受制於夷狄。猶不知其至辱。曰我中華。曰我夏人。何其狂惑也。故弱之於內。則莫能禦之於外矣。古聖王知其必然也。乃欲彊之於內以禦之於外。是故封建焉。以一家之人。群諸一人。一國之人。群諸一君。然後天下之人。群諸天子。脩入道而教之。以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制禮以別其異。作樂以合同德。審分職以守官。塞內外之通以禁未萌。嚴刑罰以懲不從。則風俗齊於朝野而不流。威彊積於群而不侵。以靜守之。乃彼戎狄烏合之衆。見利避害之兵。雖溷安能敵我哉。是以能保數百年。而內無奸仇。外無寇賊。雖有齊桓晉文節制之兵。而不能奪季周之天下。雖有秦穆勾踐黠知之謀。而莫能摟諸夏之民矣。是何也。仁知之極也。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凡欲讀古書而不知聖人之道。則古人之言不可得而解矣。何也則古者三代聖王。以封建禮樂統括天下者。所謂聖人之道也。封建所以定貴賤之分。禮樂所以和五倫之交。夫此之謂國體。國體立而貴賤各知所務。賢不肖僭得其所。中庸曰。脩道之謂教是也。何謂國體。曰。若身體然。頭目在上。兩足在下。兩手輔左右。而各有常焉。所有常

職不可相移易也。然後應萬變而成百用。不可終極矣。易是則亂矣。故古諺曰。冠雖弊。不可以履於足。屨雖新。不可以加於頭。是以古之人曰仁曰義。其言必有所當。雖處變。而在尊卑之分。而不越其等。以各襲其情。是故其言易解。其行可學矣。後世自秦人毀貴賤之分。尊卑無序。後儒者語天理而不植人倫。曰仁曰義。其說幽隱難解。蕩乎無所至極矣。言事者臨時補綴而已。其謀慮得失相半。未有定論矣。以爲自古未嘗有永久之道也。不亦惑乎。是何也。人染其俗。心止於符。自與古人東西易面而未嘗知矣。是其所所以萬世而古人之言未得其解也。豈不悲乎。吾故論封建。又論禮樂。以託於論語之初。庶幾學者先知聖人之道。而後古人之言可得而解也。且論語之爲書也。亦非教矣。其語乃所以誘也。凡教有法焉。而責學者之必如法。學者亦思必如法者也。故學必欲效師之法而入其道者也。故孟子曰。大匠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羿教人射必志毅。學者亦必志毅。雖至於百工。莫不然矣。何獨孔門不然乎。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以自開卷不亦乎三字而下。可以觀其誘之爲善矣。此豈教之言哉。孔子別有教而立門者。乃聖人之道。禮樂是已。凡古之人憂世之士。亦皆學禮樂。是故孔子擊磬。則荷蕢者知其爲雅頌之聲矣。足以觀古矣。蓋舍禮樂莫以救世也。故曰。禮樂聖人之盛者也。吾故曰。論語非教也。誘也。編者之所以



命此書爲語。其意蓋亦可以推知也。此余之所以論封建禮樂以託其初。而不願身之不肖也。雖然。稟性薄劣。學又淺。自悲屬辭不能成文。不足以爲後學之一助矣。要唯見余數十年之志有不能自己爾。

## 湯武論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者何也。名分是也。名分也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長幼是也。猶萬物各有則矣。夫走不若馬。力不若牛。此牛馬之則不可相易也。故有物則必有則焉矣。夫民萬物之總。爲天地之貴。是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矣。然則名分不可不正也。故犯名者爲奸。侵分者爲亂。有奸亂之行者。刑法之所不赦。古今一也。雖湯武必禁之矣。而況君臣之名分乎。在內父子。在外君臣。名分之重者也。是以春秋非逆祀。周公誅管叔矣。由是觀之。湯武雖賢。於名爲臣。於分在下。桀紂雖不肖。於名爲君。於分在上。此嚴且明矣。然而湯伐桀武誅紂。不亦戾乎。夫逆祀者猶不可也。而況殺而奪之乎。孔子曰。君子有於己而後求諸人。

無於己而後非諸人。湯武不然。在人則罰之。在己則不忌。湯武者亂人也。今以桀紂爲非君。而以湯武爲非紂。是蔑君而師亂人也。不祥莫大焉。曰。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且子以名分爲具性之則乎。夫天生烝民。君臣未立也。君臣未立也。則羣衆未懸也。羣衆未懸也。則政令未可施也。政令未可施也。則無上制下。無君制臣矣。然而人不能不用焉。有用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欲無厭而用不給。不給則將虧人以給己。不然而已矣。勞苦者所惡也。安榮者所好也。是以彊者脅弱而奪之。知者欺愚而爭之。爭則亂。亂則窮。老者不得終年。幼者不能遂長。聖人深憂之。惡其亂而思其治。蓋以爲凡天下諸害。莫不起於無分也。於是乎制名限分。以懸君臣列貴賤。使貧富輕重皆有等宜分界。而足以相兼臨也。夫此之謂人倫。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是也。如斯則人雖有用。而有度而易給焉。雖有求。而有量而知足焉。易給則安之。知足則不過求。有不從於令。然後正刑法以禁之。夫然後天下之害果除。養老育幼而無有遺憾焉。夫是之謂至平治之盛也。故傳曰。天能生物而不能辨物。地能載人而不能治人。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由此觀之。然則爲欲除民之害而重名分歟。爲欲重名分而除民之害歟。名分與生民。必有本末輕重矣。夫此之謂權。故識重名分而不知所以重名分者。謂之庶民。庶民惡能知

古聖王之大德遠慮哉。傳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又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所謂軌物所以明名分。等宜分界是已。故君人者。守等宜而明分界。行政平正。則民畏名而謹分。不有敢越厥志。此之謂納民於軌物。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是故上失等宜而亂分界。名分不明。則下與而欲不可欲。求不可求。莽然如散麻。謂之不軌不物亂政。亂政則上下離矣。所以敗也。君人者可不慎乎。彼桀紂爲何如邪。聖王之後也。有天下者之嗣也。是生而天子也。普天之下。誰敢不謹戴者。然而不才不中。反祖宗之德。毀祖宗之法。妬仁疾義而親小人。破分界而縱私欲。慢等宜而放偏險。以毒害生民。積其凶全其惡。則天下棄之矣。桀走于南巢。紂死於牧野。而不得一人之黨與。天下若免寇然。夫謂之一夫。豈不然乎。傳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蓋言殷之所以亡也。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言殷可亡而未亡者。三子之力也。如斯則民之愛殷與棄殷。則在三子之存與亡。而桀紂既已無天下矣。彼既已無天下也。則獨爲誰之君哉。夫此之謂虛名。當是時有仁人在諸侯。而無救民之道。不知輕重之權。徒畏於虛名。束手而坐視民之陷溺。惡在於爲仁人乎。曰。若夫權輕重而救民。則聽命矣。雖然名分一定。則不可犯也。其如奸亂之罪何哉。曰。古人有言曰。湯武民之父母也。桀紂民之怨賊也。夫父母之於子也。不厭勞勩。不避汚

辱。忘身而受其罪。壹務聚其利者去其害者以蒸之。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是以子之於父母。一息之間不能離矣。故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聖人之於民。亦如斯耳。無所避憂矣。又何暇免罪哉。是民者人君之厄也。舜之所以奪於堯之子。禹之所以奪於舜之子也。故傳曰。湯身易名。武身受鬻。而海內服。夫是之謂爲君人之大義。

# 論語解

大日本陸中

照井全都著

男 正名編次  
孫 全吉校訂

論語者語也。世俗之語不一矣。如周語鄭語之類。亦可以見矣。此書集錄孔門諸烈子論學之語。故冠以論字。所以別於凡語也。論者從物說其道之謂也。是其所以冠於語而命此書也。可觀卷中所論之語而知其物矣。物有大小卑尊之倫。道從而不可同焉。古人所以有論也。且論與辨不同。而有論中辨焉者。有辨中論焉者。如子游問孝章。論孝也。而辨孝與養之別。此論中之辨也。如子張問達章。辨聞達之別也。而夫達也者質直云云者。論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云云者。論聞也。此辨中之論也。餘可推卷中而知矣。

##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者就師而取法焉之謂也。學必有教而後學者也。孟子曰。大匠教人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是也。且卷中單言曰學。皆謂學禮樂。孔子所以自立門。專以先王之道禮樂。是故有文王既沒。文在茲之語。可以見矣。自以此立門。又何必題其言。況於門內乎。而之爲辭。猶又也。時者指可習之時。周語。夫兵

戰而時動之者。言常不動之也。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言常不出之也。皆同例。則言非可習之時。不常習也。蓋有君父者。不得廢其事。又親戚朋友之交。亦不可廢。乃不可得專學常習矣。雖然豈亦無暇日可習之時乎。子擊磬於衛。蓋乘間爲之。可見孔子亦時習之也。凡古人之曰時者。與常相反。觀時難得而易失。時不再至之類。可以見矣。習者襲也。襲復俗所學之謂也。列子。列子學射云云。退而習之三年。韓非子。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鼓新聲者。似鬼。使師涓寫之。師涓靜坐執琴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未習。請一宿習之。是也。之者指學也。不亦說乎。不之上省則字。亦者有所比之辭。蓋比彼亦有所說也。說字借用。悅之轉聲。心有所深服之謂也。與喜大異。喜在得願。悅所善在彼。而我深服其善。是內外彼我之別也。後世混用者非古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驪姬使外嬖梁五與東闚嬖五。言於晉侯之條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云云。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郟。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者。言晉侯以二人之謀爲善。而深服其言也。邶風靜女詩曰。說懌女美。亦美在女。而我深服其美也。凡事亦然矣。故雖至技藝。不入其道者。不知其善之可服。學而入其道。乃知其善。而心深服焉。故羿者射者之所悅。奕秋奕者之所悅。夫禮樂之爲道也。在平日行事之際。而先王之所竭心思。其可悅之

極也。然而不學不識。不習不成。未入其道者。何嘗知其可悅乎。故學而時習之。既入其道。則其可悅。何以加焉。然而用不亦乎三字者。非強之也。乃知爲誘之語矣。下效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有者無之反。蓋樂有朋者。無朋爲非樂也。朋者兩肉相並也。同趣向者之謂也。故仕者以同君。可謂之朋。學者以其師。可謂之朋。故同道而脩者。皆謂之朋。雖比鄰。異趣向者。不相並。非朋也。朋之下省而字。自遠方來者。表其篤志也。志不篤者。雖相語而樂不深也。樂者慰意之謂也。與憂對言。又與悲對言。故有樂山樂水之語。夫樂山者樂水者。所樂雖不同。而皆可。以慰其意而足忘憂也。其爲樂一也。況同好相會。論禮樂議治亂而等百王。相語而無厭焉。實可謂慰意之極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者雖汎其言。實謂在上之人。不知者謂不知我之學業。足以有爲而用。而字與人而無信。人而不仁。富而可求之而同例。言人不知則可愠也。而不愠也。愠者蘊也。蘊畜積怨之謂也。周語詳論。可以證矣。蘊畜積怨。必有所潰焉。潰必有所犯矣。故古書言愠者。必於其潰而後言之。雖愠而所畜在心不潰。無所見其愠也。是故吳王之愠子胥也。見諸其潰而殺之。而後謂之愠。晉悼夫人之愠女齊也。見諸其潰而愨於晉侯。而後謂之愠。雖子路之愠見亦然。而子路爲夫子愠入之不知。非自爲愠。又潰而論君子不濫焉。所以

爲子路也。夫學將行之者也。而人之知己。亦不能以一朝一夕之事。將必經久歷多事而後知矣。故曰待。待而經久。而猶人不知。是慍之所以由而畜也。抑學亦不可不知時。莊子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者。君子之謂也。

此語論學。以不亦乎三字誘之。編者亦以置之於卷首。所以爲勸學也。此語始於說而論君子。於學之終始。可謂具矣。抑學將行之者也。而今論學而不及功業。反論人不知而不慍何也。爲初學者未暇歟。將君子之爲君子。在獨守其躬歟。曰。夫功業者。在其人者。非傍人之所得豫議也。彼既學而入其道。且說之矣。則脩之何曾不至焉乎。夫遇與不遇。時也。脩與不脩。在我者也。我既脩之至矣。則苟遇其時。何難之有。雖伊尹周公之功烈。亦將不足以畏矣。且夫君子之稱也。固添於君而治民。則此語未嘗外功業也。莊子嘗有言。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荀子亦曰。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如斯則夫功業也者。不可獨成之也。必將至於彼暴人之所行。然後成者也。必將與彼民偕終之然後成者也。而若所存於己者。不知時而怨慕焉。畜而積之。則雖不可與小人之一時不得。而忽怨天咎人者同。然而畜而積之。未可知潰之所犯也。既爲不可知其所犯。誰識其所卒。所存於己者。如斯其未定也。惡能至於人之所行乎。不能存諸



人。而能與民終之者。說無有也。然則先存諸己者。可謂功業之本也。而人不知而不愠者。可謂先存諸己矣。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夫又何必議功業卑高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假設人以論之。其者

指所設之人。爲人者猶素性也。也字斷其爲人。以堅論之基本。言其爲人孝弟也。倒語以連下文耳。而字與上章人不知而之而同例。言孝弟之人當不好犯上也。好者惡之反。所甘恒在是之謂也。犯者抵觸破物之謂也。上者謂長上。鮮者與少異名同實。多之反。此以爲語之順序。亦成文章爾。故下文含鮮而以其多論矣。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舍其鮮者。而徑取其多以論之。蓋其鮮者不可強其必

無。而又不可以例也。則可槩論者。可以多決矣。是所以知上文言鮮者。爲文章之語也。不好者言惡也。素性孝弟之人。惡犯上而不爲矣。作者謂起事。亂者害人騷國等之事。未者自古至於今也。之者指不好以下。也字斷未之有。以定孝弟之爲人。將以爲下文爲仁之本之據。故其言堅且嚴。**君子務本。**孔門言必稱君子者。蓋援以責學者志功業也。務者猶職業也。平日從事於是之謂也。此句蓋古語。下文解以建論**本立而道生。**解說務本之意。以起下文也。立者獨步之謂也。道者可由而行之謂也。生者其所無而物發起之謂也。自上之本字來。猶艸木之本根堅植。而枝葉發起

茂盛也。言臨施事之時。而自得治物之法矣。其可由以行也。是蓋君子之所以務本也。古人用字。必使比類者以成文也。言之不文反難通。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也字斷孝弟者。蓋嚴爲仁之本不外於孝弟之意也。其字呼而起其事辭。指爲仁。爲仁與爲仁由已同例。爲者猶經營也。從事於是。而要其成之謂也。孟子曰。仁者愛人。愛人者人必愛之。荀子曰。仁愛也故親。莊子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仁之爲仁。三子之言可並考。與字疑問辭。不自斷。而使人決其中否。亦不敢強而誘之也。

此語論爲仁也。大意在結句。蓋爲門人志仁者。誘其法也。夫孝弟之行。亦發於愛誠心愛物。必不欲害物。既能不欲害。而惡害物。乃澤將廣加矣。而愛所以有本末何也。天之生物。必使之一本也。莊子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由此觀之。仁之爲仁。非直博愛之謂也。荀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三子之對如相反。而夫子無所非矣。且士君子之稱。皆在功業之號也。荀子曰。仁愛也。故親。夫苟入親之。乃令之所以行。而功業之所以建也。故管仲相桓公。而諸侯親齊。微子箕

子比干。相紂而民不去。殷可亡而不亡。夫子皆以爲仁矣。古人之言如出於一口。其可以相證矣。夫仁之足以有爲也。亦可以證矣。

子曰。巧言令色。巧之上省多字。觀下鮮字可以見矣。巧字从工。拙之反。好

麗之謂也。令字蓋冷之轉聲。令之爲美稱。蓋清冷不濁於欲之謂也。令德之令是也。

色之下省入字。言今之所謂仁者。多是巧言令色之人。鮮矣仁。鮮之上省世字。

仁者謂仁人。蓋歎之也。

此語辨仁與巧言令色之別也。蓋爲門人志仁。辨以示其方隅。使無跌於衢塗矣。總所記之語。不盡其言者。將使思而自得焉。此之謂誘。莊子曰。聖人不辨懷之。正是之謂也。彼能得之於其胸懷。則活用變化。豈有終極乎。夫論語集錄也。凡集錄者。不限釋其前後者也。雖然。於其開卷也。編者豈獨得無意焉乎。今此編。以是論仁二語。次卷首。以三章相照鑑者。編者之意。所以示孔門之學也。何也。則孔門之教。禮樂固然。而禮樂者。雖所以脩入道。然而其實先王寧天下之道。乃治人之器也。道不能自行。器不能自用。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魯昭公周公之後也。而當時有知禮之聲矣。然而不仁則不能服三家者。出亡死於外。而民無有愛之。豈不哀乎。其在人君猶如此矣。而况欲獲於君而成功者乎。故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蓋深戒門人也。孟子嘗稱伊尹曰。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豈唯伊尹哉。凡入於孔門。欲學禮樂者。豈徒乎。其志亦將欲以事君而不曠其所學也。是所以孔門恒誘仁。諸子務求仁也。與後世書生。志不能憂民。獨談空理以自爲知。無輔君之道。以不仕自爲高。務博無統焉。善詩文。要名於世俗。以懼愚者。以爲學。亦遠矣。又曰。一堂唱連言與對言之辨。其說曰。此以令色連言於巧言。爲惡德。詩以令色連言於令儀。爲善德。此惡乎足以識之乎。夫巧言令色。令儀令色。俱言文貌。未及其情用。孰爲善孰爲惡。所引大雅烝民詩曰。小心翼翼。是令儀令色。稱其文貌。而小心翼翼。稱其情用也。文貌與情用。相成內外表裏。而後人服焉。民仰之。夫是之謂德。此仲山甫之所以能相周王而成其功也。今此章。言其文貌。而未言其情用。若虛文而不用其情焉。人莫服矣。魯昭公是已。誰以爲德。且巧拙之反。豈惡之謂哉。凡世俗之譽人也。多悅其文貌。而不能察其情用。以爲仁。孔子蓋恐門人之惑焉。所以有此辨也。道德仁義之字。且不能知其所謂。然而漫唱說。欲議古人之言者。不亦愚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兩吾。曾子自謂也。日者謂平日與人相接。三者舉槩數也。非實數。三省二字相屬。則三字與下文之三事。語脈不相連。三省二字不相離。以起下文

之三事。乃知三之爲槩數也。古人以三言槩數者。蓋假於算數之術也。一不可乘除。二亦然。自三以往。乃可施乘除之法矣。其可乘除也。因以爲不定數之語也。如公冶長篇季文子三思。孟子三過其門之類是也。凡古人之言槩數者。如曰九。曰十。曰百。曰千萬億兆。雖從物因事有不同。而亦皆有據焉。九近於十之數也。而十爲極數也。故不可知其極。而欲言其極。則曰九。槩舉其近。而不敢決其極也。如堯典九族。孟子子九俎。莊子九萬里之類是也。欲兼盡極言之則曰十。如大學十手所指。十日所視。莊子十而殺一人之類是也。觀其所謂之事物。而察其意耳。省者止心於其所爲之事物。而知其不可去其繁之謂也。觀省刑罰之類。可以見矣。如下文之不忠不信。是在交際而不可者。故省而去之也。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人者汎言衆可兼朋友。忠者。中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是也。蓋恕以情察情之謂也。故以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釋之矣。忠異所者。其願亦以有不齊焉。故以所求乎子以事父云云釋之矣。由此觀之。恕者所在情而忠者在施事也。是中庸之所以別而釋之也。何也。則凡人雖同情而異所者。其憂不得必齊矣。故古人多連言忠恕。若單言。亦宜言恕必藏忠。言忠必藏恕矣。如晦庵說。則無所取義。而直盡己以爲忠。恐有違焉。

可考矣。皇本作交言。蓋真也。朱本無言字者。宋本之誤脫無疑矣。何則不曰朋友之交。而曰與朋友交。既曰與朋友。又曰交。非古人之言也。後章子夏之言可證矣。信者復言之謂也。諧之反。左傳。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小人之言諧而無徵。又有信以守之等。且後章子夏之言可並考。一堂曰。傳者轉也。轉移之也。故謂授曰傳。未有謂受爲傳。莊子大宗師。道可傳而不可受是也。且傳之下無而字。則不可與上兩句例讀。當古文法也。得之矣。

此語自論所以脩其身之道也。蓋亦以誘門人爾。曰忠曰信。求仁之道。豈外于此乎。且謹傳者。恐賊夫人之子也。按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樂亦有八音之器。其節奏廉肉之調。可習者不可勝數。則學而有不習。不亦宜乎。而此皆不習則不能者也。然而己未習。是己未能也。己未能而傳諸人者。是以傳爲意。而不以成彼志。將賊夫人之子。此蓋曾子之所以懼而省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道者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道。同例。謂在佑而使其進步。按荀子王霸篇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蔽則塞。危塞則亡。道國之語。不獨此章也。又按。大雅桑柔詩曰。國步斯頻。又曰。國步蔑資。國步之語。

其可並考矣。此其所以不單言國而特曰千乘之國也。千乘之國者。謂當時列國諸侯之國。先進篇千乘之國攝大國之間。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孟子萬乘之國千乘之國皆同例。凡如此當時有通語焉。曰葉公。曰鼻犯之類。亦皆是也。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敬者慢之反。欲無敗而重物之謂也。信者謂信於令。亦復言也。

節者謂有度而不放。用者謂用財。人者兼民也。以上兩句四事。以而字二事相連。以爲一事。總而二事。重在信與愛人。凡挾而字。以連二事成句者。重在下事。此古文之例也。何則敬事固是也。然而爲敬事而數改令。則民不從令焉。無益於國步矣。節用固是也。然而欲節用而不愛人。則人不親我焉。亦無益於國步矣。故節用者意在愛人。敬事者專欲信令。夫然後可能道國步免危塞之患也。使民以時。使者謂役使時者謂可使之時。凡曰時。皆謂不於常。古文之例也。

此語論道千乘之國之道也。蓋當時列國之爲政也。日頻蹙其國步。孔子此語。發於哀歎之餘。而不暇論治國之道矣。是故特曰千乘之國。觀其言有限。可以見矣。且曰敬事。曰節用。曰使民。未及與禮樂以制法度者。不敢責以先王治國平天下之道。唯僅開上下相安之道。以全其所有耳。蓋千乘之國。無大國之事。又無小國之煩。其國易持。此三事而足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弟子者。蓋呼門人之初學者。猶小子也。

入出者。言孝弟者內外之交也。孝者事父母之名。弟者從長之名。內外之交出入而不

失其道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謹與慎。異名同實。恐其陷而不苟其

行之謂也。荀子榮辱篇曰。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是也。汎者無

崖限之謂也。愛者惜之謂也。如愛器物鳥獸者。猶恐傷之也。親者愛而近之謂也。衆

者謂衆人。仁者謂仁者。蓋於衆中擇之也。亦以而字連兩事成句。重在下事。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行者總言上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行。凡內外之交也。力者

勝任之謂也。知力國力財力等皆同義。餘力者言內外之行。竭其勝任。而其餘勝及他

也。學文者。與學於文同義。謂讀書。於字之有無。在語勢而已。

此語爲弟子論脩身之道也。此亦蓋仁在其中之法矣。誘仁之法。豈一端而足哉。

夫孝弟也者。爲仁之本也。而謹信愛衆者。爲仁之方。待物而定身也。親仁者。

所以取於友輔仁也。學文則所以廣稽於古而應於今。啓智以備變也。夫然後足以

有爲矣。是故卷中論脩身之道。則必先身之行。而後取於友。身不先定。則無取

輔矣。然而學文者。所謂尙友也。不學於文。則無稽焉。不能應變。未足以有

爲也。故傳曰。德行或於身而遠古。卑人也。(韓非子)亦非不足有爲也。是孔門

誘弟子之順序。可以觀也。是故子罕言仁。而門人日至於仁。何必恒言仁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

賢賢老老幼幼。同語例。上之賢謂貴而降之。下之賢謂

賢人。

荀子曰。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之類。可博考。

易者難之反。謂不以爲意。凡物之難者。人重之惜之。易者輕忽不以爲意。故謂輕曰

易。左傳襄公四年曰。戎狄荐居。貴貨易土是也。色者謂顏色之美悅目。此語亦合兩

事以成一句。雖與上章相似。然而其間不用而字。則上事重。下事輕。而兩事不相繫

連。大異矣。下事直不沈溺於庸人之情欲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能

者謂優遂其事。竭者盡之異名同實。無餘之謂也。力者堪任之謂也。言盡身之所及而

無餘。致者贈而達於彼之謂也。言身之死生勞逸在於君也。交言者謂相交接言。信者

復言之謂也。復言必有徵。故信以有無論之。凡單言曰學者。非讀書之謂也。不與學

文同矣。曰者彼曰也。與憲問篇。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同語例。矣字屬於學。不屬於謂。

此語假設人而論之。由結句觀之。蓋亦以誘門人也。按荀子勸學篇曰。爲其人以處

之。此亦古人進學之一術也。可考矣。晦庵注曰。子夏姓卜。後儒難之曰。三代姓

氏分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姓氏混爲一。自漢矣。得之矣。吾於封建論中。旣辨姓氏之所由起矣。且男子之稱氏。男子有家者也。女子不得稱氏。女子無家者也。使女子不有家者。三代聖人之道也。故婦人稱父之姓。而表其所由生。因以見其生之不賤耳。故陳風衡門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可以觀矣。男子不稱姓。男子者脩身以立於世。自有其家。不必賴祖先之姓者也。是故舜瞽之子也。緜殛死而禹興矣。是所以氏有宗族。而姓無宗族也。自漢以下。一襲秦之跡。莫能易塗焉。夫秦始皇之用人也。如大馬然。生則取其功用。死則廢其德焉。旣不恤其家。又焉知百世之後哉。是故人人自稱者。如張良蕭何等皆是已。不識其果爲氏乎。其果爲姓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之下。省惡固二字。古今人多賤固。故聽治者。專好調通。而不覺其失重之害。孔子徑承其意而言。故省而不更又舉也。然則可知不重者言惡固而不重也。重者輕之反。不重則輕也。凡物重則人不能舉。不能舉則不可移也。如金石是已。心之於慮也亦然矣。輕則數動。動者可移。然則不重者。言其可移也。是非容貌之謂也。乃論慮也。故下文言不固。固豈容貌之謂哉。威者可畏之謂也。畏在彼而威在此。威畏之別爾。畏侮之反也。我不威則人不見其可畏也。不

見其可畏。則侮也。侮也則人易其言焉。見其可移也。而不難言。於是乎。嘗試之說。蜂起矣。聽治者。所以多敗於煩。而少成事也。是古今之通患。乃不重之害也。學則不固。此乃所以啓徒惡固之惑也。言救固而不失重之術。莫若學也。下文乃論學之法矣。固者堅之異名。同實。俱謂不動變。荀子曰。行法至堅。又曰。執神而固。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也。而固者多在塞。故封境之塞亦曰固。荀子曰。其固塞險。是也。因而單言呼固者。爲不能通變者之稱也。夫固必生於塞。塞故不能通變也。是固之所以爲卑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是也。主忠信。自此以下。論學之法。學有二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是也。故論爲己之學以誘之。主者對客之名。客者自外入而接於主者也。主者在內而應於客者也。此言內以忠信爲受教之主以學也。凡學者有教而學焉。雖至於工匠奕碁之類。亦皆以然矣。故學在我。而教自彼來。我不以忠信內爲受教之主。則雖學而教不止身。猶自外至者。內無應接者。而速去也。入於耳而出於口。何能止也。忠者中庸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云云是也。忠恕古人多連言。而論恕則於勿施喻之方法。忠恕之別可以觀矣。故左傳僖公九年。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顏淵篇曰。忠告而善道之。可並考。蓋由人情觀之。雖貴賤無異。故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可。然而異所者。求亦有不均焉者也。故忠者有未得徑以己施者。是故所求乎子。以事父者。已假爲父。而知父之求。所求乎臣。以事君者。已假爲君。而知君之求也。是忠之法也。雖然此大畧所喻其方法耳。非言有子而後事父。有臣而後事君也。可熟考矣。信者復言之謂也。要在守矣。故左傳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信以守物。可以考。凡單言學皆非讀書之謂也。謂學先王之教。禮樂是也。然而讀書亦宜主忠信矣。夫讀書所以友古人也。故曰尙友。友者所以輔仁也。內不忠信。何輔仁之爲也。無

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友者不與朋同。荀子曰。友者所以相有也。

其義可以見矣。此謂學之友。不如者劣之謂也。不如己者。謂學劣於己者。過者失當之謂也。勿字無之轉聲。憚者厭其力不敢爲之謂也。荀子曰。偷懦而憚事。其義可以見矣。自主忠信以下三事。則學之法也。

此亦勸學之語也。夫固與重恒相依者也。如金石之類。亦可以見矣。故莊子借堅以言重曰。其堅不能自舉。故固與重恒相依者也。是故欲重則失諸固。惡固則不重焉而輕。是古今之通患也。夫子啓之以學。所以爲聖人也。按荀子曰。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礙止之。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若是則聽大事煩。

是又傷之也。凡如此之言，可並考矣。是君子聽治之要守也。夫學將欲以治人矣。志不在於治人。讀書亦何爲哉。苟志在憂治亂。則凡如是言之類。其可忽乎。又按荀子曰。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云云。府然若渠堰。鑿括之於己也。又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者。正夫子之謂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者恐懼其失墜不敢苟之謂也。終

者對始之語也。慎終則恐懼其陷墜。而於其始熟慮其終也。此與詩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荀子老子之慎終如始等之語。雖相似。而語例異矣。彼終始俱舉而論之。此單舉終。而連言於追遠。則各有所論。而語意自不同。則不可以其似混視矣。書生輩驟則求證據而不能察語意者。不可仿矣。言不敢苟而舉事也。追者自後及先之謂。而謂踐始而遂其事。遠者與遠慮近憂同例。謂遙久。此亦以二事爲一句也。二事雖相似。而用字蓋各有所指。實二事也。遠之下省則字。民德者謂民之交。凡德之爲德。在交接之際。而行有服人之度之謂也。歸者謂至。厚者薄之反。如里俗曰重念入念。言其交不以儉苟相接也。

此語論爲君之道也。何以知之。以其言民也。民者對君之名也。凡民之德。象君之

心。以成風俗者。是下者必壓於上。其勢然也。是故君舉事不慎終。苟且始之。則廢而不惜焉。用人厭舊而不追遠。是固薄之道也。君如是。則民之交如逆旅。朝不保夕。如此則政令未可施也。夫民之交如逆旅。視君如路人。聽令如道說。古今人主之憂也。然而不自知其出於己矣。故曾子論之。欲反諸己也。又曰。注家多以喪祭說之。夫喪事父母之終也。祭遂志意思慕之情者。亦追遠也。然而喪。古人徑曰喪。祭徑曰祭。未嘗有曲而言之者。且此語非論先王制禮之意也。則不可專以喪祭解之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夫子者指孔子

也。至者謂往而至。凡是字言外有所指。古人之例也。也字斷。聞其政。斷之其前。與前章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同例。邦者國之異名同實。聞者謂與聽。其者指上是。言是之其事也。政者謂是事之治。夫政爲國之治之名也。故一日二日常例之事。爲國之治者。皆政也。卒然非例之事起而治之。亦爲國之治政也。今日是邦。則可知是字指非例事之起也。求之與。抑與之與。求者謂求聞。兩之字指其政。兩與字疑問辭。中之與字謂授。抑者抑揚之抑。抑上而起下。故爲反語辭也。此二句則所問。

然則上文設語之順序。謂之文章。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者冷之反。煖也。以爲恩厚之稱。故無恩之謂冷德。是非謂我之冷煖也。人試其身而後謂之冷謂之溫耳。如左傳曰己有冷德。而殺人以逞是也。冷德則人不親焉。溫則人親之矣。左傳文公七年。賈季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者。言其溫也。良者其方足以治物之稱。如良藥良醫是也。左傳宣公十二年。子良鄒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可並考。恭者在重己。敬者在重物。恭敬之別也。儉者侈之反。左傳桓公二年。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又莊公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是也。讓者推之人之謂也。左傳隱公九年。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而不相讓。又文公六年。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是也。此五者論人望之所以立。以者以溫良恭儉讓也。不徑言以溫良恭儉讓。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此五者先論固在夫子而人望之所以立。而後因曰以得之。凡以字在上與在下之別皆此例也。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夫子不求之也。而曰夫子之求之也。和子禽之問曰求之與耳。古人有承和語矣。亦文雅之風爾。孟子。萬章問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承之曰。以堯舜之道要湯。林之奇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

也。得之矣。其者指求之。諸者。一堂曰。諸字合之於二音爲一音者也。猶盡合何不  
二音爲一也。故句中用諸字。其義與用之於二字全同。於與乎同音。故句末用諸字。  
與用之乎二字同。之又與是同音。故其諸猶云「其是乎也」。得之矣。是指有五德。乎不  
敢決也。人者謂他人。與又疑辭。論夫子。故不敢決。用疑辭。

此語論夫子也。所謂賢於堯舜者。亦可以見其一端矣。夫堯舜居位而施政。人見其  
功則尊信焉。固其所也。今孔子身爲匹夫。無置錫之地。無一民之治。無所見其功  
也。然而人之信仰如此矣。若加之以位。豈唯堯舜哉。所謂舉措而定者也。而夫子  
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者。是病而求醫。患而祈神者也。張敬夫曰。見聖人之儀刑而  
樂告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書生之空談。皆是類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者就終始不遺大小之謂也。後篇

曰。觀其所由之觀是也。一堂曰。其字指父。志行互文。得之矣。但可察古人之用辭。  
雖互文不荷一字也。何也則觀其志者。必就其行而察之也。然而行謂觀行事之跡。跡  
則無變動矣。是以行附於沒後。而志言於在生。凡古書中互文。其配當字。皆此例也。  
是亦書生輩之所不知也。不可不熟察焉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三字如三省三月等之例。亦非實數也。此謂父之沒後。無改於父之道者。謂於



父之道無所改易。道則在上志與行。而無改始於上文兩觀也。矣字孝矣也。不屬於可謂。此語論事父之道也。夫賢與孝。固有間矣。則論孝與論賢。讀者不可混視焉矣。何也。則賢者未嘗不孝也。然而孝者未必能賢矣。雖不能賢。而夫孝爲仁之本。道之所由生也。是以孔子罕言仁。而恒論孝道者。所以誘也。故曰可謂孝矣。而注家或舍孝而求其賢。所以不當也。且如朱注所引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謂在當改而可以未改耳。是何言也。凡在當改者。皆屬於變者也。若夫變則在其人與時。不可豫言者也。是以孔子論道而不敢言變。蓋知道而後可以能從變矣。未嘗有不知道而能應者也。如彼尹氏游氏者。不求道而先病父之非道。任於己者輕。而責於父者重矣。彼何可與及聖人語哉。且夫屬於變者。里仁篇有幾諫也。孝經曰。當不義。子不可不以爭父。是也。而生不諫焉。死又無改。何以得爲孝乎。夫父頑母嚚。變之極也。而丞丞父不格姦者。舜之孝也。舜不告娶。將談笑而娶乎。將垂涕泣而不告乎。其可以知此語曰可謂孝矣之意也。且孝人之小行也。而諸老儒先生終身倚机談書。開口則高聲呼聖人。然而如是語。而猶不能解。豈不哀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者。用禮也。之字緩語以成句。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等。此亦古人言語之一例也。用禮所以行事也。和者謂與和。凡和洩過

濟不及。能相降以調物之謂也。國語以音論和。左傳以義論和。可並考。貴者賤之反。凡行事有貴賤。則巧拙之謂也。孟子變奚毀王良曰。天下之賤工也。是也。言和而濟其事者。用禮之巧也。然則不能和而敗其事者。用禮之拙也。此二句。此章之大意。下文乃說其意矣。首挈主意。而後說其義者。荀子勸學篇。學不可以已。中庸脩道之謂教之類。皆此例也。是亦古人言語之一法也。先王之道斯爲美。凡周人之所謂先王。皆指文王武王之際。孟子莊子荀子學庸左國皆同例也。道者總言天下之治也。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人者對今人。亦指先王。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斲。凡古書如是之類。可並考。其可以識先王之道也。斯字是之轉聲。拔於先王之道中。指禮之全備。美者如美玉美錦之美。言其進退俯仰之度。貴賤隆殺之節。親疎內外之則。吉凶哀樂之容。終始相應。本末相調。而文章粲然可觀也。凡曰美。稱其可觀辭。與善異矣。此二句。下文將發和爲貴之說。而先極讚禮之至備。其意蓋言禮固所以行事。而用禮或不行者。是非先王制禮之不至也。

用禮者之不能也。故先明其意矣。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小大者。小節大節。猶俗曰總而也。但小字爲主。大固可知。而連言成句。如孟子曰不挾兄弟而友。此亦古人言語之一例也。由者與道同。謂由而行。上文曰禮之用。而至於此曰由之者。上文總舉事之終始。故言以禮爲經營之器。用以濟其事也。蓋禮者法也。人不用則不能自成物。如牛刀之譬。可以觀。故曰用。此則於其經營中。論其進退俯仰之節目。譬如行者進步必取諸道也。故改用而曰由也。之者指禮。此句亦先言不可有不行也。之之下省而字。有者無之反。無則固無所和爲貴也。而有。故和爲貴也。所者指應酬之際。而順序或生齟齬之時。行者謂冠婚喪祭旅酬會同朝聘等之事。脩人道者也。行之下省不知和則終不可行也九字。此句則和爲貴之說。而有子之本意。全盡於此一句矣。下文乃衍而所及。如大學中庸荀子莊子等。多此例也。是亦古人教誨之至也。而行之下。不用也字矣字等。所以指示所和也。又省不知和則終不可行也九字。所以使思而得之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知和者。謂知和爲貴。節者謂止於度。過度則流也。之者指和。言節和而復禮也。亦者猶同。言與上文至於所不行。而不知和同也。不可行者。謂不能行。不能行則敗其事也。流於和非有子之意。故行之下用也字。以嚴斷之。所以禦端。教誨之至矣。

此語。論用禮之道也。夫禮所以修人道也。中庸曰。脩道之謂教是也。所謂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交者天下之達道也。道必有物。而物必有容焉。冠婚喪祭旅酬會同朝聘等。所以修交者是也。而禮者所以治物之法也。法則不能自取舍以時中。必待人然後行焉。人又不得無敬不敬之差。且不能必無生遲速緩急過不及之齟齬矣。是其所以和爲貴也。且夫禮所以成物也。用禮而敗物。豈先王之意哉。夫物必有容焉。然後人道明矣。敗事敗物失其容。歡不成歡。哀不成哀。是夷狄之所以近於禽獸也。何爲人道也。是先王所以制禮脩道以教也。有子有察焉。故曰和爲貴者。以成物爲要者也。按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此夫子亦有所和也。而況乎於應酬之際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者德之名。復言之謂也。言可復則信之實也。名實相照。而挈名於初。所以論信也。按左傳哀公十六年。楚葉公辨復言非信。彼言白公之信有私焉。將作亂矣。信而作亂。非德也。不可信。故曰復言非信也。然而信之爲復言之謂。亦可以見矣。近者遠之反。謂相依。義者道之名。行事從分而得其宜之謂也。言者與人交言也。復者前後相襲之謂也。前言復於後。後言復於前是

也。言可復。則前言復於後。而信可全也。蓋言在前。復在後。不擇諸前。則至於後不復則失信。復則復言非信。進退皆不可也。是乃德無所立矣。夫德由道而立者也。故信近於義。所以全信而成德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亦德之名。謹身而降於人之謂也。禮亦道之名。先王之憲令而行事之成則。天下之定典也。上章曰。小大由之是也。禮之下省則字。蓋遠離於禮。則近恥辱也。與上文義之下同例。遠離於義。則言不可復也。遠者近之反。謂遠去。恥者自惡悔汚之謂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是也。辱者汚之自外至加我也。荀子。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是也。恥辱二字。內外之別爾。此章謂辱。恥字連言也。按左傳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焉。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夫周之禮。稽首臣事君之道也。齊侯之稽首。可謂恭而遠於禮。故適受爲臣僕矣。此自近恥辱而受其汚者也。其可以稽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者孟子。爲高因丘陵爲下因川澤之因。凡事就其便近。以爲資之謂也。左傳。欒盈爲亂。因魏莊子。鄭語。爲政因民。鄆風載馳詩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其他可並考。此語假設人。以擇我之所宗也。故言我所宗之人。又因他人也。而事萬端不可豫期。故單言之爾。凡古人之語。唯在字義與語脈以相通矣。如爲政篇。衆星共之之共字。皆此例也。其他可並考。不失者

謂親之不失其心也。其者亦指我所宗之人。親者親戚也。宗者族之所由出之稱也。謂我爲之族。言取諸彼以脩我德。德乃速成也。按晉語四。子犯勸文公納周王。言曰。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者。言古殷湯周武。脩身以令天下。諸侯莫不從矣。今文公不能如湯武。則不若宗周以令天下。則令有所由出而事速成也。宗人之語與此同。而彼論令天下。此論成我德。爲異耳。夫人之爲事也。無大小不就其便近以爲資矣。而事之便近。不必在親戚。而多在疏遠者也。故悅其利。則或去親而就疏。故荀子法行篇亦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左傳亦謂之離德。蓋惡其不仁也。世或其行似修而離德者。初學之人。未能獨步。而宗人以成德。若宗離德人。則必將毀我德也。是最不可不慎擇者也。故亦者雖廣言之。不止於此。而舉其尤重者。以示之者也。三事俱以也審斷之。所以悟也。此語論脩身成德之道也。蓋爲門人未能獨步者而發之矣。觀其論宗人。可以見矣。是故論義禮。亦皆以近說之。初二事說力行之道。卒一事取諸人之道也。蓋力行本也。取諸人者。所以自輔也。故欲取於人。而不自力其行。則無質焉。人將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力行而不取諸人。則固陋難成矣。是故孔門誘人之道。必先自脩而後又及取諸人。是孔門之定規也。而徂徠曰。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也。夫事必當義。行必履禮。大人君子之所難也。豈可

以責門人小子哉。慢令其難。而嚴誅其不能。是賊夫人之子也。且孔門之教別有物。而此書所編。誘之語而已矣。觀如開卷學而章不亦乎三字。凡有目者。可以見矣。書生輩。雖有眼而無眸子焉。夫此之謂盲儒。安能足及古人之語。夫誘也者誘德也。荀子曰。無德之爲道。百舉百陷。由此觀之。雖先王之道。而無德則不能行。學將志功業矣。學而不能行焉。何爲於學。是蓋孔門所以有教而又有誘焉也。此盲儒之所不識也。古人有言。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荀子榮辱篇。彼盲儒之知。亦不幾矣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食者蓋謂美食。可以對居安。求者

經營可得道之謂也。飽者豐滿之謂也。謂如食前方丈。居者常住之謂也。安者無勞之謂也。二句二事。兩所以無求。則可觀下文以見。不曰不求。而曰無求者。以其爲人論之。不以事論也。**敏於事而慎於言。**敏者操便而不野之謂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是也。慎者謹之異名同實。於事則敏。於言則慎。二事以而字連上下爲一句。下又一句以成語矣。而字與學而時習之而同例。猶又也。**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就者與孟子王就同。有道者謂知識博厚而慮無敗事人。正者謂質問。焉者有道之是所也。蓋指其知足明是非而定可否。好學者謂好學之君子。凡單曰

學者。孔門有所指。而好者謂平日行事言談。欲必由學。也字斷好學。已字卒其言辭。所好在於此。宜矣所求無於彼也。

此語論修身之道也。亦先言自勉。而後及取於人。孔門誘人之定規。可以見矣。其以君子發之。以好學結者。亦所以不忘功業也。夫功業在治民矣。身不脩。則人將侮我。民又疑焉。雖先王之道。不可以令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夫不能行於妻子。又焉能行於國人乎。是蓋孔門常所以專論脩身之道以誘也。按朱注曰。凡言道者。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也。晦庵之學。固窮理。近世一堂非宋人。而唱焚書。其說曰。凡言道者。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脩己治人之道。孔子之所祖述憲章也。分而言之。孝弟忠信仁義禮樂之比。通天下之所共由。若大路然。故謂之道。皆聖人之所作。聖人之所名。猶道路成乎王者之制。其名亦定乎王者之令。水設舟。陸置車。驛亭館舍。關塞津梁。各有制法。不可敢私。到于孔子。道斯備矣。歷百世之久。不能添減也。惡是何言也。如見夢妄語。雖多言予不知其解矣。夫其所謂祖述憲章者。中庸言之。而彼論治天下之道也。故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道若大路者。孟子之言。而彼不許曹交曰。見於鄰君。假留而受業也。何也。古者言事之云爾。豈曰假館就安而受業哉。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蓋使思而



得之也。且若大路者。豈謂與大路同之謂哉。至於其言到于孔子道斯備矣者。特可怪。古人未嘗有是言矣。先王何有所闕。而孔子私制其行。而唱其名歟。誠可怪矣。且夫孝弟忠信仁義者。在於所遇。而得其道矣。是在心而未有定法也。是以一人一義。二人二義。而各執以相爲是非者。專在於此矣。如楊墨之說。亦可以見矣。自秦以下。上無禮制之教。下無定則之學。民各師心而擇理。是故司馬光之死也。伊川與東坡。有朝賀之日。可弔不可弔之異論矣。通天下之所共由。果焉乎在乎。且曰通天下之所共由而道存焉。則生此世爲此世可也。何必用學。又況就有道而正焉乎。且何謂歷百世之久。而不能添減也。夫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若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夫子之言也。損益非添減歟。彼論聖王治天下之道。猶言有損益焉。況於平日接雜物之際乎。一堂之夢語。供一笑而已矣。夫道所以道達物也。故謂之道。物有大小。有貴賤。時有變化。有彼一時此一時。道與時得而行焉。物得其道而治焉。故中庸曰。時中。夫一物失應。亂之端也。則道不可得不時中也。是故莊子亦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可見道之爲道非常道也。是之所以就有道而正焉也。豈與道路同哉。古人有言。曰。譬曰鉅者白也。曰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衆黑白而使替取焉。不

能知也。故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自漢以來。世所謂碩學先生者。終身倚機會聚徒衆。而日談古書。與瞽者如一然。而老身長子。不自知惡者。不亦哀乎。夫喪賊者。終日求之。無所不至。而不得矣。其得之也。非自加明也。眸而視之也。夫讀書亦眸而視之而已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貧者乏財之謂也。諂者。荀子曰。以不善先人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謂之諛。是也。而古諂諛互通用者。蓋同歸求媚於人也。富者無不有之謂也。驕者亢而不降於人之謂也。兩而字。皆與人而無信。人而不仁之而同例。蓋貧則將諂。富則將驕也。不曰不諂不驕。而曰無諂無驕者。設其爲人。以論之。不以事論也。何如者問可否辭。不與如何同。子曰。可也。可者可無諂可無驕也。也者審斷以答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未字自上可字而言。未若者猶尙劣也。樂者蓋言堪其愛。亦如顏子之不改其樂然。按莊子曰。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愛之類。可並考。不必爲樂之下脫道字而可通矣。此進一步於子貢之問也。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夫是之謂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其者指詩之所謂。斯字是之轉聲。指夫子之進己之步。不曰此而曰斯。廣指類也。治玉之功在初。而漸

加功。以至於脩飾。詩人以稱君子之德。古人恒以玉比德也。上句直言施功之順序。亦文章爾。以下句爲至矣。今子貢斷章而取義。以稱夫子之啓己。言己乃切之而已矣。夫子加琢磨之功而成己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賜者子貢之名也。也字呼聲。始者言以今爲始。後終可與言詩也。所以可與言詩。則下文言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告者彼所未知。而我言以使之知之之謂也。諸字之於也。指所告之人。而字與人而無信。人而不仁之而同例。言不可知也而知之。自告至於來六字。蓋古語。者字乃夫子之言。指子貢。誦古語以稱子貢舉詩得斷章之意。此其所以可與言詩也。蓋詩唯以玉稱君子之德而已矣。今子貢取之於進步不可苟安也。此語論處貧富之道也。蓋在子貢少年之時也。可觀始可與言詩之語以見矣。夫貧則將諂。富則將驕。庸人之情態也。子貢不欲安於庸俗。故設人以問其可否。夫子知子貢之力方能之也。則又進一步焉。子貢喜進步。引詩以對夫子之成己。夫子悅其取於詩。得斷章取義之意。誦古語以當子貢。蓋傍通而廣取義。以脩其身。則進步有不可疆焉者。宜矣。後終夫子以子貢方於顏淵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者苦辛之謂也。己者對人辭。患不知人也。患之下。省己之二字。也字所以審其所患。皇本上句亦有也字者非也。

此語夫子自語其所用心也。不忠與患，皆夫子患之不患之也。夫學將行者也。人不知，則不得行焉。故學者恒患人之不己知矣。如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之語，可觀以見也。是故夫子有此語矣。夫人之不己知，雖不得志，又無害焉矣。不知人之害，不亦大乎。君爲政，不知人則傷國。士取友，不知人則自賊。夫子有此語，蓋所以戒門人也。

##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爲者經營之謂也。政者國之治也。以德者，謂以德爲政。德者行有足服人度之謂也。世所謂人望之行是也。仁義忠信，固聖賢之大度也。而度非一端也。如臯陶謨所稱九德，可以見其非一端矣。然而均足以服人，則皆謂之德。德之下省則字，自譬以下，乃論其功。凡古人論道必揚其功者，所以誘也。不空言焉也。譬者取類以喻之謂也。凡古人之有譬，所以使速悟也。北辰者星之名。居其所者，謂於四時無所遷移。其字指北辰。衆星者謂降婁、鶉火等之衆星。共字供之轉聲。謂各共給其氣節。凡古人言星者，皆以期時候。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左傳僖公五年：鶉之賁賁，天策之焯焯。火中成軍者，指九

月十月之交。其他詩書及左傳國語諸書。言星者。皆莫不期其時候焉。故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夫星不過四時出沒必共其候。故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致也。是故古人言時候者。必期之於星焉。且古人之言其有常。而人之所固識。不必指其事。單言以相通。蓋欲盡舉其事言之。則事非一端。言煩而語勢不便。且有不可豫言焉者也。如前篇有子曰。因不失其親。單言因而不指其事者。皆同例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伊戾爲大子內師。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云云。縱有其外。莫其其內。臣請往也。此亦單曰共而不言其事。官有常職故也。此章單言共。星亦有常候故也。之字指北辰。北辰居其所。五字。言人君爲政以德則人服焉。百官各執其職。以共於君。君乃不下室堂。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給物莫廢焉。譬之如北辰之於四時。無所遷移。而衆星各共其候。乃四時不違民果期焉也。按益稷篇。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蓋言君爲政以德。則臣治職良。乃天下之事莫不舉焉也。若夫君爲政不以德。則人不服焉。百官務私不共職。君或欲自用其知親百事。則日不足。而物不舉焉。天下之事去矣。故皋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言君爲政不以德。則臣不治職。天下之事廢也。

按諸本共字作拱者。亦自漢以下。書生改字自援以成己者。不可惑焉。

此語論爲政之道也。爲政有二。以德與不以德也。夫子此語。蓋當時有所感而論之矣。而毛奇齡曰。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也。如此則論德也。非論爲政也。蓋非夫子之意也。毛奇齡又曰。譬如以下。比喻以德爲政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衆政。謂一德旣立。而衆政共舉。譬之天象也。如此則空論也。古人無空論矣。堯典曰。欽明文思。此言內存而所以應物者。曰安安允恭克讓。此言外接物而見於行者。內外備具。而後著其功。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後總之。謂之俊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此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接物行也。九族旣睦。此親之功也。曰平章百姓。此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接物而施法也。曰百姓昭明。此平章之功也。曰協和萬邦。此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接物而廣及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此協和之功也。夫九族盡睦。百姓昭明。而黎民於變時雍。則天地之間。可無又有此外矣。故總之於初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取人亦然。舜典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夫言事績三者相襲焉。然後曰。汝陟帝位。凡古人莫不仿于此矣。故詩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令儀令色。接物而外見者也。小心翼翼。內存而所以待物也。內外備具焉。然後曰。天子是若。天子是若者。德

之徵也。故題之其初曰。仲山甫之德。自漢以下。書生喜談空理。亦人主之過也。人主不視其功。而聽其言。甚者以文章舉才。是以人競談空理以爲賢者。人主之過也。抑化於當時之俗。而不自知其非者。亦庸愚之哀也。庸愚之人。雖讀古書。而不知求古人之意。徒以爲作文之具。自援而成其說。以談空理而已矣。心不在焉者。化於時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夫書生之謂也。是故書生之讀古書也。曰政曰德。知名而不知實。與瞽者如一。故禮記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漢儒之不知古者。雖僞何能欺人乎。夫德人之性。所以與禽獸異。而交之所以能也。故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雖堯桀。不能去利與義。兩皆性故也。而其欲利。人與禽獸所俱也。其好義。獨人之性所以能交也。所以能交。謂之德性。中庸曰。尊德性是也。言簡畧所與禽獸俱者也。故雖韓非。其在古亦曰。德內也。得外也。夫禮樂聖王之令。非人之性也。得諸外者。豈內哉。孟子引放勳之命曰。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由此觀之。內外之別其明矣。若使德外不有於內。則雖放勳。何能使其所無而振起之有。且夫天之生物也。不能齊焉。是以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是其所以雖有是德。然而不能全是交也。驟則生隔心焉而不和。利心勝焉。

而相爭。其行近於禽獸。而交相爲怨矣。古聖王憂其亂惡其爭也。則作樂以和其隔心。制禮以調其交際。中庸曰。脩道之謂教。此之謂也。民乃則於禮樂。以振其德。厚其交。於是乎得遠於禽獸矣。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故禮樂者。聖王之憲令。非人之性也。則外也。非內也。德則內也。德內也。故根於心而形於動靜。人望從焉。夫是之謂德。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惜小物而失人望。豈謂失禮樂之謂哉。韓非曰。慶賞謂之德。夫慶賞亦人之所悅。故曰德。雖然以賞施服人者。是德之最下者也。不足以服賢知之人。豈夫子之意哉。然而古人無虛焉。德之爲德。亦可以稽矣。而一堂曰。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也。一堂非宋人。而何固執空理也。詩曰。無言不對。無德不讎。夫理備而其未著。迹之無可見也。是猶未發之言也。未發誰能對。無對讎。何期以爲德乎。一堂又曰。萬機之政。共一德而行。古豈有所謂萬機之政者乎。阜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者。謂治亂之機猶織機也。操之在我。而治亂從而與焉。怨不在大。又不在小。乃在二日二日之際。天下之事輻湊。一物失應。亂之端也。故曰。兢兢業業。慎之謂也。恐失其應而慎機也。豈曰萬機之政哉。凡書生之說。曰政曰德曰道曰禮樂仁義。知其名而不求其義。雖有多證。而自援以論空理而已矣。心不在焉。



何以能解古人之言之有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詩三百者。謂衆人各所取義而賦之詩則三

百。於此三百中。取義各信其志也。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詩乃所以取義也。一言者多言之對。謂發一言。夫子自發一言也。以字與吾一以貫之。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之語同例。曰一。曰義。曰禮。曰信。曰言。皆謂其事在前。而旣爲其事。然後以其所爲之事。不與以時以德以禮以刑之類同矣。彼曰時曰德曰禮曰刑。皆非言其事。而稱其名。別有所論也。乃讀可如字。以字在上與在下。例所以不同也。則知以其所發之言也。凡古人之用字。多有相似而例不同者。不可以其相似混同矣。於意有大違焉矣。如何謂某。有所指而問。與無所指直問何謂也。例不同。不可得而問。與不可得聞。而字有無之例不同。皆是也。不可苟同視矣。蔽字定之轉聲。未得其所者。而爲之歸之謂也。之字指詩三百。曰。思無邪。曰者一言曰也。此非詩之一言曰也。夫子之一言曰也。思無邪。雖詩之辭。而夫子斷章取義。而爲己言。以定詩三百也。思者欲而爲之道之謂也。色思溫貌思恭之類。可以見矣。無者有之反。不有也。邪者正之反。凡正者。安當其分。事當其物。言當其事。謂之正。左傳所謂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是也。姦正者者。總謂之邪。左傳隱公三年。石碯諫衛莊

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蓋言公子州吁之庶而將代嫡也。他可博考矣。

此語論賦詩取義之道也。夫詩三百。取義焉而賦。義無竭矣。所謂義之府也。然而衆人之取焉者。直心之所欲。而邪正不嫌焉也。則詩三百。爲未得其所矣。夫子因而發一言。以爲之歸也。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云云。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所得聞也。夫其君將享大國之卿。亦爲國家無難故也。爲之臣者。助歡而合好矣。是安當其分。事當其物。言當其事也。不亦正乎。而伯有賦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爲君。此欲勸其上陵其長。而妨好宴者。豈不邪乎。是乃趙孟之所以不悅也。又如十四年。衛獻公飲孫蒯酒。而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之類。皆取於詩邪也。夫子懼門人之或如此也。乃曰。思無邪。蓋戒之也。猶左傳。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也。彼論易。此論詩。雖不同。而意則一也。夫詩所以取義以信志也。信而邪。將安用之。夫子所以有此戒也。可考矣。又按。舊說多蔽爲斷者誤矣。所引書康誥曰。丕蔽要囚者。謂罪之孰乎在。而使罪有所歸。左傳昭公十四年。叔魚蔽

罪那侯者。謂罪實在雍子。而叔魚移而置之那侯。又哀公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  
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者。謂決事之可否。而志有所歸。皆定之也。斷切長而使短  
之謂也。既斷之則不可得使之復長也。故有斷獄等之語者。謂斷刑之所當。非斷罪  
也。罪彼之所犯。其迹既成矣。又何斷之有。夫刑所以懲民之爲姦。故曰嚴斷刑罰  
言不得以不忍不斷刑法也。此書生之不恤事也。又曰。程子以思無邪爲誠。仁齋以  
爲直者。徒追詩人之迹者。空論也。夫詩人固言其志。善惡顯露。其情不隱焉。又  
不有所揉其情也。其誠直何必待孔子之言乎。是所謂不急之察。無用之辨。無益於  
學者。而獨以知之伐者也。孔子豈其然乎哉。凡自漢以下。書生之讀書也。不志於  
事。徒追迹而務博。莊子所謂博溺心者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者。謂道民使至於  
善。兩之字俱指民。下文同例。道固所以道物之名。後世加寸別作。蓋古無之。故中  
庸曰。道自道也。言道物宜先自道己而後道物也。如前篇道千乘之國類。可並考。以  
政者脩法數以進民於善。非中庸所謂文武之政。政與德對言。刑與禮對言。孟子有善  
政善教之對言。荀子亦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可並考。齊者謂使一歸於善無  
邪民。刑者當法於罪而殺之謂也。言有不從於政者。則嚴刑以懲之也。民之上省則字。

免者謂不及裁而保其身。凡單言免者，皆此例也。猶謂禍之旁至，單曰及也。是古人之語例爾。非字義。恥者自惡其醜之謂也。恥以有無論之者，於事有所嫌其醜辱，與無所嫌之謂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之字與上同例。德者亦單言。如中庸所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之類。可並考。曰政曰刑曰禮。皆單言。宜有所考。以禮者。謂使貴賤男女有別。親疎有殺。用財有數。進退有度。禮之下省則民二字。有恥者有所不爲也。且者姑舍上所謂。而更言其近辭。格者到之轉聲。來也。謂四方之民來。

此語論道民之道也。其舉功以比校之。又加且格者。亦所以誘之也。夫民之無知也。如赤子已。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天之作君。以爲民也。而以政刑道之。亦雖可使民免於罪。然而不能保後。不若以德禮之化也。夫用政刑爲莫若管仲焉。齊伯氏駢邑三百。而人無怨言矣。而管仲存則齊治。管仲亡則齊亂。人無百歲之壽。其人非常存也。是有防之。而無教之可以化矣。曾西以管仲之功烈。所以爲卑。不亦宜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者意有所至而心期焉之謂也。荀子有坐篇論水曰。萬折必東似志。可並考。凡單曰學。謂有先王之教而學焉。禮樂是也。志于

學。言志于學而學也。蓋夫子於是有所憤而憂世自與者也。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也。三十而立。立者獨步不危之謂也。言於行事之際。不假人之知慮。自獨步而無所疑懼也。此蓋學之功也。禮樂者先王之憲令。而天下之成矩萬事之行則也。四十而不惑。不惑者。謂遇變而不跌。所以應之道。荀子曰。奇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學統類而應之。無所擬倖。張法而度之。則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莊子亦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可並考。此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也。此乃學之外。知之所長也。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謂知天命之不至。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夫孔子之所以自竭者。不<sub>レ</sub>屈<sub>レ</sub>微生畝之謗。不<sub>レ</sub>聽<sub>レ</sub>在接輿之諷。不容<sub>レ</sub>張沮桀溺之諫。不<sub>レ</sub>懲<sub>レ</sub>桓魋匡人之難。不<sub>レ</sub>厭<sub>レ</sub>陳蔡之厄。瞽然無所撓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應諸侯之聘。如得湯武之聘。矢子路之不悅曰。予之所<sub>レ</sub>否者。天厭之。是蓋自志學之初而憂世。以易天下自任故也。儀封人知之。故曰。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也。由是觀之。自三十而立。以至於五十。其間夫子之所以盡者可推而知也。獨不主癡疽與待人瘠環耳。然而莫已知也。則天命之未至也。孟子論伊尹曰。以堯舜之道要湯。可並考矣。至於此而乃知其所以自竭者無不盡也。六十

而耳順。

順者逆之反。謂耳不逆入之言。如忠言逆耳。可並考。仁齋曰。毀譽之

來。耳受而不逆。得之矣。是非聰之謂也。莊子。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以爲

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可並考。在古雖韓非亦論湯武曰。湯

身易名。武身受誓。而海內服。凡論聖人。莫若古人矣。蓋有所受之也。後人豈可遽

作說哉。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者謂隨順而不違。踰者謂越出於矩

之外。矩者謂規矩準繩。蓋以禮爲規矩準繩也。言心欲去則從而去之。心欲就則從而

就之。不有違於心之所欲。而行不越出於矩之外。蓋無所係累也。莊子曰。以刑爲體。

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

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

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

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可並考。此所謂遊於端倪者也。安

行不足稱之矣。

此語自論其所至也。蓋以語門人。亦所以誘之。非以此責之也。夫孔子生於亂世。

長於亂俗之間。年尚幼而有憂世之心。欲以天下之重自任矣。此其質固不詘乎。誰

知其人幾千里哉。將化而生翼也。於是乎淖然自興。而志于學矣。其及二十而立也。翼漸大矣。欲待海運之風。得勢以怒飛圖南。然而天命未至。六月息不起。無所張大翼。則如季氏猶能天抑焉。可不謂大憾哉。其及至於四十而不惑以往也。則九萬里上之事。所謂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在於此矣。我儕斥鷃之徒。非所能藉口也。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遑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遑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可並考。凡論聖人。莫若古人矣。田子方篇。雖篇於莊子。而吾固疑其非真莊子之言也。而其說愈於後人。萬萬無數。蓋有所受之也。豈可不熟考乎。

### 孟懿子問孝。

孝者事父母道之名。挈名問其道也。

子曰。

無違。

違者謂

世有所一同以爲孝而違之焉。觀下文樊遲有問。則知非謂違父之命也。凡古人之有單言者。當時有通語矣。如賢與不肖亦是已。人有所與俱。而與禽獸異者。是爲當然也。當然既建。然後爲之名。其過當然出於上者。單謂之賢。其不及當然。在于下而近於

禽獸者。亦單呼曰不肖之類也。故左傳有滅德之違。又君違諫之以德之語。皆同例也。而諸先生不知物之所當然。而欲讀古書者。不亦遠乎。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御者使馬之謂也。告者彼所未知而我言

以使之知之之謂也。之字指樊遲御三字。同車相語而告與孟孫有問答。蓋亦所以啓之也。我者對彼詞。對孟孫也。樊遲曰。何謂也。無所指而直問何謂也。與參

乎吾道章。門人問曰何謂也。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同例。問其道如何也。不與堯曰篇。子張曰何謂五美。何謂四惡。有所指而顯舉其物

以問相例矣。是亦古人之語例。不可混淆者。猶如何與何如之別。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此無違之極也。荀子曰。入孝出弟。

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

志以禮安。言以類接。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此亦雖舜所不能加也。

與彼世俗之所當然而無違。不亦甚遠乎。

此語論事父母之道也。孔門諸子。其志固將待他日大有爲矣。是以周於學。子路子

貢樊遲皆窮問以明道。夫子乃答之以無違之極矣。所謂君子如鐘。巨敲大鳴。少敲

小鳴者也。而如彼孟懿子。則生而富貴。志無所屈。心無所激。行無拂其所爲。無



由與。則身雖爲大夫。實是凡民。與樊遲偕師事夫子。而安於近無遠志矣。其學亦不足與有爲也。可知已。夫子嘗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已矣。夫孟懿子之謂歟。又曰。此章記者所以書意。專在答樊遲語也。孟懿子之問。乃序其所起而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之上省事字。呼父母。

所以承問孝而起下文之說。是亦古人問答之一體。自然成文者也。若夫朱注說父母之心。則武伯未嘗問父母之心。而夫子舍爲子之道。而論爲父母之道。不亦迂乎。唯者不及他之詞。其者指上文。父母疾則父母之疾也。如朱注。其字指子。則上無所承。不成語也。上文挈父母。而後下文承之曰其。是文章之常也。之字與禮之用。德之不及於他事也。按孝經曰。疾則致其憂。蓋所以致憂。則獨在唯憂也。可考。

此語亦論事父母之道也。夫棺槨衣衾之具。簋簠籩豆之設。所以敬而葬祭之者。盡哀戚之心。而信思慕之情而已矣。於死者非有益也。若夫幸益焉者。在憂疾矣。然而雖憂不致其憂。則亦將不能益焉。而致憂之道。心不及他事而已矣。故曰唯憂。小雅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古人之所圖所究。千言萬語。唯是交際

之難矣。豈又別有理乎哉。後世大儒先生者。去君事辭父母。而遠求師於千里之外。以學空理焉。卑君之官。呼曰俗吏。以爲自高。於人道則不知所務。而談空理以爲己至論。及古人之語也。如閭探物。如瞽之辨黑白。雖適有當。不足以爲明。況不當乎。是以夫子論孝。則不圖爲子之道。而先責父母之道。彼於父子之際。猶不能自任。古所謂不肖者。夫書生之謂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今之之下省人所稱三字。是

字屬上而爲句。指當時能養者。謂之上省吾字。夫子評而謂也。能者得其道而遂其事之謂也。養者助生使肥壯之謂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是也。養艸木。養鳥獸。養人。養老。養少。養體。養心。雖所以養之之道不同。然有助生使肥壯之道。則其爲養一也。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馬之下省之細二字。皆者廣指生類。有者無之反。凡曰有非常也。犬馬畜常。而養非常也。言雖至於鳥獸之細。人苟愛之。不嫌其細。欲使肥壯者。皆養之也。不敬何以別乎。何以者。敬之外何以也。別者別孝與養之辨也。

此語辨也。非論也。辨孝與養也。夫孝固養之矣。父母日老。身體漸衰焉。不養將不能保其老。不亦憾乎。故孝必在養之矣。然而孝之爲名。必止於事父母。不及他

是故養梧檟者。不曰孝梧檟。養犬馬者。不曰孝犬馬。人主養士。不曰孝士。夫名實之表也。故名別則實必不一。若實爲一則名無由別矣。而孝之所名。必止於事父母。則孝與養其實不一必矣。曰何所不一。則敬而已矣。然則孝者養兼敬之名稱。而養者不兼敬之唱呼也。夫子爲子游辨之。彼將不待論而自思而得其道矣。何必論之爲。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色者總言顏色容貌之外見者。而外見者以顏色爲

最。故學色以論之也。難者易之反。言事父母之顏色不易也。蓋顏色之於行。若細然而傷父母之心意大矣。所以爲不易也。孝經曰。養則致其樂。所以致其樂。蓋在色也。是故養不及庸。而父母甘之。衣不及庸。而父母安之。亦在色矣。古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者。亦在色矣。夫父母衣食不欲聊賴女。何以得爲孝哉。是蓋夫子所以戒之也。夫子嘗曰。老者安之。孟子論曾子之孝曰。養志。又論凱風小弁詩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可並者。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服者謂附之其身。其者指事。饌者盛饌之饌。今謂受而飲食之。此二句蓋古語。曰弟子。曰先生。其義自明矣。今引以論養。亦斷章取義之例也。曾

是以爲孝乎。曾字層之轉聲。以不可者累層可者而混之謂。猶猥多也。是字如

上章之是。是以連用。與一言以之以同例。是字可活。

此語辨中而有論也。色難者。所以論事父母之道也。取於古語以論養。曾是以爲孝

乎。則所以辨也。夫事父母之道。亦固非言之所能盡也。夫子唯舉一隅以示之方位

者。所以誘之也。其至於思而得之。則在其人已。非夫子之所與知也。故曰。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讀此書者。其可不思乎。莊子曰。書不過語。語有貴也。

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今此四章。五子同問孝。

而夫子答之各異矣。蓋迥異耳。非有淺深焉也。觀吾一以貫之語。可以見矣。編者

幸並記之。其意蓋欲讀者於此異之際。彼此相照焉。順察之熟思之。則庶幾得不可

以言傳之意歟。而若守言而不思焉。漢以下書生輩。是欲得兔而守株者。非編者之

意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言終日者終日言也。此句語之發端。故兼論彼與我。

不違如愚。不之上省終日二字。違與下文發互之。言不發言而違於夫子之所言

也。愚者無知之稱也。言如無可發言違之知者而不違也。此句偏論回。夫子於回。

目下所見如此矣。退而省其私。退者進之反。去也。因而爲離目下所見。而獨

自加思慮之辭。退思退察退考同例。皆非言躬必去其所也。省者沿察之謂也。其者指同。私者公之反。謂胸懷所藏。猶俗語內腹也。蓋就行事之迹而沿察之。以知其胸懷所藏也。此句夫子自言觀同。非論同也。亦足以發。亦之上省則字。亦者與諸子同也。以者以其私也。發者謂發言而達。發之下省而不發三字。此句論同也。回也。不愚。斷其爲人也。此自省其私而斷之。

此語論顏子之大知也。顏子之所以冠於諸子。蓋其胸懷所藏之出於諸子之上也。聞一以知十等之語。亦可並考。顏子於夫子之言不違者。蓋無疑焉也。是荀子所謂情安禮。知若師者。豈可不謂大知哉。吾與回言終日者。蓋設言以論之。非實必終日言而後乃知之也。其曰如愚。亦假以名其不違而已。非真言如愚陋也。夫子嘗曰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於顏子回既知之。又何必待終日言而試之乎。然而其至於論之。則亦如此。其不苟焉矣。

子曰。視其所以。視者審見之謂也。此以一事之得失言。審終始本末善敗取舍之所自來。故曰其所以。其者指下文之人。所以者與恒言所以無異義。但恒言所以則有所指。如所以立所以養之類也。此獨無所指者。設言未可豫有所指也。如莊子曰。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又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之類。亦同例也。夫

周公之使管叔監殷也。陳賈不能視其所以。直以爲聖人且有過矣。故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者。辨過之所以也。是故夫子言。衆人毀譽人者。多不審其所以。徒見其成敗之迹。則忽與之名。曰廉曰貪者。不能知人也。觀其所由。觀者徧覽之謂也。由者道有所出之謂也。言就其平生朝夕之行。而徧覽其取舍進退。以知其行步軌之道之出也。古有由義由利等之語。可並考。蓋其所由。則殆乎其本心。不外于此矣。察其所安。察者參驗至於微之謂也。蓋言就其所由之間。而參驗所前後所符合也。安者無遺憾中心平穩之謂也。亦古安安禮安仁安忍等之語。可並考。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之上省則字。焉者何所也。言所以與所由與所安之外。又無所廋也。廋者匿之異名同實。言隱其情也。

此語論觀人之道也。夫士脩身。必取友以輔仁。國君治政。亦必取人以圖安。不知人。則如趙父之於季旆。如燕王之於子之。不亦危乎。然而人心之難知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夫不知人之危。如彼其甚矣。而人之難知。如此其厚貌深情矣。夫子蓋所以有是語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直見讓國之廉。而不視其所以讓。則誰能知觀簞食豆羹之見於色哉。故不視其所以。則雖舜受堯之天下貪也。視其所以。而不觀其

所由。則管仲不死其君不仁。而田常之施仁也。然而皆不能逃夫子之眼中何也。聖  
知之道三徵。無所不至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

溫者冷之反。蓋言燴之使溫也。舊說徑訓燴者。未然也。

故者古有所作而無繼舉之謂也。而字與三十而四十而之而同例。猶而後也。知者覺悟  
之謂也。非記識也。新者舊之反。謂更作。此蓋古語。雖未知何所謂。而上曰溫下曰  
故。乃知故者是冷物也。溫冷物是食物。欲自嘗也。嘗而知五味酸鹹之過不及。補潔  
之所和。而後不用舊敗之物。我能新更調和。千變萬化。唯心之所欲。以薦則人以爲  
美。且足以養體矣。凡事莫不然也。故無所取法。而自用以施之。則恐賊物。有所取  
法。而不自嘗以強之。人必不服焉。不唯不能補益。又將從而害之。故以調味譬之也。  
可以爲師矣。以者以上文所謂也。夫子引以論爲師之道。亦斷章取義之例爾。  
蓋爲人師者。將補益人之知識。猶調食之養人之體腹也。

此語論爲師之道也。按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夫好爲人師。古今之通患也。  
然而聖人不禁。又從而爲之道者何也。夫欲爲人師。人之同心也。是故禽獸以力相  
勝者也。人則以知相先者也。是故無以先人。謂之陳人。陳人也者。以四肢口目之  
具焉。陳列人中之人已。故人道必有以知相先者也。聖人若禁之。是禁入道也。是

以孟子莊子荀子。凡學孔子者。皆論爲師之道矣。雖然無補益人之道。而直好欲爲師。是衆人不能養人。適足以賊夫人之子者。是所以爲患也。孟子豈槩言之哉。

子曰。君子不器。凡人之爲器也。國君用以治政之謂也。猶工匠用其器治木也。公冶長篇曰。汝器也。瑚璉也。荀子亦有國寶國器之語。可並考。器與才。語意自異矣。一堂曰。君子以人爲器。不自爲器。本文無爲字。且不器之爲語。無可用之謂也。豈器人之謂哉。是語固非書生之所與知也。

此語歎當時也。蓋有所感而發矣。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所謂良臣。君之專所以用爲器也。衛靈公不問安存之道。而問陳於孔子。是以甯武子怙也。蘧伯卷而懷之。所以不器也。夫子之歎亦爲世愛之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之上省君子二字。其者設事也。後者對先。從者從而言也。之者指行。

此語論君子也。聖人無空言。必舉其事以示之一隅已。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周者無遺漏之謂也。雍也篇曰。周急不繼富。左傳

文公三年曰。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其義可以見矣。非普徧之謂也。比者連

匹之謂也。蓋君子與義比。故不與人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語論君子之與人交也。舉小人者。示反以戒之耳。非取之也。蓋君子之所以與人

周。忠貞之至也。其所以不與人比。則與義比也。小人之所以與人比。同謀相悅也。

其所以不周。見利不懼不義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學單言如常例。思者求諸心之謂也。罔字蒙之轉聲。

與誣異名同實。以無有爲有之謂也。言執一而不通。

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危

之異名同實。言百事將必陷也。

此語勸學也。蓋言學而不志其義。徒守其形者。不通先後之施。緩急之序。倫類之

統。是以不可行。爲可以行者。自罔也。其終不能行。而爲不可行。是以其可以行。

爲不可以行者。亦自罔也。是非學之罪也。不思之失也。至於思而不學。則事無所

法。功無所徵。百事將必陷不能保其全矣。豈不殆乎。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詩

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夫法而不說。得不思乎。故又曰。思索以通之。可並

考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者。顏淵篇。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之攻。謂辨爭求克。端者事之端。爲始之謂也。猶基也。中庸曰。舜好問。執其兩

端。此謂言爲端也。何也。則旣施行謂之事。言未及施行。而在事之初。爲之端者也。

異端與我異其端者也。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是以富爲

端者也。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是以強爲端者也。凡作事必有所期而計功。

爲之端者也。是故子路篇。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正名夫子之所以爲端也。爲端者有

所期而計功。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云云也者。夫子之所以計功也。故以富爲端者。

以強爲端者。以正名爲端者。其所期俱在國之治。而各先計之功。以爲端也。而計之

至與不至。期之得與失。是知愚之所分。非今之所論也。凡自漢以下。大儒先生者。

辭父母去君。避人倫。而不關於事。與世別爲門戶。獨處於無事。以爲自高。是故於古

人之語。不知視諸事。而空言求之。所以無所得也。古人無空言矣。必因事而語從焉。

世事萬變。所以有語也。莊子曰。夫子之問也。不及質。夫不及質之間。猶且不可有

對矣。又況得不及事而有語哉。害者利之反。謂敗大事。

此語論不貴辨爭也。斯害也已。此其示敗。所以悟之也。按荀子曰。君子之度已則

以繩。接人則用捭。度已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捭。故能寬容。因求

以成天下之大事矣。寬者於人無所崖之謂也。容者無所拒之謂也。因者因人也。求者求之於人也。大事者與人爲善之謂也。夫能寬容因求而用拖者。又何必好辨爭克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誨之上省吾字。知之之下省之道二字。知之爲

知之。不知爲不知。此蓋古語。是知也。知之下省之之道三字。言人將

來告也。

此語論知之之道也。知之道似甚難而不難。無他道焉。如此而已矣。

子張學干祿。學字與學文學詩之學同。讀干祿。凡讀詩書曰學。讀者將有法做

焉也。干祿者大雅旱麓詩之辭。彼詩曰。豈弟君子。干祿不同。干者求之異名。祿者

福之異名。回者迂曲之謂也。記者撮二字。以示其趣向。亦南容三復白圭之例。子

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聞見互文。闕者削去也。慎者謂恐有尤恐有殆。言行互文。寡者少之異

名。疑殆又互文。殆者謂將陷。尤字咎之轉聲。悔者自咎之謂也。此蓋古語。引以論

不同之道。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夫子斷必得之道。凡曰在

其中者。謂存其中。言寡尤。行寡悔。所謂祿也。又何求哉。荀子曰。神莫大於化道。

福莫長於無禍。可並考。朱注曰。不求而自至。凡至者自外來之謂也。晦庵又欲何求乎。

此語論子祿不同之道也。夫不同之道。亦似甚難矣。而無他道焉。如此而已矣。蓋言求諸外者。不可必得。則迂回也。求諸己者。必得之。道乃徑蹊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爲者經營之謂也。服者謂親附。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尊者之問。必正書孔子對曰。蓋禮之書法也。徂來曰。舉直錯諸

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語。以積材爲喻。諸之乎也。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

直者材之良者。積材。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所壓。而自直矣。孔子引

以喻。得之矣。但其並後言。以爲古語。未必然也。按顏淵篇。樊遲問知。夫子亦以

此語答。則其爲古語明矣。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云云。觀

子夏富哉言之三字。亦可以見其爲喻。錯字措之轉聲。舉錯連言。未嘗見對言者。如

荀子。舉措應變而不窮。韓非子。不以攻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之類。皆是也。故

繫辭傳曰。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可以見。錯加之彼之義。非廢棄之謂。又

非取捨之捨也。則民服。夫子之斷。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取古語

之反矣。

此語論服民之道也。夫子喻人。多取古語。若諺人恒狃於耳弄於口。所固記識。誘之不必直辨其事矣。蓋辨者有不及焉。而思而得之者深且廣也。故子夏曰。富哉言。且夫以人之所在其口耳。示之方隅。則其悟速而進步。又可易得其道矣。故顏淵曰。夫子善誘人。若夫至於思而得之與否。則非夫子之所與知也。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莊子曰。聖人懷之。又曰。言辨而不及。正此之謂也。夫直者在木則爲良材。在人未必良才矣。如直躬者。其何足以舉用乎。且也民雖愚。未可曾槩言直。雖不肖未可曾槩言枉也。則可以稽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問之下省曰字。敬者謂敬上。忠者謂忠於上。以者以敬忠也。敬忠在以之上。則二字俱活。而謂其恒之行。勸者謂進於善。勵而進也。之者指敬忠以勸。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雖魯卿。記者用內辭。書子曰者。季康子亦門人也。臨者居於尊而過於卑之謂也。之者指民。莊者容貌端盛之謂也。堯曰篤。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是也。則之下省民字。下準之。孝之上省臨之二字。慈者愛育之謂也。孝字帶說。二字連言。以承上以莊二字。以成語也。舉者舉而用也。凡善不能對言者。能之下省善字。古人之例。

此語論使民敬忠以勸之道也。夫欲使民敬忠以勸者，是上所以有下，下所以有上，爲上之志。堯桀之所同也，而得其道者爲堯，失其道者爲桀。堯桀之分無他焉，在其道何如而已矣。而朱注張敬夫曰：此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則上無有下，下無有上，上下離矣。出家獨善者之所好，非古聖人之道也。如前章謝氏之說，大居敬而貴窮理，皆達磨坐禪家之流，非生者之道，死人之道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或非門人，故記者稱夫子之氏。奚字何之轉聲。按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或此言蓋在是時也。猶淳于髡謂孟子曰：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書者商書周書不可知。今周書君陳篇有此語，而無孝乎二字。且君陳篇文理錯雜，多不成語。與顧命康王之誥等之諸篇，語法正者，不相似也。疑亦漢人之所僞造，不足信據。云子曰之異名同實，但語末用云字，如云爾，則未嘗用曰字。是爲異也。語首用云字，書云詩云之類，則與曰不見其有異義矣。朱注說爲言非也。孝乎二字句。此於發語挈示者，所以設語勢而深喻也。言施於政者孝乎也。蓋喻施於政者，除孝不可又有施者也。故下文承之以惟矣。而包咸及諸說，以孝乎惟孝四字爲句者。

不知下文友于兄弟者。別爲一事。而施於政者。止於友于兄弟。上孝乎惟孝爲乾足。且惟字不成語也。此漢人不知語法也。故禮記曰。禮乎禮。夫禮云云者。不成語矣。若禮乎禮。削下之禮。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則禮乎二字自句。而夫禮以下爲解說之辭。乃成語也。不知語法。而僞作古者。豈能僞乎。獨司馬遷知此語法。作淮陰傳。劇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此亦以時乎二字爲句。言不再來者時也。而說其意曰。時不再來。乃成語矣。惟唯維俱轉聲。不及他之詞。如唯仁人唯天下至誠皆是也。友者。荀子曰。友相有也。其義可以見矣。友于兄弟。是孝中之一事。舉一事以充惟孝二字。孝者事父母道之名。友于兄弟者。事父母道之事。名與事相連。以成一語。古人所以無空言也。因以自說初孝乎之意。而後從而言施於有政。則可知惟孝所以施於政。而除孝則莫施於政也。施者以此及彼之謂也。有字與吾十有五之有同例。取聲以助語而已。無義。蓋所謂雅言之辭也。故春秋必記十有何年月。而左傳去有字者。蓋與春秋用辭別雅俗之語也。然則有虞有莘等之語。亦皆本所出於夏商周之書。可以知。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是者指書所謂古人之爲政。按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舉斯心加諸彼。又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可並考。曰加諸彼。曰推其所爲。施於有政之謂也。亦者與或所謂爲

政者同也。其者指或所謂爲政。猶其而已也。

此語論爲政之道也。按荀子亦曰。孔子爲魯司寇。夫孔子爲司寇也。人之有望焉。固其所也。是故或以爲政責孔子。而其不見用不可言。故以是答之耳。孟子曰。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是蓋或所以責不足於孔子。然而孔子所以先簿正祭器。則固非衆人之所與知也。則或此責不亦宜乎。又按。左傳曰。諱國惡禮。荀子亦曰。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可並考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而字與人不知而之而同例。言人宜有信

也。凡言信以有無論之者。信之所以爲信。言有徵之謂也。不知者孔子不知也。其者指無信。可者可無信也。也字斷其可。所以不知則下文論之。大車無輓。小

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韓非子引墨子曰。吾不知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墨子魯問篇。輓作轄。咫尺之木。作三寸之木。邠風泉水詩。作輦。蓋輓轄輓輓四字俱轉聲。猶不與弗無與勿之類也。而從車制。有任車乘車軒輦等。有大小不同。轄亦別稱呼者也。實一物而異名也。轄持軸端而斂束車輿輪。然後輪得運轉。而車可行矣。是車之所行。在輪之運轉。而輪之所以運。則在轄斂束之矣。信之於人亦然矣。信雖言有徵之謂。而持心頭。斂束心與身。然後言



可有徵。身可行也。故左傳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信以守物。其義可以見矣。是信之所爲德也。凡食言之人。莫斂束心與身也。心與身不斂束。則離而爲二。乃雖有仁義之心。而散漫焉不能自行。如齊王之不忍牛而忍百姓。不自知者是已。是何也。無持心守身之具也。乃不能自行其身矣。故以爲譬。言信斂束心與身。然後行可進步也。行者謂推引車。而授之以喻人行其身。

此語論信身之輓輒而行之樞機也。是信蓋亦所以應無窮而行其身也。按雍也篇。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人生之也。人倫並處。與世偕生者也。而信與直。皆所以接於人而行於世。罔之則人惡之。無信則人莫與期焉。乃俱不能行者也。是信與直相近矣。然而直者必信。而信者未必直。雖不必直。而信者言必有徵焉。直者雖必信。而言不必有徵矣。由是觀之。論信者。蓋所以責士大夫以上之人。論直者。所以廣爲衆庶庸愚之人。此亦可考。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徂來曰。此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得之矣。知者謂前知也。字斷可知。而或削也。字去之。或改作乎者。皆以爲子張此問。自起於其心。而欲知之。果然則子張用其心不亦迂乎。夫子何不禁其用心之於不急。又從而爲之說哉。此古書之言。子張疑無其道。故夫子啓之以禮矣。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殷之下。周之

下。俱省制禮二字。因者爲高因丘陵。爲下因川澤之因。言資而制禮也。禮之下俱省

而制禮其四字。可知者。謂見禮制之成。則其所損益。彼以成此。所不損益。從而成之。

皆可。衛靈公篇。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之類。其他諸書論三代禮制不同之語。

可並考。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者承上殷因周因。而指制禮。

或者謂若有。設言也。不必之辭。周之下省而制禮三字。百世者謂不止於十世。可知

者謂可前知。一堂曰。殷損益夏禮。周損益殷禮。皆往事。繼周來事。吾在其間。故

前二知。知往事也。後一知。知來事也。得之矣。是亦孟子所謂。天之高星辰之遠。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法爾。

此語論前知之道也。莊子曰。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夫知其所損益。則所以知其所

不損益也。知其所不損益也。則知古今所不二而不可闕矣。是雖百世可知也。自秦

以下。無有繼周也。禮制廢焉矣。乃人道闕不可虧。則其俗與夷狄無以異矣。是其

所以外寇疆。而中原終爲彼之有也。然而人久染其俗。不自知其虧。豈不悲乎。稟

性與古人齊。而人道之虧。與古人異者。靡使之然耳。可不謂大哀哉。習俗移性。

其可不思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而字與人不知而之而同例。言不可祭而祭也。晦庵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得之矣。見義不爲。無勇也。見者與見危致命。見得思義之見同。謂身遇其事。勇者氣彊勵進於物之謂也。無勇者言其質懦弱也。

此語論祭之道也。古人言天必以人配之。言神必以義配之。所以無空論也。按左傳論成王周公之命祀曰。神非其族類則不歆。民非其族類則不祭。又曰。神壹而好潔者也。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又曰。君子以爲人道也。百姓以爲鬼事也。由此觀之。祭人道之盛者也。故古聖王制禮。重慎祭之法矣。事亡如事存。臣子之至也。夫神壹而好潔。豈可諂而求福乎。故韓非曰。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夫可亡而求媚者。大惑也。左國皆記魏公之不治政而信鬼神。以自取亡焉。其可以徵韓非之言也。故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與此章如合符節。其可以熟考矣。

###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云云。女樂二八。一堂曰。佾羽列也。執羽而舞者。八人爲列。故曰八

佾。左傳隱五年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也。又曰。樂宗名。舞族名。舞乃樂中之一物。猶詩歌皆爲樂中之具也。夫樂宗名也。而八音爲之主。八音也者。每音必有司之者。而不可欠一。故雖女樂亦不得不用八。舞則不然。俯仰詘信張翕疾舒。苟應律而合音。雖一舞人。亦足以節八音。故曰。舞所以節八音。非八人各節其一音之謂。故用六用四用二。皆可也。唯天子用八者。特取節八音之義。以立之極數耳。極數立而降殺焉。故曰自八以下得之矣。今按。周語。景王鑄無射條曰。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又曰。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寸尺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酥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古之作樂。如此矣。而夫六十四人之俯仰周旋。豈墨丈尋常之間而所能容哉。又其物色節度。豈一人之目所能勝哉。耳目之所不及。豈樂哉。且古者。天子之地。不過方千里。而千里乃所以待諸侯也。諸侯方百里。所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從天子之班爵也。是以不得作過度之費無益之奢也。故制禮足辨貴賤而明分義則止矣。作樂。足合歡而定和則止矣。自秦以來。以天下爲一人之私。獨享其利無分功。則無可待之諸侯。資財有餘。而無所用之矣。是以奢侈日甚。其所謂禮樂徒爲淫泰夸麗之事。以驕而已矣。故曰。禮樂與治政不相關。雖讀書生。

生長其俗。慣習浹洽。莫有他志焉。從俗而爲說古書。此其所以八八六十四人說起也。無足異矣。庭蓋指廟庭。下章雍徹可合考。是字有所指詞。蓋指羽數者。分等有限。而八佾天子之章。不可犯也。忍。忍而犯也。一堂曰。夫子以僭禮言之。不必以弑奪解之。得之矣。

此語。孔子譏季氏之八佾舞也。此章及下旅泰山章。皆季氏以氏稱之。是事蓋其家有所傳來。非季康子始爲之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以家稱之。亦如前章季氏稱氏也。三者與夫三子者之者同。雍周頌。徹收俎也。蓋周天子之祀。奏雍以徹。而三家爲之也。相助祭也。辟君也。穆穆和厚之貌。言諸侯之君。各執其職而助祭。則天子無爲。而見其穆穆然而已。此二句雍詩之辭。孔子誦之。明無所當於三家之堂。蓋譏其不思耳。

此語。孔子非三家者之以雍徹也。朱註。取程子之說。以非成王與伯禽。今按。左傳定四年。召陵之會。晉將長蔡於衛。衛公使祝佗私於長弘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云云。此語。盛言伯禽康叔之分賜。特異於他。而不及賜天子之禮樂。其佗古書中。又無一所見矣。唯禮記始言之。夫禮記者。郡縣以後。書生之所僞作。其言無有一可據也。固不足信矣。而書生輩多信之。真蔽蒙之民已。楊升庵辨之。是也。彫題曰。春秋記魯郊。始見于僖三十一年。可見僖公以前無郊矣。凡魯僭禮。蓋皆始于僖公前後也。魯頌四篇。皆頌僖公。而無頌周公者。是其證也。蓋有之矣。而此章孔子譏三家者。未及魯。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而字。與人而無

信之而同。言入宜仁也。而不仁則如下文所言也。禮備物脩文者。所以別貴賤之等正上下之分也。非徒爲觀美也。樂鼓瑟舞羽者。所以合歡定和也。非徒樂一人也。先王用此。而治天下。故善禮樂者。可能保其國家矣。是仁之具。非不仁之器也。不仁者不反諸其本。而求諸其末。不慎諸其道。而務諸其器。則器不當於其用。而不足以保妻子矣。左傳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譏之。周語。景王鑄無射。鑄大鐘。伶州鳩諫之。孟子。齊王好樂。孟子論樂等之語。可合考。

此語。似汎論人。而實爲入君發之也。何也。禮樂者。所以治人。而國家之器也。其如何之語意可考。蓋亦偶有所感而發之矣。記者次之於三家者之僎。夫三家者。亦用禮樂者。非有所爲。則均於兒童之戲也。孔子如何之語氣。其意可推考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林放問禮之本。蓋惡當時之僎。而欲知先王制禮之本意也。孔子稱其問之大者。其志大也。自禮與其奢至于寧戚十四字。古成語。其意蓋在下文。今孔子之取。在上文。徂來曰。禮與其奢云云。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爾。何以知其爲古語。答與問不正相值也。得之矣。今按。本文與其寧三字。此答與問不相值也。則非正答也。又且可見非徒問答禮之本末也矣。荀子禮論篇曰。禮起於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又曰。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易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又富國篇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彫琢刻

鑲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此等之語。可合考。且荀子。使足而已。不求其觀其餘其外之語。庶幾得本文寧儉之意。

此語。因林放之問。誦古語以喻之。亦誘之也。非正答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有君者。謂有賢君。蓋君之爲君。善長民而治衆之名。故荀子曰。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是也。夷狄之有君。如夷闔廬越勾踐。亦能聚其民合其衆。則淳然與。可謂有君。然而其滅亦忽焉。是何也。民之聚散在利害。而無禮義之相維持也。諸夏謂諸侯之國。亡者謂無賢君。一堂曰。亡與有字對用者。與有無之無全同。得之矣。諸夏先王之所治。其流澤長久。蓋禮樂之教。淳化人心。雖至于末世。而民不以利害爲聚散。則雖無賢君。而國未可遽傾也。用是觀之。先王之道可貴。而示利害以爲政者。雖有一旦成事。而不可待長久。且其功亦不能大矣。

此語。蓋以先王禮樂之治論之也。非以當時諸夏無賢君爲善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者衆也。列也。陳列衆物盛祭之名。救者謂救其失。曾者猥也。言林放匹夫猶非當時競奢以爲禮。而有欲正之志。問禮之本矣。泰山而豈享非禮之祭乎。季康子大夫而居於執政。凡庸愚俗。無志於治亂。真以爲泰山享己之祭歟。偶供人之一笑耳。聖賢雖欲救之。其勢有不可。所以歎也。此語。因季氏旅泰山時。冉有爲季氏宰。相語而歎其不可救也。一堂曰。季氏乃季康子肥也。肥乃季桓子之子。季平子之孫也。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瑀璠斂。仲梁懷不與。曰。改步改玉。左傳定五年。則知方昭公出時。季平子佩瑀璠。以行君事。季氏八佾舞。其防乎是時矣。於是乎。孟叔亦同以雍徹。奢僭相尙。沿襲爲常。以至季康子。蓋非一日之積也。其旅於泰山。宜矣。冉有弗能救。蓋有之矣。八佾舞及此章。季氏以氏記之。則知是事其家有所受之。非康子始爲之也。按周制。諸侯得祭封內之山川者。諸侯分方而衛民也。凡天地山川之祭。皆以爲民也。不有爲一人之私者矣。大夫雖食土毛而不可民。故不得祭山川。是亦貴賤之章。而禮義之大分。人道之要守也。故僭禮者亂人道也。其何以守民。聖賢之所以惜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其所必爭。則於射乃爭也。其他無所爭矣。此蓋亦仁者射之意。

君子不以事爭而心競也。

此語。假射以論君子也。自秦以來。古制滅息不傳。其不可考。不獨射。不可強求其說。唯大略解之。以爲考古制之一助可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美目盼。素以爲絢。何謂也。三句蓋古詩之詞。上二句美其人。下一句稱服之盛。子夏雖連誦之。而其所取以爲問。則在下一句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之應。在此一焉矣。謂之古人之文章。蓋禮樂之習。文雅之風也。古人貴文而賤野。其言語之道。亦不徑直如此矣。是故莊子將論鵬。則先自覬始。中庸欲論先王之教。而首言天命。皆古人之文章也。故逍遙遊無所說。則先自覬復談天命。可以觀矣。今孔子之應。在下一句。斯上二句。爲子夏之文章也。讀者宜無以其文辭害其志可也。素以者。施素而以其所施之素也。此以字。與一以貫。壹以待。同語例。凡古書中。用以字如此者。皆上字可活讀。不可直如字讀矣。此語素字與下事字相考。亦可知矣。爲者言造爲而成之。絢者美其文也。何謂也。與何謂某不同。不可相混。如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又何謂五美。何謂四惡等之問。觀其所應答之語。可以考知。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繪會集五采絲。以成物象也。事謂其縫事。

事有先後之施也。故曰後素。曰後素。斯知有所先自素也。按書益稷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由此觀之。繪者非織而成文者也。且書之作字。與此章之事字。間相照應。則繪之義益明矣。而一堂曰。絢从糸。織絲成文。如今花綾。此未嘗見古書。而自作說也。晦庵粉地畫質之說。以後世壁上懸畫視古。皆從俗而作說者。謂之俗儒安俗而無他志焉者也。

此語論禮也。子夏蓋嘗爲古詩。至于此詞。而自以爲夫繪工之作繪也。必先以五采畧成物象。然後施素於區畫不分明。所以成之。則物象彰然。采色絢然。人可以觀之矣。禮亦有然也。夫禮人道之極。而文備之至也。然是所以著忠信之心也。則宜忠信恭敬之心先厚焉。然後禮以行之。是君子之德。其所以爲美也。然則不可徒以禮爲先。專務虛文也。此蓋其意。以五采之美。比諸忠信恭敬之心。取素於禮之正其節文也。故孔子爲可與言詩矣。然而不自安其意。而因以問之。待孔子後素之說。而後乃發之。曰禮後乎。此孔子之所以深稱之爲起予也。此子夏積學之所得也。按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古人異世。而其言如出於一轍如此。可合考矣。且孔門諸烈子於其心若有所得。則未

嘗自安。必正諸孔子。然後安焉。其篤志如是矣。此其學所以速成也。後世書生。與此異矣。老身長子。倚几向書。夜以繼日。然而不能解其辭。又不知索其志。曰。章句之學不足務。曰。不以辭害意。自作說自安焉。未嘗疑其非。放誕高聲。以欺傲童子。無所忌憚矣。順察其說。蕩然無所歸宿矣。其無耻也。此其所以終身狂惑而學無所成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言也。之字指夏禮也。下同例。徵者驗而明之也。言引以驗吾所言而明之也。文獻二字未審。蓋謂典籍。典籍敗欠不詳也。二不足下。皆省徵言二字。徵之之字。指杞宋之文獻也。之下省言字。

此語。論杞宋之文獻。蓋傷之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祭祀之名也。左傳僖三十三年。烝嘗禘於廟。是也。灌者謂灌酒。祭之始。用鬱鬯酒以灌諸青茅。既灌而後。乃序昭穆。而列主迎神而祭之也。左傳僖四年。齊侯討楚之辭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可合考。而往以往。而來以來。皆謂後。

此語蓋傷禘祭之失其法也。凡禮之類。孔子欲觀之者。樂觀而學焉也。而曰不欲觀者。蓋失其法。無可復學焉也。既灌而往。不欲觀之矣。則知祭之始灌之前非不欲觀也。一堂曰。禘之爲言諦也。諦審昭穆之次。而不亂也。蓋三年喪終。而致新主於廟。遠主當遷入于太祖之廟。於是。上追太祖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而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此古註之確不可易者。自戴記出。禘之義昧焉。喪服小記及大傳曰。禮不王不禘。此趙伯循之所祖述也。彼見禘示傍作帝。以爲帝王之祭邪。王制及祭統曰。春禘夏禘。郊特性及祭義曰。春禘秋嘗。此以禘爲時祭。而一夏一秋。其說不相合。將孰據而取審。稽諸春秋。閔二年。夏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皆致新主。序昭穆。而一以譏其未可以吉。一以譏其致哀姜。並不言其用禘之非禮焉。孔子不欲觀之。亦特在既灌之後。未嘗言禘不可行焉。禘也魯可得而用。蓋斷斷矣。且襄十六年左氏。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杜註曰。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則可見其致新主之決然無疑。而晉亦禘。非獨魯也。誰謂不王不禘哉。誰謂春夏之祀哉。夫戴

記成于漢孝宣時。其誣古者不鈔。安國時。未有其書。故其解論語。毫不涉戴記。是其所以勝于諸家萬萬也。晦庵廢孔注而引趙說。真顛倒之見矣。」以上知言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問禘之說者。欲知其義也。先王制禮。各物而有名有儀者。莫不有其義也。則莫不有其說也。莫偶然設之儀而命之名矣。故荀子禮論曰。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是也。禘之爲禘。其義諦審也。所以誦昭穆也。非有深意也。孔子之不欲言之。蓋有所諱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是也。按春秋文二年。記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魯之祀。名與義不相稱。孔子之所以諱言。蓋亦在于此歟。於天下上省示字。其字亦指示。一堂曰。天下謂天下之人。與君子之於天下同語例。又曰。示如字。言知禘之說者之於天下之人。必能示喻之。如指示於掌上。其明而易曉。不必待吾言也。斯字指掌。指其掌。記者記孔子之貌。

此語記孔子言語之間有所諱也。按荀子子道篇曰。子路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

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祭如在。三字蓋古書之語。祭神如神在。五字蓋記者解釋之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如上省祭字。

此語。記者初舉古書之語。又解釋之。而後配記孔子之語。蓋以見孔子之德耳。古祭曰敬。所謂如在。言其敬。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是也。後世必曰誠。聖王之道。鳩而戎狄之俗。貴怪異而畏鬼神。故范子曰。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古人無之矣。聖王之制禮。不誣人也。所謂如在者。不在故也。而豈曰必見所祭者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媚親順也。左

傳昭七年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大雅思齊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又下武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可合考。奧者家之深室。主人之所居。竈者造飲食之所。寧安也。與字與寧字對用。則去彼就此之詞。此其意。則以奧喻君。以竈之卑而專用事。乃媚之。則有得餘餘。喻權家也。人情之浮薄。可以觀焉矣。此蓋當時之諺。非沿古之諺也。王孫賈以此問之。其意深憂當時忠君而謀國者少。而多奔走於權家而謀私利者矣。子曰。不然。獲罪

於天。無所禱也。

不然二字。似王孫賈之言矣。而實以王孫賈之憂深故厲之

耳。自獲至于禱七字。亦諺也。字孔子之語。此其意。彼不由其道者。雖今日得之。

而不可待明日也。必將不免焉。

此語。以諺問。以諺答。其詞如不明瞭然。而俱憂世之意甚深矣。夫人情厚薄。亦

時勢之所使然。而我力之所不能禁也。則君子不走於時世。獨謹其身而避禍而已矣。

而晦庵曰。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使媚於己。夫王孫賈治軍旅。而衛靈無道。

猶得不喪焉者。賈之力有在焉。則賈之事君之道。非彌子瑕之比也。故孔子嘗稱之

矣。何其出如是膚薄之言。而不知自耻焉哉。書生輩。自讀其心。而未嘗讀古書。

宜矣其不知古人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上周一字句提之詞。

此與孟子。夫子加齊之卿相同語。呼夫子而論之也。言加齊之卿相於夫子也。今此言

監周於二代也。二代者夏殷也。此論其治。非論其制禮。監相照以視之也。孔子監之。

而知周郁郁乎也。郁郁美其文之詞。

此語論周之治而美其文也。凡言吾從周者。謂得位相君而治天下之時。乃去彼從此

也。若孔子當時之身而行禮。固不得不從周也。豈得論其得失。



子入大廟。每事問。此句。記者序其事也。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孰謂誰謂。古人互用無異義。皆言入莫謂也。凡物有外內異焉。人多見其外表。而忽命之名者。未知其內實者也。如詩曰。誰謂雀無角。皆是也。若夫知其內實者。不云爾矣。今或見孔子之入大廟而每事問。忽自爲知孔子之內實。思不似其聲矣。故言以孔子爲知禮者。未知孔子者之言也。若使知有是事。孰謂孔子知禮乎。是禮也者。周制有是禮也。此語論禮也。夫禮者。出於王者之制。而不得私損益之者也。故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而晦庵曰。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果然。孔子私制其行。蒙名以先王之禮。以誣先王欺人乎。何以爲孔子。自漢。上無禮制。下任俗人。各取諸心。以制其行。謂之禮。數百千年矣。俗儒口唱聖人之道。而心不志治亂。宜矣。晦庵不知禮也。是故其至於恭而無禮。慎而無禮等之語。則盲然如無目者矣。按。荀子曰。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其表也。又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由此觀之。如孟子之曰。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雖孟子未曰是禮也。而亦皆有成典。而使民無失之禮也。故中庸曰。脩道之謂教。若先王不然而曰此細事也。是末事也。而不脩焉。不願衆庶

之陷失。則禮者出於武王周公之好事。而非脩道也。又焉得爲教哉。孔孟亦自曰吾成聖也。不待先王之教。而先于天下廢禮而自行焉。則誰爲孔孟乎。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不主皮者。言別有所主也。蓋先王設射不主皮。以制此禮也。爲力不同。蓋言序賓。

此語論射也。而世遠。諸書又無言。如大雅行葦篇。僅似言此禮矣。而不可審考。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欲上省之言二字。告者使知之謂。蓋自天子。以使告於諸侯。以行諸天下也。虞書所

謂授民時是也。朔者言曆也。曆者以朔望建月。以月成歲也。其正四時者。以閏也。

不曰賜曆。而曰告朔者。使知晦朔氣節之期。而授民時。行於天下也。非賜物也。告

朔非視朔。一堂辨之矣。餼者言以腥肉遺人也。考左氏等之書。多遺於旅客也。可合

考。此章蓋言遺所自天子之所來之使者。愛者惜也。

此語論告朔之餼羊也。而世遠。其禮廢焉久矣。諸書又無論之。不可審考。孔子愛

禮之廢。不擇大小。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盡者謂無所遺燼餘。此言禮。指事君之

典則也。非汎論萬事之規則也。上拜下拜。又不待駕等。可合考。禮下省以事二字。

以者以盡禮以事也。集註言禮之當然。此謂取諸心者。故嫌其不當然。而惇惇言之。而孔子所謂禮。皆指先王之成典也。故古人無禮之當然不當然之語。

此語。論事君之道也。蓋禮之廢久矣。當時誤認上拜以爲禮。則見下拜者以爲諂。其失不亦大乎。蓋孔子歎之矣耳。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使臣之下。省如之何三字。如之何者。

問其道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禮字。亦

君使臣之成則也。君使臣以禮者。則君使臣之道也。按荀子大略篇曰。君於大夫。三

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是其一則也。餘無可考。忠者謂盡慮。如忠告等

字義可合考。臣事君以忠。是臣事君之道也。彫題曰。古者忠字未爲臣職之定名。非

若後世忠孝並稱者。得之矣。

此語。論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是甚非人情也。又曰。

事君不患其無禮。是視君猶秦人之視楚人也。君視臣如路人。臣視君如國人。其間

豈又得有道焉乎。荀子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夫怨之者親之也。既已曰有怨。豈曰君臣不相患哉。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其詩則在國風之首。而此語

則論其音也。觀樂淫哀傷四字。乃可見焉矣。樂者言其音可樂。淫者謂廉肉上下之節過度。如煩手淫聲等之語可合考。哀者謂嗚嗚然使人感慨。傷者謂哀之過而害樂之情。何也則樂者所以樂也。而若使聞者垂涕泣。是非樂之情也。此謂之傷。凡此皆節奏廉肉上下之間。而成是善生是病者也。夫國風者。皆出于其土俗。而非先王之制也。故不必以六律正五音。是以多有病矣。今關雎之聲。亦所出於土俗。然而有此善而無此病。是孔子之所以稱之矣。又曰。關雎非謂詩之文句。如關雎之亂之語。可合考。

此語。論關雎之聲也。夫聲者人之所以遊焉也。遊于此。則心順焉。順焉則化焉。所謂不識不知。順于帝之則者。專在聲矣。善惡以然也。是古聖王之所以謹於制樂。而孔子亦擇於三代之樂。而獨謂韶武之美善也。若夫詩則不然也。臨時中事。斷章取義。賦以述意。則何句之無義乎。何詞而可棄也乎。故曰。詩書義之府。其用不亦廣乎。然而於教化政事。又無相害焉。是以有學詩之誨。而無削詩之語。有放鄭聲之告。而無廢鄭詩之言。至于曹檜之詩。皆存而無議焉。可以觀矣。是非學治亂者。所不能知之也。俗儒焉得與知之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社者樹木以寓神焉。其制韓非子說林詳之。樹木而以土塗其根。外固內空。而寓神焉。非直以木爲神也。莊子有櫟社。其他亦樹不一也。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夏后氏之后字。蓋唐虞之辭。而後世亦不改也。后稷后夔之后。皆以然也。言社木三代不同。而周人之以栗爲社者。其說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蓋諺。三句相連以成語者。孔子誦之。其所取之。在上一句也。以咎宰我不稽之失言耳。

此語咎宰我不稽之失言也。蓋先王制禮建物。必有說焉。故荀子禮論曰。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然而使民戰栗者。非先王之意也。此其木名之曰栗。故以爲說者。謬妄矣。宰我不擇其謬信。不稽其當否。直取以對。則其失亦不小矣。故孔子誦諺語以喻之。其意蓋以爲說之謬者。說之不若不說之無害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器者。取以治物之具也。農匠庖人。皆莫不有其具

焉。謂之器。物有大小之異。則器不得不有大小之別矣。此自然之勢。故爲大物用小

器則不能焉。爲小物用大器則失之焉。工匠猶然也。治國家者。其所用之道。亦謂之

器。亦有大小不同矣。如割雞焉用牛刀等之語可考。或曰。管仲儉乎。曰。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

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三歸。按韓非子外儲說。管仲

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又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難又言而不審。不可考。反坫亦然矣。攝者不豫設。

其官。而有事則臨時使兼行也。按荀子曰。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不擅。攝者云。

荀子君道篇作大夫擅官。蓋大夫之家寡事。故不每事而設官。使兼行其事。故曰不擅。

管仲不然也。樹塞門。按荀子大略篇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

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其他不可考。不強爲解。亦無害矣。

此語論管仲也。夫器之有大小也。則物有大小也。故先視其所治之物何事。而後器

之大小可議矣。子游嘗宰武城。用先王之雅樂。是所學於孔子矣。而孔子譏之。爲

割雞用牛刀者何也。夫武城一小邑也。細民之所居。非有諸侯大物也。故以此雞矣。

雅樂者。先王之所用以治天下也。故此之牛刀矣。管仲何治乎。非相桓公而事諸侯

者乎。此治大物者也。然而其器之所以小。孔子不言之。則雖不可審知。而考稽之

於諸子之書。如韓非最尊信者也。今糾察其言。管仲之所以彊其國。不過用刑名矣。

夫刑名也者。聖王亦雖設之。而此所以懲衆庶細民之爲奸者。非特之也。其治諸侯

者。有禮樂焉矣。故荀子曰。脩禮者王。爲政者彊。而管仲不能過刑名。則非物大

而器小乎。是故能彊其國。而無如諸侯何也。則苟以詐術結其彊大。以威力服其間弱而已矣。是何也。器小而物大故爾。如此則其功烈。亦何以望伊尹太公之高隆乎。然則不爲管仲。豈獨曾西哉。荀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又曰。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藝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嚮方略。審勞佚。畜積脩闕。而能顛倒其敵者也。又曰。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由此觀之。孔子之意。蓋可推知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其者指下文也。樂中有是云云之意味也。

可知也。言不可不知也。與可知矣語意自異矣。不可混同也。始作者。謂奏樂之初。翕者張翕之翕。謂衆音合聚而聲不張。四如字皆形容詞。從者如字。謂承其後。從字貫統下四如也。不獨指純如也。純者不雜也。蓋言各張其聲而相節奏。其間各聲不相混也。皦者明也。蓋言其純如之間。而又其清濁曲直廉肉。聞之皦然明矣。所謂無相奪倫也。繹者謂絡繹連屬不絕。蓋言其節奏上下之間。而腴脈相承無間斷也。以者以此四者也。樂以此四者成。蓋言樂失此四者。不成樂也。

此語論樂也。蓋魯大師不知此意。直拘音律而已矣。則雖法無所違失。而或反不成

樂矣。故語所自得。而使之止意於此爾。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下管鼗鼓。舍止祝敵。笙鏞以間。又周語。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其他古書中。論樂者不少矣。可合考。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集註曰。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自通。得之

矣。從者見之者。從者通之。而使之見於孔子也。出曰者。入而見孔子。而出謂二三

子曰也。此省入見一句。患猶病也。不與憂同。喪者失也。謂失祿位。蓋此時孔子辭

祿位而去其國也。木鐸者。夏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是也。此物蓋古人主求諫之設。而非布教具也。儀封人取之。其意蓋

取於官師相規也。言天不使夫子安於一所而徇諸夏。以使官師規諫其君。

此語記儀封人痛惜之言也。蓋其君不能用孔子。使孔子去其國。而儀封人痛惜之也。

然其言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君子之體。故記者收之爾。何以知其爲痛惜之言也。夫

憂天下之無道者。何曾不患孔子之喪祿位乎。而曰何患於喪。是慷慨之言。自痛惜

之甚所發者也。然而歸之於天。不亦善乎。晦庵曰。賢而隱於下位者。得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者舜之樂。武者武王之樂也。美者如美玉美錦之美。其質性文色備具而無瑕疵者。謂之美。此章蓋謂五音清濁廉肉疾徐緩急之序全備具。而節奏之間無瑕疵也。善者如善與人交。善哭其夫之善。其所以久而人敬之。所以變國俗。在交與哭。而有不可指而言者也。謂之善。一堂釋善字爲妙。蓋得古義矣。此章蓋謂其於翕如純如皦如釋如之際。其感于人心者。而其所以感於人心者。亦有不可指言也。是專大師典樂者之所司。而其如巧拙。則作樂之際。而有自得焉。至于妙所者也。凡古書論樂者。皆論其聲音之調矣。如夫受禪與放伐。則聖人不得已于時者。而固無所與聲音相妨。則不可以彼淆亂于此也。古書中論樂者。亦不爲少矣。可合考。唯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魯論樂之語中。有與諸書之所論不相吻合者。吾未能盡信據矣。

此語詔韶與武之樂也。孔子深憂天下之無道。欲必得志而治之矣。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是以其於古樂也。比校選擇。如此其精者。蓋欲當于作樂以治天下之時。乃取其善者做焉也。夫作樂以化天下。百王之道。自古帝王。莫不然也。如所謂濩夏等。百王之樂。孰不盡善美乎。然而孔子獨取韶武以論之者何也。蓋亦出於類拔於萃。而以韶武爲盛也。而又於韶武比校之。乃以爲莫若於韶之最巧盡其善也矣。

是故嘗告顏子曰。樂則韶舞。其意蓋以爲其化人之可速矣。故又曰。放鄭聲。此豈必受禪無放伐云爾乎哉。後世俗學書生輩。舍樂之情。而橫加放伐禪讓之議。其意則專喜受禪而嫌放伐。夫禪讓與放伐。聖人之不得已于時者。所謂塵垢秕糠也。不足以累其德矣。又況於聲音乎。何毫毛相妨之有哉。且聖人非以禪讓征伐得天下者也。吾請嘗試論之。夫放伐之盡善也。賢於受禪遠矣。何以言之也。夫天下堯之天下也。而堯有胤子朱。則繼有之。誰謂不然也乎。且丹朱雖不肖。而未聞桀之暴。未聞紂之虐也。然而舜偃然居于此而不忌焉。非篡何也。若必以用兵爲不善邪。則堯伐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之域。其亦以爲不善乎。且漢高祖伐秦誅羽。在軍七年。然後定天下矣。必以爲不善乎。民被其澤矣。宋太祖死其君而奪幼孤。僞爲不得已者。果以爲盡善邪。未見其義也。善不善之辨。夫將焉在乎。且夫善之爲善。將在義。不善之爲不善。將在不義。是匹夫匹婦之所與知也。何必待讀書而後識之乎。夫聖人<sub>不</sub>以天下爲富也。不<sub>以</sub>天下爲榮也。不<sub>以</sub>爲功也。不<sub>以</sub>爲名也。唯義之所在。乃莫不周盡矣。則無受禪放伐也。故曰。湯躬易名。武躬受言。而海內服者。是義也。彼俗學書生。豈所測知哉。凡義之爲義也。害己以利人者也。而有小義焉。是故破財以利人者謂之惠。此匹夫匹婦之所務也。而利亦不能及遠矣。

是義之最小者也。殘躬以利國者謂之忠。此士大夫之所勉也。而利足以及社稷矣。是義之大者也。殘躬以求名者謂之賊。上足以使人主受桀紂之名矣。下足以使小子兒輩狂疾凶暴而惑死矣。然而獨於其間。將私忠義之名者。其害世也亦深矣。其奸可憎也。若夫毀名以利爲民者謂之仁。此烈士之所不能忍爲也。唯聖人能之焉。其爲利也。如天地之無極矣。豈爲不盡善哉。而舜禹湯武是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民也。苟爲人上者。邾文公猶如此矣。而況聖人居于人上乎。請試論之。伊尹放太甲而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若使太甲終不賢。則伊尹取之而已矣。使成王不賢。周公取之而已矣。豈得已于民乎。伊尹周公。雖惡篡奪之名。將焉避之乎。若居於人上。而守一人之名逃之者。非義也。故曰。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非大儒莫能知也。故事者不得已于時者也。不足以累其德矣。而若不觀其德。徒視其事。則舜武亦田常爾。何必非彼而是此之爲哉。假使阜陶正舜與田常之事。見其事則俱是篡奪也。問其志則若伊尹之志也。雖阜陶將不能折貞與盜。而況凡者乎。若舍事而論德。則嫠婦之所指。或莫不中焉矣。是何也。故事可僞爲不得已。而志可詐言貞矣。唯德則脩身之至也。獨行於天地之間。而富貴利害之所不能累其心也。振於功名好

惡之外。而使人興起向善者也。是集義積德盡毛髮之所生。而非詐僞之所能誣也。自漢以來。古聖王之跡熄。而人久偃於夷風。深染於世習。雖碩儒老學之人。猶不知自興起洗濯其心。去其俗思。而大求諸古。哀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俗學書生之與世人俱溺之謂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者。

莊子天地篇。行不崖異之謂寬。是也。爲禮者謂行禮。蓋朝會祭祀。皆爲禮之所也。敬者謂敬神敬賓。爲禮不敬。言或怠而慢焉。或驕而傲焉。臨者如臨事臨時之臨。皆謂迫其時而坐其事。喪者失也。謂失親而居其憂。哀者悲歎哭痛之宗名。觀者視觀察之觀。謂視其前後終始。此三句三事。非言必備于一人。

此語論入之行有要也。蓋失要者不足有與爲矣。夫爲人上者。將視民如子。然則以一國爲一人。以天下爲一家矣。是所以政無偏也。而所愛則限妻妾。所親崖左右近習。使彼與此各有異。而不能汎容。則其他雖有小善。不足以行政矣。爲禮者。文進退節俯仰。獻酬幣帛。皆所以行我敬也。是以祭祀神享之。饗宴人服焉。是禮所以貴也。而若不敬。或怠而慢焉。或驕而傲焉。則雖有獻酬之豐。幣帛之盛。神人豈享之乎。神人之所不享。不可以爲法也。喪者親之終。無所期再會。人情之所不

能忍也。故棺槨衣衾之具。哭泣奠祭之節。葬埋壙壙之法。所以道哀情也。不哀。則雖徒謹棺槨衣衾之具。守哭泣奠祭之數。而盛葬埋壙壙。既失人情。豺狼也。凡觀人者何爲也。蓋仕者。欲選君而事焉。或欲取其善以倣焉。或欲擇友而補仁焉也。非徒觀人之得失也。人之得失。我於何有哉。

####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者人之居住所之謂也。借以喻

處身之所。蓋取其不可數遷移也。孟子釋里爲宅。亦是意也。或訓里直爲處者非也。仁者德之一。愛也。美者如美玉美錦之美。謂其全而無疵。此一句蓋古語。言處身之所。則以仁爲全無疵所也。擇以下。孔子之語。擇下省里字。焉者何所也。言其他何所也。知者謂明是非得失禍福之理也。孔子取此古語。其所以爲美。則去仁無所得知也。

此語論仁也。仁者愛也。然而處仁。可得知焉矣。其所以爲全而無疵之所。不亦宜乎。孟子又以得知而無禍之乘。至爲安宅。古人之意可觀矣。夫不仁之人。則其愛憎無常。猶行道人之無常住也。其甚者桀紂是也。辯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然而不可謂知者。身死國亡而不能自知也。夫出入無時。無知其鄉者。人之心也。不可

不戒矣。故此章以里喻之。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不可者。謂不能

以者以其不仁也。久與長互用之。處者猶定居也。謂安而不移焉。約者約束也。謂其

窮乏不得從於心之所欲。猶約束其躬不能展焉。樂者意慰也。謂富貴則物皆從於心之

所欲。乃意可慰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者無累也。安仁則去仁必心

有累焉不安也。是其所以久堪約長保樂矣。知孟子以大事小。又取之燕民悅則取之等

之語可合考。利者。取其利以利身利人利國也。知者明利害得失之趣。故舍不仁之有

損害。而取仁之有利也。如以小事大。又大王去幽等。可合考。

此語論仁之所以全也。夫不仁之人。獨憂其身。而不知人之疾癢飢寒。是以其操心

也。愛憎無常矣。乃貧富亦不能保其久。禍又從至焉。乃仁之爲美里。亦可以觀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惟與唯同。不及他之詞。惟仁者能者。

言他人不能也。能者謂全終始而善之。

此語論仁者之行也。愛憎無常體。不可謂仁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者假設之詞。猶假僅也。志者心有所期

之謂也。荀子宥坐篇。論水之語曰。其萬折也必東。似志。志字之義可觀矣。無惡者。

言不見惡於人。無者有之反。謂無有。荀子曰。仁愛也。故親。又曰。仁者使人愛已。孟子。愛人而不親反其仁等之語。可合考。

此語論仁之爲仁也。蓋愛人之不能止。人亦無惡也。仁之所以爲仁也。由此觀之。仁者惡人。惡其行事之害人也。非徒惡人也。又按。自里仁以下。記者雖類收之。而此四語似尤用意矣。爲其鑒照以得意也。何則。初收論不可不處仁之語。次收論不仁者之不措約。又不保樂之語。以示仁之全備。其無疵其爲美里矣。然而此非論仁之爲仁之語。則未知仁之如何也。於是學論仁者之行語。而以此論仁之爲仁語結之。庶幾讀者以此相稽考。雖孔子之意。或得焉矣。是蓋記者之意爾。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者見之於言外之詞。蓋當時有所指也。人者謂衆人。其道者。謂

其所以來之道。與單言道不同也。道下省則字。得之者。言雖得之也。不處者必去之也。不去者處之也。惡與焉同。何所也。言仁之外何所也。蓋成名者亦多端。中庸素隱行怪。荀子富貴者則類傲之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蓋謂平日常事之間。造次草次也。須臾之間。

小事顛沛傾覆之時恐懼事。沛字蓋不可止之勢。上於上省造次二字。下於上省顛沛二字。二是字皆指仁。此蓋古語。引以示不去仁之意也。上二事不足用意。下一事將失志之時。皆將去仁。

此語論君子所以成名也。蓋君子之所以成名。非不與衆人同欲惡而求名也。衆人之所欲。君子亦欲之。衆人之所惡。君子亦惡之。然而不處者何也。不去仁則不得處也。不去者何也。亦不去仁則不可得矣。是以其於所欲。則詳所以來。而不爲苟處。其於所惡。則知所以來。不爲求去耳。其名之所以成。則自平日常事。須臾苟且事。而至于在大事恐懼之中。無所去仁矣。然後德操立而名成者也。又曰。處仁之既可。以得知。又可以成名。則仁之爲美里。不亦宜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凡曰未見者。多言欲見而未見矣。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無以尙者。天下無以尙也。尙者上也。之字指好仁者。無以尙之。蓋言不待論矣。故下文論惡不仁。以下二其字。皆指惡不仁者也。其爲仁矣云云者。猶曰正能爲仁矣。而其爲仁也云云。省一句。矣字可見矣。加者益也。蓋必拒而不受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有矣乎者。猶曰假使有用其力於仁者。我未



見力不足者。一日者假設詞。言我觀世人之所爲。其力多皆足爲仁矣。然則不爲也非不能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者疑詞。有之矣猶有之矣乎。之字指力不足者。言觀世人其力皆足矣。

此語嘆人之莫爲仁也。末句蓋字。似緩其辭。而未見也。字甚嚴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過者過失也。於上省過字。其字指上文人也。黨與吾黨之小子君子不黨之黨同。古人或指親戚爲黨。或在交友爲黨。此章未知所指也。而黨之爲黨。相與而相補助。則親戚交友不分而可也。觀者視前後終始也。此章言觀所以過之終始也。

此語論不可見一過而俄棄人也。蓋黨與之中。交所甚親厚。其用意又互簡畧。故或過焉。觀過之終始。而或知仁矣。是以不可見過而俄棄人也。必觀其過之終始。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夕假設之語也。道者謂禮樂。是先王之所治天下。而孔子之所以立門也。凡篇中單曰道者。皆此例也。可者可聞道也。是語意之所在。勸聞道而不主勸死也。

此語勸聞道也。夫上壽極老之人。未得豫知其夕死也。況不<sub>至于</sub>甚老乎。假使可知。未<sub>雖</sub>人倫並居之中。則雖朝夕須臾之間。而不能無事焉。何爲其可不聞道乎。況乎

夕死未可知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者事也。

男子以當有事於國。故爲男子之美稱也。志字解在前。道亦在上章。未足者。將足而未足也。議者正謬而圖其中之謂。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等之語。可合考。此章謂議道。議下省道字。

此語論擇可與議者也。言士志於道者。如皆足與議而未必然。不可不擇也。何也則夫士志於道者。將欲立朝而治民也。然則固身之小不足不暇恥。則宜不可恥也。而恥之者。必求道之志不篤焉者也。志不篤者。雖志於道。而未足與議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於上適下莫下。皆省與比二字。適者專主也。此蓋古語。義以下孔子之語也。義之與比者。與義比也。之字緩語之詞。

此語誦古語。以論君子交於天下之人之道也。無適與比。又無莫與比。是非有所與比也。又非莫所與比也。孔子斷之曰。與義比。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者猶慕也。謂不能棄之於胸懷。德者謂仁義忠信足服人之度。土者謂所居之地。親戚交友之所與。

居。不忍棄而去也。刑者因法以正罪也。蓋薄恩民將不堪矣。惠者分人以財謂之惠。如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荀子。垂事養民。拊循之。吮嘔之。冬日則爲之餽粥。夏日則與之瓜麩等之語。可合考。蓋言政薄恩則民易棄其居而去。

此語蓋古語。孔子取以論上者下之本也。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等之語。可合考。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者依也。猶亂爲治。怨者謂多爲人所怨。

此語蓋有爲而言之也。放利而行。猶曰保利而棄義。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字帶說無深意也。爲之說者非也。能不能字貫統下自以至于國五字。爲者謂登爲而治。何有者何無也。如禮何者。猶曰將何所用禮。

此語蓋亦有爲而言之也。如魯昭公有能禮之名。而不能以禮爲國。則禮將爲何用。禮也者。聖王將治國而所制也。故能以之爲國。則何無國而可治也。禮豈可爲一身之飾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患者猶病也。不與愛同矣。立者謂立乎位。求爲者謂強而爲之。可知者可爲人所知也。此語爲門人言之也。蓋患所以立。則脩德也。求爲可知。則強學達才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者曾子之名也。乎者呼聲。一者不二之

謂也。言不變。貫者統也。之字設字。蓋指交際之道也。一以貫之。猶左傳壹以待之。

言接人之道。不以彼與此貳其心也。一以之例。爲政篇一言以蔽之。公冶長篇聞一以

知十。聞一以知二。先進篇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又不徒行以爲之椁。其他古書中。挾

以字於中間例。不可枚舉矣。可見語意自與前章以禮讓爲國之以字異矣。若假使孔子

曰以一貫之。雖有神禹。而其意不可解也。况門人曾子何得不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唯者應詞。猶諾也。子出者。蓋此時孔子來於曾子之家。相語而反出也。門人

者曾子之門人也。何謂也之例。前篇。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

爲政篇。孟懿子問孝云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憲問篇。子張曰。書云。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其他古書中。此語例不爲少矣。與堯曰篇。何謂五美。

何謂惠而不費。孟子。何謂浩然之氣。何謂知言之例。所問之詞似同。而所答之語不

同例也。蓋有疑於其事之爲何事而問之。則直點出其目。曰何謂某。若其事既了解。

而有疑於其所以處之之方問之。則單曰何謂也。此亦古文之一法。觀其所答之語。可

以見其意之所在也。今若使門人曰何謂一。則曾子之答。自不得如此慢也。讀者宜察

以見其意之所在也。今若使門人曰何謂一。則曾子之答。自不得如此慢也。讀者宜察

之焉。夫子之道者。夫子應接於人之道也。忠者以中心待人。不以面接待人也。恕者圖人之心也。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而已矣者。無他道也。

此語因孔子之言。曾子論孔子之德也。蓋接人。不以彼與此二其心者。則忠恕也。而後儒多誤解一以二字爲以一。乃不知二之所指。於是或以爲理。或以爲仁。或以爲忠恕。二事強理合以爲一事。萬古爭論不解焉矣。嗚乎讀古書自稱儒者。而不知是語例如此乎。若果使孔子之意在以一。則曾子不得不請焉也。不請猶可也。又欺門人以臆斷告之乎。曾子之學。雖曰有所至也。而侮慢其師亦甚矣。何足信乎。若使孔子之意在用心不二。則曾子之說雖不中。而於論孔子之德無害焉矣。門人之所以信受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者處物得其理而當宜之謂也。喻於義喻於利。不與喻義喻利同也。語意亦自異焉矣。

此語論君子小人。其所喻各有異趣也。亦猶孟子所謂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之意。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賢謂賢者。思者加慮也。齊者均也。思齊言欲己亦如此也。焉者賢者之是所也。蓋指其處事之得宜也。內者猶

於己也。

此語論學之道以誘門人也。能如此。則學雖欲無進。而不可得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與

機同。凡機者俯仰無常體。故或曰機變。志者父母之志也。不從者謂不從我諫。不違

者謂不違命。不怨者謂不怨不從。曰見志不從。則蓋言雖未發言而見色亦不强也。

此語論事父母之道也。見志以下。舉幾諫之一端。以示方法爾。非徒以機變事父母

之謂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在者謂存。遠遊者謂遊於他邦。遊

者浮行也。謂不着住。蓋不移家而或官仕於他邦者。非永着住其土者。皆謂遊。下遊

上省遠字。方者猶道也。

此語亦論事父母之道也。蓋父母在不遠遊者。常道也。不得已遠遊者變也。雖處變

而有方焉。則無害於常道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無改於父之道。不與無改父

之道同也。父之道。如夫子之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皆謂其所由。而所指各異矣。不

可相混也。父之道蓋謂有家之法。有家之法。各從其心之所欲。而互有得失也。故曰

無改。

此語論父沒之後。繼有其家之孝道也。可謂孝可謂賢。可謂不肖等之語。其所稱名號不同。則可察其實之所指各異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與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之知同。喜者喜其不甚衰也。懼者懼衰之將漸至也。蓋老衰之至。將與年偕矣。故事父母者。宜察幾何年則有幾何之衰矣。是其喜懼之所由而起也。喜懼乃養之道亦在于此矣。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然則非徒喜懼而止可知矣。而若解知字爲記憶。則語中未見所起喜懼二字。是不能成語也。古人之語。未嘗見如是其錯亂也。况古用知字爲記憶者。其例未嘗有也。

四章愍論事父母之道語也。而各舉其一端以論之。記者以類並錄者。其意蓋相照映以稽考焉。庶幾易得其意矣。亦將在讀者也。然後世書生輩。辟君辭父母。專讀書者。未嘗知事父母之情。是以至于如是語。則徒求諸文字上。不能通。則文辭而合理。傍援似者。以強欲詞其說。此欲南而北走者也。不亦遠乎。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之不出者。不出言也。之字與禮之用。又學之不講等之之字同。逮與及同。

此語論古之人脩身之道也。言之不出者。非括口不言也。唯恥躬之不及。是以不猥多發言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者約束也。謂不放。

此語不知何所謂也。似汎論之矣。然以上下之章。照鑒稽考之。蓋亦論謹言也。故記者以類集之。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字。荀子與辨對用。曰。其言不若

其默也。其辨不若其訥也。其義可見矣。敏者謂疾速而調。

此語亦恥躬之不逮同意。非謂直欲訥也。於字可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者謂行有足服人之度。所謂人望之行也。孤者

孤獨。謂如無告者。鄰者如家之有四鄰。謂有守望相助。患難相奔。不孤則有鄰也。

有鄰則不孤也。

此語論德也。有足服人之度。則人莫不望焉。莫不奔焉。宋桓魋欲殺孔子。而不能者。人奔之也。故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夫孔子匹夫也。未嘗有與宋人相樹也。雖

曰天生德於予也。孔子之德。天下莫不望莫不奔如此矣。夫此之謂聖人之大德。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者謂數其過而責之。



左傳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又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是也。朋友上省交字。

此語論事君交朋友之道也。蓋事君交朋友之道。固將盡慮矣。而忠莫大於諫過焉矣。諫過者固欲成彼矣。非欲敗君絕交也。辱而退。不能成君也。疏而絕。不能成朋友也。是亦不得曰我無失焉矣。故子游論之。諫過者不可數也。非直懼辱而順之。

###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繯綆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可妻也三字斷之詞。雖在以下。則說所以其可妻語也。繯綆所以拘執罪人罪也之也字。又斷其非罪。

此語孔子避婿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邦有道不廢者。謂其才可用。邦無道免於刑戮者。謂不離於濫刑。刑者因法以罰也。戮者罰之以辱也。左傳昭四年。楚子伐吳。執齊慶封。將戮。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其肯從於戮乎。王不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云云。

此語亦孔子選婿也。二語皆屬嫁女。而觀其爲人而選婿。其於南容也。必見其才之

足用。而其知又足避濫刑。然後妻之。然則其於公治長。豈獨得不然哉。蓋其才亦有取焉矣。然彼嘗在繹綬之中。此甚人之所嫌忌也。故孔子以非其罪斷也。可觀聖人不以少失棄人才矣。記者以類聚錄。亦豈無意于此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人者指子賤也。若字與孟子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莊子若然者之若同。以若所爲者。以所爲也。求若所欲者。求所欲也。若然者若然者也。若字廣類之辭。古人之語。大率如此。不徑直貴文也。魯者指魯朝也。取者取而用也。上斯字詞猶則。下斯字與此同。蓋指子賤之行事之跡也。

此語蓋屬子賤。有行事歟。或所謀議歟。不然當時始仕官歟。而孔子以君子稱之也。又喜魯之取子賤。而以爲有君子。其意猶孟子之聞魯將使樂正子爲政而喜也。可觀聖人憂國之深矣。凡毀譽之興。不有無事而空議人者也。觀若左傳屬有不以一失棄孟明之事。而稱穆公以爲爲君。可見矣。其他古書中。毀譽人之類亦不少矣。可合考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者所以用而治物者也。故謂人才爲器者。可用以治國也。而國事可治者多端。觀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等之語。可見矣。故子貢又問所當爾。

荀子論人才。有國用國器之語。可合考。瑚璉者所以盛黍稷而薦於鬼神之器也。子貢之才當之。則知可薦於鬼神而任於社稷也。

此語論子貢之才也。夫國者以社稷立。而神者以民爲主。故謂國曰社稷。又曰。民神之主也。是故喻可仕國而治民以瑚璉。猶孟子所謂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之意也。此章初曰女器也。故以瑚璉當之。然則子貢之才。亦薦之於神。神將受之。暴之於民。民將受之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一堂曰。按孟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佞與義對。利口與信對。則佞與利口迥然不同。其非口才口給可見矣。又莊子。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人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佞連正德爲言。亦可見矣。蓋佞徇人以就其便。義徇道以取其宜。譬諸御者。範我馳驅者義也。爲之詭遇者佞也。而天下大率嬖奚耳。故以詭遇爲良。是佞之所以亂義。而或之於雍。亦所以惜其不佞也。得之矣。今按。春秋世以不佞爲謙辭。左傳僖十五年。晉惠公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成十三年。晉伐秦之辭亦曰。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襄二十六年。衛大叔文子曰。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亦非不口給不口才之謂。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者猶曰於何事也。禦者謂拒而不容。口給者以口舌給足。言而辨也。一堂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是孔子論仲弓之言。又曰。不知者不許之辭。皆得之矣。

此語論仲弓也。蓋仲弓之爲人剛正。其於人也。非義者。雖毛髮而不爲苟遇。必辨正之。如不能少容者。是仲弓之所短。而或之所以嫌其不佞也。所謂禦人以口給者。非實仲弓以口給禦人也。又其屢憎於人者。亦非實人甚憎之也。只孔子察或之所以嫌雍之不佞。其心在于此。故推而言之耳。世衰道微。而人久習亂俗。不知邪正。聞正人之言。未能服焉。以爲雖正而未達時勢人情。反悅佞如賢。彼佞者因亂而治亂者。非去亂也。因汚而脩汚者。非去汚也。是以汚者不恥焉。亂者不懲焉。世無治之期矣。後世讀書。而不知治亂之所存。務論時勢不得已者。亦佞之卵雛也。彼佞者未必讀書。慣事鍊心。能辨利害。察便不便。而取媚焉。不憂治亂。不憚義不義。是以其處事也。不逆時勢。不失人心。一時服之。所以世貴佞也。左傳昭七年。鄭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六年。子產又曰。吾以救世也。不能及子孫。佞者之所爲。大率如此矣。是何也。不知治人之道。而時勢不得已者。爲之病根。苟取悅耳。孔子何以痛斥佞也。蓋孔子久憂天下之亂。

思必去亂而易之以治矣。而去亂之方，爲莫若文武之道也。是所以十五而志于學也。然則遊于孔子之門者，孰不以此爲志乎？不佞不獨雍也。子游嘗爲武城之宰，亦必以其所學雅樂。曰：君子學道愛人，小人學道易使。如是者，其志欲必去亂故也。是故學者不厭焉。教者不倦焉。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去亂之方，既已在茲，又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使者謂言而勸仕，非實使仕也。故曰對曰。對字可見矣。斯字與此同。指夫子之言也。之字與學之不講之之同。言吾未能信夫子許仕之言也。

此語論漆雕開也。而子悅者蓋喜其志之不在于近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道不行三字句。言欲行而不行也。省一句。不行而欲行。如乘桴浮于海也。桴者編木以渡水之物。一堂曰。乘桴浮于海。蓋古語。以喻知其不可而爲之。得之矣。按乘桴浮于海。與罔水行舟。水陸相反語。而意實似相同矣。蓋謗無辨者之諺也。孔子援以喻知不可而爲之耳。然既已知其不可，則非無辨也。故稱子路爲從我者。言非大勇不屈者。不能達也。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一堂曰。材謂桴。

材。喻用夫子者得之矣。子路聞之喜者。蓋孔子抑子路之好勇。而今乃屬見取其不  
屈。而曰從我。故喜耳。觀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我不與。又如由不得其死等之語。可  
見矣。由也好勇過我者。蓋喜其益不屈。足有與爲也。無所取材者。顧悲世益衰。在  
位人才。浮于海且不得也。譬語進一步。而愁嘆又一增深矣。譬進一步例。孟子。以  
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又言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云云。莊子逍  
遙遊篇。以鵬之無比類。論人之所以不能知聖人之德。而論有待者未足以比聖人之德。  
其他古書中此類多矣。可合考。子路聞之。聞之例。子罕篇。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云云。子聞之。謂門弟子曰云云。又大宰問於子貢曰。孔子聖者與。子聞之曰云云。由  
此例。則此語非一席之言。

此語初歎道不行。終歎無所取材也。夫孔門多賢才。而今獨取子路。以爲從我者何  
也。蓋道不行而欲行者。非大勇不屈者。則不能堪焉。故適取以示其意耳。非子路  
餘盡不能也。子路聞之喜。亦孔子恒抑其好勇而退之。而今屬見取。故聞之喜耳。  
非徒喜孔子之與己也。果若晦庵之所說。則子路無辨人也。孔子初不知其痴爲能從  
我。是孔子不知其門人愚也。師則愚。弟子則無辨。暴虎馮河之徒。將有何所爲乎。  
書生之說書。大率如此矣。按。晨門嘗稱孔子曰。知其不可而爲之。晨門可謂能知

孔子者矣。夫知其不可而爲之。是聖人之所以大勇不屈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乎猶曰可謂仁者乎。不知也者不許辭。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者推而問之也。千乘之國者謂列國也。當時稱富者。以馬言之。如

陳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觀矣。其字指千乘之國也。賦者謂兵。左傳國語可合考。求

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百乘之家。亦當時列國卿大夫之家之通稱。赤也何如。子

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束帶者

謂服禮服。立於朝謂爲賓相。

此語因孟武伯之問。論三子之才也。子路治軍旅。冉有治政事。公西華治賓客。不

亦盛乎。按此章曰求曰赤。皆稱其名。而獨子路稱字者。問子路三字。記者之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孰愈者問比方孰賢。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望猶願也。何敢

望者。言不能願與顏子比方。蓋言其才之相遠也。以者以所聞之一也。知十知二。此

其相遠之徵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一堂曰。按論衡問孔篇

女下有俱字。後漢橋玄傳注。引論語亦有俱字。

此語論顏淵也。蓋孔子有感於顏子。而適見子貢而發之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予與何誅。雕者刻畫也。朽者斲也。自朽木至于朽也。二語連。蓋當時之諺。

孔子援以責宰我之怠耳。誅者責也。

此語責宰我之怠也。其意蓋亦如墨子之不驅羊而必驅驥之意也。一堂曰。按此章宰

我所自記。故稱其名曰予。又曰。此夫子所以望於宰我之厚也。宰我亦自記之以警

不敢掩其過。是其所以為宰我也。得之矣。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始今對言。猶前後也。於人上畧接字。其字

指人也。於予上又畧見字。於予蓋謂晝寢。是者此事也。

此語蓋與門人非宰我以警之也。所謂於予者。指其晝寢也。故記者並記之以相照耳。

然則可知非宰我言行恒盡不添矣。朱注與前合為一章。非。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未見者。欲見而未見也。剛者不撓也。慾與欲同。焉者何事也。



此語論申根也。蓋爲人多欲者。或爲物見揉。不能立志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我者對彼詞。今我人似對言而不然也。此假設語。故以彼

我言之。吾亦欲者。子貢自謂已。故曰吾。吾我之別也。加者猶及也。諸者之於也。

之假設詞。指不欲之物也。欲無與無欲大不同。此子貢蓋自以爲有加於人。故曰欲

無加諸人。若使曰無欲加諸人。則驕慢不亦甚乎。亦者有所比詞。

此語子貢論恕之行。而孔子勵之也。不曰非爾所能也。而曰非爾所及。則知非抑而

禁之也矣。夫恕之行。聖人之所難焉。故雖子貢。而未輕許之。勵而使勉之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文章之上。省畧言字。觀下有言字可見矣。故曰聞。聞者聞

言也。文者學於文之文。章者率由舊章之章。文章連言。謂古書。言文章則言古書也。

可得而聞者。夫子平生不舍諸口也。可得而聞。與可得聞不同。性與天道。未可知其

所指。而性蓋指昏明剛柔之質。人人而有異焉。觀性相近也等之語可見。孔子之所謂

性。非謂善惡之質。堯舜與我同者之謂也矣。天道蓋指盈縮之數。有期焉而相代謝也。

必非如左傳所說史巫之論天道也。觀逝者如斯夫。又四時行焉。百物成焉等之語可見。

矣。不可得而聞者。夫子不恒言之也。不可得而聞。與不可得聞不同也。不可得聞。是終不得聞也。不可得而聞者。或罕有得聞。而不能必得聞也。他皆例之。今子貢罕得聞之而悅焉。故有此語也。

此語論夫子之教人也。夫文所以博知而稽得失。大有補益於學者也。夫子以誘門人。數言之曰。博學於文。而約之以禮。顏子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恒言文之徵也。若夫至于性與天道。非所以誘門人也。故述而篇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未嘗言子以性與天道教也。而其有言性。必曰習相遠也。以責託於性而簡習者也。是何也。夫性天就者也。然而可移焉也。故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曰唯上知與下愚。乃可知自非上知下愚皆可移也。移之如之何。在積習而已矣。是以夫子責習如是矣。其論天道亦然也。如不舍晝夜等之語。誘學者使知愛寸陰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大率蓋如此矣。皆引以爲進學也。若假使直談性與天道。則何足以飽子貢之心也。自秦以下。古聖王之道不傳焉。天下變爲西戎之俗。自此而人不知務人事。求知不可知。無賢無不肖。以天道爲至論。夫天道者。不足以救民之亂。毛髮無補於世。則將焉用彼至論矣。孔子豈有之哉。且孔子之門。無有不以民爲志者。一人。則徒語性與天道。何足服子貢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有聞者謂有異聞。非庸言也。有字可觀矣。唯者無他事也。未之能行。集注曰。未及行。非也。言及行而未能也。

此語論子路也。蓋孔門相傳之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貢以謚爲問者。非由于謚法而

問之也。當時世俗謚。亦有榮辱焉。子貢假借以問其爲人也。古人貴文。言語不徑直

多如此矣。其意蓋以爲孔文子相衛君。而有名於諸侯者也。今觀其跡。無可甚稱焉。

然則其所以得名者。不識果有之否。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敏者謂其知能給於事。而字與學而時習同例。集注。敏者多不好

學。此視而字。如人不知而不愠之而字者。拘詞矣。是以謂之文也。亦承和之語也。

此二句三事。則孔文子之所以得名。亦有以矣。

此語論孔文子也。凡人雖知不足。而行有所立。則得榮名。亦宜矣哉。按謚周之禮

也。夏殷未有此禮。而有號焉。堯呼放勳。殷王呼成湯呼高宗之類。皆是也。然而

號者世之所稱。非定稱也。故或有或無。周因號以建謚。以爲事神之禮矣。所謂損

益殷禮者也。聖人制禮。其意蓋以爲君父既沒之後。復呼其名。於情有不容焉。忍

之亦近於不敬。不敬則野人之俗矣。是以夏殷之世。有號焉者。亦人情之自然也。

爲臣子者。事其君父。宜如是矣。於是乎。建諛以爲事神之禮矣。故左傳桓六年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由此觀之。諛所以事神以諱。而非褒貶君父益明矣。且夫聖人制禮。將以明人倫。使人知尊貴敬長而歸于順也。故荀子曰。禮莫不順也。人倫。父子君臣莫大焉。而諛有法。而子得褒貶其父。臣得褒貶其君。則亂莫甚焉。焉在爲順乎。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猶然。而況乎君父之死喪乎。不懷是豺狼也。詩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兄弟猶禦其侮。而況乎戮君父於天下乎。其內侮亦甚矣。豈人情之所能忍乎哉。諛果爲褒貶。則聖人亂人倫也。焉能治天下。按春秋之際。未有諛法之說。但世俗有榮辱焉。蓋文之爲榮稱也。以有文王矣。幽厲之爲辱號也。以有幽王厲王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何也。則才有賢不肖。而人有好惡也。是故呼伯夷。則王公蹴然辭以不能者。蓋以爲榮也。呼桀紂。則匹夫倬然疾視而不服者。蓋以爲辱也。是豈由于字義乎。亦由于其人也。是以楚共王謙以命其臣。魯季孫欲辱昭公矣。諛若有法。而臣子得議其君父。則共王豈命其臣乎。榮駕鵝何能諫季孫乎。鄭人得改諛靈公。榮駕鵝得諫季孫。是諛無法。而世俗有榮辱之證也。至于戰國之間。而有腐儒。乘于世俗之榮辱。而造諛法題以周公。以爲得衣食之資也。其姦可憎矣。秦始皇非諛曰。子而議父。臣而議君。甚無謂也。

其論可謂正也矣。豈謂周公不若始皇哉。後世書生雖讀書。而以多識爲心。志不能恤治亂。故信不可信也。子辨之亦不得已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君子之道者。謂君子接物之道。如夫子

之道。觀其所題則可見其所指不同矣。如孟子曰堯舜之道。謂治天下之道。中庸曰聖人之道。亦謂治天下之道。故曰禮義三百威儀三千。若論語單曰道則孔子之有所立教

故不別題矣。其謂禮樂可知。四者指下文之恭敬惠義。焉者子產之是所也。蓋指相鄭

國而爲政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四其字皆指子產也。恭者與人應接之際。言語動作無暴慢欺放之容也。敬者

重上而不解公事也。養者與女子與小人難養之養同。謂導而使長其智。惠者謂彼受其

賜。堯曰篇曰。惠而不費。左傳莊十年。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曹

劌對曰。小惠。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惠之字義可見。又按孟子。子產爲鄭國之

政。以其乘與濟入於漆洧。子產之爲人。大率如此矣。餘可推而察矣。此章未知其所

指。蓋謂倉廩充而知榮辱之類。使者役使也。義者理中正而事當宜也。使民也義者。

謂以義役使民。故民服而不惡其勞也。

此語論子產也。夫鄭小弱國也。而聞於大國矣。子產相之而國免於晉楚。名稱於諸

侯。其功不亦偉乎。而所以能致之者。以有此四道矣。不然何以堪之乎。故孔子稱之以著之也。由此觀之。古賢人君子之所以立功見世。皆有其本矣。然則不可徒務知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善與能。字義大不同也。有天與人<sub>入</sub>之違。不可混也。久下省交字。敬上闕人字。皇侃本有入字是也。之字指晏平仲也。徂來引皇侃疏曰。此善交之驗。得之。程朱不辨矣。若爲平仲敬人。則可謂能交。而不可謂善交也。久交而人敬之。而人之所以敬平仲。則在平仲。而有不可指言。乃所以善交也。

此語論晏平仲也。晏子以其君顯。亦有以矣。宜考。徂來曰。孔子稱人之善者。如上章孔文子子產。亦皆使入則之也。得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居者居室化居之同。皆謂藏之。蔡者謂龜。一堂曰。按左傳襄二十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賈曰。再拜受龜。則蔡之爲龜明矣。然謂龜曰蔡。它未之觀。是蓋臧氏所獨。得之矣。今按臧氏又名龜曰僕句。左傳昭二十五年曰。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龜僕句以下。是也。蓋忌而私改名也。季氏亦居龜。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饜其宗。

老。老請守龜卜室之族。」由此觀之。當時大夫之家皆僭而居龜也。山者謂刻而爲山之形。節者集注曰。柱頭斗拱也。藻者水草。亦謂刻而爲藻之形。稅者梁上之短柱也。其字指文仲也。何如其知也。言自不知其非。何得爲知也哉。居蔡與山節藻稅。古注以爲二事者。得之矣。晦庵以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者非也。古固無別有藏著龜之室。徂來證莊子楚有神龜。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以辨之曰。蓋著龜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著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陋乎。得之矣。山節藻稅。徂來證禮記明堂位。以爲天子之廟堂飾者。或然。然禮記後人之所出於僞作。不足信據也。今不詳其所指。不強爲解可也。蓋皆僭也。

此語論藏文仲也。人君藏龜。將以守民。故曰國之守龜。諸侯者分民而守之。故諸侯亦得專賞罰。藏龜者皆守民之具也。左傳昭五年。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登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云云。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云云。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下。可觀諸侯藏龜。周之禮也。大夫食土之毛而已矣。無民者也。故左傳又曰。諸侯有卿而無軍。言大夫無民也。是故大夫不得賞罰人。不得居龜。亦周之禮也。故孔子譏之也。晦庵曰。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熟視歷觀本文。唯曰居蔡。未嘗言不務民義。唯曰山節藻稅。

未嘗言諂瀆鬼神也。然則晦庵按机而見夢乎。凡後世書生之讀書也。簡畧古文不徵諸辭。獨讀己之心而已。是猶瞑目而妄發也。雖有中而不可爲巧矣。況不中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三者謂不一。不必爲三次。仕者仕官也。令尹者楚之執政之官名也。喜者謂以得望心雀躍。色者顏色也。但兼容貌之詞也。已者謂見已。而已之字指令尹也。愠者蘊也。謂有蓄積於心。此由三已之來詞也。舊令之政者謂已亦有所受之舊法。政者治國之法。諸事之度量也。何如者。問其仁乎否也。其意蓋以子文不以己之得失動心。而能欲新令尹之無敗事。則似於愛人之仁。故取以試之耳。自令尹子文至于告新令尹數語。蓋相傳以稱子文謂也。忠者爲人盡慮之謂也。此謂忠告。凡忠字後世必爲事君之道。其他無所用矣。古不然也。觀學而篇爲人謀而不忠乎等之語。其他古書中忠字。亦不少。可合考。未知者不許之詞。焉者何所也。謂子文行之中何事。焉得仁者。斷其未得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弑者臣殺其君也。有馬者謂其富。

古者以有馬稱其富。如左傳襄二十二年。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等之語。當時之俗可觀矣。乘者馬駕於車者。故言馬則曰乘。其數則蓋殷天子用四。周天子用六。自諸侯以下大夫士。蓋亦必有降殺焉。則俗中所稱幾乘者。不必以其實數。而必有通語焉。今解其大略。不必求其實數可矣。違者猶避也。謂逃其亂。之字指崔子殺君之亂。至於與之互言之。其義同也。他邦與一邦。亦互言之。皆文章也。但他邦者自其國別之耳。曰之下藏此國之大夫之五字。此亦相傳稱文子語。而似自愛之仁。故取以試之耳。清者不濁也。蓋謂不以富濁於惡無道之心也。如晦庵所譏。濁亦甚矣。孔子何許之清乎。且本文所不言而晦庵之夢語。

此語子張求仁而以子文文子試之於孔子也。孔子不復質言其人者。亦使思而得之也。按荀子子道篇。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今請私試合考三子所對之言。而求之於孔子之所許仁。管仲相桓公則諸侯親齊。孔子稱其仁。

微子箕子比干相紂則民親殷。三子亡而民棄紂。孔子稱其仁。荀子曰。仁愛也。故親。由此求之。豈不近於空求之於理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者不一之謂也。

詞蓋出自算術乘除之法也。莊子齊物論。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矣。夫一者不可乘除。二亦無所用術。術之所起。則始於三。故曰自此以往也。因而爲不一之謂。當時之通語也。思者謂慮其所行之事。行者行事也。再者亦不一之謂也。孔子說三思爲再。乃可知矣。再三俱不一之謂。而無異義也。按里仁爲美。孔子說之曰處仁。蓋以里者人之所處也。三年學而不至于穀。孔子說之曰不易得。蓋穀得通音也。今說三思曰再。皆同例也。孔子論古語必易字。蓋欲其易通也。故曰。子之所雅言詩書。由此觀之。自非詩書。何必雅言。再之下省思字。可矣者言人亦可如文子之再三思而後行矣。必不可一思而行也。

此語論季文子也。文子亦當時有名者。亦不無少其本矣。此蓋亦相傳稱文子之語。孔子取以勸人熟思而行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者蓋謂其善辨是非而不隱。愚者無知也。蓋謂其善默而不言。

不可及者稱嘆語也。二也字皆斷辭也。子張篇。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可及不可及。可能難能。異語同意。凡欲人之知己者。賢不肖所同情也。唯知者時而言。默者賢者之所難。非大知則不能也。孔子稱嘆宥武子。其意蓋欲人亦觀時而慎言也。

此語論宥武子也。春秋之世。無邦有道。不獨衛矣。此語蓋孔子觀其平日之行事而有見焉也。故稱之者。亦欲我與人俱亦要時而動也。則後人唯信孔子之言而足矣。是蓋記者之意爾。故不別表其事實之所指。乃其意可察矣。晦庵欲必索其實跡。而據左傳議之者。似有疑孔子之言矣。夫左傳亦一家之書耳。各記其所聞而已矣。何必與論語相拘乎。且左氏專務博。而不知擇是非虛實。則不能無謬妄焉矣。書生輩疑孔子而信謬妄。愚不亦甚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字問詞也。歸與歸與者。欲歸而自問歸之可否於其心也。自吾黨以下。則言所以欲歸也。狂者謂不自量其力而進於物。簡者與居敬而行簡之簡同。謂不切切於細事。此章蓋謂志高在古人。而不切切於當時俗間之細事。斐然者形容文之美之詞。章者成物形也。斐然成章。以織錦喻之。亦不徑直言之也。狂簡謂其質性。

斐然成章謂其學。不知者孔子不知也。所者指所裁之具也。以者以裁之之具也。不知所以。猶何以哉。裁者裁製而爲衣也。之字指斐然成章也。不知所以裁之。蓋喜之辭。言彼其學既成矣。我反不知所以用於世也。

此語喜門人之學成。而又顧歎世之益衰而莫用我也。其辭如自悔。而實歎世也。萬章嘗問於孟子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狂者進取。夫進取者不量其力也。所以爲狂也。然而聖人取之何哉。彼未自試。而盡其力爲不堪任者。非實不堪也。不爲者也。謂之自棄。自棄者聖人以爲不可如何也。故孟子曰。自棄者不可有與爲也。豈唯孔子與孟子然哉。莊子亦以狂者爲才之美者。曰汝不見夫螳螂與。怒臂而當車轍。不知不堪其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今此章斐然成章者。果在不知不堪其任而進取者。則謂之才之美者。不亦宜乎。若夫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若處仁由義。則非我之所堪也。自棄而安焉者。雖聖人將如之何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必並稱伯夷叔齊。孟子則或並伯夷太公。或並伯夷伊尹伯夷柳下惠稱之。而觀其所論行。蓋同人也。徂來曰。念者不忘也。舊惡者舊時之惡也。蓋舊時之惡。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得之矣。怨字屬於人。是用二字屬於伯夷叔齊。徂來以怨爲伯夷叔齊之怨。

者非也。是字有所指詞。蓋不念舊惡。則有所以與人接之道也。用字用而有所爲也。不與以字同也。是用者謂用是道以接人。希者希怨也。此多怨之反。而希字少之又少也。晦庵爲人亦不甚怨之者。非也。希字非不甚之謂也。此謂百人而有一人。千人而有一人之謂也。怨是用希者。此亦不念舊惡之驗也。

此語論伯夷叔齊也。孟子嘗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伯夷隘。今此章曰不念舊惡。則寬也。是何也。孔子蓋於隘著其寬也。何也則如柳下惠。不羞汚君。不惡鄉人。由由然與之偕而不去。是今之惡猶且如此。則不念舊惡。固不待言也。伯夷則清且隘。若雖舊惡必將心思之無所容。然而恬然不宿諸心。宜矣其希怨也。怨希則其所以爲仁。而孟子亦所以爲聖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孰謂

微生高直。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孰謂子產智同語。乎字有無。無異義也。言知或乞醢而微生高乞諸其鄰而與之者。則不可有謂微生高爲直者也。若夫謂微生直者。不知微生高有如此不直者也。醢者微生高之是所也。蓋指其直將無曰無有曰有也。徂來曰。微生高蓋孔子之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之。其曰孰微生高直者。似謗之矣。蓋反言以戲之耳。不然是自瑣事。閭巷間匹夫匹婦。猶知不足非。豈孔子

而有之乎。」得之。

此語論微生高也。其言乃似非之矣。其意蓋以爲偏直者亦人情之有所不忍焉。如微生高以直見稱者。猶以然也。況乎偏直。必將大有所害於事也。按秦人不知以禮樂治人。將法律禁惡。於是惡人之有相爲隱。而欲使人必父子相爲證。自此人貴諒而不知義。所以有朱注之說。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者謂加其不足而使足。巧言令色足恭。言巧言令色以添其恭也。此語蓋相傳以稱左丘明。孔子誦之。左丘明蓋亦孔子之先輩也。丘亦耻之者。言此行最可耻也。其人者指所怨之人也。此亦相傳以稱左丘明之語。而孔子誦之而同此矣。

此語論左丘明而孔子同此也。蓋巧言令色足恭者。是不務內而專務外貌。亦將有求焉也。匿怨者亦非寬而不怨也。怨而親其人者。亦將有求焉也。皆務外而無實。左丘明之所以耻也。而孔子亦同此。則益可以耻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一堂曰。衣如字。衣輕裘。言輕衣輕

裘也。如禹貢玄纁綺。雲土夢。是古文一法。得之矣。按玄纁綺中路也。雲土夢下路也。今此章上路也。古人之言有此三略。蓋從於語勢之便耳。非有異義也。共之下路之字。敵與弊同。之字指車馬衣輕裘。憾養生喪死而無憾之憾。猶悔也。非怨恨人之謂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者孟之反不伐之伐。施者謂及彼。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者勞之反。言使之不勞其心。信之言使之不疑己。懷之者言使之不畏己。

此語各論其志也。此所論之志。則平日接人之際。而所欲施行之志也。而各亦異矣。竊思三子之志。自有廣狹高卑焉。不敢議。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者謂不見而已。乎者疑詞。不斷也。未見者欲見而未見也。見猶知也。蓋過者有敗事。故曰見其者指有過人也。內者外之反。訟者猶責也。內不自訟。則必外怨人。

此語嘆人多失於己而怨諸人也。能字貫統至于下自訟也。失諸己而怨諸人。則無益而適足取怨矣。然而多不能自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者爲人盡慮。信者不食言也。言性行厚也。焉者十室之邑之是所也。蓋指邑小而人

少也。小邑人少之所而猶必有。則可知大邑人衆所矣。此言性行厚者。舉世不可爲少也。不知者猶不似也。謂不及。言不及丘之好學而居於人之先。

此勸學之語也。蓋人多不好學而託諸性。又稱孔子亦以性之美。孔子言不然也。夫性行厚者。舉世不可爲少矣。然而彼不能見於世。不免于爲鄉人者。非其性行薄也。不好學也。予居於人之先。亦非獨性之美也。以好學矣。然則在好學與不好學。而不在性之厚薄也。而人多不求諸其所有。而求諸其所無。不亦遠乎。不勤己而罪天。不亦反乎。

###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臨朝之位也。此語不知仲弓有何所能而

孔子以此稱之乎。

故記者並記仲弓嘗論簡語以相證矣。

見其非虛譽也矣。

仲弓問

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

簡。

子桑伯子不知何國何世之人。蓋當國而臨

民者。

故仲弓取以論臨民之道矣。

可也者許辭。

而許仲弓做子桑伯子也。

簡者子桑伯

子臨民而簡也。其簡亦可敬也。

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不

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

居者不移之謂。

行者臨事而處

置之謂。

子曰。雍之言然。

此非與前章同時之語也。

記者並收者。

將以相照。



因此以推之而證前孔子之意。下亦多此例。則可別而別意矣。

此語仲弓素有居敬而行簡之說。而欲正諸夫子。然未可遽發也。故假子桑伯子以發之。待夫子之許其簡。而後發己之說。以正其是非也。而非謂子桑伯子居敬而行簡也。又非謂子桑伯子居簡而行簡也。子桑伯子直假借以發論。亦古人之貴文辭也。蓋居敬而行敬。則事過於繁苛。而有難治之患矣。以臨其民。則民將不堪命矣。居簡而行簡。則我不免遺漏之失。而事多敗荒矣。故居敬而行簡。乃無遺漏之失。又無苛察之弊。事治而民安焉。故孔子然仲弓之言。而記者以證可使南面之語。不使後人勞其說。則後人何勞而病難解而爲之說乎。又曰。此仲弓積學之所得。其成德之在高。亦可推思矣。先進篇。與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並以德行稱之。不亦宜乎。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孰爲好學者。以孰爲好學也。遷者移也。左傳昭十九年。令尹子瑕言馘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室於怒市於色。蓋遷怒之喻也。貳者。朱注復也者。非也。復者謂一物之往反也。如復命復讎等。字義可觀矣。貳者不然也。謂以異物副於物。如下軍上軍之貳也。大子君之貳也等。字義亦

可觀矣。一堂曰。貳副也。不貳過者謂不文過也。得之矣。何則憚改過而文過。亦過也。文過副前之過。謂之貳過。遷怒貳過二者。人多所不免。而顏回無之則其賢也。亡字與有對用者。與無同。此章與上文有顏回之有對。則謂無好學者。未聞者未聞世有好學者也。此亡者謂門人。未聞者謂門人外。

此語論顏回也。好學二字屬於上句。此所以對於哀公之問也。不遷以下衍而及之者。蓋出於深痛惜之意也。其不遷怒不貳過二事。稱其賢也。今也亡以下。嘆如顏回者難復得。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孔子使也。如鄉黨篇。問人於他邦是也。祖來曰。釜爲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爲二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強。冉子以爲少也可知矣。五秉爲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爲近於人情。詳於徂來論語徵。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周者謂自一至十無所遺失。故或爲密之義。或爲固之義。其字義可觀矣。周之下省繼字。急者乏絕迫於旦夕也。繼者續絕之謂也。富者饒有也。

此語論交友之道也。首單記子華使。則爲孔子使。不待辨可知矣。而一堂辨之曰。子華若仕魯。而爲魯出使。則自有俸祿在焉。其母何乏粟乎。若以適它邦而有所費。則魯固當助其費。豈有冉子私與粟理乎。書生輩不知交友之道如此哉。夫交友之道。豈以其出適之公與私。其有俸祿與無。視之異焉哉。唯比及其反。則視其家之所乏。使其妻子無凍餒焉。乃交友之道也。故冉子爲其母請粟矣。但冉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是故孔子以乘肥馬衣輕裘喻之者。其意蓋交友之道。雖可相助也。而不至于凍餒者。不必繼其富可也。是故未嘗言俸祿之有無也。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二之字。上指孔子。下指原思也。宰

者執事之稱也。時蓋孔子爲大夫於魯。而原思爲之家執事也。九百者九百乘也。以上文有五乘之語。故相省略也。孟子辭十萬而受萬。亦上文有養弟子以萬鍾語。而下省鍾字。同例也。九百乘蓋家宰之俸祿也。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高中玄曰。以母爲禁止辭。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母亦與爾鄰里鄉黨乎。何以辭爲也。得之矣。以者以九百乘也。

此語自與前異日之事。而以孔子之用財有豐刻不一焉。故記者合以爲章也。蓋所以見一豐一刻。唯正中焉而已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豐鳥子卿曰。子謂仲弓曰。孔子與仲弓言也。非評仲弓也。以有曰字。不與謂公冶長。謂南容之類例矣。得之矣。一堂曰。犁與騂通。黑黃色也。牛曰犁。人曰黎。木曰黎。色曰黎。四字同義。子卿曰。騂赤黃色。毛物之最潤美者。朱子周人尙赤之說。據禮檀弓。而其本出自五行家。古未有此語。不足憑信。角者生角也。牛生之初無角。漸長而生角。角生而後爲牛體備。乃可用也。國語所謂求備物而不求豐大是也。欲勿用者。言人嫌其犁牛之子。而欲勿用之於祭祀也。山川者謂山川之神。其字指騂且角也。舍者取之反也。諸者之乎也。舍諸言神必取之也。

此語論取入才之道也。犁牛以下。蓋當時之諺也。孔子誦之以喻仲弓也。按晉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云云。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文公曰。其父有舉。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云云。可合考。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徂來曰。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得之矣。其字假設人以論之也。三月不必止於三月也。如聞韶三月。三日不朝。三年學等三字。皆同例。不違仁言處仁也。徂來曰。

依與違反。故亦有依仁之語。其字指仁也。餘者蓋指智勇忠信之類也。則字與左傳昭十三年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之則字同例。後世謂之隔字法。不違仁其餘則言不違仁則其餘也。至者盡其極之謂也。非謂自外至也。焉者日月之是所也。蓋指事物輻湊而應接之也。而已矣者。蓋言如智勇忠信者。不復別用其力而盡其極也。

此語論處仁之功也。不處仁焉得知等之語。可合考。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何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蓋處仁。事或不從於心之所欲。則必自反求之。故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夫仁者其所逢而自反求之。則何善不盡其極焉哉。若夫不處仁者。事則附時勢。爲不可如何。則爲僥訛不可治。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無所自反求之矣。其將焉得知乎。又何得能至焉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一堂曰。從如從事之從。從政爲政。其義一也。左傳襄三十年。子產爲政。又云。子產從政一年。可見矣。得之矣。於從政乎何有。言何有於從政乎也。何有者何無也。此語論三子之學也。三子之學。皆可以從政也。若夫果達藝。則各質性之所偏長也。雖質性有所偏長。而不害所學。故曰。於從政乎何有。非曰以此從政也。書生紙上之學。何能知從政之意乎。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者季氏之采邑也。辭者言有文之謂也。凡有所欲言而爲之辭。謂之辭也。衛靈公篇。辭達而已矣。荀子。言辨而不辭。易。吉人辭寡等之字。可合考。夫言語之道。亦直徑直無文。則難達矣。野人之語多難達者。職由於此矣。又不敬也。然而以文爲意。徒飾之。則言語多端繁雜。而聞者又反有不通達焉之患矣。故有達而已矣之戒也。辨而不辭。吉人辭寡等之語。蓋亦皆同意也。非不受之謂。可以觀矣。焉者宰之是所也。蓋指邑宰之所職司牧民也。善爲我辭焉者。於司牧民有所請也。其所請之言不傳。雖不可審知。蓋亦請教與芻之類矣乎。使之傳要其言之達。故曰善辭焉。復命之復。謂復答。汶水名。汶上與漢水之上同語。汶水之近邑。謂費。非謂汶陽也。必在汶上者。言爲費宰而居汶上也。蓋季氏不能答。而

閔子終不爲宰也。

此語記閔氏之慎始也。閔氏以德行稱於孔門。其於事也。慎諸始如斯矣。蓋凡事不慎之於其始。則終必或不能善焉矣。亦有勢焉也。且朝爲之宰而夕去之。豈聖賢之志乎。故事在初矣。按唐姚崇約以十事而後相。書生輩或非之。以爲要君也。吾曰不然也。姚崇亦於之其初者也。夫以己之私欲求諸君者。古謂之要君。若責善於君者。豈爲要君乎。則諫者亦皆要君者也。然而聖賢不嫌焉。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後世則不然也。喜諛而不知義。好名而不知功。以不仕爲高。以口說爲賢。以空理爲樂。道與古人背馳矣。所以有朱註之說也。夫仲弓亦以德行稱於孔門矣。而仕於季氏。閔子何獨不然也乎。孟子嘗謂孔子於季桓氏。見行可之仕也。諸子學孔子者。豈倍孔子之義。而爲陳仲子之先唱哉。且夫季氏之富雖不義。而吾仕之以義。何有於我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問之問疾也。牖取明通氣之所。

亡與無同。此與下文有斯疾之有字對用。之字指疾也。亡之二字句。命矣夫連於下語。意自明矣。

此語記孔子視弟子之厚也。自牖執其手者。不知其所以也。記者唯記孔子之言而已矣。足以觀孔子之厚矣。且亡之二字。不以理言之也。亦直出於愛痛之情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言其貧之甚也。人謂他人。憂樂互言之。憂之下省改其樂三字。不改其樂之上。省堪其憂三字。語意自明矣。二其字皆指自一簞至于陋巷九字也。

此語論顏子也。以其能居貧而堪其憂爲賢。蓋其智至焉者也。故反覆稱之而嘆矣。但人多久居貧。必不堪其憂而改操以求富者。惑矣也。唯顏子其智有所至也。故雖憂之而能堪其憂。而孔子稱之矣。且孔門諸子何事樂乎。雖顏子何別有深樂哉。但坐禪而樂空理。孔門無之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一堂曰。此章冉求所自記。故稱名曰求也。得之矣。說者深服之謂也。力者勝重之謂也。知力德力官力。皆謂之力。猶筋骨之力勝重任也。力不足。蓋言知不勝而事不及也。徂來曰。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得之矣。畫者謂爲圖而限之。



此語冉有以其知不任子之道。自以爲憾而訟之也。如顏淵之旣謁吾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也。蓋以孔子之德高而其道應變無極。門人皆以爲無及也。不獨冉子也。孔子之不許者。師弟之間。豈望其安卑乎。其言儼而不緩者。蓋亦墨子之不驅羊而驅驥者也。冉子之才。其可雅知矣。宜哉冉子於孔門以政事見稱也。按子張篇。子夏曰。聽其言也厲者。亦可以觀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小人以位言之也。

君子固在位之稱也。而又爲德之稱者。其德應助君而治事。乃亦稱君子。小人本與大人對稱。而小兒之謂也。庶民之知與君子德比。則如赤子。故以爲庶民之稱。皆周人之語也。謂聖人之道曰儒道。儒之爲言濡也。濡澤及民之謂也。故學聖人之道者謂之儒者。猶謂治墨翟之道者曰墨者。孟子墨者夷之是也。夷之亦呼孟子爲儒者。曰儒者之道。古之人如保赤子。所引書康誥篇之語。成王命康叔之言也。是謂成王康叔亦爲儒者也。凡刑名家者。兵家者等之號。亦各因其所主之道而稱之。皆同也。後世自漢以下。呼雜學博識而無所主者稱儒者。於是儒字義味然也。

此語喻子夏使爲君子儒之言也。儒有君子小人之別何也。蓋在勢位而以儒道經世者。則君子儒也。如伊尹周公。皆是已。不得勢位以儒道教誨人者。小人儒也。孔子孟

子莊子荀子。亦皆是已。子夏以文學名。蓋於經世之意。有未至焉矣。故孔子驅而進一步。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焉者宰之是所也。蓋指治民之有事也。爾者然也。行不由徑者。蓋言其爲人機變之心薄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者。蓋言其爲人私少也。

此語子游爲武城宰而取人之言也。夫武城一小邑爾。無可任人之事也。故其選人亦不必待賢也。唯能道上下之情而無嫌焉者。乃可也。而機變之心薄者。雖無臨事之權。而無詭遇之嫌焉矣。私少者似無親厚之意。而臨利不危也。則足以使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伐者伐善伐德之伐。謂自以爲功。殿者任軍後也。策者謂以策擊馬。時戰敗反走。孟之反亦奔而殿以救衆。然而不自以爲功伐也。

此語稱孟之反之不伐也。朱注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豐鳴子卿難之曰。謝氏此說。抑勒於伐之心痛切。然以恒心而觀孟側。則其事不過矯拂。即出僞託。安由義之正路者。故有時取之乃可矣。必以爲法。則非聖人

思中行之本意也。書生輩志不在治亂。而讀書欲開口言聖人。可甚憎也。夫卻至之伐功。左國之記猶且非之。子卿以爲義之正路邪。將以爲中行邪。顏子之無伐善。亦以爲僞託也。凡義之爲義也。矯情僞行而後事得理處中宜者也。何也則人之性情好利而不知讓。求名而不相讓。是自反而可知也。何必讀書而知之乎。然而直情徑行者亂之道也。觀城粟之役。楚王子圍與穿封成爭存可見矣。其競也相爭而無親疎貴賤之分也。聖人深憂之。故制禮以誘義而使相讓也。作樂以道和而使降也。於是乎人耻直情而矯務讓。賤徑行惡卑爭而不相伐。則事得理行中義。乃天下歸治矣。故曰。能以禮讓爲邦乎何有。世衰先王之道微。而人復相競。於是相伐不能相降。如鞏之役。齊高固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不獨高固也。天下皆是也。今孟之反獨不伐。君子之風。聖人所以嘉之也。若夫謝氏之言。則農夫之安農。商工之安商工。樸力而待人所治者也。焉得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有之上。藏君側二字。不有者無也。謂君側無其人。祝鮀衛靈公之臣。有者亦謂君側有其人。宋朝亦靈公之臣也。祝鮀以佞稱。宋朝以美名。乎字不敢正言辭。免者免禍也。今之世者。謂當時諸侯之國。大臣驕泰。公室衰弊。君不能制臣之時。言亦將有

出公之禍。

此語歎君位之危也。必有適指矣。今不可審知謂何國何公也。記者直收孔子之語而已矣。且論語之書非記事也。唯收孔門之語以爲學者。故不多記無用之言矣。此語蓋言祝鮀之佞。靈公賴焉而免矣。宋朝之美亂內朝。太子不安焉。今之世大臣彊於外。內朝亂而君側無人。則亦將有弑逐之禍矣。雖欲免而難矣。危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誰能出不由戶者。言人不能出入不由戶。出入必由戶也。斯道者。孔子自謂其所脩先王之道。

此語歎世之亂也。蓋先王之道。禮樂人倫應對之道。而不由斯道。雖父子君臣之間而不可行。猶出入必不可不由戶也。今莫由斯道。而構怨來禍。相及溺而無救。哀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者性行。忠信之心。則文之質地也。文者法行。先王之禮。則質之文飾也。勝與劣反。質勝文則文劣也。文勝質則質劣也。野者徑行。野人之俗也。史者博識守法而不知其義。史官之務也。彬彬者繁茂盛美之貌。然者狀彬彬之行辭。然之下省而字。君子者立朝助君而治民者之稱。

此語論君子之德也。蓋性行厚而法行薄劣，則近於野人徑行之俗矣。法行篤而性行薄劣，則近於史官守法數之務矣。史與野，皆人之所治，非治人者也。性行厚，法行繁，文質俱彬彬，其德如是，而後可立朝助君而治民也。夫學何爲也，亦將爲君子也。則不可徒志法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者，謂人之在世。人之在世，人倫並居，相救補而生也。直與枉反，謂不輟物而欺人。直之下省而生二字，罔者誣也，謂輟物以欺人。之字與上文人之之同。人之罔之同讀。或曰：指直。或曰：汎指事物，皆非也。罔一字而成義不可。又曰之矣。生者謂亦有救補，幸而免者，謂其生不足恃，蓋亦將及矣。

此語爲罔人而亦得救補發也。人之在世，人倫並居，其言足相信，然後人救補我以生也。若欺罔人者，人之所怨惡，不可有救補而生也。怨惡之禍又將及矣。然而亦生在世者，蓋亂世誠多有徒也。治世無之也。然彼罔而生者，不保全其終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之者指孔子自所脩先王之道禮樂也。知之者，知之而以之事君事父者也。好之則有所深求矣。樂之則或以節禮樂慰其心者也。

此語蓋古之成語。孔子誦之也。蓋好者兼知。樂者兼好。所至淺深如此而已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者謂中知之人。以上者至于上知也。以下者至于下愚也。在其間而可以爲上。可以爲下者。皆中人也。語上者謂語上知之道。

此語論道入之道也。蓋道入者。宜視其知之所及而語之也。夫上知之道。應變而無極焉矣。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按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此語初學欲使言必信行必果而爲之道也。孔子語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兩語從學之所至。雖如與此章不同。而亦可合考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務者猶勉也。謂日勉

而不舍。民者本與君對之稱。若與天對與神對言之。則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舉謂之

民。義者謂人倫相接之道。所謂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差。朋友信。是人之

所以爲人之理義也。敬者不慢也。遠之者遠於鬼神也。非退遠鬼神。謂自我而退遠於

鬼神也。可謂知矣者。言知至于此則可謂知者也。先者急之也。謂務之。難者易之反

也。謂難能。後者緩之也。謂不自。自一本作日。獲者謂有所得。可謂仁矣者。言仁至

于此則可謂仁者也。

此語論仁，知其行也。蓋行有跡而可指示也。其心則不可以言傳矣。可思而得也。故知者務民之義，而所以務之。敬鬼神而所以敬。遠之而所以遠。知者之知，必有所至。而其行如斯矣。然而孔子亦不說也。先難而後獲。亦仁者之爲仁者。其心必有所安。而其行如此矣。然而孔子亦不說也。是何也。蓋使思而得之也。故曰。學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私按如荀子天論篇所論。國語使天地不通之辨。左傳祿由人等。諸如是可多合考。夫聖人制民之義而立鬼神。蓋不偶然也。必將有所以矣。學者不至于是。則無所爲學也。豈可不思乎。又曰。下章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等之語。亦可多參考也。夫仁者之愛人也。似出於偶然。而其用心亦如何矣。亦可思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語蓋古語。孔子蓋有所取而連誦之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曰齊曰魯。皆指其朝也。朝則政之所出。故曰變曰至。亦謂政也。道謂禮。禮則治國之道也。

此語評齊魯之政也。世遠不可審考矣。蓋遺政之存者。魯比於齊則多矣。而變之將

在人矣。而無其人。齊魯俱然。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者蓋禮器之名也。其用有所當也。今失

其用。一堂曰。觚哉。觚哉。與彼哉彼哉同語法。傷觚辭。得之矣。

此語嘆觚也。蓋以喻人矣。自秦以來。古之禮不傳。器又從而亡矣。不可得而審也。

而以語氣賤觚考之。蓋言觚不能擇焉而直從於人而已矣。人則有辨者。宜擇身之所

當然矣。不可直順於人如觚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曰雖則可知。

下從之上藏猶字。告者言所其不知而使之知之謂也。之字指仁者也。井者謂井中有仁。

蓋闡示其無也。仁謂仁道。焉者井之是所也。蓋指其至險也。此喻必死矣。其字指仁

者之爲仁也。下亦同。從謂從而陷。之字指告也。也或改作乎。非也。是所以爲宰我

之問。宰我以言語名。其問之語無間然如此矣。也之下略與字。子曰。何爲其

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何爲然

謂不然。也之下略乎字。五也字皆所以對問之也字。是可觀君子如響矣在問也。逝者

謂使逝其所。陷者謂陷之死。欺與罔之別。可觀逝與陷而見其淺深輕重矣。孟子萬章

篇。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可合考。可欺也不可罔也二句。說所以可逝而



不可陷也。

此語宰我設問以論仁者也。徂來曰。宰我非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孔子知宰我之意。故承之以君子。若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子也。得之矣。按孔子嘗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所以避其禍也。而孔子應入之召。不避亂邦。不嫌亂人。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似不避禍者矣。是蓋子路之所以不說。而宰我亦所以危之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學於文謂讀書。博學於文。博讀三代之書也。約者束之也。之字指博也。禮者典則也。謂周之禮。亦者蓋亦於上知之人也。以者以博學於文約之禮也。畔者反也。弗畔謂接物應變之際。而處之不及其類。

此語論學也。其必曰君子者。學者宜期君子矣。言上知之人固行事。不畔於物之類也。而能如此。則雖非上知。而應變之際不失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見字。與孟子見梁惠王之見同。因召見之也。南子不知何國何人。蓋當國爲政者歟。或亦佛肸公山弗擾之類歟。世遠不可審考。記者唯收孔子之言而已矣。

矢者誓也。之字指見也。所者二字。誓之辭。左傳僖二十四年。秦伯納晉公子重耳。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云云。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襄二十三年。斐豹謂宣

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皆同。蓋指

彼之所疑在此也。否者謂否天之所命。厭者厭予之否而不再命。

此語所召則孔子必見之也。子路之不說。蓋彼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不避亂人。猶受

湯武之聘。切切然應之。不擇其人也。夫子之意。蓋言非我求之而彼求見以禮。是

天之命予也。夫能用我與不能用。固在其人矣。予疑其不能用而不見之。是予否天

命也。若予否天。則天將厭予之否而不再命。是予不盡所以事天也。不可以怨天也。

故所召予必見之者。所以不否天命。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者行事得其宜

之謂也。中庸。君子而時中。韓非子。或左或右。正中而已矣。是也。中道中行之中。

亦皆同義。庸者積久而爲德之謂也。二字相結而成義。蓋古語也。之字以下則孔子之

言。何以知之。曰改庸爲久。亦改里仁爲處仁。改不至於穀爲不易得同例。皆兼解釋

語也。德者行有足服人度之謂也。俚俗所謂人望是也。其字指中度之爲德也。至者無

上之謂也。民者謂平民。鮮者少也。多之反。久者謂久之。鮮久言多不久之也。一堂

曰。矣字屬鮮不屬久。得之矣。

此語論中庸之行也。蓋中庸二字。人恒以爲口實。而不思其義。孔子論之曰。其爲德也。惟人雖時或中焉。而多不久之。是以不成德。終身居於平民耳。若能久之。則其爲德也至矣乎。乎字不敢私正。亦使人思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如有

二字。假設之言。猶有人於此也。施者濟之事業也。濟者施之成功也。博與能互言之。

而施曰博。蓋事業者要徧及也。濟曰能。蓋成功者要遂也。民與衆又互言之。而施曰

民。濟曰衆。蓋事業者在志。而爲入之上。志當要思民。而成功者要周被也。上下之

間用而字。以分事與功之別也。乃知功至於百姓。而民被其澤也。凡古書中互文者。

雖有由語勢之便。而又必從其重而配字。大率如此。其用辭精矣。讀者其勿忽焉。仁

者謂仁人。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何事之上。藏果能其事數字。

也。事者指博施能濟也。於之上略名字。於字所以承可謂仁之謂字。故知畧名字也。

仁亦謂仁人也。何事於仁。言何以此事業名於仁乎也。必也聖乎者。必將名也。則可

謂聖人也。乎字不敢私正言也。堯舜其猶病諸。此論所以可謂聖人也。其字

亦指博施能濟也。猶者堯舜之至聖宜如無所病。而猶也。蓋言功業甚大矣也。病者猶

勞也。諸者之乎。指上之事業而兼不正言。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立者與行對。謂立於朝。達者與窮對。謂得志。已欲立與欲已立

不同也。若欲已立。何暇能立人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

論仁者用心之方也。近取者謂取於己。易繫辭傳曰。近取諸身。可考。譬者取比以喻

之之謂也。蓋人之躬與己之躬相遠矣。其心若不可知然也。故取比以欲知之也。而不

待遠取諸物。近取譬於己之身。乃知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未嘗不同欲

也。雖不中而必不遠矣。方者謂法。言其用心術之法如此。則可名謂仁人也已。不必

以大業而後爲仁。

此語辨仁與聖也。初論聖終論仁。辨中之論也。論與辨之字義。可以觀矣。且古人

論人。以功業之大小等賢如此矣。不若後世以口說爲賢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作信之下。皆

省古字。述者說解通其義也。如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又君薨。百官總己以

聽於冢宰等之語。皆述古也。按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夫如此矣。

人不能自通其義。故述而教之也。作者謂自我作古。如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又謂孔子

如爲神農之言者許行。又謂孔子

於衛主癘疽。於齊主侍人瘠環之類。皆自我作古者也。信者不疑也。庸人疑古爲不可行於今者。其智不及也。聖賢信古而不疑者。智至焉也。所謂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者也。好者善而勸焉也。古者詩書禮樂。古人之所以行也。好古則惡今之俗也。好古而惡今。蓋知其必敗也。此二句。蓋相傳以稱老彭之語。孔子誦而亦自處之也。竊者不明之也。不欲使人必知之。故不明之也。比者並也。猶擬也。我老彭。與紹我周王。又佑啓我後人。服我先王。我周之自出等。皆同語例。我字內之辭。又按魯語。孔子謂冉有曰。子季孫云云。語法可觀矣。

此語孔子自論也。二句蓋相傳以稱老彭。上句論其教人。下句論其身之所處。孔子誦之。亦自處之。故曰。比於我老彭。老彭者不可知何世何國之人也。然蓋亦以好古不遇於世。自安於教誨人者。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者不言也。識者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之識也。之字孔門所指皆同矣。指先王之道也。學之下誨之下。皆省之字。厭者猶爲勞也。倦者力屈而怠也。倦之下畧則字。何有者何無也。我者對人之辭。何有於我哉。猶左傳所謂何恤於人言。異語同意。言雖人有毀譽。而於我事畢矣。

此語亦自論而誘門人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者行有足服人之度之謂也。仁義忠信之行。可以服人之度也。脩者去其不善而治其善者。而文之之謂也。凡孔門單曰學者。皆謂禮樂。是孔門所立教也。講者構也。謂與人俱相構結。應變而習其節奏。德之不脩。不脩德也。非謂吾脩之而不脩也。謂吾不脩之。學之不講同也。二之字。與禮之用。其言之不作之之同例。延語辭。古書皆然也。徒者移也。去此而就彼之謂也。義在事上。故必曰徙。如主忠信徙義等。可以觀矣。不善在身上。故曰改。是字有所指辭。蓋指示其人也。吾者猶己也。與我不同也。蓋此數事在我者。而吾未舉焉。不暇待人。故曰吾憂也。也字定辭。

此語論學之所可憂。以誘門人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者宴也。饗之族也。饗貴法數。

宴主親厚。燕居者居於燕也。申者伸也。天者柔也。如猶然也。狀其形容詞。

此語狀孔子待人親厚之形容也。蓋收孔門相傳語也。申申未足以盡其形貌。故又加

天天字。鄉黨篇曲論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衰者謂志氣漸弱。

復者猶再也。夢見者夢中見之也。周公謂周公旦。不復夢見周公。則衰之徵也。

此語孔子自歎其衰也。亦所以誘門人。蓋少時志氣彊壯勇進。深跋望周公。以爲丈

夫得志而行於天下。宜如周公矣。故數夢見之耳。少者志氣亦宜若孔子矣。按八佾

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所以郁郁。周公相成王成之矣。

孔子合稽三代聖人。蓋以爲莫若周公也。而跋望深矣。其及年漸積德益高。而後跋

望之意從而薄焉。不復夢見周公也。然而自不知其德之進於周公。以爲衰。乃所以

爲孔子也。予竊按是非孔子之衰也。德進於周公也。何也則凡慕於外者。內未足也。

故貧者願富。賤者願貴。惡者願美。愚者願知。淺者願博。苟不足於內者。慕諸外。

是自然之勢。所以爲生之情也。苟有餘於內。則不又望諸外。亦自然之勢也。是豈

凡民而已矣哉。凡有生者。雖聖人而不免焉。孔子之跋望周公是已。但聖賢之所跋

望。與衆人異而已矣。故曰。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子貢有若皆

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由此觀之。孔子自曰衰非衰也。其不復夢見周公

者。德進於周公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者意中有所期之謂

也。荀子宥坐篇論水語曰。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也。道者謂禮樂。禮樂者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孔子之所以立教也。故論語中單曰道者。皆謂禮樂。陽貨篇。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正謂樂曰道。可以觀矣。曰志於道。則可知學矣。非曰徒志而不學可也。據者倚而爲應物之基趾之謂也。如據其城謂倚。是城以爲應敵之基趾。荀子非相篇曰。白公之亂。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等。可合考。德者謂行有足服人之度。如里仁篇。德不孤。大學。有德斯有人。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韓非子。慶賞謂之德。左傳。服而舍之。德莫大焉。詩小雅。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書阜陶謨。行有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可觀服人之度不一焉。而至于服人則一也。故謂之德。凡古書稱德者。必以人之服徵之。故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俊德。上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也。欽明文思安安言其內。允恭克讓言其外。此堯之所以倚而以爲接人之基趾也。然後以既睦昭明變雍徵其俊德矣。里仁篇以有鄰爲徵矣。餘可合考。依者徂來曰。依者違之反。如聲依永。舜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違離。得之矣。仁者德之愛也。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荀子。仁者愛也。又



曰。仁者愛人。孟子。惻隱之心仁也。如里仁爲。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凡處緩急禍福之間。不苟以求生違愛人之心。又按荀子言大德而不至仁者。不可授政。何也。則廣樹人望而無愛人之心者。齊田常是也。能盜齊國。而非愛民。則人不親焉。賢人不歸。不能成大功業也。是此章之所以既曰據德。而又曰依仁也。游者無所偏着之謂也。如游泳者不離水。而又無所偏著之涯也。藝者技藝也。蓋謂射御之類。亦所以輔仁。

此語論學之道也。夫學以志爲基也。人不志則無所學矣。不學則不知。不知則無以事父事君也。學而不據於德。則人望不樹焉。無人望則民不信焉。乃雖有良法而不能行也。據於德而不依於仁。則德非其德也。則人不親。賢人不歸。不能以成大業矣。學先王之道而不能成大功業。道將焉用之哉。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自者從也。行者行禮也。束脩者蓋謂約束脩飾以爲贄之物也。行束脩。言執束脩行禮而成爲弟子也。以上者以上之門人也。言自今日行束脩者以上。至於顏閔也。無與有反。無誨與不誨異。焉者行束脩之是所也。蓋指其同爲門人。

此語孔子自言其有誨。而責門人之怠者也。有教無類等之語。可合考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有所激而怒而起之謂也。怒而起者。亦不一矣。有激世之亂而與起者。有耻身之不能而激怒與起者。如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賈。越王勾踐霸生於會稽。是逢汚辱而激怒與起者也。如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苟能禮者從之。亦殆乎憤起者也。餘可博考。啓者猶誘。謂開之端而爲之道。左傳隱元年。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又莊二十八年。疆場無主。則啓戎心等。字義可合考。悱者蓋音義如排也。有所塞壅不通而用力而推之謂也。發者謂發言而誨。舉者舉而誨也。反者謂反求其身。復者復答也。憤排互言之。啓發亦互言之。而憤排之下皆省則字。此語蓋古語。孔子誦之以戒門人也。記者與前章以類並收。以備考證也。孔子雖有誨。而有所憤排而問者。不啓發而誨也。雖憤排而問。而不以其所啓誘自反求者。又不答復也。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何等之語。可合考。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飽者謂飽食。

此語蓋孔門相傳之語。而言孔子恕人之厚。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是日者指哭之日也。而與此日不同也。若曰此日。

則直指哭日。而不關於死者矣。今日於是日。則專有所關於死者也。是此之別。不可。

同視矣。不歌者蓋謂終日不歌。按此語以子字起章。則與前別章可以觀矣。晦庵合而爲一章者。非原志也。

此語亦孔門相傳之語也。記者與前章以類並收之。但前章論怨生者。此論悲死者。俱見孔子待人之厚。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指其可行之道也。行藏之下。亦皆省之字。藏者與韞匱而藏之藏同。不謂隱。惟者不及他之詞。是字文外有所指詞也。蓋指行藏有其人也。一堂曰。用之二句古語。得之矣。

此語與顏子稱古語。而喜顏子之有可行之道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行字與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何以行之之行

同。三軍者猶大軍也。誰與之下省行字。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馮河。

蓋取詩之語也。暴馮互言之。馮者犯陵也。無悔者無所悔也。言以爲快也。者者人也。

不與之下省行三軍三字。必之下省與字。臨者謂居其事之始。事者謂軍事。懼者謂懼

敗事。成者謂成其事。

此語抑子路之伐勇也。非謂子路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富而而字。與人而不仁。人而無信之而同例。言富不可求也。而可

求也。求之下畧而得二字。也之下畧則字。執鞭之士。蓋抱關擊柝之類。而尤煩辱者

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若可果得。則忍辱而求富。如不可求而得。則與徒取辱。

寧從吾所好而待天命耳。

此語論人情無賢愚。莫不欲富。而有命焉。以喻不可徒煩勞憂辱。以取禍於亂世。

子之所慎。齊戰疾。

此語論孔子之所慎。蓋亦孔門相傳之語。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在齊者謂居於齊之日。韶者舜之樂也。一堂曰。子在齊聞韶三月句。不知肉味句。為

樂奏樂也。得之矣。曰者聞韶三月之後。乃今始知其為日之久。而自驚而曰也。斯字

指三月。

此語論孔子之於樂一竭心焉也。按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荀子樂論篇曰。

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

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汚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又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晉語曰。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古者樂所以移風易俗。故朝野共之。觀子游治武城用所學之雅樂可見矣。故師曠之言如此矣。後世自漢而樂在朝而不及野。與古異矣。孔子少而夙憂世之亂。志思易天下。十有五而志於學者。爲是故矣。然而先王之道。禮與樂已。禮者所以明辨異而正分也。樂也所以道歡樂而誘和也。分正而交和焉。治天下豈待用政刑哉。是故聖人之於樂也。竭心思焉耳。故荀子曰。禮樂聖人之盛者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爲衛君之爲。與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又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爲。又爾爲爾我爲我等之爲同例。蓋衛君之爲。當時之俗。上不過於齊桓晉文之間。下不外於戰鬪爭奪之事。觀靈公問陳可見矣。然而夫子嘗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其求仁如此矣。今爲衛君則可得仕也。

不爲則不可得仕也。故冉有以此言之。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不獨冉有

疑之。子貢亦疑之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此欲待孔子之言而後問

先發之端也。與子夏素以成綸之間。皆言語不徑直。古人文雅之風可以觀矣。曰。

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此則所以占夫子之爲衛君與不爲。而子貢之實問

也。何也則伯夷叔齊惡惡而不仕。與世絕而獨爲其高潔者。其迹嫌疑矣。昔舜不告娶者。恐廢人之大倫而對父母也。夫怨對。雖聖賢而人情之所不免也。是以舜不爲甚高

潔以成不懟矣。所以爲舜也。伯夷叔齊若果怨。則雖賢而不足貴也。夫子必別有處於

此之道矣。必不爲伯夷叔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爲也。孟子盡心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求仁與此同。堯曰篇。欲仁而

得仁。得仁與此同。按荀子曰。仁者愛也。故親。孟子曰。仁者愛人。又曰。愛人而

不親。則反其仁。此仁之古義。蓋愛達於物也。中心愛人而愛及彼。故以人之親之見

仁之驗也。觀管仲之仁。殷有三仁焉等之語可見矣。管仲相桓公而諸侯親齊矣。微子

箕子比干輔和紂。則殷可亡而不亡矣。故曰。仁者使人愛己。然而愛生於心。非求於

外者也。故韓非曰。德內也。得外也。今日求仁。又曰得仁何也。然則仁非德乎。非

根於心乎。曰德也根於心也。且不根於心。何能得人之親已哉。今日求仁而得仁者。

非此之謂也。此謂接物施事之際。而其道求不違於仁而不違於仁。凡古人之言不空論心而已矣。必接物施事之際。而言其道之得失。用心術之如何也。如本篇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非仁遠在彼也近在我也矣。唯接物之際而用心術何如。而其道盡仁也。其他雍也篇。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之近取譬三字。強恕而行求仁之恕字。皆接物施事之際。而論其道之得失。用心術之如何也。古書中可合考者不少矣。可考。伯夷叔齊其制行雖險。而接物之際。施事之道。求不違於仁而得不違於仁。則其用心術亦可推知也。必非怨而與世絕也。又按季氏篇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民到于今稱之。則得仁之證可觀矣。夫子不爲之下。省衛君二字。不爲衛君。則亦可知爲伯夷叔齊之不仕矣。

此語蓋衛君有欲用孔子之形。而孔子亦有如魯人獵校孔子亦獵校之類之事耶。故冉有子貢皆疑也。夫聖人之行。應物之間而千變萬化無窮極焉。不可以臆測也。如魯人獵校孔子亦獵校。先有孟子之辨解。則後人不疑其爲之兆也。若先使無孟子之辨。且當時之事而觀之。誰不疑孔子不爲魯人乎。故萬章亦疑之曰。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況當時孔子求仕急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乎。且古之學者。雖有所得而不自安焉。必問諸孔子而正之。然後安矣。夫必問而正之者。乃所以爲學也。

况有所疑乎。何得問諸己之心而安焉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飯者謂以之爲

常食。樂者慰意之謂也。亦字謂不獨富貴有樂也。貧賤亦有樂也。非憂亦樂亦也。夫

富貴固樂多矣。然而貧賤亦非無樂也。故曰亦。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且貴之下藏雖人曰樂四字。觀於我二字可見矣。如浮雲。一堂曰。倏聚倏散。

順風而不留住也。富貴亦如此。不可保其常有矣。

此語論樂不獨在富貴。而亦在貧賤。以誘門人也。夫樂富貴而憂貧賤。人之常情也。

富貴固多樂矣。然而不義而求富貴者。必不能保常有。不能保常有。則必憂其喪矣。

憂患不絕於心。然而曰樂者。非我所謂樂也。我所謂樂。無憂患而有恒以慰意之謂

也。蓋孔子之意在此矣。又曰。凡人之樂。在其所好矣。故好漁者樂在水。好獵者

樂在山。好言者樂在談說。苟足以慰意。則忘憂悲而不覺日之早晚。賢愚皆同矣。

夫孔子之所好。觀論語中所記。孔子所恒言可見矣。樂豈外於是哉。學論語者。誰

獨不知。唯宋儒不知耳。何也則其學與孔門異。則樂亦別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者增也。我

者對彼之詞。對加年者也。加我年者天也。年之下畧則字。五十者謂將近於老而不可



有大爲之年。以字以五十之年也。易占而已之書。似不足學。然而亦有不恒其德或承之耻之語。是取以戒之。則可以無大過也。以者以學易也。學者與學文之學同例。謂讀。大過者蓋謂過之以致禍者。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等。可合考。此語論讀書之益而勸之也。言天若奪我年。今日而死。得無大過者幸矣。然此未可知也。若加增我數年而長壽。則雖一年而不保其無大過矣。況加數年乎。夫人五十而始衰。不可以有大爲也。然而以是年僅讀易以自戒。則雖不免小過。而可以無大過而得終天年也。况少壯年富者。若能博學勉勵。熟思以自脩。則豈唯無大過而止矣哉。必將有大所成矣。何疑而不學文乎。又按論語中所記孔子言易之語。未嘗有論元亨利貞之占之語也。又未嘗有記論陰陽消長之理之語也。唯有取不恒其德或承之耻之語。而論易亦可讀語而已矣。然因是語以推之。則孔子之所取於易可知也。夫吉凶消長之理。雖萬化無窮。而是天道也。不切於人事。孔子蓋以爲不可以爲教也。不若曰孝曰弟。以所切於子弟之務之益也。故不言天道矣。自漢以下。聖王之迹熄。上無脩道之教。下無禮義之學。失人倫之務。而簡人事之切。然而好遠求天道。於是乎尊信易倍蓰於論語者。變於夷也。哀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

雅言者先王之成名也。王者必正物名。曲期名實使一。因之爲通。志無不喻之患。而事無困廢之禍。是此之謂雅言也。荀子正名篇可考矣。雅者夏也。蓋言其文也。詩書者詩與書也。所謂詩蓋指大雅小雅之詩也。非謂國風也。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之詩。亦然矣。執者與執事執政之執同。謂任行其事者。禮謂宗廟朝聘之禮。執禮者蓋於是日任當日之禮。而定賓主應接之禮者也。古者諸侯有五等之爵。君臣之分。而貴賤享獻宴好。各有差等隆殺焉。故左傳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云云。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云云。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可觀禮有如此之不同。而又有獻酬周旋百端之節焉。故雖有百官各執其事以相規。而又必有任於是日之禮而擇焉成事者矣。謂之執禮。又按昭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云云。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所謂執政非謂平日執國政者也。亦昔日之羊子爲政。今日我爲政之政。而謂任其事而斷制。則此謂執禮曰執政邪。抑執禮之外。又別有執政邪。聊以備後考耳。皆者所言皆也。言孔子平日用里俗之語。無所雅言也。唯其所雅言。則詩與書而已矣。他則無所雅言也。若其於是日執禮。則所言皆雅言也。無雜用里俗之語矣。觀上所字與下皆字相映。則古文之法可見也。又曰。鄉黨篇君召使摯等之語。亦可合考。

此語論孔子用言語之道也。亦蓋記孔門相傳之語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字指上文問

孔子之孔子也。云爾者然也。

此語記孔子自論其好學也。子路之不對。蓋夫子之德。蕩乎廣也。不可指示矣。故不對耳。孔子言之。其語甚謙也。然其勇進之志。又甚健矣。學者亦能如此。則豈病學之不成矣。諸烈子所暴炙。於如是言。故孔門多賢者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者對彼之詞。

對有生而知者也。如堯舜是已。生而知。謂不學而知者。非生而知者。言學而知者也。下文好古敏以求之。此其說也。二之字指禮也。此孔子之所主。觀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等之語。亦可以見矣。自主而立門戶。則我知人知。故不名言而通也。求者求而得也。

此語蓋有稱夫子以生知者。而夫子受之以此語也。者字可觀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四者蓋不可以爲教也。

此語亦收孔門相傳之語也。蓋孔子之所以立教。不當於子弟之務者。不語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我對彼三人也。師者所取法也。焉者三人之是所也。蓋指人心之不同。而所行亦各有得失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語論取朋友之有益焉也。主善而論之。故曰師曰擇。可以觀矣。其不善以下。衍以及其反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者自然也。謂非予之所樹也。

孟子。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是也。生者謂物之初所無而今忽發見。如艸木怒生是也。德者謂行有足服人之度。如詩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言惜些少之輕物而失人望。其他如德不孤必有鄰等。可多合考。此言當於桓魋欲殺孔子之時。而多有來救孔子者。故曰德。其字指天生德也。如予何者。言不能殺予也。其辭氣勇剛不屈。亦可以觀矣。

此語蓋有相語而偶及當時之事。而孔子受之以謙辭也。見桓魋如予何之五字。其言似甚敖慢矣。然而歸功於天者。孔子之謙。非敖慢也。何也。夫桓魋國之公族。官爲右師。言於君無不行焉。乃喜有利焉。怒有禍焉。誰違之乎。孔子匹夫也。他邦之過客也。殺之者無罪焉。保之者無利焉。又固非有豫與宋人相樹善也。然而人不取桓魋之利。不畏桓魋之威。而多奔於孔子之難矣。故謂之德。當於此時也。孔子之

難可謂極也。雖曰微服過宋。而非或告之。何以知桓魋之將殺已乎。非或遺之。何能走。非或與之微服。焉得之。非或見而爲不見。知而爲不知。豈能得免乎哉。既已人服於孔子如是。則雖桓魋如之何哉。荀子曰。仲尼無置錫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由此觀之。孔子自務義而人望立也。非天也。孔子之素脩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是歟。夫堯舜之聖德。雖參天地。而居勢位而施政事。擇人去害聚利。凡心之所欲。則無不爲。以加澤於萬邦矣。故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亦其所也。孔子則無置錫之地。所欲爲不得爲焉。乃不得施澤於生民之屬。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而已矣。然而人望之廣且厚如此矣。則豈可不謂之賢於堯舜乎。子貢故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桓魋其何得傷之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二三子者呼門人而告之也。我字對二三子也。爲隱自彼而言之。故曰我。無隱自我而言之。故曰吾。吾我之別也。乎爾與孟子盡心篇。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同例。蓋與云爾異音同義。云爾者然也。猶孟子若易然。又今時則易

然之然。定前言之詞也。與二三子者。與二三子俱也。是字指示所與俱之事詞也。丘也者言丘之所立心也。

此語自論以勸不進者也。非門人疑孔子之隱而言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四教。非教四也。孔子以禮樂立門。則可知教謂

教禮樂。文行忠信。則孔子之文行忠信也。

此語論孔子之教門人也。孔子之教門人。不徒以物與言。身先脩四者。而後以教人如此矣。文者謂書。書無不讀則博識也。以行者。如上章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

以忠信者。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如教不倦。可觀孔子之忠信矣。夫如此矣。故門人不識不知進於學。各達才成德。所以孔門多賢人。蓋在于此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不得而見與不得見。以而字之有與無。

其義大異矣。不得而見者。或見之也。唯不爲必見也。不得見。則必不見也。他倣之。之字指聖人也。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斯字與則。異音同用。可者可得見也。

此語言見聖人之甚難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善人者蓋謂無學而資質忠信者也。得

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恒心恒產之恒。謂其久而不變。此蓋以其行言之。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此四句蓋古語。本譏詐者也。孔子  
取之於無恒者。亡字與有字對用。則與無同。言與人爲有。然實無也。此其所以難有  
恒。難乎有恒矣。孔子之言也。

此語初言見善人之難。而卒又嘆有恒者不可得而見也。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朱註。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  
繫矢而射也。蓋然。宿之下略鳥字。

此語論孔子乘間之樂也。以爲樂故不必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不敢決其有也。知者謂熟  
知其義。之字指其所作之事也。我字對於彼不知而作之者也。是字指示所作之事跡認  
妄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多之  
上畧吾字。多聞多見互言之。其字指所多見聞之事也。之字指善者也。從者謂取以應  
物。識者記於心也。知之次也者。言知之者上也。

此語論多聞多見之益。以誘門人也。而多聞多見而不擇焉。則蕩乎不能應物矣。蓋  
多聞多見記諸心。擇其善者而從之。以應於物。則雖不知而亦不作。得應變。而又

無謬妄之跡。不亦可乎。知之而應物者。上知之人。固不可有謬妄之失也。然是非所入必企及也。在其人耳。若多見聞擇其善者從之。非人之所不能。而其事又次於上知之人。則奚不為哉。

**五鄉難與言。**蓋其人多染惡習而不信善言矣。**童子見。門人惑。**見者

蓋為門人而見也。門人惑者。蓋以為不可教也。非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

**其進也。**與者黨與也。其字指童子也。進者進於學也。此句斷門人惑也。**不與**

**其退也。**此句言上句之反以戒之也。**唯何甚。**唯者無他事詞。言一於拒也。

甚者謂甚於拒黨。與者容之也。容之反拒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潔者謂悔悟其惡蔽而改其志。保者謂守而全之。往者往日。謂後

且。言不能守後日之變全之也。此自入潔己至于往也。蓋古語。孔子取以喻其意耳。

此語論與人之道也。孔子之寬弘至仁。善容人如此矣。

**子曰。仁遠乎哉。**荀子曰。仁者愛也是也。遠乎言近在我也。夫仁愛也。愛

根于心。是在我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至者言其道盡仁也。孟子。告

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等之語。亦可合

考也。



此語論仁也。蓋接物之間而我欲仁。乃其道盡愛於彼矣。仁何以尙于此乎。故曰室矣。是豈在彼而盡之乎。唯在我欲與不欲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問之下略於孔子三字。禮之下略曰字。按左傳

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蓋當時昭公以知禮得名。故陳司敗問

之。欲以試孔子也。孔子曰。知禮。蓋亦以如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等之事

應之也。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

不知禮。揖之上畧陳司敗三字。之字指巫馬期也。黨者黨與也。謂相輔而相成。

君之上畧昭字。取者娶也。爲猶以也。周之禮不娶於同姓。魯周公之胤。吳太伯之後。

俱出於周。此同姓也。昭公娶之。此不知禮也。謂之吳孟子。蓋爲君忌之。不曰姬氏

也。君而之下畧可曰字。孰不知禮言雖衆而皆知禮也。巫馬期以告。以者以

陳司敗之言也。告者告之於孔子也。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丘也幸三字句。苟之下畧吾字。人者他人也。知者謂知而譏之。之字指過也。

此語陳司敗欲以試孔子也。亦如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之意也。其曰黨者。與其

門人言。故不曰不知禮。而爲黨於昭公也。故孔子受之以過也。爲如今開陳司敗之

言而後始知昭公娶於吳之非禮者。不曰是禮也。而以爲過者。巫馬期亦蓋齊人也。過者謂不知昭公娶於吳之爲非禮。不言過而黨也。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司敗焉能得窺之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善者盡美盡善之善。蓋謂其

吟詠之間。上下連誦。前後聲容。自然相稱。而無小瑕疵。善字屬於人。必字屬於孔子。反者反其初而復之也。和者合而共歌也。非後世和韻也。

此語論孔子之於樂竭心焉也。此亦孔子時習之也。學而時習之之義。可以觀矣。又何疑哉。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莫者

勉強之轉音。太宰詳之於論語外傳。可考。古人用轉音亦不少矣。謂逢蒙曰竊門。謂阜陶曰咎繇。其他此類亦多矣。呼人姓名猶如此矣。蓋言語之道。亦取其音聲之近便也。文莫之下省行君子三字。猶者謂鈞。言不後於人也。躬之上藏不文莫三字。下藏有得而三字。之字指君子。得之下省而得二字。言勉強行君子。則吾不後於人。若不勉強躬有所得而行君子。則吾未也。

此語孔子自論以誘門人也。其曰吾未之有得。孔子之謙也。夫孔子而未之有得。誰

爲有得乎。蓋俯而就之也。所謂循循然善誘人者。其如此之謂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若字與莊子之若然者之若同。亦不徑直言之耳。唯聖與仁也。

聖謂聖人。仁仁者也。敢之下畧居字。抑反語詞。爲之不厭。與上吾未之有得。異語

同意。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正者正當也。謂孔子之所

言正當也。正一字句。此指誨人不倦也。故曰。唯弟子不能學也。子疾病。子

路請禱。請禱二字連讀。請亦請於神也。左傳襄十年。晉侯疾。荀偃士句欲奔請

禱。子曰。有諸。諸之乎也。之指請禱。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誅者弔死者辭。左傳哀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爾指

死者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言禱久而不免離此疾病。今雖禱而亦將無益

焉。

此語。及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皆同。孔子將死時之事也。而子路侍其

病如此矣。子路未死也。左傳哀十五年。記子路死于衛孔悝之難者妄也。公冶長篇

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勇進於所聞如此矣。獨忘不得其死之戒

而死于亂人乎。先進篇。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對曰。千乘之國。攝乎

大國之間云云。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亦言。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其苟以國家爲志者。而豈爲祿不擇是非。入于危邦仕于亂人。而死其難。徒如刺客家之爲諒而不能毛髮益于國者之有哉。左氏之謬妄可知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奢者謂好華麗衣服器用。好其華麗者多不孫也。孫者遜也。不孫謂不憚于貴長而放誕。儉者謂用財之約。固者謂執一而不能應變。與字。彼與此相照詞。寧安也。去彼安此也。

此語蓋爲庸人論之也。庸人之性行。大率如此矣。然而不孫者。多人之所憎。且將有禍焉。固者人之所賤而無禍焉。故孔子取固。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者廣平也。蕩者無所期之謂也。坦蕩蕩。蓋言無憂無懼。又逍遙無所適從。戚戚不平安也。長戚戚。蓋言憂懼無絕於心之期。

此語論君子也。其必言小人者。蓋以戒門人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溫者煖柔也。厲者嚴急也。威者可畏也。猛者暴怒也。恭不輕慢也。安者無所勞也。三而字同用。言溫而不一於溫也。

此語論孔子之德也。凡卷中論孔子之德者不少矣。蓋人人有觀於夫子。而記其所見

焉也。故不得必同矣。讀者宜照鑒合證熟思焉。亦將有得矣。

##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至德者至極之德也。卷中論至德者

二。其一則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一則此章也。皆論唯愛人之無已之

不思功不慕名。不舍人而必自用之事。以爲至德。則其所以名可推考矣。莊子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蓋論至德矣。夫天下者大功也。烈士有志者之所慕。

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大名也。故中庸曰。壹戎衣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可合考矣。陽貨篇。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不

可動前末之也之言。爲可爲可之也。前篇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亦不

可動移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或曰。聖也仁也之詞。其他可廣考。下章服事殷可謂至德

也已矣。子張篇可謂好學也已矣。也字。皆可連於前至德好學而讀。又陽貨篇今亡已

矣。子張篇其可已矣。陽貨篇其終也已。皆同。不與而已同。一本頭註云。也字斷至德。

已字決可謂二字。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三字與三思三月之三同。

不必實其數也。又不讀爲固也。以字與爲政篇視其所以。詩衛風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

以同。天下者與國對言之。則國諸侯。天下天子也。若單言天下。則猶世人。一堂曰。

天下泛言世上之人也。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又君子於天下。天下歸仁之比。以天下讓。為天下讓也。非讓天下也。得之矣。讓者謂讓其位。按大雅皇矣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由此觀之。太伯亦繼大王而在位也。故得讓其位矣。民者謂天下之民。焉者讓之是所也。蓋指其以天下。

此語論太伯也。可與視其所以之語相徵矣。孔子之於泰伯。視其所以而後以為至德也。宜矣確其論以已矣字。夫讓亦美名也。故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故燕王趙王之讓。皆以名者也。夫以名者不能選人。是以其事皆敗焉。以天下者。得人然後讓焉。故莫不成矣。以堯繼堯。以太伯繼太伯。夫又何變之有哉。民不能視其所以。故無得而稱焉耳。又按。左傳有太伯不從是以不繼之語。然皇矣古也。左傳後也。又不從者不知為何謂。且左傳之記多謬妄矣。不足盡信據矣。不獨是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諸注家解為畏懼。蓋畏之轉聲邪。然吾未得其證也。古用轉聲字亦不少矣。如勉強作文蕙。哉作來。焉作庸。作安。作惡。其作厥。乎作其。曰。羣曰姪曰震之類。皆是也。蓋古一字一聲。而不如後世一字而具四聲。故至于言語之所不便。則用字如此邪。此亦未可知也。絞者縊也。謂著人之隱私。猶絞草木之實出。

其油汗也。

此語論禮不可以不勉也。夫恭慎勇直四者，人之美德也。而無禮之人，有四者之敗也。何也？則禮者先王之憲令，而貴賤應接之準則，治物之道，莫不備焉矣。荀子禮論大畧，其他左國諸書，可熟考。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篤者謂

應物之間而願拘，興者振起也。謂心振起而相愛。故舊者舊人也。謂用人不用新而舍舊人。偷者朝不謀夕之謂也。謂民之交際如逆旅，善其所見，而其所不相見，則舍而如忘。

此語論在上爲政者之德也。而與上章孔子之語不相類。疑錯簡下曾子謂孟敬子之語歟。且語氣與堯曰篇周書之語相似矣。蓋古語。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

者開也。莊子：其覺也形開。蓋人寐則氣藏而手足耳目皆閉。覺則形目見耳聞口言

手取足行也。啓予足啓予手。詩云云者。舉足戰戰兢兢也。舉手戰戰兢兢也。若爲使團

其衾而視之。則詩云云不成語也。書生輩篤信孝經，而不視文理不解語。且不知予與

我不同。開與發異。而獨讀己之心者也。上之而與孟子。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之而同。此例於記事多有之。可考矣。言昔者恐不免罪。未嘗安焉。手之所措。足之所履。戰戰兢兢。而今不然也。今者謂今日至于死。夫字與哉異音同用。此語曾子臨終而論其平日所自慎。以戒門人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子卿曰。哀與善。皆自旁人言之。得之矣。蓋人情

愛物之心。自有不能已者。故雖平日所蔑視。而哀其死。則善其言也。曾子先言之。自謙而風。蓋善欲孟敬子之不棄己之言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

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道者謂事君之道。事君之道。亦各從其分而不同矣。

君子立朝而相君以保國矣。而出令不行焉。則耻也。動者謂進退周旋。容貌者謂俯仰屈伸之容止。遠者謂絕之。下同。言俯仰屈伸之間。無暴慢之容貌也。正者謂定。如以正仲夏。正仲冬之正。顏色者謂出令之顏色。近者謂依附而不去。信者謂必之。言出令先定正顏色而示其信也。辭氣謂言語。倍者與背同。倍叛也。荀子禮論。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可



合考。言平日出言語於口。無鄙倍之言也。有司存者。言籩豆諸物執行之事。則各有其司。而在其職治其事。則非君子之所自親下手也。

此語論君子立朝而相君之道。以道孟敬子也。敬子魯之世卿。故道之以此矣。兩章見聖賢雖身至于死。而愛人憂邦之無已。而不忘教導人矣。又接前君子篤於親之語。疑宜在有司存下也。不然此語似未結矣。可考。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不能者以事言之。多寡者以聞見言之。有無以知言之。實虛者愬言之也。犯者彼陵虐我也。校者仇之也。此數句蓋古語也。昔者者謂昔日少壯。朋友相切磋進學之時。從事者爲事也。於斯者謂不失此語之意。

此語論從事之道。以誘門人也。昔者吾友云云。是誘引之語也。蓋恐其自用之。必有敗失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以字假設言之。以其人可託之德也。下同。託寄皆謂附屬之。孤者幼而無父之稱也。百里者諸侯之國也。命者謂政令。

臨者謂身迫居其事。節者君臣上下之守也。蓋謂臨迫死生存亡之時。故曰大節。奪者謂或以威強。或以說談。奪其節。而使之失其守。

此語論君子也。託六尺之孤者。蓋言其德行可能教誨開導幼君。使繼先君之業。寄百里之命者。言其知足能斷物制變而鎮衆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言其信全且勇剛不屈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自問自答以斷之也。亦為其人以處之者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以者以為士也。弘毅皆彊也。但毅謂堪久。

如弘毅木訥。古多連言。其義可以觀。任重而道遠。此自說所以不可以不弘毅。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以與

以仁不同。以字與予一以貫之以同。言身先仁而後以為任也。仁愛也。愛人而以為任。所以重也。已猶終也。此兩語又說解所以重遠。

此語論為士者之所立身也。亦蓋荀子所謂為其人以處之者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者謂自振起而志于學。詩之語。

俗間之事。而易入於童幼之心。且愁嘆娛樂。謗訕稱譽之間。比方萬端。以曲盡其理。而極述其情之所困。是以善使誦者哀樂感激。故誦之有興焉而志也。立者能獨步而不危之謂也。禮者先王文武之憲令。而行事之準則。天下之定典也。而莫不備焉。故至

于此。則行事之際。不假人之佐助。能自獨步其學而不危也。荀子所謂學之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者是也。成者謂學之成。學成乃德成也。樂者亦謂先王之樂。雅頌之聲。蓋先王聖人之作樂也。惡人之由於樂至于蕩淫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樂而勸和。故左傳昭元年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之。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其佗如荀子樂論等。可博熟考矣。竊意想古人之德而觀之。其志意寬弘。其容貌端正。而進退俯仰之節。應接言語之間。溫順文雅而有光澤者。蓋習於樂之所得也。故曰成於樂。

此語論學之終始。以誘門人也。程子嘗悲古聖王之禮樂廢壞不傳。是以人倫不明。學者又成其才之甚難。而深嘆之者。宜矣哉。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者謂由而行。知者謂知其說。之字亦指禮樂也。是門中之語。論語之常也。

此語論禮樂也。雖不可使知之。而使由之。則民治而上下不亂者。古聖王之道也。況由之則彼有知之也。後世自漢以降。則事不建準則。而使彼讀書自求知之。是以民蕩而上下不治者。非聖王之道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也字與矣

異。亂也者以其事即為亂。

此語蓋以戒門人也。夫好勇疾不仁。皆善行也。然而不戒焉。則莫與彼以異矣。俱

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如有者假設言之也。周公者謂周公旦。才者知足任事之謂也。美者調成而無疵之謂也。

使字又假使之也。驕者傲而亢之謂也。吝者惜物而出納不速之謂也。其字指驕與吝也。

餘者謂有善事。也字斷事詞。已字定語詞。

此語譏在上之人驕吝者。則不能有成。以戒門人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與獲同。莊子荀子等之書

可相徵。不至於穀者。言不至於得學也。此瞭瞭古語也。不易得也四字。孔子之語也。

言學三年而不至於得。則學之不易得如此矣。然則學怠墮。豈有得乎。此改穀之為得。

不待多證而確矣。

此語論古語以勵怠者。以戒之也。與下學如不及之語意相類矣。

子曰。篤信好學。篤者謂篤於學。篤者拘也。篤於學。謂手之所舞足之所履。

必顧拘於學。而雖一舞手一履足。不敢苟而為舉動也。信亦謂信學。不惑於世俗之利。

害而疑學也。

### 守死善道。

守者謂守道。守者不失之謂也。死者謂死於道。孟子所謂以身殉道

者是也。善者與善射善御善變之善同。謂得諸手而應於心。千舉萬變。而無一之敗失。

道者謂所學之道。則指禮樂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危亂互言之。入居

又互言之。蓋言不迷世俗之利害。與其其危亂之禍而曠所學也。孟子曰。鄉鄰有鬪者。

被髮纓冠往而救之。惑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天下與邦。亦

互言之。不必謂天子諸侯之分。有道者謂人君治國家有法焉。亦不必指禮樂也。下無

道微之。見者建功業以見人也。伊尹之事湯。太公之歸周。皆是也。隱者謂不出而仕。

孟子所謂雖閉戶可者是也。自危邦不入以下至于此。乃說其善道之一端以示之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焉者邦有道之是所也。蓋指其諫則可行。言則

可聽。膏澤則可下於民。功業可建於世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焉

者邦無道之是所也。蓋指其諫則不可行。言則不可聽。膏澤則不得下於民。功業不可

建於世也。自邦有道以下至於此。說所以隱見以喻之。蓋其所以隱見。則在耻之一字。

此其心也。

此語論學之終始也。夫學始乎篤信。而終乎善道而已矣。而至於善道。則千舉萬變

其道如一而無窮焉。豈徒大息而嘆稱伊尹太公之功名而已哉。又況乎於管仲子產之不學。凡備之俊者。何足數焉也。又按論學之終始者三。開卷學而章。前與於詩之語。及此也。其所論不同焉。蓋各有所主焉。予竊熟思之。試言之。學而章止于人。不知而不愠者何也。學者先可定所存於己者也。若所存於己者未定。晦晦昧昧。怨天尤人。芒乎無所歸宿者。何能暇治人乎。既能所存於己者定。則應物而立功。不誘而可自進也。如與於詩之章。則其語固起端於興於詩。則其所爲可推知矣。而論立於禮成於樂。則知其學之所成。亦可能事君而治煩保衆矣。而若夫大功業在其人。而非所豫強也。至于此章善道。則雖孔門之學。蓋莫尙于此矣。以此觀之。孔子之所以論之。非責初學之人之語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字互言之。其位者其政之位也。其政者其位之政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始者其所無而始作之也。亂蓋變調也。師摯始作之也。非曰師摯始奏關雎之亂也。洋洋盈耳。蓋美其聲之善調也。古樂不傳。亂之字義不可知。按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其他可博考。此語稱師摯之巧也。記者見孔子之於樂竭心焉耳。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不顧其力而進之謂也。侗。按周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云云。在後之侗。  
敬逆天威云云。成王自謙稱侗。則侗蓋未辨菽麥之謂歟。可博考。慳者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之空。蓋心無所趣向之謂歟。不審。可博考。不信者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  
於前之謂也。吾不知之者蓋言不知所以誨也。

此語論不可教誨誘導者。以戒之也。此外猶可誨。而內實不可誨也。夫聖人善教人  
者也。聖人之所爲不可誨者。誠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學者謂孔門之學。如不及者猶曰恐不及也。  
蓋言其勉勵講習而不息。猶如追走而恐不及者也。如此猶未能保其不失而恐也。而况  
乎其怠而不勉者。夫何日有得哉。

此語論學之不易得也。與三年學之語同意。蓋皆勵不勉者也。孔門之學則禮樂也。  
禮樂者習而後得者也。故論其得失者。皆可知在習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者高山之形  
容。假以稱舜禹者。蓋稱其高止而不卑下。而不自親百事也。而字與人而不仁。富而  
可求之而同例。言可與也而不與矣。焉者天下之是所也。蓋指天下之爲天下也。天下

之爲天下何如也。農民耕而出粟。商賈販貨而給國求。百工各爲其事而共國器。諸侯各守其封而鎮四方。百官各治其事而百姓安之。夫然後天下也。不與焉者何如也。不與農夫耕而國粟足焉。不與商賈販貨而國求給焉。不與百工爲其事而國器用。不與諸侯鎮四方而四海無事。不與百官治事。而百事治。百姓安之。此之謂不與焉而有天下。此語論舜禹之有天下。而稱其不卑下而自親百事也。夫身親百事。而好與臣下爭其能者陋矣。固非人君之度也。若夫擇賢任能。使各竭知奔能而獻其功者。列聖皆莫不然也。文王豈不然乎。武王豈不然乎。然而獨以此稱舜禹者何也。蓋舜禹發於卑賤。身親試嘗百事者也。而知能又非他人之所及也。虞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其知能如此。其試于百事又如此矣。然則雖及爲帝。必將有不忍垂拱傍觀矣。然而偃然如無能者。不以事詔也。如生而爲君者。恭己而正南面而已矣。是爲臣則盡臣之道。爲君則盡君之道。抑變化哉。孔子之以此數稱舜禹者。蓋其是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大哉者言其仁之所覆廣遠也。下

文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也。巍巍亦稱高止而不卑下也。言爲君而不卑下也。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不及他詞。唯天

爲大言他無爲大者也。蓋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唯堯者。他皆多事也。唯堯無事也。蓋言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艸木暢茂。而禽獸偪人。無教而民之行近於禽獸。故益焚山澤。禹疏九河。后稷教稼穡。契教人倫。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多事如此矣。然而唯堯無事矣。無事而人得平土而居之。五穀熟而人民育。黎民於變時雍者。是誰之所爲哉。此乃堯則天之所爲也。其所覆廣遠。經數千年而未盡矣。故稱之曰蕩蕩乎。蕩蕩乎三字。可連於上讀唯堯則之蕩蕩乎矣。蕩蕩者無所指期之謂也。此解釋上文大哉巍巍乎之意之語也。焉者則天之所爲也。蓋指蕩蕩中而有所見也。民無名焉者。猶曰民日移善而不知爲之者。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巍巍乎者稱堯之爲人。非平備甚高遠也。非稱成功之高也。可觀有成功之有字見矣。蓋言平備之無爲而不可有成功也。而唯堯無爲而有成功也。不亦甚高乎。成功者蓋指人民育黎民於變時雍等之事也。煥乎其有文章。煥乎者文章之明辨可觀也。兩其字皆指堯也。文章者蓋指辨別車服冠帶等之章。貴賤之分瞭然可辨。其文雅華然可觀也。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等之語。可合考矣。

此語論堯之德也。夫脩文章以治人。雖列聖皆然也。而是道蓋自堯始矣。而列聖皆

繼用之。孔子蓋監照諸往古，而以此美堯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此蓋古相傳之語，而本美五人之才也。而其所

指，今不可知。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者治也。古多此例矣。謂依

曰放之類。可傳考。此蓋武王自比較於古，而喜人才多語。十人之下，亦藏天下治三

字之意。人相傳以稱之。不必畫之文。記者序以表孔子之語之所由。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才難二字蓋古語。言難得也。孔子稱之以爲然。唐虞之

際。於斯爲盛。唐者謂堯。虞者謂舜。自堯至于舜，謂之唐虞之際。於斯者猶

指是人也。斯之下省才字。盛者謂最多。言五人前不充五人。五人之時不過五人。五

人之後復減五人。故以五人爲最多。則才難云。不其然乎。

此語不可直解。故記者序諸前以示於斯之所指。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焉者十人之是所也。蓋指誰某誰某也。一一數誰某而閱之。乃得婦人。去婦人則九人

而已。才難云不其然乎。此語亦不可直解。故記者序武王之言於前，以示焉字之所指。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閔若據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大概言之。得之矣。其字指天下也。以者以三

分天下有其二也。固既三分天下有其二。則有伐殷而取天下之力也。既固有力。而不

以力取。故曰至德。至德之爲至德。於此以字昭然矣。可熟考。服者謂服從不叛。事者謂應其求而不違。如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以珠玉等。可以見矣。周者多謂殷周並立之際而言詞也。不必獨指文王矣。而以武王有伐紂之事。故後人疑之。然中庸曰武王之未伐殷。由此觀之。誅紂之事。在武王之末年。而不在其初。則伐殷之事。非以非文王之意。武王待文王之死而速伐之。而並吞天下也。然則雖武王。至於其不得已而後誅之也。誅之亦非以爲功也。非以爲名也。不可以愛惜一人易衆人之憂難故也。是不得已也。微子且不能輔而去之。紂之暴其可推知矣。然則武王亦於服事殷何疑之有哉。德者謂人望之行。至德之義。審於泰伯章。也字斷至德。已字決可謂二字。

此語由論才難遂及周德者。由於評武王之言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非者菜名。蓋言不食膏粱而甚疏也。致者謂用其極。孝者謂豐潔享祀。惡者僿惡也。美者謂質色文章無疵。黻者禮服也。冕者禮冠也。皆朝祭之服也。卑者謂不高峻。力者謂知力。凡曰力皆謂勝任。知力官力德力兵力等。皆然也。猶筋骨之彊勝重也。溝

漁者田間之水道。蓋指相土壤而定貢賦等之事也。皆論不用心於自養而有各所竭心也。此語論禹之行而稱之也。此數條蓋論禹未爲天子時之事也。而予私疑無間然矣四字。甚傲而殆乎慢禹矣。似於非孔子之辭氣矣。姑記以待後考。

###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非絕口而不言也。不常多言已。利者害之反。又與義對。命者謂天命。仁者。荀子曰。仁者愛也故親。是也。

此語論孔子之所罕言也。其不常言之者。蓋非所以教人之爲先也。夫利以生民。聖人之道不外於此矣。聖人豈惡利而爲民求害哉。孔子何不以利爲先傳。使弟子速知從政之意矣。曰利固非所以道人也。且夫苟欲學先王之道而入於孔子之門者。其志固不安於俗。而欲必大有爲矣。而孔子以教立門。不能成其大志。何以爲孔子。夫先王之道。禮樂之設。固所以利天下之民。其爲利不亦大乎。是以孔子以禮樂爲教。學者學此以成德。德既立。義既精。利雖不言。彼將自至焉。何遲之有哉。夫人情好利。堯桀之所同也。德未立。義未精。兼權未審者。見小利將不能舍焉。不亦危乎。祇爲民遺害耳。去俗思未遠。何能成大志。故戒之曰。無見小利。其意可以觀矣。曰然則言之何也。曰彼既得禮樂之意。而先王之道明。德成。義精。兼權又審。

焉者。與之言利。又何疑危之有。曰利則然也。人不知命。則憂患恒不可堪也。所謂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者。不知命之患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然則命不亦學者之急乎。而孔子不以爲教何也。孔子不欲門人之速爲君子乎。曰孔子恐賊夫人之子也。莊子曰。聖人不惡天之天而惡人之天。又曰。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夫不忽人。乃所以開天也。彼未知人事之所務。出入從於心之所欲。動則曰天命。此之謂人之天。禍既至。刑既及。然後悔其始。又何益焉。是以聖人之教不忽人。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是蓋孔子所恒言以道。乃所以開天之天也。是以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可以觀。開天者德生矣。不有德生而不爲君子者也。何必以命教哉。曰仁非若利與命也。未見其所害矣。曰孔子曲指其所務。而道之以事。未嘗責之以其所不能矣。可觀論語所記見矣。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欲罷不能。所謂循循者從其才之所及之謂也。誘人者道之於仁之謂也。如馭驥馬。如養赤子。故曰善誘。是以彼自竭其才。進而不能能也。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夫本未立。道將惡生乎。道無所出。豈得責其仁乎。是

故利與命與仁三者。孔子非不以此爲務也。才者有所不及。而責者有緩急之誘也。故子夏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可熟考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大哉者歎美之語也。

以其無所成名爲大者也。博學者謂無所不知。成名謂成名以呼孔子。非曰孔子自無所

成其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執者與執事執政一之執同。謂專主之。言吾何執以使彼成我名乎。

吾執御而使彼呼我御者乎。使呼射者乎。

此語達巷黨人稱孔子以博學。而孔子不敢逆之。所謂耳順也。夫孔子豈實莫所執乎

哉。孔子之所執。則禮樂是也。而達巷黨人以博學稱之。不亦遠乎。然而禮樂者國

家之大計。萬世之長慮也。固非僭知者之所及。則達巷黨人不能知孔子。亦宜矣。

孔子不逆之。中庸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此之謂與。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者蓋用麻布造之。故曰

麻冕。禮者謂周之成典。今也之下省衆用二字。純者蓋以純絹造之也。儉者謂儉之。

言非禮而儉之矣。儉省用財之謂也。衆者謂衆人。從衆之下省用純三字。拜下禮

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下者謂堂下。下之上省乎字。

臣見於君。拜乎堂下者。周之成典也。上者謂堂上。升階而拜乎堂上者。殆乎與君亢禮矣。非周之令典也。秦者驕秦之秦。與恭相反。自安於高之謂也。違者相背之謂也。吾從之下省拜乎二字。下之下又省而拜乎下四字。

此語論禮之有重者有輕者也。凡聖王之典令。所以明人倫也。故貴差等而文飾之。以致其盛者也。不文有不明。不明則不行也。是以有屬差等者。有屬文飾者。屬文飾者。是其輕者也。屬差等者。是其重者也。如麻冕屬文飾者。故用純亦不爲甚失文矣。夫子不敢違衆矣。若夫君臣之分。則人倫之大者。而差等之最重者也。不可不嚴以明之也。所以雖欲無違衆而不能已也。又按。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雖夫子亦有所從衆。而況於應酬之際乎。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絕者謂自禁。此自孔子立言之辭也。

母與無同。此自傍人立言之辭也。或自彼立語。或自此立語。用辭所以不同也。意者謂以意徵。必者謂期而不變。固者謂執而不移。我者與彼對詞。謂立己而不能因人。此四者。孔子自禁所以成大德。蓋在於是矣。

此語論孔子之德也。其寬厚廣大如此矣。此亦孔門相傳以之稱之。而記者收之也。子畏於匡。畏者與傲反。謂不能傲侮。孟子。吾先子之所畏。謂不能傲侮。但

彼以德言。今此以力言。爲不同耳。字義無異也。彼衆我寡。彼暴我仁。力不相敵。傲侮之。僇徒死於暴人之下。故曰畏。謂避而逃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之上省雖字。文者謂禮。凡三代之禮。自衣服器用宮室之制。至於進退俯仰應酬之儀。貴賤各有法。而等威分隔。煥然可觀。猶織錦之文采。華龍彩米之形。粲然美矣。故曰文。文質彬彬等之語是已。周之禮。文王之法也。故以文王發語矣。茲者孔子自指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者亡失之謂也。斯與此同。指文王之所制也。也之下省則字。後死者與後彫後亡同語。謂不死在死者之後者。者之下省固字。與之下省知字。言人慕文王而愛其遺文。相守以傳諸後死者。相傳在茲也。今予在難而人之救之。亦斯文在茲。故人愛斯文而衛之者。天之未喪斯文。而人以保護之也。不然予不得免矣。若天之將喪斯文也。則人不愛斯文而傳諸後死者。則後死者固不得與於斯文。斯文與文王俱廢滅既久矣。不待匡人之惡之也。未者謂至於今而猶未也。文也之下又省則字。言至於今而猶天未喪斯文也。故以入防救保護矣。其字指天之未喪也。

此語見孔子之盛德也。蓋人或稱孔子之德以當時之事。而夫子不敢自當。讓德於文



王。歸功於文。而傳諸天如此矣。其德益盛而孫讓愈恭。荀子王霸篇曰。仲尼無置錐之地。而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夫孔子無尺土一民。而積義脩行。則人望立於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尊信。其在難也。識與不識。俱奔而防救保護。故子貢曰。仲尼日月也。言四海莫不仰也。如此則匡人獨雖惡之而欲自絕。其如日月何哉。由此觀之。夫子賢於堯舜之語。非宰我阿其所好。且孟子之言。其可信亦可知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之上省不然二字。其字指夫子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者謂不待多能。縱者謂不拘係。將之下省使字。又之上省夫子二字。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知我乎者謂知我。我字對大宰。少之下省年字。賤者謂志卑。蓋以其志多能。故曰賤也。賤字與君子相照也。多乎哉者自以其志多能爲甚非也。

此語亦見孔子之德也。謙不敢當於聖。反取其多能以自非也。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試者謂少用之而試其知能。不見試。則得間暇以遊於藝也。

此語又收牢之自記所聞之語。以證夫子之多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者謂知慧。蓋以不能察。故曰無知慧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有字指其所

問之鄙夫也。鄙夫者謂賤者。三字句。下問於我空空如也。七字連讀。空空者謂無所

期。叩者謂反問之。欲使彼發其問之意也。與巨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之叩同。

我叩之則彼必有發聲。乃可知其所期也。然後欲告之也。其字指所問之事也。兩端者

非直曰二端也。亦謂不止於一端。凡物有多端矣。觀如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等之語。亦

可以知有多端矣。是故物有其名焉。有別名焉。假之如藥是也。曰藥其名也。曰甘草。

曰大黃。曰柴胡。曰白朮。蒼朮。別名也。而各異其實。則其用亦不可同也。曰穀。

曰器。曰道。莫不然矣。故道有事君。有事父。有交朋友。有用兵。有治國。有匠。

有射。莫不有道焉。乃所以有兩端也。按中庸。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而強與。叩其兩端。蓋亦如此也。又按顏淵篇。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

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曰。在邦必聞云云。叩而使發。蓋如此矣。但彼

鄙夫。故自我叩其兩端耳。竭者謂竭所以答。焉者空空之是所也。蓋指事有多端。不

可期於一端也。自有鄙夫以下。自證其無知語也。

此語見孔子之至仁也。蓋人或疑孔子之有知慧。而夫子承之以無知也。以其不能察鄙夫之問矣。雖然夫微察人之所未言。而速爲之答者。亦所謂挾泰山超北海之類。雖聖人所不能也。況子絕四。母意在其一乎。且微以爲知者。聖人惡之。蓋以未可。知其當乎否爲得故也。然則其不能察空空之問。不亦宜乎。夫子之謙。雖曰吾無知也。然而是非夫子之無知也。鄙夫之陋也。若夫叩兩端而竭者。夫子之至仁深哀。恐彼曠其問而傷其心。故使彼發其所欲知。而後審告之。使彼無憾焉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蓋如此歟。仁其遠乎哉。夫叩兩端而竭者。豈難乎。亦所謂折枝之類。非人之所不能也。然而人之所不爲也。雖有彼之陋。而我亦未得免其罪焉矣。由是觀之。聖人所以爲萬世之法者。蓋亦不在其難也。在其易矣。後世人多舍其易而務其難者。所謂倒置之民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鳥者詩大雅歌之矣。河圖者周書顧命記之。以爲寶器矣。二者當時世俗以爲盛世之象。孔子假借以歎世之不治也。已矣者謂不見用而止。夫字與哉同。

此語深憂世而歎其終無用己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

**趨。** 齊衰者喪服之重者也。冕衣裳者蓋謂尊者服盛服者。冕之上省與字。替者蓋謂

樂師。古三代重樂。其以移風易俗也。其執之者曰師。貴之也。替者司之。如師冕見

及階。子曰階也等之語。可合考。見之二字。更辭以起下之雖少二字也。少之下省年

字。作趨。皆謂禮以敬之。

此語見孔子之敬其所尊而必嚴其禮也。鄉黨篇又記之。可合考。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 三句蓋古語。三之字不知其何所指。今顏子引以讚夫子。則三之字皆指孔子之

德也。瞻者望見之謂也。焉字與然同。在前在後者言應變無窮也。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 前以古語稱。故至於此而更呼夫子以起語矣。循者循牆而走。循山而南

之循。緣而不離之謂也。循循然謂因其才之所及。而不強所不能也。所謂俯而就之也。

善者謂誘之際使人不自覺其進。而至於其所以然。則有不可指言者。誘者謂於彼之所

未與聞爲之道。以使之自與進。而不必急責之。蓋誘之於仁也。按左傳僖十年。郤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等。字義可考矣。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 既竭吾才。博者謂使徧通於事變。文者對禮言之。則謂多讀書。約者

謂檢束知慮而使不蕩。禮者文王武王之憲令。而行事之規則也。此二者則舉夫子誘人

之大略也。罷者退也。左傳襄三十年。皆自朝布路而罷是也。不能者不能罷也。謂進而竭才。此句徵夫子誘人之所以善也。才者謂性知之量有各所堪。既竭吾才。此自反憾其才之短不能又進之言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字論師之教。故不敢正言。顏子之慎也。實有所立也。故欲從之矣。立者不轉移之謂也。卓者蓋借字以形容立貌也。爾者然之轉聲。或作如作焉。蓋從言語之便。借字以用其轉聲。與然同。此句與上文瞻之在前之句相映。蓋曩所聞與今所聞。前後忽然之際。而又有所不轉移也。從者謂進而就之。之字指所立也。末亦無之轉聲。由者謂由而從之道也。也字斷末由之詞。已字決其語之詞。此二句反覆前意。再稱夫子誘人之善。而又自憾其才之不足從也。

此語顏淵自憾其才之短。而反覆稱夫子誘人之善也。初前後忽然之語。與卒如有所立之句相照應。則可知喟歎之所由而發。乃專在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句矣。夫孔子之教人也。不直教之而已。又從而誘之。以使達其才如此矣。而其誘之善也。循循然因其才而爲之道。使彼可幾及矣。是以門人欲罷不能焉。自進竭其才。至於各有成而爲天下之烈士矣。是豈獨止於顏子乎。然而顏子獨當時既有視其卓爾。則雖曰從之末由也。而可謂既已得從之之道。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病者謂疾有加甚。問者有隙之謂也。久矣哉者謂行詐而不止。孔子時爲大夫於魯。而

無臣。故子路使門人爲臣者。葬欲具大夫之禮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一三子之手

乎。無臣之上省吾字。無臣而爲有臣。則行詐也。吾誰欺者。言吾之無臣。人皆知

之。不能欺以詐也。欺天之上省欲字。其字指死於臣之手也。朱註曰。無寧寧也。非

也。句末有乎字。則無乎也。無乎則謂有也。寧者安也。與上與字相應。則彼與此比

校。而舍彼安於此之詞也。二三子者指門人諸子也。手者謂扶持病。且予縱不

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縱者亦雖之轉聲。左傳襄二十六年。縱有其

外。莫共其內是也。大葬者謂大夫之禮葬。死於道路者謂死而不得葬埋棄諸道路。

此語蓋與述而篇子路請禱之語。俱在孔子臨死之時。晦庵深信左傳之妄。欲以孔子

之死必使在子路死於衛後。故注間字爲差者非也。子路豈失志以祿仕於亂人而死其

難乎。吾別辨左傳之妄矣。按顏淵篇。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記者又

舉子路無宿諾。以徵孔子之語。由此觀之。子路未嘗行詐也。而今曰久矣哉由之行

詐也。此溢惡之言也。蓋怒其不察無臣之意而痛責之也。何則既爲大夫。則受祿有

臣。固其所也。是先王之令。天下之常典也。今孔子爲大夫而無臣者。蓋有去志而不欲變也。亦與孟子之仕於齊而不受祿同意。皆非古之道而從於權者也。子路而不察之。直視其爲大夫。而欲具之禮。可謂過矣。夫子之所以深責也。且夫魯之君臣。雖以孔子爲大夫。而實非用之也。直欲以爲好賢之名耳。孔子欲去。又父母之邦。不欲苟爲去。故臨死而未得去矣。然固非世家之大夫。則死乃致爲大夫而後葬之。無臣不害焉。而晦庵曰。夫子時去位。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此以郡縣之俗視古者也。夫古三代之時。豈與秦漢以來同哉。假令子路污而阿其所好。天下有法焉。無位者不得用大夫之禮也。自秦以來。上無禮下無學。人間諸心而求諸理。又各有家法者矣。夫此之謂夷狄之俗。雖讀書生。而安其俗不能有他志焉。凡俗備妄而不免秦氏之藩籬者。豈能議古人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有於斯三字。假設之言也。美玉開以比於夫子之德也。韞匱者韞美玉於匱也。諸者之乎也。韞匱而藏之。言深藏而終不出也。賈者價也。善賈謂貴價。求善賈者亦言不狠沽。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待賈者謂待人之爲價。而不自我求善價。

此語以夫子無所仕。故子貢設問以試之也。而夫子之答如此矣。按孟子。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可合考矣。

子欲居九夷。九夷蓋地名。不知其所。世遠不可考。孔子偶至于此而欲居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者謂其在邊

鄙之字指陋也。如之何者無如陋何也。言不可居也。居之之字指其所居也。何陋之有者謂無陋不居。

此語蓋厭世之無道。而欲居邊鄙之地也。按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厭亂而辟世者。皆不惡陋居邊鄙之地。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反者歸也。

然之下省而字。然而後之省語也。然字示正樂之事詞也。其事不可事事舉言之。故以然字示其大畧也。如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可以觀矣。然字示三年之間父母養諸懷抱之中之勞事。凡古書中然後二字連用者。皆此例也。樂者謂雅頌之聲。樂正者愨言雅頌各得其所也。雅頌各得其所者。分樂正而言之。釋語也。其字指雅頌也。所者謂聲。

此語論樂也。夫先王之樂。雅與頌。而雅朝廷之樂。所以享賓也。頌宗廟之樂。所



以享神也。聲調從而不得同焉。故雅之所以爲雅。頌之所以爲頌。在聲調也。皆先王之法也。當時魯之樂亂。則雅不雅頌不頌。蓋樂師莫知雅頌聲也。孔子正之。而後雅得雅聲。頌得頌聲矣。故曰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困字不審。蓋亂之轉聲也。按莊子。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是也。其他詩賓之初宴等之語。可合考。不爲酒困者。謂不爲酒而困。非曰酒之困也。困之下省則字。何有者何無也。我字對彼之詞。何有於我哉。與何恤於人之言異語同意。言雖人有毀譽之言。而在我者畢矣。則於我何無也。

此語論在我者而誘門弟子也。故其言不嚴以堅責之。其語甚緩而曲指所務矣。觀其不曰喪事不敢不盡。而曰喪事不敢不勉。可見矣。且何有於我哉五字。誘之語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往而不反之謂也。

斯字指川之流也。夫者哉也。夜之下省而逝二字。

此語論學者可愛寸陰以誘之也。語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同。夫子之言天道。蓋不過如此也。而又必爲學者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未見者謂欲見而至於今不見。好者謂

愛而求之。

此語蓋爲人主發也。人主多好色而莫好德也。是所以國家之不治也。非論好德之誠否也。不與大學論誠意語同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山平地者皆謂積功而後所成。成與覆互言之。簣止之止與進對。謂止爲山而不覆簣。吾者孔子自謂也。吾止之止與往對。謂止往不往而助也。進者謂進而積功。吾往者謂孔子往而助之。使成其功也。字斷詞。

此語論德也。亦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之意。兩譬無異義矣。由吾止吾往之語而易譬耳。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之字指學也。不惰者謂勉進。此語論顏淵也。蓋在顏淵之死後而思之耳。非曰其他門人盡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曰字蓋衍。乎字蓋亦哉之轉聲。其字指顏淵也。止者蓋謂其所極。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字與哉同。此語亦論顏淵也。蓋惜其死也。

此語不可審爲何而所發。蓋亦爲顏淵發歟。故記者以次於上章惜顏淵之語。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畏者不可敖侮之謂也。

焉者何所也。蓋謂無所證。來者謂後日。後生之後日也。不如者謂不及。今者我今日也。焉知以下則說可畏之意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聞者謂以有所能聞於世。焉者四十五十之是所也。蓋指其歷日月久。而可以有爲也。

此語論可勉以誘學者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法語之言者語法之言也。

謂論法則以諫過。能無從乎者謂不能無從。言必從也。改者謂改其過。爲貴二字。與

學而篇禮之用和爲貴之爲貴同。謂可爲上。自法語至於從乎八字。蓋古語。改以下則

孔子之言也。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異者謂入之。與者

謂同之。異與之言。蓋達於彼之隱情而姑同之。不觸其所忌。漸道之使彼自覺其非之

言也。說者悅也。深服之謂也。釋者謂因言之端而深求所言之意。自異與至於說乎亦

古語。釋以下。則孔子之言也。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

也已矣。末者無也。之字指不改不釋也。說而以下。則述其所以改釋爲貴之意如

此矣。

此語論諫之道也。此謂蓋以法語之言必從。巽與之言必說。乃世俗以稱善。而孔子則為無益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信之下省而學二字。

此語蓋論學之道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者謂無黨。按管子。匹夫為鰥。匹婦為寡。

此語論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之意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者謂衣之。敝者敗也。緼袍者衣名也。狐貉者謂狐貉之裘。立者謂竝立。其字指不恥也。自衣敝至於不耻八字。蓋古語。其以下則孔子之言也。

此語論子路也。誦古語以稱之。子路有何善而孔子以之稱之歟。其意未可知也。但觀下章而可推矣。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者驟怒之意也。按莊子。大勇不佞。又雖有佞心。

者。不怨飄瓦等。可合考。臧者善也。此詩衛風雄雉之辭。記者以序。子路終身誦之。一堂曰。古書謂經年久曰終身者多矣。孟子。樂歲終身飽。又樂歲終身苦。又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論子于曰。爲羈終世等之語。以其形勢言之耳。若以實爲終一生之義。則不通也。得之矣。但亦皆終之上省將字也。字指前詩之二句也。此雖異日之事。而編者並記以使推上章孔子稱子路之意耳。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是道者謂不伎不求之行。臧字亦承詩之辭。子路以爲臧而守之。孔子以爲不足由也。

此語屬子路而進之也。此自異日之語也。故別爲一章矣。但以其徵上章之意。是以並記耳。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然字謂歲寒之形容詞。蓋霜雪降。衆木零落。天地愀然也。柏之後之後謂在後而不彫。彫者零落也。謂衆木之零落也。字與後字屬。

此語論節操也。不知何所爲。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句蓋古語。孔子誦之。此語論知者仁者勇者。蓋古語也。孔子誦之者。亦以勉門人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共者謂同之。學者謂學道。適者謂至之。道者謂禮樂。立者謂獨步而不危。權者謂比較輕重而從時之重。

此語論學之進步也。夫學者必將求友朋而與之共之。不然獨學勤勞而不能速得矣。然而靡不有始。鮮有能卒。則人終未足與也。必自勉而後可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偏者謂反形。反

者謂反賸。此喻下文室遠也。豈不爾思者。言思爾也。室遠者言爾之室與我之室反

賸相遠。是以不能至於爾也。此蓋古詩之辭。記者序以示孔子之言所以由發也。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改爾字為之字。則與詩意轉。乃之字指學

也。未之上省曰遠二字。思亦假詩之辭而意轉。彼謂意慕。此謂意圖。不同也。夫之

上省思字。夫字指學也。何遠之有者言近也。

此語蓋論學也。夫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者在君臣之交。父

子夫婦兄弟朋友。並虛應之間。而不遠矣。然而人以爲遠。不學者未之思也。

### 鄉黨第十

先儒或曰。前論十篇。始于學而時習之之語。至於未之思之語。而自成一部矣。鄉黨

篇則收孔子平日應接於人之容貌。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之盛德。如出於其性者。以附其後。以爲學者讀論語之一助。是前論編者之意。而若後世諸子之書亦有附錄焉然也。若夫先進以下。則又或繼前論而收其遺漏。亦以自成一部矣。如後世有續篇或拾遺等之篇也。蓋有然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恂恂如者恐懼貌。大學恂慄。莊子惴慄恂懼。

可合考。此蓋在言語上也。於之上省應接之字。似不能言者。謹言也。鄉黨者

親戚朋友之所共居。不以親好相褻也。不泄邇不忘遠。觀不獨武王矣。其在宗

廟朝廷。便便言。其字指孔子也。便便者蓋不沈滯之貌。唯謹爾。唯

者唯於謹也。謹者不妄多言也。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一室曰。誾誾徐言之貌。韓詩

外傳。徐言誾誾。一堂又曰。上大夫非卿也。左傳昭二年。齊陳無宇送女云云。晉侯

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云云。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

使上大夫送之是也。得之。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踖。晦庵

曰。恭敬不寧之貌。與與不審。蓋踧踖在容貌。與與在言上。此一節記孔子從其所在

言語之形容不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擯者蓋僨之轉音借用。僨者諸侯來朝。所以接賓傳言。主曰僨

賓曰介。所與立者謂同為僨者。復命者謂報命。賓不顧矣云。蓋禮典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僨之容貌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躬字窮

之轉音。鞠躬者蓋屈身之貌。容者入也。立者與子拱而立之立同。謂逢人而立。門者

公門也。不中門者蓋讓正中也。闕者門下橫木為外內之限。

此一節記孔子出入於公門之貌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蹐蹐如也。過者謂行而過

之。位者謂朝廷諸大夫之列位。攝者謂斂持。齊者謂衣下。蓋垂而齊齊者。升堂攝齊

者蓋禮也。屏者閉也。氣者謂呼吸。出者謂出堂。逞者謂伸。趨者謂趨退。其字指孔

子。位者謂列。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進退之貌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蹠蹠。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執者謂執而行。  
揖者手在胸間。授者手在帶上。戰者恐也。有循之有字。謂如有物而循不相離。享者  
君以禮饗聘使也。容者與居不容之容同。謂有脩禮色。私覲者謂聘事畢。而大夫私見  
聘使而結好意。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他邦之貌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  
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  
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  
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君子者謂孔子。蓋傳者與  
上不同也。按孟子。君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亦誦傳者之辭。而言無上  
下之交是已。出者謂出行。先儒曰。之字衍。所字朱注指觸礪之類者非也。  
此一節記內外之衣服不同也。如褻服裘裘寢衣非禮之所關。乃從其便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者月吉也。與謂國中曰中國之例同。蓋每月有朝賀  
之日。謂之吉月。左傳公四不視朔等。可合考。

此一節記孔子當仕不怠也。蓋孔子晚年為大夫於魯。而有政之外。平日不朝。唯吉月必朝也。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等之語。可合考矣。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者謂將祭而齊。明衣者

蓋齊之服也。以布為之。上句既以布字結語。故下句更以齊字又起語矣。

此一節記孔子居齊也。蓋齊必變衣食遷坐。不與平日同者。皆禮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一堂

曰。肉謂魚肉。而字與上同法。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晦庵曰。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謂不食不時之物。割不正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皇疏江熙曰。殺不以其道。為不正。其醬者亦調味有常法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晦庵曰。食以穀為主。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徂來曰。沽。邢昺訓賣是也。

沽之哉沽之哉。亦訓賣。且賣酒不飲。則不買。人之賣酒而飲我。豈得不飲乎。晦庵

失之矣。不撤薑食。不多食。不撤者謂不與食同撤。

此一節記孔子平日之飲食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宿肉之

肉。亦祭肉也。祭肉者謂私家朋友凡祭肉。不出三日之下省食字。

此一節記孔子敬神而謹祭肉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瓜字蓋必之誤。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席者蒲席越席之席。非列之謂也。不正者謂置之之不正。蓋正之

而後坐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

於阼階。二者蓋皆禮也。上句以斯出矣結。故下句更以鄉人起語矣。問人於

他邦。再拜而送之。問人於他邦者。謂以使問他邦之人。之字指所送之者也。

即使者也。再拜而送者。蓋亦禮也。

此一節記孔子平日之動靜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康子蓋季康子也。

人之饋食物。必先嘗而拜受之禮也。今不嘗。故辭以未達矣。凡藥從病而各有宜也。

無病不可狼嘗也。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廐蓋孔子

之廐。故子退朝而問之矣。不問馬三字。傳者之語也。此稱子者。傳者亦不與前同邪。

此一節記孔子之處變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正席者謂正坐。先嘗者謂不薦。君賜腥。

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荀子大畧篇。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此一節記孔子敬君禮無所違也。

入大廟。每事問。子曰。是禮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大廟之行事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蓋祭肉則拜之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道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者謂接見。狎者謂數見之。言每見如始見之。

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褻者謂平日以

褻服相見。貌之下省接字。二者尊貴敬師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二者不審。蓋禮也。且下句與上句變句法。似解釋。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有盛饌。作而謝厚志。蓋禮也。作者謂作謝。迅雷風烈必變。風烈者烈風也。

烈者厲也。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此一節亦記孔子平日之動作也。篇中驟用必字者，亦所以見其德。蓋記者之意也。讀者宜不荷見過可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一節不知何所謂。且文章殆乎錯亂。不可解矣。不強讀可也。

###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進者退之反。前步之謂也。孔子以教禮樂立門。故謂入於門。學禮樂曰進於禮樂。鄭玄曰。

進謂學也。得之矣。一堂曰。野人。田野之人也。無位於朝。蓋孔子初年之弟子。無

位之人而已矣。君子有位於朝。而相君治民之人也。蓋孔子至於晚年。而後門人多君

子。如孟懿子孟武伯等矣。得之矣。按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滕文公

篇。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等之字義。可合考矣。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如者若之轉聲。古書互用之。如用之者謂孔子若得位而用人之日。試言

之。故曰如。非曰必用也。從者謂舍彼而取此取而用也。先進之下省於禮樂三字。則

指野人也。

此語論門人也。孔子於門人。何舍後進之君子。而必取先進之野人也。不識先進有何所能而取之邪。其意未可遽知也。是以編者學可考證語。以次第並記。而爲察孔子之意之資。亦如雍也篇。雍也可使南面。乃並記仲弓論敬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乃並記子路無宿諾之語。皆同例也。前論開卷學習二字。蓋至於此章而益明矣。夫禮樂者三代聖王之制。而人事之規則。天下之成典也。不學則不識。不習則不能焉。及周之叔世春秋。而天下漸亂。國異政家異俗。於是乎。雖有賢者而莫知禮樂矣。聖人十有五而夙憂天下之亂。求知其治。是故自興而志於學矣。然而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莫知孔子矣。故曰。五十而知天命。於是乎。教同志者矣。非直教禮樂也。又從而誘之於仁。是以孔門多賢人矣。自秦以來。古聖王之教滅熄焉。然後人貴質而不知文。大夫而不知人。其政夷而無辨焉。其俗野而汚焉。雖讀書生。而生其世長其俗。莫敢有他志矣。徒以誦書爲貴。以號先生爲得意。老身長子而不知憂治亂者。夫此之謂凡民。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焉能解古人之語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者謂從行。我者對從者也。

韓退之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也。得

之矣。按此章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上章進於禮樂等之語。可合考矣。及與至異矣。况爲在乎。且不在孔子之門。而爲在何人之門乎。

此語論門人前日之學也。論前日之不及者。蓋喜今日之有所至也。而今日之所至亦不言。則亦未可遽知孔子之意也。觀次章乃可察矣。又從於陳蔡者。不可有在位之人也。此乃可知所謂先進之野人也矣。然而孔子未言其之所至。則未足以察上章從先進之意也。於是乎次章記可察兩章孔子之意語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語孔門相傳以所稱也。編者以序前兩章之後而爲察孔子之意考證已。由此觀之。上章所謂不及門也者。比於今日之所至。則前日之學不及門也。非曰實不及門。亦可推知也。又按。此語固非編者私擇而目之也。直收相傳之語。而不敢有所取舍也。則雖不徧舉七十子。雖不盡數從於陳蔡之人。而大畧足以察所以從先進之意。及所以言前日之不及之意。則已矣。此蓋編者之意也。又曰。此十人不見一人有君子。按爲政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云云。夫肉食者。其學緩不周如此矣。是何也。凡肉食者。生而不知憂。不知哀。不知悲。又且不知懼。是

以凡事從庸故而安焉。是故雖同遊於聖門。共進於禮樂。然而心無所憤。志無所與。則不能有推問如樊遲也。何得能進步而有至哉。是故位居卿而相其君。不見有一之所成矣。又況於孔子有爲之日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助者自傍足其力之謂也。晦庵曰。助我。若子

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得之矣。我字與回對。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者悅之轉聲。悅深服之謂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者。無所不說於吾言也。此釋上文非

助我者語也。

此語論顏淵也。晦菴曰。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也。得之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一堂曰。袁了凡曰。孔子於門人無稱字者。此獨曰孝

哉閔子騫。非夫子自稱之也。乃內外素有此稱。而夫子誦之。得之矣。人不問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者謂外人。與父母昆弟對也。不問者謂不問於孝哉

二字。其字指閔子騫也。此釋上文孝哉閔子騫之語。孔子之言也。然則孝哉二字。本

出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而閔子騫三字。則人之所加稱也。一堂未視入字。

此語論閔子騫也。夫子誦人之言。而又自徵之。以斷其果爲孝如此矣。

南容三復白圭。三者亦非實數也。復者謂反復誦之。白圭者。大雅抑之詩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是也。一堂曰。古人賦詩。斷章而取義。唯心之所欲。故不曰抑而曰白圭。子張學干祿。亦此例也。得之矣。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其字指孔子也。之字指南容也。

此語論南容也。蓋南容偶誦詩。屬至於此句有深感焉。故三復之。其平日所用心。

可推知也已。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短命者謂天命不長。亡字與上有字對用。與

無同。蓋亦轉聲也。謂門人無好學者。

此語論好學者。而以顏淵當之也。私按雖顏淵死。而門人有七十子在矣。豈爲盡不

好學乎哉。若果爲盡不好學乎。則何以得有如用之吾從先進之語。且季康子問當時

爲誰。而對之以既死之顏回。乃知此出於愛惜之深。不能忘之情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以爲二字。與孟子滕文公篇。捆

屨織席以爲食之以爲同。之字指顏淵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上才之下省亦字。各言其子者謂顏路言其子顏淵。孔子將言其子伯魚。故先以

此言喻其同情也。言凡人之愛其子也。不可以其子之才與不才。愛惜之情有厚薄之異。

焉也。故今吾將言鯉之死以語汝矣。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死之下省亦字。無槨之下省吾亦欲有槨矣六字。之字指鯉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以吾之上省是何也則四字。此釋上文所以不徒行以爲之槨也。孔子時爲大夫。故曰從大夫之後。大夫行則必乘車。不可徒行者。周之定典也。今亦爲大夫。故以之喻之。

此語論治喪之道也。按孟子公孫丑篇。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由此觀之。葬埋之法。雖庶人得具棺槨者。周之定典也。而今孔子不許顏路之請何也。周禮未改。誰得損益之乎。今孔子以爲宜無槨矣。孔子非天子而欲私改禮乎。曰。不然也。夫禮治喪者。自盡之而已矣。不可以佗求者也。故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未嘗曰無財佗求以爲悅也。夫貧富亦變也。居變而欲處常。不亦惑乎。是故孟子之後喪踰前喪。亦貧富之變也。故樂正子曰。貧富不同也。然則孔子不直論之。反言鯉也死何也。曰。夫子之道人也。恒不直指其事。多或以諺喻其意。使人思而得之焉矣。故顏淵曰。夫子善誘人。況今顏路在衰戚之中。豈忍直論嚴拒之哉。是故以喪子之同情喻之耳。後章門人欲厚葬等之語。可合考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噫者大息也。自有所感慨而

發聲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喪者失也。凡謂人之死。曰喪失之也。

此語記孔子痛顏子之死也。夫顏淵之死。顏氏之喪。而非孔氏之喪也。夫子曰。天

喪子。親之也。愛之也。親愛之未嘗外之也。至於死。以爲天喪已。見聖人視門人

如子其厚矣。

顏淵死。子哭之慟。慟字吾未有所見。字書曰。哀過也。而不言哀過則其

容貌動作何如。則未審也。待後考耳。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凡哭喪者。就其家而哭之。周之定典也。夫人

者指顏淵也。誰爲之下省慟字矣。

此語亦記孔子視顏子之厚也。由此觀之。孔子愛惜顏子之深。不直其口曰天喪子而

已矣。其情實厚愛之矣。故並記其言與其動作。以察其實情。蓋編者之意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不可者不可厚葬也。門人

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省予亦視回猶子六字。述回與已相

親愛之情也。由上兩章觀之。則可見此言之誠實矣。蓋亦編者之意有在焉矣。予

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不得者猶不能也。但庸不能相親而相疏遠。

則不得視猶子也。故不曰不能。而曰不得。言見疏而不得如子。則非我也。視之下省回字。非我者謂非我之所以異於人。我之所以與世人異。唯在視門人猶子而已矣。今回視予猶父。而予反不得視同猶子。則亦世俗庸妄人矣。乃非我也。一堂曰。左傳哀十六年。白公勝曰。得死乃非我。非我二字與此同。得之。又按非我二字。與述而篇是丘也異語同意。夫字哉之轉聲。也字斷詞。斷非我。此喻所以曰不可也。一一三子也。也字與同也之也同。此言二三子何心。乃不聽吾曰不可。

此語亦論治喪之道也。夫治喪之道。其家自盡之而已矣。不可佗求以足其不足也。外人亦不得與焉也。周之叔世。雖禮樂墜廢。而上以爲政者失之耳。下以爲俗者。猶有存焉矣。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是已。喪有喪主。而佗人不得與焉者。人之皆所識。不又待夫子論之也。唯顏路之請與門人之葬。俱惑於情而失道者也。故夫子皆告之以情者。喻之也。其意蓋言予之愛惜回也。其情何不若二三子也。豈予疎回外其死。而曰不可厚葬哉。是故編者並記此四章。以爲考證矣。可觀唯聖人。不以情害道。又不以道失情矣。按韓非子曰。有其父死而不葬者。其第二人謂其兄曰。葬則買酒。其兄乃葬之而責酒。此語非世之爲薄俗也。而亦足以觀古矣。夫治喪者。有喪主。而雖在兄弟。不得與焉如此矣。況在外人乎。是故記者特提

門人二字以著之矣。猶左傳等古書可博合考。先王之俗猶有存焉者矣。自漢以來。古聖王之跡。拂地而滅焉。雖讀書生。深染其流俗。不能自拔。是以務雜博而不知擇焉。欲逐無窮之理。而不知求古聖王之跡矣。哀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敢之上省曰字。鳩田瑾曰。死之上省事字。問死謂治喪。曰。未知

生。焉知死。曰之上省字。知字與上能字互言之。生死之上俱亦省事字。

此語論祭祀及治喪之道也。亦上章葬顏淵之類。蓋編者之意已。此問蓋問事鬼神意也。若其禮。則孔子之教。固以之立門。子路亦在其門而學之。則不可又更問。孔子亦不可不教其問也。按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此學其道者。所以不得不有問焉也。然而孔子之拒而不言何也。曰非拒之也。此蓋誘之也。是故以人與生喻之者。乃所以爲思而得之道矣。按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夫既思慕之不能忘而祭之也。則祭之豈忍以亡乎。旣已不忍以亡也。則事之得無如事人乎。事人者如之何。中庸曰。所求於臣以事君。所求於子以事父。如此而已矣。

又何以尙焉。夫所求於臣以事君。所求於子以事父者。乃忠信愛敬之謂也。且古之人謂祭曰事。所以爲人道也。是故聖王建之極焉。其令曰。神非族類。不歆其祭。民非族類。不祀其鬼。子張曰。祭思敬。所以爲人道也。中庸曰。脩道之謂教。是已。自漢以下。無脩道之教。人道無法焉。人各從其心之所欲而不齊焉。夷狄之俗也。故祭必欲誠。所以爲鬼事也。其與古倒置。亦可以觀矣。夫治喪之道。亦聖王有法焉。豈以薄爲道哉。夫人道祭與喪。所以異於禽獸也。是以聖王建之文矣。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也。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欲讀古書者。若言可熟考也。按莊子曰。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與死者。固不得其類焉矣。是以近焉而不應。親焉而不見己。乃胸若棄而走。不亦宜乎。是其所以爲不得類也。雖然信獸矣。人則不然也。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埋而掩之。夫其所以類泚。非爲人泚。乃中心達於面目。則人

之情固與禽獸異者。則天性也。故曰。凡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人之於親也。至死無窮。夫誠無窮也。則豈又忍胸若棄而走哉。故孟子曰。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是以古聖王於葬埋之道。謹撰之法。敬建之文。以使足爲人願已。此蓋子路問死。而所以孔子喻之以生。而子路亦不惑焉矣。顏子所謂夫子善誘人者。此之謂也。且古之人其於入道。爰究爰度無佗焉。後世書生不知入道。而強求知天道。爰究爰度亦無佗焉。所以晦庵有說也。故欲讀古書者。宜先擇其所從而後可矣。

閱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侍側者謂侍於孔子之側。與下子樂相映。而省子字耳。且各各論之。故侍側二字置之於其首。以貫統之。從語勢之便也。閭閻行行侃侃字。唯見鄉黨篇有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之語而已矣。他未有所見。不審也。閭閻蓋脩齊不多言之容。下夫人不言等可合考。行行蓋勇進之容。子路有聞而未能力。及由也魯人等。可合考。侃侃蓋侃諧之轉聲。和樂之容。樂者意慰之謂也。若由也之上省子曰二字。其字指若由也。不得死者謂不能終天年而死於亂者。然者形容詞。如是也。蓋形容不得其死者之動作也。非直指子路也。

此語論諸烈子之容貌也。蓋容貌者其氣象之著於聲音顏色者。而亦德之符也。如見其人。專在於此矣。蓋閔子之門人所記。故獨以子稱之。他則稱字矣。子樂者非直樂其閔閔行行侃侃也。蓋別有所樂矣。按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君子樂之。及此篇末。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等語。可合考矣。若其若由也不得其死之言。則抑子路勇進之氣也。按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亦戒勇之言也。蓋專勇進而不持志。則氣出於志之先。或將至於違其志爲非其心。而不自知矣。是蓋孔子之所以數抑子路之勇進也。後世諸子篤信左傳。以其記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爲信然也不考焉。紛紛然作是非之說矣。左氏之記果然乎。則子路一勇夫而已矣。何在孔子之門之爲哉。且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豈不擇其人而祿仕於孔悝哉。管仲不死於君也。而猶不失其爲仁矣。子路反不若管仲乎。則曾子之所畏。將焉有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反忘師之戒乎。何爲於唯恐有聞哉。凡左國之爲記也。亂世之雜說。又其人將以多聞傲於世矣。而不知擇其信誕。豈足盡信據哉。唯其書近於古多遺言。吾是以不棄之耳。諸子讀古書而不能爲志士。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蔽蒙之見。焉能知古人。哀哉。



魯人爲長府。長府者蓋官府之名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長府。閔子騫

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之上省政字。仍者猶據也。舊者與

新對詞。貫者與慣同。蓋亦轉聲借用也。數試其事而意有所貫徹之謂也。不與習同。

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仍舊慣謂政廢新政而反據於舊政。如之何者。議其處置辭。

非問是非得失之辭。不與何之如同。齊風南山詩曰。載麻如之何。衛從其畝。取妻如

之何。必告父母是也。改作之下省長府二字。此言仍舊政者。何必先改作長府。而後

爲仍舊貫哉。將必別有所爲。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人者指

子騫也。此非與子騫言。與他人論子騫。故曰夫人。不言者謂不多言。

此語閔子騫論政。而孔子以其言爲中也。凡事有大小。施有緩急。故舉事者先其大

者。則小者從而漸舉焉。施先其所急。則事得順序而無遺漏焉。故大學曰。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今魯人將仍舊慣。而先改作長府。不知所先後

也。豈能終仍舊慣哉。蓋魯人之曰仍舊慣。其意將欲以名聲服人心。是故先爲長府

以示其實也。而一長府其如人何哉。故子騫笑之耳。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奚者何之轉聲。奚爲者謂無所用而爲。

凡何爲二字連讀者。猶曰無用也。此蓋孔子責其習之簡之言也。門人不敬子

路。聞瑟拙之語。以為學不至。故不敬。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升堂入於室。論其學也。非論其知也。言子路雖不習於瑟。而其他之學亦至

矣。不可不敬也。如北鄙殺伐之聲。則漢以下之說。古無是語矣。按左傳襄十八年。

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北風豈北鄙殺伐之謂哉。

此語論子路之學也。夫瑟者樂器也。而樂者聖王之所以用之而成治之具也。故聖王

制器作樂。將有以所為矣。非如後世遁世之徒。以此為慰閑之設也。孔子以禮樂立

門戶。豈獨不以聖王之心為意哉。學於其門者。亦豈偶然哉。是固與孔子同志者也。

然則雖瑟瑟而樂之具。不可不習焉。習必不可不盡其善也。是故孔子責子路以奚為

矣。夫匹夫而以聖王之心為心。有甚於螳螂之怒臂向隆車焉。此備人所以笑也。然

而古之所謂志士。莫不以世之治亂為憂也。伊尹太公皆是已。凡古書論樂者。如荀

子及左國之記等。可熟考矣。孟子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如此章。亦固

非俗學書生之所能解也。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師者子張之字。商子夏之字。賢與愈互用之。皆謂

勝。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者謂出於其先。不及者謂不至其中。

曰。然則師愈與。愈者謂賢。子曰。過猶不及。

此語論師與商之知也。非論其學。子貢試問。而孔子之答如此矣。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者蓋指周公旦也。

謂其富之有餘。曰富於周公。蓋溢言

以明其過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一堂曰。是再求之所自錄。

故自稱其名。與宰子晝寢同例。得之矣。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外之也。蓋以爲無所責。痛責之辭。鳴鼓而攻。借攻戰

之語。猶借詩之語也。言其可數其過而責之也。可者謂可攻。二也字俱斷語。

此語冉有自錄其過也。按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蓋無能改於其德。是其所以爲過也。故孟子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富之者。不直賦其民。而又賦其君者也。故孟子又

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矣。

孟子此語皆述孔子之意者也。由是觀之。此章首稱富於周公。又曰聚斂而附益。俱

所以明其過自責之言。而出於痛悔之深者也。猶有若對哀公。以百姓足。君誰與不

足等。可熟考也。

柴也愚。

愚者不智之稱。

參也魯。

魯字無所見。

不審。

或引孟子。子誠齊人

也。爲魯人者。非也。彼哂不知大功。此否也。

師也辟。

辟者偏陋野鄙之稱。

左傳昭六年。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是也。由也嘑。嘑者言語不文之稱。

此語論諸子之所短也。朱註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予以爲否也。此本孔子之言。而各刺其所短。以使其所勉而已矣。然而相傳闕子曰二字。而編者不敢加焉者。編者之慎也。雖然。自柴以下皆呼其名。則爲孔子之言。其證明矣。朱注又曰。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此又非也。雖其門人。孔子豈忍並揚其長短。明其毀譽以辱之哉。是俱所出於偶然也。而亦彼一時。此一時者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字指回之知也。庶或作尙。蓋轉聲。多作

庶幾。俱訓近。未見其有異義也。蓋皆有所向而將至之謂也。或爲希望者非也。孟子。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可見望更言之矣。乎字不敢斷詞。屢者數也。蓋亦轉聲。古書互用之。空者謂空乏。孟子。空乏其身。屢非恒之謂也。而曰屢空。則可知恒之貧矣。空之下省而能堪其憂五字。屢空二字。則庶之證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凡古書中單曰命者。多謂天命。而此章爲天命。則焉字無所當矣。一堂曰。命謂諸侯之使命。若爲天命。則天命豈有不受哉。宜曰不知。不可曰不受。得之矣。焉者不受命之是所也。蓋指無所得食也。受命則富貴。不受命貧賤也。焉之下省而食二字。億則屨中。億者慮也。蓋亦轉聲同義。上文不受命而貨殖。則億中之一

也。蓋子貢嘗得諸侯之聘使。而不受。孔子以爲億中。

此語論顏淵子貢之知也。按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凡讀書者所以尙友也。而左國之記。亦無不讀也。孔顏之世。又莫不識焉矣。然而至於讀論語。則諸子莫論其世焉。獨何也。是不其所以不能解其語乎。孟子嘗論其世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斷之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子曰。知者不惑。今顏淵子貢閉戶而不出。可謂不惑也。此其所以堪憂耶。故孔子並稱嘆之而爲中不亦宜乎。又按莊子達生篇曰。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姦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撻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姦謀。曰不如食以糠糲。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僕之中。則爲之。爲姦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姦者何也。此亦論惑矣。凡若言可熟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蓋問善人治國之道。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不賤迹者謂政不踐先人之迹而善。不入於室者謂其治不至於極。

此語論善人之道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者言事物之情體形色理

用之謂也。猶彼白而我言其白。是論白物也。彼黑而我言其黑。是論黑物也。物有萬

物。事有百端。大小形色不同。又各具其首尾本末焉。故如論語之語。其所論百端焉。

讀者宜不可違。爲是故也。論人論德等之論字可考。篤者厚拘守之謂也。蓋謂拘禮義

是字有所指辭。如今之孝者是謂養之是。皆指其人以示之也。與者蓋謂與之爲友。與

之下省則不知三字。色者顏色兼容貌言語。凡外望之辭。莊者俯觀望之謂也。

此語論擇人也。如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又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等之語。可合考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諸者之乎也。之指所聞也。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有父兄在者謂凡有所斟酌可察。不獨止於父兄矣。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惑者謂反之於己。而不知所自行。子曰。

求也退。

退者蓋謂難進。

非日退之謂也。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等之言。可吞

考。故進之。由也兼人。

兼者合也。謂合人之所聞。而欲己行之。如有

聞而未能力行。唯懼有聞等。可考。

故退之。

退者謂抑。

此語論子路與冉有之性也。合三子之間答以爲一章。蓋相傳以然也。非編者敢加之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晦庵曰。後謂相失在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

矣。走而以顏子之不在。故爲其少壯之氣。進而與匡人鬪而死。曰。子在。回

何敢死。

日之上省顏淵二字。子在者謂知夫子之不與匡人鬪必走。則己亦不敢與

暴人爭。按荀子榮辱篇曰。凡鬪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

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

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錫牛矢也。又孟子曰。志至焉。氣

次焉。可熟考。

此語記顏子之臨急變。而持其志無暴其氣也。按晉語。武公伐翼殺哀公。止欒共子

曰。苟無死云云。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

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國語之說如此也。後世諸子由此而起作說。紛然不定。萬世無斷焉。胡氏私國語以爲先王之制。一堂疑共子之死於君。而非死於師。反信禮記者。真倒置眼。不足與是非也。夫復讎雖出於子弟之情不能忍。而私刃也。欲保國家而設制焉者。果建私刃。則是先王亂民也。焉能治天下乎。且立之君。將何爲也哉。是故不知以治爲志。雖欲讀古書而甚難矣。且夫聖王之制。殺生之權。與之於諸侯。而不及之於大夫。故曰。大夫之施不及國禮也。而況於殺乎。又況其下者乎。是所以守國也。是故共子不嘗曰先王之制。其曰人之道也者。言不知報德則禽獸也。是所起於亂世也。夫上失其政而罪不治焉。於是乎爲之子弟者。不能忍焉。而以私刃復讎以報德。此生於不得已者也。予竊熟讀國語。推其文理而察其語意。曰事之如一者。君父師不異也。曰壹事之者。言致死而不可貳也。曰致死焉者。則壹事之之謂也。焉者生之族也之是所。而及指其德不可不報也。曰人之道也者。言不知報德者禽獸也。雖然。以一人之躬欲報三人之德。甚難矣。故曰。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夫唯其所在而後乃可得死也。國語之說如此。而共子仕哀公。則躬在君而死於君矣。不亦宜乎。今顏子未仕。則躬非在於君者也。辭父從師而在中路。則可謂躬在於師矣。然而當其逢難也。則何得不致



死報德乎。是蓋夫子之所以恐其死也。不然夫子之此言。不亦甚過計乎。若夫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之說。則當時封建國體。貴賤有定分矣。非如秦以來之國無體也。孔子雖德爲聖人。而分則庶人也。門人雖尊信。而以庶人請起諸侯之師。則人以爲病狂人之煩懣。誰應之哉。雖然。後世書生輩攘臂於民間。驟則欲唱亂者。朱注爲之俑也。則腐儒之說。賊人之子亂世。甚可疾也。予何得不辨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晦庵曰。子然蓋季氏子弟。自多其得臣二子。故問之。蓋得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者與常庸別之謂也。蓋言如君子脩身之道等。則爲非庸事也。之字與德之不脩之之同例。問異也。下之字同。曾者不辨不可之謂也。蓋輕二子而勉子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所謂者古今槩而世所謂也。道者謂事君之道。蓋君子事君之道。以安上治民爲道也。不可者謂其君不可以道事。止者止事也。謂止事而退。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者謂供於事之臣。蓋賤二子爲季氏宰。而無能改於其德也。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等之語。可合考矣。夫子所以望於二子者甚重矣。曰。然則從之者與。之者指君也。蓋二子有所諫爭。而子然以爲大臣也。而今聞夫子之言具臣。故更異之。

耳。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亦者亦於大臣也。

此語論子路冉有之才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費者季氏之私邑也。蓋子路爲季氏宰而學子羔也。此

記者序事以起下子曰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者謂害其才。夫者指人

之子也。人之子則謂子羔。

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

二焉字俱費之是所也。蓋指成一大邑也。亦國家天下之形

也。治民事神。乃所以學也。焉之下省而學焉三字。然字形容讀書之狀詞。

子曰。

是故惡夫佞者。

是故者指子路之言也。夫者指佞者也。言佞者不悅學。凡事

皆苟而爲可。如子路也。

此語論學也。按子路此言所謂溢言也。非本心也。此言若果其本心也。則已何讀書

而爲學哉。自爲則讀書而爲學。爲人則爲此言。乃知非其本心也。蓋怒夫子謂己賊

夫人之子而激焉。故以溢言應之耳。是故至於夫子又謂己佞而屈焉矣。雖似不敬。

而子弟之間。當論道宜無憚焉矣。是所以爲子路也。且孔門師弟相親愛。毫無嫌疑。

亦可以觀矣。又曰。子路篇。有是哉子之迂也等之言。可合考矣。又按學者必讀書。

自孔子始矣。夫孔門學者。欲將大有爲矣。不欲徒識禮數而爲史也。讀書所以多識

而擴知以養才也。故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所謂誘者。所以使盡其才也。可考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此記者序以起下文。子曰。以吾

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長者以年言。爾之下省是以爾以吾爲長者矣。九字。言吾所以爲爾所

長。則除年之外。非別有以先爾也。自降以與彼偕辭也。毋字無之轉聲。毋之下省見

字。以之下省見長者禮四字。也字自斷以勸諸子之言辭。所謂夫子善誘入者。亦可以

觀矣。居者謂無事平坐。不之上省世字。知者謂知其才而用。如之下省入字。爾之下

又省而用二字。何以之下省爲字。哉字和以勸言。故讀聲。子路率爾而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率者與左傳宣十二年。

率師以來。孟子。率天下而路也之率義同。謂先衆。何晏曰。率爾先三人對。得之。

晦庵曰。輕遽之貌。非也。且此夫子問而子路答之。與孟子。梁襄王無所因乘而遽問

曰。天下惡乎定。故曰卒然異矣。好欲賤孔門烈士者。宋人之輕浮也。爾字然之轉聲。

形容其貌辭也。千乘之國者當時列國諸侯之通稱也。攝者兼持之謂也。乎者於也。大

國者當時謂晉楚齊等稱大國。言千乘之國。以迫在大國之間。爲大國之所兼持。事之  
不有暇焉。不得自專矣。加者謂以師旅伐之。其義與公冶長篇。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之加同。謂自外及之。三之字俱指千乘之國也。因者乘因。謂累年。爲  
者謂營爲而治之。勇者怯之反也。氣強而進。謂之勇。氣弱而退。謂之怯。勇怯俱在  
氣。而氣者心未及慮之謂也。方者與四方之方同義。謂知所背向之方。蓋爲臣宜向於  
君。爲子宜向於父。行事宜向於義也。言內困弊甚。外數懲大國之暴誅。如所謂畏首  
畏尾。身其餘幾。內外多懼。乃氣屈而無勇。狼狽失方而誤圖。夫子哂之。哂  
字蓋亦笑之轉聲。之字指子路之言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何如者問辭。非謀辭。對之上省冉有二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蓋  
以食地言之。不以國地言之也。兩十之下省里字。至小國也。其字指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也。禮樂者謂正禮樂以教。按子路篇。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中庸。脩  
道之謂教。脩道者謂正禮樂以調人道。孟子。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  
也。今冉有言爲至小國。而亦必正禮樂。雖似割雞用牛刀。而古人之大體。全在禮樂  
可以觀矣。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對之上亦省公西華三字。之字指宗廟

之事。如會同也。願者謂望欲。學者猶試爲之。焉者學之是所也。蓋指未嘗正試其事

也。事者謂執籩豆獻酬交錯等之事。會同之下省事字。端者正也。謂束帶端衣。章甫

者蓋冠之名也。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是也。相者謂執禮而補相賓主之應接者。

小相猶貳相也。焉者宗廟之事如會同之是所也。蓋指其與空講習之有異也。點爾

何如。鼓瑟希。鼓之上省會哲二字。希字蓋罕之轉聲。簡少之謂也。蓋聽三子

之言有感焉。且聞且鼓。故雖鼓瑟。而心不在乎。而瑟聲簡少。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鏗爾者形容舍瑟貌辭也。爾者然也。作者

謂起而禮。異者謂別。乎者於也。撰者擇也。但擇宗名。撰族名。擇者愬而分善惡之

謂也。撰者於擇中又分其極之謂也。此謂撰取而志焉。初夫子之問。以如或知爾則何

以。故三子亦各以爲國家之用答矣。而會哲獨非國家之事。且非夫子之所問。於是乎

辭以異乎三子者之撰者。亦蓋禮也。古人慣文雅。不苟失禮。可以觀也。後人何不學

焉哉。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何傷乎者謂無傷。亦者三子亦會哲亦也。言各言其志。則不以異爲害也。暮春

者蓋以夏之時言也。 商風詩曰。 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 亦以夏之時言之。 暮春寒氣消散。 而溫風漸至。 草木新萌。 而天暖鳥鳴。 日影又遲遲。 人情樂遊步之時也。 春服者晦庵曰。 單袷之衣。 成者謂制既成。 言釋裘褐之重。 而更制春衣之輕。 則躬健而行步便也。 浴者盥濯之謂也。 蓋不必浴。 唯盡快事耳。 沂者水之名也。 舞雩地名。 蓋高陵之所也。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則人非多而不少焉。 道遙於水邊。 高陵之觀。 遠風之快。 所散秋冬之鬱氣。 悠詠彷彿。 乘薄暮而歸。 人誰不樂哉。 夫子之與之。 不亦宜乎。 又曰。 得夫子何傷乎之許而後發。 亦蓋侍長之禮也。 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喟者歎貌。 也字與同也。 賜也之也。 同。 不屬於與字。 夫子之與點也者。 蓋一時與之也。 由此觀之。 曾皙之言。 亦必有故焉。 吾請於章終試辨之。 今不敢混焉。

三子者出。 曾皙後。 後者謂後於三子者而不出。 曾皙曰。 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將問夫子哂由也。 故先以此為因也。 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 夫子何哂由也。 夫之上省然則二字。 曰。 為國以禮。 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 哂其言不讓。 則非哂其率爾也。 然則率爾二字。 記者唯見其勇進之氣象耳。 且雖不讓。 而其言中又自見其勇氣之不屈矣。 又按公冶長篇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也。 由此觀之。 夫子既許其能。 可以見也。 唯求

則非邦也與。唯之上省曰字。唯者一也。蓋疑子路曰千乘之國。而冉有曰國不陋也。然而非實疑之也。欲知夫子許其能否耳。公冶長篇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安之上省子曰二字。安者焉也。見者猶有。似辭氣有異。而不必然也。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唯之上宗廟之上俱省曰字。公冶長篇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夫三子之所言。與夫子之所稱。間合如此。則可見孔門諸子之其自知明。而無虛誕焉。大異於後世書生之放誕矣。

此語三子各論其志也。夫三子皆以國事爲志矣。而曾皙俱在孔門。而獨不在諸侯何也。且夫君子雖素其位而不顧其外。而豈忘世而獨樂其身之謂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何一日忘天下。唯其以枉己者。未有能直入。故自處耕耳。今雖三子。亦非舍己而爲人也。若夫樂一身而不知愛國者。非士也。嫠婦猶且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而況在學於孔門之人乎。夫曾皙。孟子嘗稱狂者。曰狂者進而取。夫進而取者。不計量己之力不足。而必取行於古之人之謂也。古之人。上則堯舜禹湯文武。下則禹稷臯陶益契伊尹太公。未嘗有一人樂獨而忘天下者也。而曾皙獨不

能以爲國用爲志。將惡乎在進取乎。且孔子亦平日爲天下憂亂深矣。是故曰。苟有用我者。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徧歷四方。而犯者至亦不少焉。不聽子路之諫。曰予所否者。天厭之。故雖至於佛肸弗擾之召。無有所否。必將欲往。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不受荷蕢者之謗。曰果哉。末之難矣。孟子亦稱。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今聞曾皙之言。俄然棄其平日之志。遽遽然慕盤樂遊觀之樂何也。是必不然也。請嘗論之。夫曾皙之鼓瑟也。亦時習之耳。然而其瑟聲之希何也。蓋有感三子之言也。雖未聞夫子之許。而已私許三子之能矣。是故且聞且思。心不在乎。瑟聲希爾。顧若莫知三子何哉。是使萬鎰之玉在塵中。誠可惜也已。於是乎不堪悲歎。遂又不欲自言其志。故言暮春之快事。將欲以一時消其憂耳。有同氣相感。而適以誘夫子之喟歎矣。夫子亦言雖與點也。其所以喟歎。豈棄世之心哉。亦乘桴浮海之憂深矣。心甚傷者。雖笑而不樂焉。善哭者使人垂涕。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夫曾皙之謂與。使夫子垂涕矣。試論以待後君子之斷爾。

###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仁者德愛也。無他達之於萬事而已

矣。以人之親爲徵也。荀子曰。仁者愛也。故親也。是已。而達之於萬事者。不得其



法則不能。故問仁。問爲仁也。克者遂勝之謂也。己者或對物。或對人。今對禮辭也。復者謂重復。禮者先王之典令。天下之成則。而貴賤有分。親疎有別。吉凶不相襲者。人道之極也。蓋有己可而禮不可者。有禮然而己不然者。而人多易順己者也。順己則違禮。故曰克己復禮。此蓋古語也。孔子取以喻爲仁之法矣。爲仁二字孔子之言也。爲之上省則字。仁之下省也字。爲仁與下爲仁由己同語例。謂務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之上省何也則三字。一日者猶苟也。喻其不可不勉辭。蓋以克己二字爲甚難事。故勉之爾。禮之下省則字。天下者謂凡天下之人。歸者猶來服也。謂人之親附。焉者克己復禮之是所也。蓋指每事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天下歸三字。則所以全爲仁之法也。歸字則見仁之證也。此所解釋前語之言也。舉功以示之。所以誘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爲仁由己四字句。由己者謂由己爲仁。而之下省何字。此勵之言也。按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爲仁由己者。蓋亦如此矣。可合考。顏淵曰。請問其目。其者指復禮也。目者謂注目之所。猶用心也。言何所則可用心而克己復禮。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者謂非我可

視聽言動之禮。非謂勿視彼之非禮之物。勿聽彼之非禮之言也。四禮之下省則字。勿

字無之轉聲。視與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中庸。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聞等之字義。

可觀而見矣。言者謂言談。動者謂進退。而動字兼視聽。言此蓋其大畧也。若潤澤之。

則亦將在顏子。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事者謂務。斯

字此之轉聲。指非禮勿視以下之語也。

此語論爲仁也。按荀子子道篇曰。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

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

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

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

君子矣。夫子道篇殆乎荀子之雜篇。而古人之言。字義無違焉。今合考三子之答。

而仁之義可得而知矣。何私造說之爲哉。又按。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

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夫柳下惠之行。

固與此章之語。其指雖異。而其曰我爲我。而所以不自失焉者。亦非禮勿動之謂也。

其宜以稽矣。程子之箴。雖親切。極於古人背馳。則無所用之。學者尤宜無拘。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門者謂

接人。使者謂役使。承者謂奉。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亦皆非禮勿動之謂也。此蓋亦

古語。援以喻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者對人也。人者象內外上下也。

此所以解釋古語之意之言。而得人心之所同然之說也。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在邦者謂仕而處身於國。在家者謂不仕而居家。無怨者謂人不怨。蓋在邦與在

家。其所接之人。雖有貴賤多少。而我之所以接之者。無有一人之怨者也。此學功以

示之。所謂無怨。則仁之所以爲仁之證。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此語亦論爲仁之方也。晦庵乾道坤道之說。其可怪也。夫乾坤卦之名。而陰陽之謂

也。今顏淵與仲弓。借學於孔子者。而以爲有陰與陽相反之異乎。凡所以誘道人之

道。雖多術。而非無因其才之所及而爲之方。然而亦唯舉之一端。以示指趣。欲其

易入而已矣。豈又有佗焉哉。其至於思而得之。則在其人也。如此則其告彼與答此。

不足累意。則固當有異矣。則其有不同者。偶異焉耳。何必同。且如晦庵之意。則

孔子之教以片道。不能達人之才矣。何也。夫乾坤陰與陽相反者也。然而相交錯而

生變化。然後形吉凶。單乾不能獨生物。單坤亦不能生物。今孔子教顏子。片以乾道。是顏子不能以達其仁也。告仲弓。片以坤道。仲弓亦不能以成其仁也。則雖聖人之語。爲無用之言。其果爲然乎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詘。詘者鉞也。不利口之謂也。曰。其言也詘。斯謂之仁矣乎。司馬牛問仁。而孔子答以仁者之行。又只舉其一端而已。故疑之。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兩之字指仁也。得乎二字。勵之而使深思之。亦誘之道也。

此語司馬牛本問仁。蓋亦問爲仁也。而孔子不以爲仁之方。直以仁者之行。故不舉其驗徵。且稱其一端而言。甚不備。是固待問之言也。雖非司馬牛。不得不推問也。後世書生喜默識心通。而不是推問。是釋迦達磨之道也。古人不然也。雖有所自得。而不自安焉。必正之於師。然後安之。如子夏禮後之說。亦可以觀矣。而況於師之言乎。何得苟而得。是以不嫌其躁推問焉。是乃所以篤志於學也。又按。自顏淵以下三子。問仁則同。而孔子之告之。各異矣。編者三章並記之。其意蓋欲使讀者互相交證而考之。則仁之爲仁。亦易得矣。學者察之。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

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內者與外對詞。省之下省諸已二字。不疚者猶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也。夫者指君子也。夫之下省君子二字。

此語論君子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憂之下省無兄弟三字。弟之下

省以相輔佐四字。我者與入字對。獨者與上皆字對。亡字無之轉聲。一堂曰。存亡之

亡。對有言之。則爲有無之無。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之比。亡得之。亡之下省兄弟二字。子夏曰。商聞之矣。之者指下八字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此所聞。蓋古語。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敬者謂敬人。失者謂失敬。人之下省僭字。恭者敬進退俯仰之謂也。禮者先王之典令。

恭敬之規則也。則得人之所同然者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者。謂人親愛己。必相輔助

而不相棄。一堂曰。古本皇本。兄弟上有爲字。自邢本闕爲字。而宋儒不復見古本。

因以子夏之語爲有病。過矣。今從皇本作皆爲兄弟也。則無復可議者焉。得之。子曰。

宋儒其學固與古人背矣。故以其學視古人。有不與己學同。則數毀罵孔門諸烈子。不

獨此章矣。今按有爲字。則與也字相應而辭穩矣。無爲字。則也字實不成語。故從皇本有爲字爲是也。語末也之下省乎字。

此語論君子也。觀子夏引死生有命。蓋當時司馬牛有兄弟死而憂也。前章夫子亦以君子不憂之語。蓋因司馬牛之有憂歟。勵之也。故編者並記以相證矣。可考。而宋儒以子夏之語爲有病而毀之。若果然。則雖聖人之言。何爲無病乎。若夫兄弟之有死喪之變。君子豈得曰內省不疚而不憂乎。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此君子亦憂矣。何爲不憂。君子懼禍。故深慮而避禍。荀子修身篇曰。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是君子亦懼矣。而若曰內省不疚。而不知懼。又不知憂。則此妄人也。故凡言亦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若以辭而已。不得其意。雖聖人之言。而古人之糟粕已。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蹄者所以在兔。言者所以在意。又按小雅常棣之詩。乃見有兄弟之輔益。司馬牛所以憂無兄弟。不亦宜乎。晦庵直以愛敬二字視兄弟。其學不獨與古人背。而又殆乎無生人之意矣。出家獨善之道也已。且信無證之妄言。欲以非毀古賢人。此亦妄人也已矣。焉能知聖賢之語乎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二句。蓋古語。不行以下。則孔子之言也。譖者謂讒。無

實之言也。膚受者謂身受害。愬者讒告也。告人之惡之謂也。膚受之愬以身受害告也。晦庵爲愬冤者。非也。不行者謂人不能行。焉者承問明。而明者之是所也。蓋指其知足能照證與信也。也字斷明。已矣二字定可謂之言。可謂明也已矣。則所以對子張之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也字亦斷遠詞。此子張問之外。而孔子衍而及之者。蓋喻知不足及遠則不能矣。

此語論明知也。按浸潤之譖。晉驪姬是已。膚受之愬。魯季公鳥之妻季嫺。楚春申君之妾余是已。春申君有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正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固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之。爲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編者云。春申君事見於韓非子姦劫弑臣篇。夫父子之愛。人之所不能惡焉也。然而猶可以浸潤而譖矣。夫婦之親。人之所不能間焉也。然而猶可以膚受而愬矣。而況於其他乎。君臣之際。朋友之交。不參驗其平日。而審其爲人。則懼不免受誣矣。是故

獻公以不慈終。春申以蔽蒙傳。此二君者不遠觀察其爲人。而近聽訴者之言。則不得爲明矣。此蓋孔子所以特稱遠而道子張。言不遠照則不能達其明也。驪姬季嬭之事。見左傳及國語等。可合考。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政者所以治國家也。足

食足兵民信之。乃可守國家也。之字指民也。一堂曰。民信之矣。言若民則使之有信也。足食足兵。各二字句。合之爲一句。民信之矣。四字一句。以足食足兵例之。宜

曰信民。而曰民信之矣者。食與兵皆以足言之。而民則非以足言之。故特易語法。是古文精細者也。得之矣。宜與下文民無信之語相證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者謂必去。不得已者謂勢不得不

去之時。此假設言以推問。欲知其所輕重也。去者除也。謂除足食足兵之務。蓋言姑後之也。去之下省則字。斯字此之轉聲。先者問政之所先務。非問所先去也。去兵者

謂去足兵。去兵則可知足食與使民有信。政之所先務也。所先去則非所先去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去食亦謂去足

食。子貢前問一之所先。而孔子以一之所去答。故子貢又推極之者。欲知其所最重也。孔子而後去食。則足食之重。不可苟而去也。然而至去食。則可知使民有信。政之所



以爲政。專在於此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此釋所以民信之爲先之意也。自古者謂自古至于今。蓋有所指也。非合堯桀而言之也。皆者爲政者皆也。亦非合堯桀而言之也。以上三字乃所以勉子貢也。有者非常然之謂也。凡民之死與不死。俱在政之何如而已矣。非常然也。故曰有。有之下省民字。死者謂死而不移。死而不移者。則有信也。有信而不反側。謂之立。然則曰死。則其立可知矣。下文曰不立者。亦其謂不死可知矣。無亦非常然也。民之有信與無信。亦在政之何如也。凡古書中用有無字者。二字俱謂非常然者。信者心有所守而不移之謂也。不之下省如是二字。立者謂上文死。則立不轉移之謂也。曰不立。則可知謂其不死。上文曰民信之。此曰民無信。互言之。上曰死。下曰不立。又互之。古文之體格。其語意可推知矣。此語論政也。夫政所以衛民也。而食與兵。所以衛民之具也。故務足之者。政之所急也。食乏則民無以保生。兵備不完。不能禦暴。其何以衛民。此足食足兵之務。政之所以不可不急也。大雅曰。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饈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夫公劉匪居匪康。而足食足兵。詩人乃謂之篤。蓋以爲厚政也。然而有食足兵備。而不能衛民者。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此亦

自古有之矣。可不思乎。是蓋子貢之所以推而究之也。夫食與兵。所以衛民之具也。具具而不能衛民。不可謂之政也。雖務足食足兵。將焉用之哉。故曰民無信不立。言足食足兵之務。雖政之所急。而又不可以忘民也。是政之所以爲政也。然則爲政者。率無信之民使之信。率反側之民使之立。此之爲意。政乃得其道矣。然後與民守之。致死而民不移焉。此之謂政。聖人憂民厚矣。唯欲與終天年。禮樂刑政。是其具也。據於德依於仁。是其道也。古之人所以學。志欲與聖人同憂。是故所究問如此其極矣。後世書生雖讀古書。而志固陋。不在民。不能憂聖人之憂。其所以讀書。專談理亢說而已矣。不亦鄙乎。是故其於古書也。不務求古人之意。慢辭而廢文理。自作說曰。自古而誰無死。唯其飢餓而死者。視之全天年而死者。直遲速之不同耳。則雖食不足。亦未足以爲人之最大患也。唯至信。則民生倫理之所以賴藉而立也。甚矣書生之無耻也。欲談理而不自耻於不仁之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哉。夫爲民上而執民柄者。憂專在使民終天年矣。故孟子謂梁惠王曰。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何則柄旣在茲矣。唯我之所欲爲。而民可使終天年也。故執柄而爲政者。罪歲且不可得矣。而况自曰自古人誰不死。唯其飢餓而死。與終天年而死。直有遲速而已矣。未足以爲人之大患乎。難以在上矣。己則如此而望民之有信。是

桀紂亦欲民之爲己用爲己死也。必不可得矣。且夫人之所大患。唯懼不得終天年。除之之外。聖人亦無憂焉矣。故定分而建倫。將欲以使人各終天年也。政之本末於是乎在焉。而民之死。未足以爲大患。而憂倫理之不立。不亦倒置乎。且生者必死。常然也。古用有無字者。必非常然也。則曰生者必死可也。乃引古又以有字。滑疑其說而掩其非。果如此乎。則孔子因子貢之問。遁辭以誣子貢也。子貢不可誣。而不仁之言。又不可掩矣。孔子而不耻不仁。何以爲孔子。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質者謂性行。恭敬忠信之類皆是也。文者謂禮法行也。爲者謂爲事。蓋非孔門貴禮也。

子貢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一堂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一句。說君子猶論君子也。乎字哉之轉聲。也之下省過矣二字。駟不及舌者。言舌一動

而言速去。雖駟馬不能追而救之。責其輕發言而戒之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文質俱謂君子之文質。初棘子成說君子。故子貢從說君子。則可知文質非汎論人也。言君子之文非虛文也。實有於內。而後文

發於外。君子之質固非野鄙也。發於外者。內有其實也。棘子成不知之。甚可惜矣。

而輕發言。欲說君子。所以過也。如虎豹之文。有其實而有其文也。而若盡去毛而爲

韓。則無觀其爲虎豹。此棘子成之說。其爲過亦明矣。

此語論君子也。子貢一言明君子如此矣。至於萬世之後。猶得知古君子者。子貢之賜也。以言語稱子貢。言語豈多言之謂也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年者謂年穀。用者謂財貨。不足者謂不足用。之字指用不足也。如之何問足用

之術也。盍字何不二聲也。徹者文王之田制。十而取其二。其法孟子詳之。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者指不足也。百姓者謂民。

此語論足用之道也。或曰。有若之對。不當哀公之問。凡問者必有所困而謀之道也。

對者從而爲之方。塞者爲通之。惑者爲辨之。然後可使飽入心矣。此問答之常也。

今哀公非問田制也。求足用之道。而應之以徹。此非所問也。及難其不可徹。則從

之以道辭矣。已則無術焉。利口以要勝人。若是乎。古今學者之無益於國也。應之

曰。子未知古君子之道。不可以毀孔門烈士。荀子曰。君子言有擅字。行有防表。

道有一隆。夫徹者文王之法也。有若之所隆無他道焉矣。既已有一隆矣。豈又以所

賤事君乎。文王之治岐也徹。而未嘗聞文王憂用不足矣。是徹足用之術也。而今哀

公二猶病其不足者何也。夫百姓之力有限者也。而人主之欲無窮矣。以有限欲奉無窮。豈不難乎。是非安存之道也。故荀子又曰。人主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曰人主問政。以其不及安存不告也。則不爲不敬乎。匹夫問學。以不及爲士不教也。則不爲不忠乎。曰孟子嘗有言。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今有若亦不以哀公爲不足與言仁義。必陳文王之法矣。敬孰重於此。且夫魯政在季氏不能取。三家彊侈不能服。爲國君而難將及身。是之不憂。以用不足問諸賢者。宜矣其不得死路寢。而終身於越也。是有若非無術也。哀公自取之也。夫道無一隆。順人以周旋焉。不知遠圖存亡安危之道者。古人以爲妾婦之道矣。子不痛哀公之不信仁賢。不可以毀有若之無術。哀公若能信有若之言。欲與百姓俱富。則治天下可運諸掌矣。而况魯國乎。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也。夫有若則可爲大人也已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

主忠信。

徙義。

崇德也。

崇者積而高

之謂也。辨者謂欲自知其惑而不惑。主者對客詞。在內而應外者謂之主。自外至者客也。主忠信者謂內以忠信而外應人。徙者移也。徙義者謂舍己而從義。速而不吝。以

此積日。乃人望高焉矣。也字斷崇德。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二句。蓋古語。既欲以下。則孔子之語。既又二字對揚。以示凡事兩疑無一決也。非直謂愛憎也。是字有所指詞。指其人也。也字斷其惑。

此語論崇德辨惑之道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小雅我行其野詩之辭。蓋孔子因此辭有語焉。亦

如子罕篇。唐棣之華。偏其反云云。子曰未之思也。子路篇。不恒其德云云。子曰不占而已矣。憲問篇。克伐怨欲云云。子曰可以為難矣。類之例也。記者必先序其辭。而後

記其語矣。今存其序而語則亡矣。不可知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句。蓋古語。孔

子引以喻之也。君君等者謂君則能君。臣則能臣。父則能父。子則能子。乃所以政。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景公不曰君不能君。而曰君不君。以庸俗視孔子之言。所

以不能推問為之道如何也。可惜矣。

此語論政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者也。中庸曰。人道敏於政。由此觀之。陳人道

即所以論政也。但在爲之如何矣。而景公不能復問之。直以得食粟。自以爲君君臣。備君安備俗。不思遠圖。所以後日國亂不可救也。不亦悲乎。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者字書曰。木右爲片。左爲

耳。片言蓋謂言之終始不具。以喻不煩多言也。以者以片言也。折者中分之謂也。不與斷同。此非斷罪也。謂分別是與非。片言可以折獄六字。蓋古語。者字以下。則孔子之言也。者者人也。其者更指其人也。而以子路當之矣。

此語論子路也。稱古語以當之。蓋善其當判是非則速。而於人無所斟酌也。

子路無宿諾。晦庵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得之。蓋謂其速。

此語亦論子路也。蓋孔門相傳之說也。編者以前章孔子之語。子路有何能。而孔子以是古語稱子路乎。其意未明。則殆乎虛譽矣。因此語並記。亦猶雍也可使南面。與仲弓論子桑伯子語兩章。先進篇。吾從先進。與從我於陳蔡。與德行顏淵閔子騫之語。三章並記矣。則孔子稱子路之意。其可推知也。宋人篤信左傳。不知擇是非。凡左國之記。多戰國之俗說。其妄固不可信據矣。況於孔門諸子之事。盡與論語相反乎。子路若果有小邦射之事。則魯仲連之徒。非孔門之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者謂聽而判其是非。猶人

也與人同也。謂人詰問探索究其情。而後決是非。則孔子亦不得不詰問探索究其情。必也使無訟者。謂必使無訟。使之下省民字。

此語論聽訟也。按子路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又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堯曰篇。不教而殺。謂之虐之類。可合考。孔子使民無訟者。蓋有所據之道也。不容言正其本清其源。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者謂以身任之。兩之

字俱指政也。無倦者謂久而不懈。行者謂令之於下。忠者謂圖民之利。

此語論爲政之道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學者謂讀。文

者謂古書。約者謂約束。之字指博學也。禮者先王之令。萬事之成則也。弗畔者謂不違於事而事治。夫字哉之轉聲也。

此語論從事之道也。博學於文者欲通變。約之以禮。則擇於博。而不違於類。乃所以弗畔也。後世自秦以下。上無典令。則下無成則矣。人各制之於心以從事。乃人道不脩焉。學者務博而無以約焉。則蕩然無以從事。莊子所謂博溺心者也。溺而不

自知。故議論雖精。而不足以從事。雖正而不中於人道。悲哉。聖王不興。無教之



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謂助而成。

美者謂美名之事。惡者謂惡名之事。是字有所指之詞。指成人之美者。

此語論君子也。蓋有所爲而發也。觀是字而可以察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者正也者。以字義喻之也。帥者謂上先而率下。以正者謂以正廉之政。

此語論政也。夫政所以帥下也。上之所帥。下莫不從焉。爲政可不慎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患盜者謂病國多盜賊。問者謂問去盜之術。子者指康子也。欲者謂欲盜。竊

者盜取也。

此語論去盜之道也。觀苟子之不欲五字。蓋康子當時適有所爲而斥之也。亦如邾庶

其以漆聞丘來奔之類。有容外盜之事歟。因爲欲盜也。今不可審知矣。胡氏竊柄奪

嫡之譏。亦書生怒肩張口癖。議論雖正。而無益於事也。夫竊柄之可責之於哀公也。

康子雖竊柄。若能輔君而治國。則何有於竊柄。夫爲輔弼之臣者。何必從。故荀子

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

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此亦書生之所不知也。夫康子爲魯之上卿。而相其君。是輔弼之任也。故孔子責其不能正身而率耳。若夫竊柄則君之失也。且奪嫡之事。雖左氏之所記。而其虛實未審。縱使實事去物移。而不及改矣。孔子言之。果何心哉。無益於彼。而祇足以爲怨矣。不亦愚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道亦大槩言之。非必謂先王之遺也。

兩道之下省者字。就者謂黨。何如問是非得失詞。子爲政者謂子既執柄。所欲爲而民莫不順。焉用者謂無所用。子欲善而民善矣者。而字猶乃也。言民之不善。由上之不欲善矣。輕重上下之權。既在於茲。則子欲善。乃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二句。蓋古語。德者謂心行。艸上之風必偃。釋古語之意。以喻上之所欲爲。而民莫不順焉語也。之字指艸也。偃者謂順靡。不與仆同。

此語論政也。以上三章。編者並記。以觀孔子之所以對康子一轍。皆所以責其邪心。

也。夫政所以帥民而道善，借求安也。而以殺爲心。豈不過甚乎。且權未定而用殺爲之。必將懸輕於俯而以爲重。是桀紂之所以多殺而滅也。不亦哀乎。故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焉。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荀子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表率也。表傾而景邪。如此之類。可合考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何如者以既成者爲問。曰何如。非所以爲之法。故不曰如何。達者自此至于彼之謂也。

達之爲詞廣。故反問而使期其所謂。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子張以名之聞爲達。而夫子辨之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質直者謂質樸正直。質直而好義一句。此其爲人也。察言者謂以彼

之所言察其意。觀色者謂觀彼之顏色而亦察其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之類。可合考。

察言而觀色一句。此其所以接人也。慮者謂遠慮。下者降也。荀子脩身篇曰。行而供

翼。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

不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左傳昭七年曰。正考父云云。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

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之類。可合考。如欲不以得罪

於比俗之人。或莫余敢悔。可見各其所慮矣。慮以下人一句。此其所以慎身也。此三德名之聞者。是其爲人之達於彼也。乃所謂達也。夫聞也者。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者謂已接人之顏色。取者舍之反也。舍彼取此之謂也。取仁猶執仁也。行違者謂行不與色合。居之者謂安

之。之字指色取仁而行違也。不疑者謂不嫌其行與色相違。自以爲可。以此聞者。是色而已矣。非有可達之物也。乃聞也。非達也。按如巧言令色。或鄉愿生斯世也爲斯

世也。善斯可矣者。蓋皆色取仁而行違者歟。可考矣。此語論士之達也。夫子反問以辨之者。蓋子張之所未及。而夫子誘而進一步已。又

曰。此章可觀論與辨之字義矣。夫達也者云云。此論達也。夫聞也者云云。此論聞也。是辨中之論也。達與聞並照以明其別。則辨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脩者去不善

者而齊其善者之謂也。故謂去曰脩。子曰。善哉問。蓋善遊觀之際。猶不舍學而問脩身之道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

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先事後得。與先難後獲異語同意。蓋古語。謂動事非爲獲報。非崇德與。指喻辭。下二事

皆傲之。按荀子曰：「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所謂賢不肖一者，崇德蓋如斯矣。攻者謂深咎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亦古語。一朝之忿者謂少頃之怒，忘其身者謂不思身之害，以者行忿以也。及其親者謂憂患及親，此亦古語。以其以小事忘大事，故爲惑也。按荀子榮辱篇曰：「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

此語論脩身之道也。三非與，喻之辭。舉三古語以喻之。顏子所謂夫子善誘人者，誘亦蓋多方也。夫道不可以言盡也。故師指其方向而誘之。示大意而已矣。其至於傍通自得，而千變萬化，應物不辟於類，則在其人已。然而師不能善誘，則弟子不得至矣。學者不篤志，則不能自得矣。乃無進步焉。孔門諸子所以皆爲天下之烈子，讀者宜熟思之矣。不可徒效浮薄書生，講無徵，空理以詈詬孔門烈子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愛人之義，樊遲既達，故不疑而直又問知也。問知之上省樊遲二字。樊遲之所以未達，蓋所求之旨遠，而應之言近，故不飽其意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者手取所在地之物之謂也。錯字措之轉聲。擇所而置之謂也。諸字之於之象聲。此蓋當時之諺也。夫子引以示知人之舉措也。能者不能之反也。能使枉者直五

字。則夫子之言。衍說諺以喻其能之所及遠矣。乃所以為知也。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何謂也。何謂也三字。與為政篇。子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

無違。樊遲曰。何謂也。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同例。

蓋使枉者直者。樊遲未得其方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選字撰之轉聲。擇而取其最善者之謂也。選於眾者謂於眾中選之。

遠者謂不近在於朝。所謂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不仁者遠。然後乃民可化也。此

蓋能使枉者直之方矣。

此語論仁知。而卒專論知也。按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

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鬻。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荀子王霸

篇曰。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

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

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

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尙。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於天下不見謂脩。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興力。而功名甚大。舍是而就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古之人務知者。將欲以達仁矣。舍仁則知亦無所用之也。故其說知亦如此矣。猶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荀子大略篇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之類。可合考。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問友者問交友之道也。其人之利害。知而無不告者。忠告也。告而能使喻者。善道也。之字指友也。不可者不可告不可道也。止者謂止告止道。而不告不道。自辱者謂自我取辱。焉者不可之是所也。蓋指是非倒置之人。必將怨告者也。荀子脩身篇曰。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其倒置如此矣。而我強道則必怨我。是

我自取辱也。故不若速止交而不告也。

此語論交友之道也。夫友所以輔仁也。我與彼胥及無輔。而我有害。則不若止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者謂禮樂之道。輔者裨益我所不足。

此語論會友之道也。夫會集不能無以焉。不會則交友不親。不親者則不得補益。故數會者所以厚親交也。而世俗或多以盤樂怠敖之事。是臧穀之會。雖親非所以輔仁也。君子不然也。將欲取於友以相輔益仁也。則不可以無益非禮之事。故會友必以文。然後君子之會也。又曰。文者非謂讀書說義之類也。古者聖王有法。以脩入道。謂之文。曰學而時習之。又曰。學之不講等之語。皆謂此物。讀古書者。不可不知古。如文王既沒。文在茲。又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之類。其他孟子荀子莊子中庸之書。左傳國語之記。可合考。

###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先者謂身先服而後令。勞者謂竭心力而不

厭。二之字皆指政。請益。曰。無倦。請之上省子路二字。曰之上省子字。

倦者謂不堪其勞心力弊。



此語論爲政之道也。夫政所以治國爲衆建法以帥者也。身不先服。則法不立矣。國之治亂。任之於己。不竭心力。恐有遺漏焉。法不立且有遺漏。其何以治國。及子路請益。則曰無倦。蓋告無餘事也。萬善在其中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敕小過。舉賢才。先有司者蓋所以任職也。敕小過者蓋所以使不懼罪而竭其才也。舉賢才。則官有其人。而職不曠。百事舉焉。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之上省仲弓二字。焉者何所也。指己之知也。猶何以。蓋言己之知不足廣知賢才之人。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曰之上省字字。二知之下俱省賢才二字。其者指示詞。指舉賢才也。舍者取之反。諸字之乎也。舍諸言不舍之必取以進之。

此語亦論爲政之道也。蓋爲政之道。要在善用人也。而用人之善。在使人各盡其才也。先有司。敕小過者。所以使之盡也。然而不知舉賢才。則事皆將從僭放矣。亦不足爲治也。舉賢才之方。則舉爾所知。是狹而廣之之道也。按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如此語可合考。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待者與荀子。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之待同。謂每事不自用。必問焉而後行。按荀子曰。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又曰。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國語。桓公之於管仲也。外事謀焉。內事問焉。待子而爲政者。蓋亦如此矣。先者謂始下手。奚先言當時於衛國之政。將何所始下手。名者政之名也。正名者謂以仁義名其新政。正之上省先字。夫名號也所以徇也。凡事所爲有名者。收衆心而使知所向也。名不正。則衆心不一。疑懼而不知所向。乃未可施令也。是蓋夫子之所以必正名爲先。民懲舊政也。魯人作長府。亦以仍舊貫爲名矣。按國語。吳王夫差伐齊之師。曰何以名吾師者。與師不可無名也。又按孟子謂宋牼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此遊說者。亦有號而徇其說矣。而況政乎。是書生之所不識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有是有是迂也。是字別有所指詞。迂者徑之反。回遠也。其字指示詞。指正名也。正之下省名爲先三字。蓋子路私有所先試之於夫子。而夫子舍之曰必正名。故曰迂也。其意蓋以爲名者文也。事者實也。實正則文自著焉。正事名乃不勞正矣。子曰。野哉由也。子路知實而不知文。故曰野。凡古人曰野者。皆謂有實而無文。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

其者指所不知也。闕者與爲政篇闕疑闕殆之闕同。謂不言。必稱君

子者。學者宜學君子也。而今子路之發言。違君子之德矣。故咎之耳。君子野人非對

言也。下文乃論所以必先正名。則子路之所不知也。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者謂令。凡言自上曰令。自下曰規。言則總名也。不順者謂不行。與下文可行互言

之。則言不順者令不行也。蓋民間名而喻。乃一所向。名不正。則疑懼而衆心不齊同

所以令不行也。言不順。則事不成。事者總所營爲言之。事不成則國不治

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者興於人心。而成君上之制者也。故曰

不興。不興則不可興也。事不成。則君臣疾怨。父子相疑。夫婦不睦。兄弟不順。朋

友相欺。而下逆於上。是禮樂不興於人心也。按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

生矣。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

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荀子曰。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

「貴尊賢賢，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古人之言如出於一口矣。可合考。蓋皮之不存，毛無所傳也。後世亦有禮樂者，而非脩入道也。非和入群也。非行諸天下也。獨爲朝會之掙節，以示尊貴之驕泰而已矣。則固與古以大異矣。故總不可以後世視古人之言也。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者，謂罪不在乎民，而刑罰之。堯曰篇。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夫無教之刑罰，不可以爲中也如此矣。故古者聖王必興禮樂以教。中庸曰：脩道之謂教是也。所謂道者，下文所謂天下之達道五者是也。其脩也者，亦其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其禮儀威儀也者，乃上祭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之類。舉其一二者，可以觀矣。是故民知手之舞足之履，而不敢觸罪也。有不從教者，然後威之以刑罰，則民知罪矣。此之謂刑罰中。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所謂近於禽獸者何也。荀子曰：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夫無教，則民之行放辟邪侈，而爭如禽獸矣。及犯罪，從而執之，是所謂罔民者也。焉爲刑罰中哉。後世自秦

以下。所謂律者。無教而欲刑罰之必中。是以徒謹小差耳。愈謹愈苛。愈苛愈不中。故荀子曰。慢令而謹誅賊也。古之人。慢令而謹誅。且以爲賊民矣。而況無教而誅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者。謂危懼不知所措手足。蓋手之舞足之履。有刑而無教。則不識其度。故動恐其離罪而不安焉也。詩曰。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有教故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名之者謂無名物而新命名。若夫父子祖禰。則天下之定名。豈更名之爲哉。名之必可言也者。謂必慮可言而可言也。而後名之。言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也者。謂必慮其可行而可行也。而後言。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無所苟者謂必慮其可行與否而後言。蓋言而不可行者。誕妄也。君子耻誕而惡妄。故無所苟也。而已矣者謂君子之爲君子。止于此而無又有佗道。此語論政也。蓋爲政者。國有緩急之患。而時有先後之施也。是子路之所以問奚先也。夫名所以徇也。國之廢興存亡之機也。夫宋輕一匹夫也。一說於秦楚之王而徇利。則舉國將去仁義懷利以相交矣。徇仁義以說於秦楚之王。則舉國將去利懷仁義以相交矣。人之背向如斯其速矣。而況國君爲政。徇名以帥乎。名豈可苟哉。蓋當時衛國之政。污漫幽險。風俗濫。而民迷於所向焉。是所以邪行之起也。君臣父子

兄弟。去仁義。懷利以相交。姦民乘之而行其意。則國之亡不可待頃矣。夫子之所  
以正名爲先。蓋是以歟。晦庵以衛君爲出公輒。而以出公輒繼祖而立。以爲名實不  
當不正。欲必使孔子廢其君。夫待子而爲政者。必明君也。明君也者。民之父母也。  
而其立以名實不當。爲不正而廢之。則是誅湯武而必奉桀紂也。不祥莫大焉。其誰  
與是乎。誅民之父母而奉民之怨賊。書生之不祥如此。而不自知惡焉。又會聚人之  
子弟。外治亂。而談空理。而不自知賊夫人之子。甚可憎也。且苟有用己者。則我  
君也。君而勸之。將如之何。凡書生之癖。以小嫌不知過大事。甚辟夷而不知君臣  
不辨上下。妬心深。而好妨害人。然而欲必行其意。是以驟則亂天下矣。可不疾乎。  
且夫繼祖而立者。自古而多矣。未嘗聞爲不正也。況此章衛君。其所指不識果爲某  
公乎。若果爲出公之立。名實不當。故夫子有此言乎。則記者不首序其事。則不可  
解也。古書之例。皆以然矣。何獨此章得不然哉。按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此兄弟叔姪相繼立。而伊尹皆相之。而孟  
子不以爲不正矣。大雅皇矣曰。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此周亦兄弟繼立。而詩  
人不以爲不正也。夫桓公殺兄爭國。而用管仲。管仲不易君。相之而匡天下。孔子  
未嘗曰管仲相不正也。夫桓公且猶不可廢也。而况禰其祖乎。夫苟有用己者。則我

君也。庸詎有易君之道邪。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者欲學之於夫子也。子罕篇。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之語。可合考。稼者謂稼穡之事。不如者謂不及。

請學

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爲圃者謂治圃。圃者種菜蔬之所也。此問意專在

學稼也。而以夫子不許。不可直止。故又請爲圃耳。觀下文夫子之語。可以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者與君子小人對言之小人不同也。

此與下子貢問士章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之小人類也。但彼譏在士中而

徒謹小行。不能爲大器矣。此譏有大志者。而用心於末事遺本務耳。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禮正分者也。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而以敬行之者也。莫敢

不敬也。則豈又有犯上者乎。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者正理而行之

謂也。正理而行。故事得其宜。而物無偏重。人無憾焉也。民莫敢不服也。則孰思亂

哉。上好信。則民無敢不用情。信者言行相襲之謂也。荀子曰。政令

已陳。雖視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視利敗。不欺其與是也。情者謂人之相愛

性之自然。而不加慮焉。荀子曰。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者。是用情而不用

心也。若不用情用心。則將籍斂計費。事業慮勞佚。寇難覺利害。如此民不可得而治

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者所以負子之衣也。焉用者謂無所用。無所用。乃無爲於學也。夫子之所以不許樊遲之請也。

此語論稼。稼亦政之一端也。樊遲蓋昔在后稷能稼穡。以教民而成功矣。今夫子亦多能鄙事。蓋亦將有所用。而稼尤重焉且急也。故請學矣。夫子曰。焉用稼。此樊遲請學之意。可以觀矣。夫子之不許。亦是以也。蓋后稷之教民稼穡者。在其時而不得不然也。是出於不得已者也。今百事民皆能之。則擇其人而任之耳。所憂則唯在上之不好禮義信矣。由是觀之。夫子雖多能。而亦出於賤時之自然。而非將有所用而勉之。可以見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其平日戒門人之多能如是矣。又曰。孔子是語。待樊遲出然後發者。非待樊遲之出而發也。樊遲出之後。戒門人也。若夫樊遲。則可思而得矣。其不喻非所憂也。又按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蓋亦如此矣。可合考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誦者謂暗記。達者謂達於政。蓋爲政。宜先識人情之所背向而施法也。人之所向。政之所成也。人之所背。政之所敗也。詩言志而不匿其情。故誦詩可知人之所背向。而達於政矣。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四方者謂四方之諸侯。專者與賤而好自專之專同。專對者謂不復君而自斷以對。荀子曰。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是也。雖多亦奚以

爲。多者謂多記。爲者謂誦詩。蓋言誦詩而不成詩之用也。

此語論詩以及政也。詩之爲用也廣哉。自可以興。而至於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至于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無不備焉。非後世歷史之所及也。是以古人以爲文學之第一矣。觀正牆面而立之語。可以見也。是何也。夫詩言志而不匿其情也。情者何也。好惡喜怒哀樂是也。而喜怒哀樂者不直作。必遇變焉而起者也。感而自然迫而不得已者也。然而其發言也。婉而善竭其情矣。其屬辭也。比物以善明理矣。是以古者作辭者取焉。知治亂者察焉。故曰。詩可以觀也。夫詩三百未歷久。而天下之事變。人情背向。是非治亂之所存。於是乎盡焉矣。善讀者吟誦之際。熟思而有得焉。則足以扞禦外患。定國家之大計矣。蓋所以夫子有是言也。又曰。古者誦詩三百。則以爲多矣。後世書生。暗誦書萬卷。老身長子案机而不知治亂者。亦奚以爲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正者謂不義。不從者謂民不從令。令之下省民字。行與從互之。

其義可以見。

此語論在上而行令也。身者乃所以行令之本也。蓋有爲而發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封國也。衛康叔之封國也。而周公與

康叔兄弟也。此兄弟之語所由起矣。政兄弟者謂政相似。

此語論魯衛之政也。蓋亦屬有感焉而發矣。其所以爲兄弟。必有所指焉。而其善惡得失。又不敢言。記者亦不敢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善者稱其全其有也。居者謂處之。室者室具。

謂貨財諸器。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始者終始之對。謂富有之初。三有之下俱省室字。始有者言未合也。曰者公

子荆曰也。苟之爲言。非實然而漫姑爲然語也。合者謂兩兩相待而爲用之具。少者多

少之反。與富對言。少有者言未完也。完者完聚之完。謂凡室中所用之器用無不備。

富者無不有之謂也。富有者言未美也。美者美玉美錦之美。凡物質地文采俱全。盡其

善而可觀之謂也。

此語論衛公子荆也。其所以爲善。蓋稱其不以欲富至於敗也。觀左傳國語之所記。當時敗亂之起。多生於溢富矣。故襄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

曰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云云。不受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今觀公子荆之居室也。察其曰苟。則非不欲合完美也。意實不滿焉。然而姑安于此耳。不强求合完美者。蓋亦恐失之也。荀子所謂君子欲利不爲所非者也。是所以全其有而孔子之稱之。蓋在于此歟。雖後世不爲無是禍敗。可不恐乎哉。

子適衛。冉有僕。夫子之語所起。記者序之於其初。子曰。庶矣哉。

庶者謂衆多。蓋屬見衛國之民衆多而稱嘆矣。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既與又對言。其意可觀矣。焉者庶之是所也。蓋指無所招致也。夫治國者。患寡民矣。今既衆多矣。乃無招致之憂也。故試問以爲學者也。曰。富之。曰之

上省子字。之字指庶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之上省冉有二字。焉者富之是所也。蓋指無興利豐財等之煩也。推問以極之。所以爲冉有也。曰。教

之。曰之上省子字。之字指富也。

此語論治民之序也。按荀子大略篇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

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

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夫民之情雖有惻隱羞惡

之心。然而不養之。則鹵莽焉。鹵莽則私欲爲之萑葦。毫毛之利。將必鄙爭矣。安

見其惻隱羞惡者乎。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言先養民情也。孟子又曰。飽食煖衣佚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禽獸者無辨也。親疎無分。長幼無序。不知貴賈。不知敬尊。唯以力相先者也。夫民之性雖善。而不理則亂焉。亂則近於禽獸。聖人愛之。而制禮作樂以導之。所以理民性也。中庸曰。修道之謂教。道者何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也。莊子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故禮樂者修人道以理民性者也。是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冠昏喪祭。皆有法則焉者也。莊子又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亦言先養民情也。古人之言。如出於一轍。可合考也。用是觀之。不富而教者。必不行焉。富而不教者。亦不至矣。夫聖人之愛民也深矣。所以治也。舍之而他求者。可謂惑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苟有二字。慢設語也。以無用

我者故爾。莽之上省雖字。可之下省用字。也字斷詞。斷非不可用爾。用我二字。此語之所主意。可考。三年有成。三年之上省不莽月而已則六字。言長用我。則三年而吾有成也。

此語自論也。三年有成四字。與上章富之教之語可合考。是亦編者之意也。按荀子曰。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之類。古人之語可合考。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爲者謂施治。百年者久也。勝者謂使服而不爲殘。非化之謂也。殘者謂殘人。去者謂不用。殺者刑殺也。

此語論善人爲邦也。誦古語而誠之。蓋有感而發矣。如先進篇。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語。可合考。又前章三年有成。與百年勝殘去殺並記。對照其功之遲速大小。亦可以觀矣。是蓋編者之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如有二字。假設語也。如之上省今字。有王者者謂王者與而治天下。世者王者之世也。而後二字。與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之而后同例。示非此在彼之先詞。猶曰乃也。必非謂此卒之後更彼之謂也。如荀子。久而後三年之語。亦同例。其他古書中可博考。仁之上省民字。言譽一世而

無不仁者也。

此語論王者之功也。編者以此次善人爲邦。以見其功之大小淺深。然則仁然後可謂化矣。豈可以勝殘去殺爲化哉。又按自富之教之以下。至於此四章。並記序列。其間挾善人爲邦之語。以鑒諸上下。編者之意。其可察也。然則夫子曰有成者。其所成可思而得也。如此章。使子貢在側。則必爲夫子自謂。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苟之下省能字。可與下不能照。何有者言此外無有也。於從政乎何有。與何有於從政乎同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正人何者。言不能正人也。蓋政者所以正人也。

此語論從政之道也。正其身與前其身正之語。辭氣自雖異。而亦必屬有感而發矣。如顏淵篇。季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可合考。

冉有退朝。夫子之語所起。記者序之於其初。子曰。何晏也。何晏也

者疑其後於平日退朝之時。墨子尚賢篇。賢者之治國也。蚤朝晏退。蚤晏對言。對

曰。有政。對之上省冉有二字。有者言不常之事起也。凡古書中用有字者。皆非

常物也。觀如學而篇有朋。上章有用我者。左傳有星有日有年字義。可見也。政者所以因事而張法以正國也。此言述所以晏。以解其疑。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其字指政也。事者常事。雖屬政者有定則而不必議可者也。以與用不同也。不曰不用我。而曰不吾以者。蓋諱之也。夫子當時爲大夫。得與聞政。故爲君諱曰不用也。其慎辭如此矣。可考也。其者指與聞也。與者與衆大夫俱也。之字指政也。

此語如答冉有之失言。而正國家之大體也。亦所以教冉有也。夫國家必序位列百官而具焉者。將何爲也哉。夫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不舉。始皇是已。而況乎私之也乎。國家之敗。恒必生於貴臣專之矣。故聖王必列百官。設有司。以定國家之體。然後法而議。職而通者。欲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也。是先王之法。天下之成則。而國家之所以立也。然則季氏雖爲上卿而不得專之。孔子雖不日朝。而旣爲大夫列其位。則不得不知焉也。是不論用與不用。專正大體者也。蓋大體旣正。則餘事乃可漸舉也。又按此非爲司寇之時也。觀微子篇。齊人歸女樂云云。孔子行。孟子。孔子爲魯司寇云云。不稅冕而行。又莊子。孔子再逐於魯等之語。孔子之仕魯。固不一再矣。蓋晚年又仕而爲大夫。而無所職焉。有事則朝。無事則不朝。故言及於此耳。如鄉黨篇。吉月朝服而朝。後篇。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之類。可合考。如子罕篇。子路使門人爲臣。則孔子

臨終之事。時為大夫故也。蓋欲去而未得爾。觀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可以考。是亦雖可屬於無用之辨。而試論之而已。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以者以一言也。諸之乎也。孔子

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以者亦以言也。若是者指定公之問也。

幾字期之轉聲。謂期與邦。左傳定元年。易幾而哭。謂易哭之期日。也字斷詞。斷不

可幾。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人者謂世人。此蓋古語。如

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之上省君字。也字斷詞。

斷其果難。幾乎之乎字。於之轉聲。言君若知為君之果難也。則必能盡為君之道。乃

此一言不可期於興邦乎。一言而興邦五字。誦定公之言。故不幾乎三字。置諸一言之

上。所以充其問。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

莫予違也。乎字於也。唯之下省樂字。其字指為君。也字斷莫予違。晦庵曰。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得之。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其字之字俱指君之言。

不善之上省其字。



此語因定公之問。論存亡廢起之所由生也。按荀子臣道篇曰。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墨子親士篇曰。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祿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則陰。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蓋皆述是意者也。又按孔子對問。多以近在人口者矣。不必正答直指也。蓋所以喻之也。貴其思而得焉。而不敢強矣。顏子所謂夫子善誘人者。其可考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近者謂境內。遠者謂境外。說與悅同。者字指人。

此語論政也。惜乎葉公不能推而問也。如子路子貢。則必推而窮之。不以自得爲足矣。觀前子適衛冉有僕章。亦可見矣。而晦庵嫌其躁。驟詈孔門諸烈子矣。然而夫子如至於用人之時。則舍此取彼。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是何也。在其學用心之淺深也。豈可以惡躁不深求乎哉。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速者謂政之速

成。小利者利之小者。謂一事二事之利。乃害於大體者。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達者凡事至於所期之謂也。不達則不遂。大事者

謂志所期。小利與大事對言。其意可觀矣。蓋大事成。則大利在其中矣。此釋前言以喻之。

此語論害於政者也。蓋懷大事以從政者。欲政之治。欲民之寧。欲國家之安存。所謂大事也。而二事害於政。從政者宜深絕而不可思也。雖聖賢警之如此矣。如行小忠則大忠之賊。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之語。亦可熟察也。夫門弟子問政者。亦不為少。而多以為學者也。執事而問其當務者少矣。今子夏屬執事以問政。是子夏問當務者也。故夫子之應。自有異於他日。是以記者特以子貢為吾父宰六字。冠諸章首以表之。豈得無意哉。可考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黨者鄉黨也。直躬者直人名躬也。晦

庵曰。直身而行者。非也。如果其說。欲直身而證其父。則是不直也。誰稱之乎。今

直躬無意而證父。故人悅其直。目以直躬。葉公從稱之。則躬為其名明矣。一堂以脩

身正身之字義。辨身躬二字不同。又引莊子韓非子。以證躬之為名。得之矣。其

父攘羊。而子證之。其者指直躬。攘者晦庵曰。有因而盜曰攘。子者謂直躬

之字指攘羊。此證所以為直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孔子

對不曰直躬者曰直者。則躬乃其名。不待辨而明矣。是者指直躬證父之事也。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曰在其中者。謂務此而反得彼。

父子相爲隱者。不直也。然而反可得爲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

此語論直也。夫直亦一德也。然而豈足以論聖賢哉。如夫人之生也直之語。則爲庸

衆言之耳。亦大概而言矣。如今直躬證其父。則外雖直。而吾竊疑其內不直也矣。

何也。則夫人情父子最不相忍者也。而或欲有所爲而相忍。則其不直亦甚矣。況欲直

身而不顧父之爲戮。則是豺狼也。是蓋孔子之所以不取於直躬耶。故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人焉廋哉。然則見其事而不視其所以。直目之者非也。父

子相爲隱者。外雖曲。而察諸其內而無求焉。則不害於爲直矣。故曰直在其中矣。

韓非曰。直於行者曲於欲。凡如是古人之言。不可不熟察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居處者居也。此三字成句。三句蓋古語。取以喻之。之字適之轉聲。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行如前三言。而又人親我不能絕。乃爲仁也。按孟子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荀子曰。仁愛也。故親。又曰。仁者使人愛己。仁之爲仁。其可以稽

也。又按以棄字觀之。則自雖之夷狄以下。亦古之成語。

此語論仁也。夫仁一德也。而德莫大於人親之。故仁爲德之長。孔門諸子有大志。

而欲以禹稷皋陶之事業。將自以任者。所以專務求之也。何則雖有道。而人不親服焉。則未能施令矣。豈謹謹篤恭守獨。而待天下之平哉。是乃佛氏觀音之說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何如者問當否詞。與如何之間不可

者不同也。士之爲事也。男子有國事之謂也。夫知之所至。不能均矣。故有聖人之知。有賢者之知。有君子之知。有士之知。有衆庶之知。聖人之知。可以爲天子。賢者之知。可以爲公侯。君子之知。可以爲大夫。士之知。可以治事。衆庶之知。可以爲農工商。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行己者謂不以人之所不知異其行。有耻者謂有以爲耻之數事。而不以人之不知爲之。

使者爲君使也。四方者諸侯之國也。不辱君命者言不曠君命也。蓋必達其所命之事也。

曰。敢問其次。曰之上省子貢二字。此亦推而極之。曰。宗族稱孝焉。

鄉黨稱弟焉。曰之上省子字。宗族者謂親戚。鄉黨者外人也。焉者士之是所也。

蓋指其所以接於宗族鄉黨之行。如人不問其父母昆弟之言之語。亦可合考。曰。敢

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爲次矣。必者謂無應變之權。硜硜然者形容必信必果之狀。蓋其知淺薄固陋也。

小人者非汎謂同而不和比而不周等之小人也。夫君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者。有權而

善應變也。是以接萬變。而其知所以爲不困也。此不能然。所以爲小人也。抑字反語之詞。亦可以爲次矣者。言雖其知固陋淺薄。如不任於用。然而其言有信焉。其行能果焉。則亦將同有所用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之意。蓋非概今之從政者而問之也。必指當時有名於諸侯者也。故夫子應之曰。何足算。可考矣。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字嘆聲也。凡嘆聲發於心之不平。而心之不平不一也。或惜焉。或悲焉。或傷焉。不可不察也。今蓋惜子貢之失問也。斗斗斛。量名也。筭字蓋筭之轉聲。籌筭俱所以爲計算之具也。荀子君道篇曰。探籌投鈎者。所以爲公也。斗斛敦概者。所以爲贖也。是也。斗筭之人者。事斗筭之人也。蓋嗤其謹小利之得失。而不知政之終始本末。概以爲斗筭之人。則可知當時諸侯之朝無賢人也。按堯曰篇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亦言於孟敬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類之語。可合考。算者數之也。謂舉其人之事。而數其得失。蓋如齊之管仲音之舅犯楚之孫叔敖。端正信善。雖有得失。亦將有取焉。若夫數數然務小利。而不知大體。其本不立者。雖有善事。而其餘不足算也。也字斷詞。斷其可算也。之下省哉字。此語論士也。按荀子君道篇曰。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

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敗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慧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遺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凡如是之語。亦可合考矣。彼爲人主論國具。此論士。雖不同。然而夫士欲獨脩其身以爲國具者。國之多難。仕之不易。不可以不知也。彼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數數然唯小利是務。以爲至道者。何可以爲國具也乎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不得之上省。欲得中行而與之。一句。此所發自欲得中行之語也。孟子推之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中當也。中行者

謂行中於道。孟子曰中道。行道二字非轉聲而云爾。則其意可見矣。行之下省者字。與者謂與共學。之字指中行。必也之下省得字。狂之下省者字。狷之下省者而與之四字。狂之義雖未審。蓋謂自任以重。不顧其力之不足。猶螳螂之怒。瘦臂當隆車。故孟子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狷。孟子作獯。蓋轉聲。其義亦雖未審。蓋謂不與人親狎。故孟子曰踴踴涼涼。此不與世俗之人相親狎也。然而狂狷俱與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間然媚於世者。大異矣。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進退之反。前步之謂也。述而篇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是也。取者謂取於古以爲善。孟子所謂曰古之人古之人。則進取之謂也。有所不爲者謂世俗人之所爲。而狷者有所不爲。行已有耻者也。孟子所謂不屑不潔者。則有所不爲之謂也。此述前言所以與狂狷之意。

此語擇所與而取狂狷也。此章之義。孟子論之詳矣。如述而篇。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子罕篇。譬如爲山等之語。可合考也。聖人之意。其可略推知矣。若夫以容俗爲善。自安而無他志焉者。引之不可引。推之不可推。聖人之所棄也。故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南人者南方

之人也。而字與人而不仁。人而無信之而同例。言人可有恒也而無恒矣。恒者恒產恒心之恒。久而不變之謂也。以者以無恒也。作與爲字不同。不可以。不可以爲膝薛大夫。不可以爲天子大夫之以爲例之也。巫醫又非賤役之謂也。巫司禱請。醫所以藥。俱可救病也。蓋以無恒爲病。而言無恒之人欲救之而無治法也。善夫。夫字哉之轉聲。以南人之言爲善。

此語論無恒之人也。稱南人之言而同之。蓋南人之言。惡其無恒而欲瘞之。夫子亦以爲無如之何矣。

###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其者指不恒德之人。德者謂行。但以或承羞。故以德

論之耳。凡行以人之服與不服論之。則必曰德。古人之言爲然。是故曰德不孤。不曰行不孤。曰行己。不曰德己。其他吉德凶德之類。可博考。承者晦庵曰。進也。蓋承手中受物之謂也。故手中受物而奉進之。亦曰承。如承祭祀是也。傳受亦曰承。如承祖妣是也。可考。之者指無恒。羞者謂醜辱。此易恒封九三之辭。孔子之語所起。記者序之。如子罕篇唐棣之華之例。其他此例多矣。子曰。不占而已矣。孔子之語在不字。占而已三字。本衆人之言也。不之上省易字。此語論易也。意專在欲人之讀書耳。夫易占之書也。是故人以爲占而已。不欲讀焉。



孔子偶讀易及此辭。以爲謂易爲占而已者非也。有如是辭。可以脩身也。則雖易愈不讀矣。蓋爲不知讀書之益者發也。若使如子路子貢誦之。亦必將曰是道也何足以感。且此辭不及占。而記者亦止于此。則可見孔子之取於易。不過如是矣。則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之語。亦此意而已矣。夫能知無恒之或承之羞也。不幾乎一辭而無大過乎。況易之辭不止於此乎。若夫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繫辭傳之語。乃易家貴己之所貴之言也。固與論語不相關矣。自秦以下。上無禮義之教。下無賢愚。莫不節脩身之道。而貴前知。勉知難知。於是乎以易爲第一之書。視孔子亦以易。不知孔子之取於易。不過如此也。孔子豈取三百六十爻之變。元亨利貞之占。以教人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和同二字。義本相近。皆與人偕之謂也。而對言則

大異矣。左傳國語詳之。可觀而見矣。而字與人而不仁。人而無信之而同例。言和則將同而不同也。同則將和矣而不和。小人同而不和。按荀子脩身篇曰。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此同亦曰和。其義可觀矣。

此語論君子小人之與人偕之所相反也。蓋亦以戒也。按左傳晏子之語。論同之不可

甚詳。可觀矣。然而不能相降。則將無益於事矣。比于子胥是已。夫君子寬而善與人降焉。所以和也。擇是非所從而同焉。所謂持是而獻非。故不同也。小人不辨是非。不治曲直。唯同氣相從。謂之同。內狹而外亢。持利而爭功名。不能相降。所以雖同而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鄉之上省有人於此其知行七字。鄉人

者鄉黨之人也。皆者盡鄉中之人也。之字指鄉人所好之人。好惡對言。不待解而明矣。

何如者問其可否也。此設人以問。蓋欲自處也。子曰。未可也。未可與不可

不同矣。不可者決也。未可者不盡善也。蓋言雖善而不足做倣矣。也字斷詞。鄉人

皆惡之。何如。鄉之上省曰字。蓋言其高潔。備人不能信而惡之。子曰。

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鄉人雜也。

有善者焉。有惡者焉。故別之。其字指鄉人。此子貢問所未及。而逆衍言之。蓋亦所

以勉之也。

此語假設人以論其知行也。子貢之意蓋欲擇所自處其身也。按荀子曰。為其人以處

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此亦蓋古人學之一則也。故孔門諸子。多設為其人。以

論之者。豈徒以為口實而已矣哉。宜熟考矣。夫鄉人之好惡。不有所偏。則可謂公矣。

其知行無好無惡。非秀出於衆者。蓋不能然也。雖然彼鄉人者概備俗之人也。是故鄉人皆好之者矣。雖善而其知行非近於備俗者。不得然也。鄉人皆惡之者。其知行雖高。而殆乎淫僻之行也。至於善者好之。惡者惡之。則其高潔不至於淫僻。而足距汙邪服善者。夫然後乃爲拔羣之知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事之下說之下俱省之字。說悅之轉聲。說之

上省使字。下同。也字斷詞。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

器之。不說之上省則君子三字。也字斷之。此所以難說也。及者謂及使人時而使

人。其字指君子。也字亦斷詞。斷器之。但斷之於前而後言之者。蓋因語勢也。而諸

儒謂之送辭者非也。器者謂當其能而用之。之字指人。此所以易事也。二言釋前言。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論小人也。事說之下亦俱省之字。說之雖不以

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雖不以道說者。蓋因其所好而說之也。

備者謂兼萬能而當萬事。焉者人之是所也。蓋指人有能有不能而不能兼技。

此語論君子小人也。道者人道也。荀子曰道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

莊子曰。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齡。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中庸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已。蓋君子道

之所有。則無惡。道之所無。則無好也。則人無所因乘以援之矣。小人多好惡。而嫌疑深矣。是以人得因乘而說之也。其及使人也。則己不能擇能。而責人之不能也。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泰者無所不伸之謂也。驕者充情不可禁御之謂也。

此語亦論君子小人也。無釋語矣。蓋君子內省不疚。故平而無所不伸矣。好禮讓而善降。不驕也。小人多嫌疑而好勝。故心恒煩而不能伸。又不可開導也。是亦蓋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不屈之謂也。毅彊忍之謂也。木樸之轉聲。無文之謂也。訥辯之反。不利口之謂也。四字蓋連言古語。

此語取於古語以論仁也。古語蓋四字連言。不知何所謂。孔子則取剛毅二字。以為近仁也。其曰近意。必將遠仁矣。今私試求遠仁者誰。荀子曰。懦弱易奪。似仁而非也是也。夫仁德之愛也。愛則不忍物。不忍則亦似懦弱易奪矣。然則不忍有二焉。若懦弱而不忍。則不能勝奸禁邪。而良民不免害焉。徒不忍於目前。而功不至於百姓。不亦遠仁乎。故荀子曰似仁而非。若夫剛毅木訥者。雖多猛暴。然而可任重。而恩足以及物。則可謂近仁也。故曰近仁。則此近而彼遠之謂也。非言必然也。凡

孔子之語。其不詳說者。蓋在使思而得焉也。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之語。可博考。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切切之下。偲偲之下。俱省如也二字。此以形容驗之。字義不審。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釋前言也。

此語論爲士也。古人之學。不必望高。而必務積卑。觀子路子貢之問而可見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善人者蓋謂如齊桓晉文也。即就也。猶充也。戎者謂兵。

此語論善人之用民也。蓋有感而論之。且舉一端而論之。則凡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又善人爲邦百年之類。可合考。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字言外有所指詞。與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之是同。棄者猶絕也。之字指民也。

此語論以不教民戰者也。與上章相反者也。夫君之所以爲君。則以有民矣。而自棄民。其爲誰君乎。是敗亡之所以自取。不可悔也。此蓋偶有見焉而發焉。

##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上二句蓋古語。下恥

也二字。則孔子之言。所以答也。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與衛靈公篇。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語法全同。而意則大異矣。彼與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對言。

則不可以彼例此矣。夫連言者古人之文辭也。如子夏問語。所問唯在素以爲絢兮一句。

而連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亦可以觀矣。在問猶以然矣。況在答乎。凡古人禮義

之習。文雅之風。言語之道。亦不徑直如此矣。不可不察也。恥之上省則字。穀者謂

祿。一堂曰。此章原思所自記。故稱其名。得之矣。

此語論恥也。夫恥豈此而已哉。如行己有恥等之語。何唯一二事也。恥之端亦多矣。

不可勝言也。夫子蓋誦吾語以示之方程耳。至於思而得之。則在其人也。顏子所謂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之語。可察焉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克者謂勝人。伐者謂伐德。怨者謂怨

人。欲者利欲也。四者亦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唯在直行之與不行而已。不行者謂不直

行之於人。焉者克伐怨欲之是所也。蓋指所以克伐怨欲也。凡物不直與。必有所因乘

而不忍也。以者以不行克伐怨欲也。可爲仁矣者謂可爲仁者。此蓋古書之文。或當時

人之言也。孔子之語所由起。故記者序之於其初。而後記孔子之語。亦與子罕篇。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前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同例。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難能。仁之上省以爲二字。不知者不保其必然之辭。意蓋以爲必不然也。矣不正言非也者蓋亦謙。

此語譏古語之過也。夫仁德之愛也。誠心愛之而物不親焉者。莫有之也。故荀子曰。仁愛也。故親。又曰。仁者使人愛己。孟子曰。愛人而不親。反其仁。今克伐怨欲四者。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不行焉者。難能也。非彊忍者。蓋不能矣。故曰。可以爲難矣。雖然未睹人之親焉。則是慎獨而已矣。則無所見其愛物之實也。乃以此爲仁。則非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士而而字。亦與人而不仁。人而無信之而同例。言士宜不可懷居也而懷居也。懷者戀而不忍離之謂也。居者謂其鄉里居。蓋親戚知己之所與共。故曰懷。

此語論士也。夫懷居亦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雖然士之所以爲士。則以有事焉。事者何也。國事也。故士必欲事君任國事。而爲國具也。乃東西南北。唯所知己而用。何暇得懷居哉。是亦所謂小不忍亂大謀者。不足以爲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言危行。未

得其解。莊子繕性篇。有危然處其所語。然彼以言其形容。此正言也。不得相例矣。晦庵以為高峻。不知其據。孫字遜之轉聲。退避也。言孫則避而不言也。言之下省則字。此語雖汎論所以行於世。亦以誘門人也。編者次諸上章並記者。豈得無意焉乎。上章論士急於仕。而此章論邦無道之言孫。蓋所以相鑒也。然則亦觀士之於仕雖急。而危邦不可入。亂邦不可居之意矣。晦庵論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其說極是也。然此語未及入主。則可謂大早計矣。此其病在自任輕而責人重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德者人望之行也。

言者謂善言有可聽。不必與必不。語法不同。則其義大異矣。如集注之說。則不知其辨。又不見有字。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仁勇皆德也。凡德者性之固有也。天之生物。不能均焉。則性或厚此而薄彼。或厚彼而薄此。不得齊矣。故有仁者焉。有勇者焉。是其所以不如上文有德者有言者。曰有仁者有勇者。而曰仁者勇者也。有者謂時適然。非言常然也。勇者謂勇之事。仁者謂仁之事。

此語蓋亦論觀人也。如聽其言而觀其行。又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之類。可合考。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稷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蓋非門人也。故彼舉其名。而

此稱孔子。蓋禮義之書法也。羿古之善射者。稟古之有力者。盪字搖之轉聲。動之也。

俱者羿與稟皆也。其者指羿稟。死然者謂盡天年而死。躬稼者謂其躬爲卑事。有天下

者謂不失人望。不必指其爲帝王也。言羿稟有入之所畏之能。而不免禍。禹稷知命自

安卑事。則不失人望矣。其意蓋以羿稟比當時在上位而自恃其權。而人畏之。而不恪

德。禍將及者也。狂接輿之所謂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之意爾。以禹稷比孔子居

下位而天下服其德焉也。此託問以稱夫子之德者也。故夫子不答者。避而不敢當也。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若人者指南宮适

而廣其語。婉辭也。猶莊子謂然曰若然也。皆同例也。其所以爲君子。則畏禍而安命

也。其所以爲尙德。則不親於權而黨於有德也。

此語稱南宮适之好德。而以爲君子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字哉

之轉聲。也字斷詞。

此語蓋當時適有見君子而不仁者而嘆也。觀有矣夫三字。可以見矣。按令尹子文三

爲令尹而無喜色。三已之而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則忠也。忠也則

可不謂君子乎。而子張問其仁乎。則夫子曰未知焉得仁。陳文子惡崔子之亂。輕棄馬十乘之富。則清也。清也則可謂君子矣。而子張問其仁乎。夫子亦曰未知焉得仁。是二子者君子。而夫子之所不許其仁也。其可以鑒矣。雖然彼皆昔日之人。非當今之人也。如夫子之言。則當今之人矣。故曰有矣夫。而其所指。雖不可知爲誰氏之子。然仁之爲仁。情愛人之謂也。誠心愛人。莫人不親焉矣。故孟子曰。愛人而不親。反其仁。荀子亦曰。仁愛也。故親。由此觀之。夫子之所以不許仁於子文文子。蓋無人親之之徵也。今此言。則在今日之人而言之。則未可以徵論也。則指其人無情愛人之事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愛者惜之謂也。之者指其所愛也。勿勞者謂不使勞。能勿勞乎者言不能勿勞必勞之。忠焉。能勿誨乎。忠與愛義相近。故又有忠愛連言之語。而愛者惜之也。忠者爲所愛深愛其利害而爲之慮也。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顏淵篇。忠告而善道之。又季氏篇。言思忠之類。可合考。焉者所忠之是所也。蓋指或以爲親。或以爲友。或以爲君之類也。能勿誨乎者言不能無誨也。蓋無誨者不深愛其利害不忠焉者也。

此語蓋誦古語。以誘門人也。而其所取專在忠焉。能勿誨乎之語。而上句連誦之爾。

子曰。爲命。裨諶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爲者謂造。爲命者諸侯所相往來之辭命。艸者未華不實之謂也。故謂文稿曰艸者。其未成也。創者僅裁之謂也。艸創謂制其始。四之字皆指命也。討者謂舉其所不可而擊之。論者謂理解其所以不可。脩飾者謂治裝調成。潤色者謂有光澤如施色。

此語蓋鄆人所相傳以稱語也。夫子誦之。蓋亦稱之也。以欲凡爲政者。不唯爲命。每事如此。則敗事寡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者利人之謂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

惠。是也。又子產聽鄆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荀子亦曰。子產惠人也。不若管仲。又曰。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者也。蓋子產以惠得民心矣。亦當時之一人已。非魯季文子之徒也。故夫子稱之。可考。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子西子產承伯有亂之後。而相繼爲政。國以寧。鄆人因並稱二子。

故或問連而及之也。彼者外之詞。其再言之者。屏之也。蓋言無可稱也。問管仲。

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者指爲管仲所奪邑之人也。晦庵以爲管仲者非是也。奪者謂爲管仲所奪。伯氏者地名也。

一堂考證備矣。駢字並之轉聲。莊子之駢拇亦是也。駢邑者謂並合小邑而爲大邑。所謂三百者是也。猶謂數金爲兼金也。三百者三百邑也。飯疏食沒齒五字句。中間不可絕而屬下。此古文之法也。齒之下省而終二字。怨言者怨管仲之言也。言自知罪之在己也。

此語論子產子西管仲之爲人也。夫子產之治鄭也以惠。亦得民心矣。管仲之爲政也用法。而人自知罪之在己矣。乃二子之優劣。不容辨亦甚明矣。所以有夫子之言也。豈借後世書生之臆說空論哉。按韓非子曰。孔子相衛。弟子子阜爲獄吏。別人足。所開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阜從出門。闕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阜問闕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闕子之足。是子報讐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闕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夫韓非之言固多戰國之雜說。不足必盡取信焉。然今以此稽諸無怨言。則亦可以推管仲之爲人也。故荀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

者安。聚斂者亡。」由此觀之。夫所謂爲政者。豈謂徒立朝而聽斷之謂乎哉。不可以不熟察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無怨者謂無以貧之故有所怨。非言不怨貧也。無驕亦傲之。

此語蓋亦有感而發也。而二者皆人之所難也。然於二者之中。判其難易。則此難而彼易。何則富而無驕謹行者。可能矣。至於無怨。則人情有所不能忍焉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趙氏魏氏俱晉之卿也。老者謂家宰也。優字勝之轉聲。劣之反也。謂足。滕薛者俱小國也。大夫者小國無卿。大夫爲政也。

此語論孟公綽也。晉霸於諸侯。而趙氏魏氏世代用事。乃家富而權重矣。夫權之所在。則有汚賄之機。富彊之家。有不相容之勢。汚賄之機。不相容之勢。亦皆不可保家之兆也。不可不慎守而禦矣。然而二家非別有煩擾之事。滕薛國小而攝乎大國之間。數見陵役於大國。而事煩力弱。國有不可保之形。蓋孟公綽之才。可禦端保全。而其智不足以應變持危。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成人者對小

子之稱也。大雅思齊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荀子儒效篇曰。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是也。子路假以爲問者。蓋欲有以成其身也。猶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問。子夏以巧笑倩美目盼兮。素以爲絢爲問。其實各別有所志也。公綽之上下莊之上冉求之上。俱省若字。仁齋曰。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得之矣。非言必兼四子之長也。文者文飾也。之者指知與不欲與勇與藝也。禮者班貴賤而度進退之準則。樂者勸和順志之具。且以習俯仰進退之節。俱先王之典令。而脩威儀以文飾動靜者也。蓋四子之長。雖足以獨步於古今。而不文則野也。野不可謂成人也。按小雅楚茨之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若夫有所長若四子。而笑語卒獲者。蓋孔子之所謂成人也。然而笑語之所以卒獲。則在禮儀卒度也。故曰。文之以禮樂。可考。亦之下省皆字。亦者所對其品不一也。然而夫子之意。未以此爲至。故用亦字。辭緩且不用斷詞。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曰之上省子路二字。子路曰也。今者謂當時。蓋當時世人多奔貪利逃危難。不恥前言也。何必然者。言雖不必至如夫子之所謂。而亦將有可以爲成人者也。蓋如夫子之言。則四子之所長。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皆人中之撰。在其人而後所能。不可概以此責他人。然而文之以禮樂。則是真成人。而

其人亦甚難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利者謂財利。思義者謂慮取之之義歟。不義歟。言不直取也。按孟子。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驢。辭曰。餽驢。子何爲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又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等之語。可合考。危者危難也。蓋謂君父等所我可授命之危難。非汎言秦人楚人之危難也。授者委之於彼而我不有之謂也。命者謂死生之決。命之下省救之二字。授命者使我死生在彼也。非言必死也。不自我求生也。凡救危者有生於我。則終不能救也。久者謂長久。猶終身也。要者強求之謂也。後章要君。孟子使數人要於路。左傳要盟等字義。可以見矣。今謂自要於其身。要之下省以不忘平生之言七字。平生者謂無事平安之日。然則不忘者。當有事危險之時而不忘也。自不忘以下至於言六字。則要之功驗也。按莊子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亦不言何所凝。而直舉其功驗。則可知其所凝乃凝於此矣。故不煩言省略之者。古人之語法也。可博考。按荀子曰。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異語同意。可合考。且上文見危授命者。亦爲其久要不忘平生之一事歟。危字與平字相照。則幾矣。古之人以言行不相復爲大恥。而平生之言易。

臨事之行難復言。故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欲當事必復平生之言也。是非不自要而所能也。故曰要。可熟考。

此語論成人也。此蓋子路先有說。而後正諸夫子也。故其言如此矣。仲弓子夏皆以然矣。是皆積之所得。何獨至於子路疑之。其辭之不讓。夫子亦嘗言之。無足異。且以曰爲更端之辭者。古書無有之也。不可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信乎者正其信否也。公明賈蓋所與公叔文子相知者。故夫子因正之。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夫子上省人謂二字。夫子者指公叔文子。取者謂受人之餽。取之下省信字。但言諸上而下省

耳。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以者以不言不笑不取也。告者言人之所未知而使之知之之謂也。也字斷其過。下文乃辨之。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時者指可言之時。然者形容時之事情。人者指世人。不厭者不擇時多言也。其者指人。下文皆例之。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

人不厭其取。樂之上義之上俱省夫子二字。三不厭。則辨其所以過爾。蓋人以己爲是。不自知其非。是以視與己異。則以爲不言不笑不取者過也。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兩其字皆指言笑取三者。然者謂三不厭。豈之上省夫子二字。



此語論公叔文子也。公明賈辨之。而孔子然其言。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防者臧氏之倖邑也。以防求者謂入於

防以請。爲後者謂立臧氏之家。事見左傳襄二十三年。此先舉其事。下文因以譏之。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曰者武仲曰也。不信者謂不信其言也。字斷不信。

辭氣甚嚴。蓋不信其言者。疑其心也。所以疑其心。則其事全出於要君也。如聽其言

而觀其行之語。可合考。

此語論臧武仲也。蓋當時以三家者專政。故國人知有季孫。而不知有君。習以爲俗。

不知其非也。是故武仲至於此者。其心自以爲要季孫。然而不視嚴然國有君焉也。

是以凡事不可不離俗而熟慮矣。武仲之知而猶如此者。染俗而慮不至焉者也。其心

雖正。而其道出於邪。則無所辭其罪矣。故夫子譏臧武仲以戒門人。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者言中設機之謂

也。兩正之下省言字。謂直言。譎正二字。非言實然。唯以文公比校桓公。以桓公比

方文公。則有如此之差耳。

此語論晉文公齊桓公也。夫子之意。蓋在稱桓公矣。故以文公起於始。而論桓公於

結。則自有主客焉。然則論文公者。非敢毀之也。以比論桓公而已矣。且如晦庵之

說。桓公伐楚。文公伐衛。則在軍中之方略。而又有如管仲身犯而謀焉。則非獨二君之行也。如孔子之所謂。蓋非言軍謀也。必就二君平日內外之交而論之矣。然而  
不指其事。記者又不敢私加。則不强求之可也。若竊論則請試以正譎二字。蓋其正者所以爲勝也。何也則彼譎者恐人之不服。而憚逆人之意。是故發言設機。欲有所上下而遇。是自我求人者。生於知之不足也。桓公正而不譎者。無所顧慮於人之不服。故直言而無隱焉。又安用譎。是自有所明也。夫二君俱能服人而合諸侯。東周以來之賢君也。然而有是勝劣。故孔子並論之矣。而五霸所以桓公爲盛。亦可以考知。而其他如楚莊越句踐之輩。則不足數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曰者管

仲曰也。未之下省可死二字。言未可死也。管仲不死曰未六字連讀。不可中間絕句。

此管仲有待之言也。而子路之所據以譏。專在曰未二字。仁乎。仁之上省豈字。

仁者德之愛也。不忍人之心是也。仁乎者言不仁也。子路之意。蓋以爲軍敗而主見殺。

則管仲之事旣去矣。不可有所待。然而曰未。是實無愛君之心。特託言而不死耳。按

左傳哀十六年。白公勝作亂。敗而死。楚人求其屍而不得。乃執其黨石乞詰問之。石

乞不肯言。楚人將烹之。石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凡黨人

者。當如此矣。故傳又曰。謀人之國而敗。則死之。謀人之軍而敗。則死之。蓋不忍  
故矣。而況事既去無所待乎。而管仲不死曰未者。託言以掩忍君。是子路之所以疑。  
故特舉其言。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九字如九族九仞九萬里等之例。亦非實數也。合者謂會。不以兵車者謂不用兵之力。  
力者勝重任之謂也。凡古書中。曰力者不一焉。有謂筋骨之力者。有謂道德之力者。  
有謂官位之力者。如後章。子服惠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蓋謂在官之勢。勝肆公  
伯寮於市朝之任。如孟子。曰吾力足以舉百鈞。則謂筋骨之強。勝任百鈞之重。其他  
知力兵力國力財力等。各其所應雖不同。而至於勝任重。則一也。今日管仲之力者。  
言管仲之德勝合諸侯之任也。管仲勝合諸侯之任。而桓公用之以合諸侯。故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矣。假令管仲不勝其任。則桓公將不得以兵車矣。也字斷管仲之力。如  
其仁。如其仁。如其仁者言不如其仁也。其字指管仲之力四字。仁之下省乎字。  
再言之。甚稱其仁。所以深喻也。按孟子曰。仁者愛人。愛人者人必愛之。荀子亦曰。  
仁愛也。故親。由此觀之。桓公之九合諸侯。所以不以兵車。則諸侯親齊也。諸侯之  
所以親齊。則管仲相桓公而愛人也。愛人者人必愛之。乃所以勝合諸侯之任也。管仲  
以愛人之心相桓公。則諸侯親齊。其反不能愛其君乎。是非忍君也。不忍民而易名者。

可知也。然則九合諸侯四字。雖繫之於桓公。而是固管仲之素志。亦可知也。故舉以喻之矣。彼既固以此爲志。其相公子糾。亦豈有他焉哉。如斯則公子糾之事矣。雖既去而管仲之事未去也。何得遽死乎。其有待不亦宜乎。又曰。如之上。晦庵加誰字。甚得古文省畧之義矣。而得之於辭而不得其意者。則書生也。凡言語之道。亦必由倫類者也。故言者不必指其物。而聽者喻意焉。夫相君而爲政者。自古不可枚舉。而舉其久遠者。則亦迂矣。因觀近世者。東周以來至于當時滕薛之大夫。相其君爲政者皆類也。然其區區者。非管仲之倫。不足以比方也。若乃晉咎犯趙衰楚孫叔敖秦百里奚。皆可以爲倫比管仲矣。而彼皆不能如管仲相桓公而諸侯親齊。則曰誰如其仁。何疑之乎。此語論管仲也。或曰。管仲有待者。蓋管仲嘗有與鮑叔牙相約託。故待鮑叔之言已於桓公歟。曰不然。此出於戰國之雜說。而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管仲豈有是事哉。且夫事君者。亦各擇其所適從而事之。不可貳也。豈於從之初。有自危爲兩持之計乎。若使管仲果不知其非義。則是真不仁之人。其誰親之乎。人之不親。安能勝合諸侯之任。曰。然則將欲誰是待。曰。待命於天而已矣。豈待於人乎。夫東周以來。民之憔悴於虐政久矣。若天哀斯民。而欲平治天下。未可知也。則雖公子糾之事去。而管仲之事未去也。何得俄爲世莫已知。然則不得拘守一人之名而忘斯民矣。是其

所以易名而有待也。是故其相桓公也。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不敢召，欲有謀焉，則就之。故不勞而霸。又曰：管仲不可召也。其不枉己而殉君如是矣。故能勝其任而全其功矣。曰：公子糾若在，則如何。曰：固不可貳也。且一敗未足以爲事去矣。夫管仲東周以來之一人也。其反爲不若晉孤趙乎。孤趙之從文公也。周流四方，垂三十年。在道路之中，而未嘗一日失其志矣。凡志之爲志也。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荀子宥坐篇引孔子觀水之語曰：其萬折也必東。似志。志之爲志，可以見矣。是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猶不可奪其志也。而況將欲大有爲者乎。是管仲之所以不爲名撓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建議用疑詞者，亦禮讓之辭也。下文則證非仁者。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

桓公之上省何也，則三字不能之上

省而管仲三字。子路子貢而俱論管仲。而據其有待之言以譏之。子貢謂不死爲不能死。

設辭雖各異，而所以欲巨叩之而發夫子之字指桓公殺公子糾六字，之之下省其行如

此矣，非仁者也九字，又之上省亦足矣三字。按莊子至樂篇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凡古書用又字者，其意可以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一者不再之謂也。孟子：湯一征。

自葛始。韓非子。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等。皆同例。匡者矯輮復正之謂也。孝經。匡救其惡等。可合考。觀左傳等之記。既服而又叛。復叛而又服。不直再三者。終不能服人。可見其不仁矣。故一匡一征。當時以爲美事。孟子。湯一征。自葛始。是已。此不仁者之所不能也。今管仲以愛人之心相桓公。一匡天下。而不及再匡者。人知管仲之愛己利己而服之也。由是觀之。匡天下三字。管仲之素志可知也。故夫子舉以喻之矣。其意亦可推知也。非徒譽管仲之功以抑子貢也。然則其不死者。非不能也。其相仇者。非背君也。大有不忍而不暇避詬訾也。民到于今受其賜矣。到于今者。謂自管仲匡天下以來。至于孔子之時。其者指一匡天下四字。賜者則所以證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字無之轉聲。其者指微管仲三字。蓋管仲之爲管仲。在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憂天下之亂也。被髮左衽。總舉夷狄之俗耳。非徒言衣服形貌之末也。夷狄之俗。人倫之交無道焉。父子君臣之際不正也。夫東周以降。世漸衰。邪說暴行。又起於其間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先王所樹之風俗。人倫交際之道。將墜廢而卒爲夷狄之俗矣。然而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入。而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有禮焉。而不至於夷狄之俗者。管仲不畏毀譽而匡天下之賜也。其愛深。其慮遠。故以證其賜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豈之上省夫士以天下之憂爲慮者十字。若字貫統下文莫之知也。匹夫匹婦者。獨以其身爲憂。不任他之憂也。爲者營爲也。諒者患人之不己知。而自我明其誠之謂也。諒之下省然字。也字斷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自之上省若字。但以上之若字貫統之。合解釋以爲一息語者。省略之辭也。經者縊也。蓋縊絞經三字音轉。從語勢互用之。經於溝瀆者。謂經死而莫之葬埋。其屍棄而在溝瀆中。經於溝瀆四字。則所以解釋爲諒也。之者指經。言人不知其所以經死也。其死於小事也。管仲之不死於君者。似大事矣。是子貢之所專疑矣。故曰不能也。然而彼死而非有秋毫益於其君也。則直守名而死者也。以一人名譽。比之於天下億兆之被髮左衽。則其大小有不待辨焉。故夫子以此喻之矣。也字斷莫之知。然則其所以不死。非不能。而爲其仁亦不辨而明矣。按先進篇曰。言語宰我子貢。今觀此問答。子貢譏不死。曰不能死。直添一能字而已矣。而使夫子別發是數言。由是觀之。彼先進篇所稱。豈多言之謂哉。而左氏相傳謂子貢爲多言者。不亦妄乎。夫公子糾見殺。則事亦從而去矣。死之非有二毛益於亡主也。知無益而猶死之。是管仲徒欲明不倍君之誠而已矣。是非不忍君也。自愛名而不忍人之詈者也。荀子之所謂通忠之順。權險之平者。其管仲之謂歟。是固非俗書生之所與知也。且夫張良韓信之與管仲。其賢孰也。張良甘執頭老之

屢。韓信不憚匍匐出少年之胯下。是皆人之所不忍爲也。彼何獨不忿然乎。然而忍而爲之者何哉。彼其所憤。有甚焉者。而恥爲諒也。何也則其不知者雖不知。而其知者將觀我之所終始而知之矣。何必諒之爲。韓非嘗笑豫讓不能益智伯。而空取名於世俗。曰雖有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所以爲下。蓋亦以爲爲諒矣。故又曰。湯易名。武受詈。而海內服。」自漢以來。古益遠。舉世而畜於始皇之籠樊。而古人之道德。爲樊外之事。於是乎人尙諒而不知真。好名而志不在民。是以古人之語。萬世而莫之能解矣。豈不悲哉。莊子嘗歎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天地鑄。其不然乎。

此語亦論管仲也。凡孔門諸烈子之於學。推義盡道不止焉。其雖偶有得焉。則不自安矣。必正諸夫子。然後安之矣。觀子貢禮後乎之問。仲弓居敬行簡之問。亦可以見也。況於有疑焉乎。夫死生之節。亦大決也。不可苟而決者也。故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荀子亦曰。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古之人謹死生之分如此矣。是以子路子貢欲豫定之以臨事無失焉。何也則中庸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也。」是故假管仲以叩之。使夫子發大聲。將欲以前定焉。豈徒



以毀譽往昔之人而自伐爲意乎。其不曰問而自設譏者。死生之節。是大決也。故欲巨叩之以發夫子之大聲也。然則孔子何不明辨以教之。迂稱其功者。似遁辭。且九合一匡。何足以稱乎。然而子路子貢不違之何也。曰是非實稱管仲之功而效之也。所以誘仁不仁之辨也。莊子嘗有言。曰聖人不辨懷之是也。何也則彼固有是非之心。而能辨諸其胸懷。其有惑者。未得其方焉耳。故聖人指之方以誘之。則彼自沛然於其胸懷。不復疑焉。是猶鞭夢者覺之也。是故凡孔子之於人也。所平日在彼之耳目口實。而可以喻者。詩云。諺云。里語云。無不取以誘之。是以彼其所結乃解。所閉乃開。所蔽乃通。沛然不復疑焉。此子路子貢之所以得意也。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曰夫子明辨也。然則凡欲讀論語者。無失是意。則庶幾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公叔文子之臣者原其所由也。僕者名也。大夫僕者。其人蓋爲大夫而能勝其職。世人呼大夫僕。稱其賢也。

上公叔文子四字言大夫僕語也。則未言文子。故更著文子二字曰與文子同。文子之上省其主二字。同之下省立字。謂同立於朝。非同升也。升之上省文子二字。升。文子升之也。升者上進之謂也。諸字之於也。指大夫僕。公者私之反也。此語自同字以上主大夫僕。自升以下。主文子。而大意歸之於升諸公三字。蓋成語以相傳稱文子。故

下文可以爲文者指文子也。記者直記以見夫子之言所由而發也。子聞之曰。可

以爲文矣。聞之者聞此語也。以者以升諸公也。言文子此一事不恥其謚也。周

人以文爲榮號。蓋文王之故也。夫子因以美文子之一舉耳。

此語論公叔文子也。賢之所在。則無嫉妬之心也。是亦人之多所不能。故夫子稱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言者謂舉其事以語之也。字斷無道。康子曰。

夫如是。奚而不喪。夫者總指衛靈公之無道。如是者如夫子所言也。喪者謂

失其國家。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

軍旅。治者亂之反。謂脩理而使之不亂。賓客所以鄰國交通。治之則接待諸侯無失禮。

宗廟所以守典籍而事先君。治之則國家不失大體。軍旅所以禁暴亂而從諸侯之事。

治之則應卒不困。三官亦國大具。而三子條理之。夫如是。奚其喪。夫者

總指靈公之朝。如是者言三子各治其官。以保護靈公也。奚之上省靈公二字。其者指

康子之言喪。

此語論衛靈公也。靈公用三子而置諸三官。以自保護。則其身雖無道。而得不喪矣。

孔子曰。奚其喪。其意蓋言其不喪宜矣。非幸也。而况尊德使能。百官皆具其人焉。

各治其職。以保護其君乎。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由是觀之。知人而善用之者。君人之大節也。按荀子仲尼篇曰。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誰能亡之。俟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驕。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二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凡若言。君人者何可不鑒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其者指言。非謂大言也。不單曰言而曰其言。可以見矣。蓋言與人有交言而無信也。怍字慙之轉聲。蓋有所恥而自傷之謂也。按孟子。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是也。其言之不怍之字。與禮之用。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之同例。不作其言也。作之下省而言二字。爲者營爲也。之者指言。難者難爲也。爲之也難者。蓋所曰不作也。不必由大言。不作者無恥之心也。無恥之心。乃難有信。

此語汎設言而論也。蓋有感而論之。以戒門人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之類。可合考。

陳成子弑簡公。弑者下殺上之名也。事見春秋哀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沐浴而朝者所以敬君也。凡事君者。沐浴改服。以清軀而後見。敬君之道也。其者指陳恒。討者上治下之罪之名也。之者指陳恒弑其君。古聖王之法。賞罰之權。君主之雖大夫。不許私討其臣。所以爲不亂也。故君執刑名以討下之罪。謂之治。鄰國有事。諸侯相扶。所以朋立也。謂之義。况有弑君之賊乎。我有難。則將因彼焉。彼有亂。則我傍視而不救。非義也。有賊而不討。失所以爲君。故孔子之請討。所以責義於君也。晦庵曰。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果然則孔子既爲庶人也。無職位於朝。何以得見乎。孟子曰。庶人不傳質而爲臣。則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古聖王所以定分而建國體之法也。孔子而好事犯是禮。則是天下之狂人也。何以爲孔子。又其說曰。沐浴齋戒以告君。重事而不敢忽也。夫齋戒。古聖所以接於神之禮也。於事何益焉。是所謂傷於溼而擊鼓者也。恐不亦甚乎。且必欲重事。則孔子固有言矣。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臨事而齋戒云爾哉。自漢以後。上無脩道之教。而下人倫之交不正焉。無上下之分矣。雖未被髮左衽。而其俗既與夷狄無以異也。雖然既以成俗。則人不自知其污矣。是以書生輩欲以後世之俗視古人之行。乃求孔子所以沐浴而朝之說。而不得焉。所以作重事之說也。且書生輩尙

諒而不知真。好事而甚不遜。悅戰國任俠者之風。而不慎臣子之節。驟則犯分陵上。而謂之義。是故作孔子致仕而猶朝之說。將欲以自引而附焉。可甚憎也。凡唐宋以下。特愆世術亂天下者。必由書生矣。不可疾哉。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犯分者謂之亂。刑法之所大禁也。誰以爲義。義者從分者也。且孔子豈任俠者流之人哉。公曰。告夫三子。公之上省哀字。夫者指三子。三子者謂季孫孟孫叔孫。時爲三卿也。哀公此言遁辭也。何也則欲用孔子之言邪。則宜別使人召三子而謀之於朝也。欲無用孔子之言邪。則止耳。何必至於告三子乎。夫君實有國矣。乃用與不用。唯心之所欲。誰敢違之。且夫朝設位而列賢。所以自補也。臣陳力而就列。所以持君也。然則大夫謀國。可朝議之也。而不可私謀之於他也。是以孔子不之三子。而朝告於公矣。而哀公如此者。其誠心不欲用孔子之言矣。而又懼其有諫而難否焉。欲讓可否之決於三子。而一時自遜其責者也。是故使孔子徑告三子矣。是豈君人之道哉。爲入之君。而遜其責焉。則失位。任斷於人。則權移下。是自棄國也。難以保位矣。故下文夫子之言。嚴刺之。所以格君之邪心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以之上省我字。吾者猶身也。從者謂隨從而立。後者謂後列。謙辭也。後之下省故字。也字斷不敢不告。君之上省而字。者之下

省不敢曠君之命六字。按以不敢也四字。語氣甚嚴矣。此言我不在大夫之列。固是事非可言也。身既在大夫之中。而並立於朝。則不得不直道而事也。凡心之所可否。不可億君之不用而嘿。故不敢不告也。其討與不討。則唯君之所斷。而誰敢違之。我非好事而強勸之也。君欲止。則何必至於告彼三子者乎。雖然君既有命。則爲臣之分。君命亦不可廢也。之三子告。蓋以君告也。不以私告也。不可。不之上省三子以爲四字。可之下省討字。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告者謂告於君。非謂告三子也。此亦言非好事而猥勸於君之意。

此語記孔子事君之道也。聖人事庸君。不以其庸。必恭而盡焉如斯矣。過之者惑矣。後章。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魯之君臣不能用。不可勝惜也。命矣哉。晨門曰。知其不可而爲之。子路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類之語。可合考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字無之轉聲。欺蓋自侮慢之意出也。欺傲等之字義。可合考也。字斷勿欺。言凡事君之道。勿欺也。而字與學而時習之而同義。蓋勿欺者。固然也。故斷之於前矣。然此未足以爲至矣。故又曰而犯。犯者不憚觸其嚴之謂也。之者指君。

此語論事君之道也。蓋此事中君之義也。如荀子所論事上君中君暴君語。可合考。夫事君者。苟君之安危。國之存亡。不可遺。則不得不犯焉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謂漸進。

此語論君子小人之相反也。蓋亦以戒門人也。如荀子。君子之所以日進。小人之所以日退之語。可合考。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凡曰古者。謂古之君子賢人。

非象禹桀而言之也。今者謂今所見衆人。

此語論學之道也。按荀子亦引此語。蓋古語也。而荀子述其義曰。禮之敬文也。樂之中也和。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贊。傲非也。贊非也。君子如響矣。乃陽貨篇。道聽而塗說之類。可合考。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蓋孔子之舊相識也。使人蓋欲聞安否也。遠使

人問孔子。其尊德而親賢如此矣。其爲人可知也。如衛靈公篇。君子哉蘧伯玉之語。

可合考矣。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與者謂授。之者

指使者。蓋使事畢。而後欲安而問。故授席而使坐也。此孔子愛蘧伯玉之爲人。故特

欲問其起居安否耳。焉者使者之是所也。蓋指自蘧伯玉之所來。將有答。夫子者指蘧

伯玉。何爲者蓋直問其平日起居之所爲。欲知其安否而已矣。非深問其德行也。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夫子者承和之語。寡者少也。其者指

夫子。能之下省寡過二字。也字合自欲以下七字而斷之。此言無暇及玩好之事。乃不

有爲也。使者之言遜。而見主之彊壯自脩無懈焉。按孟子曰。今國家間暇。及是時。

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莊子亦曰。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

性。萑葦兼葭之類。可合考。蓋君子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既明且哲。以欲保其身者。

豈一日可鹵莽其性。及玩好饒樂之事乎哉。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乎字哉之轉聲。此稱使者能勝使之任。再言以深嘆美之。

此語稱蘧伯玉之使者也。夫爲使也亦難矣。蓋揚美則幾乎見傲矣。言謙則幾乎墜之

矣。是皆不能顯其君者也。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可以見爲使之難矣。

按莊子於人間世篇。論爲使之道。其意亦蓋以爲在入間世中。而爲君使者尤難也。



而今遜伯玉之使者。答遜伯玉之所以保身。其言謙而不至於墜其君。且足以安孔子之心矣。孔子以爲能勝使者之任矣。歎稱之如此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兩其字互指。位之下省則字。謀者非對問之謂也。政者謂官之政。

此語再見於前論泰伯篇。蓋記者非一人也。諸子尊信夫子。各不遺其所聞如是矣。且前論後論。編者又各別。則不得謂之重出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蓋謂慮。不出其位者謂不思其位外之事。其者指君子。位者謂貴賤之分。凡言其位者不與單曰位同。如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可以見矣。此語不必自易出也。幾乎象傳之言出於此歟。

此語亦論君子也。其意蓋與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同意。可合考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言之下省過於其行四字。行之下省於其言三字。兩其字俱指君子。過者過不及之過。

此語亦論君子也。如爲政篇。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等之語。可合考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道者謂君子行之所由出之程式。者字豫望示下文三者之辭。三者下文所謂仁者以下是也。我者對於君子而自謂也。無

能者不與不能同。謂於三者無一所能。焉者三之是所也。蓋指能三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三言蓋古語。夫子引以爲君子道也。不憂者蓋言不憂其身一朝之患。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者上文君子道之道。是承和之語。猶言夫子之道也。但道字可活而爲由也。言夫子曰君子道。是夫子之謙也。實夫子之行。恒由是三者。

此語子貢論孔子也。凡記語者。意專在結語。上文乃序其所由發耳。可察也。

子貢方人。

方字比之轉聲。謂比人與人而論其長短。

子曰。賜也賢乎哉。

夫我則不暇。

賢乎哉者如出於其不意而驚歎也。夫之下省方人二字。我者對子貢而自謂也。不暇者亦猶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之意也。欲其自恥於夫子之言而勉也。

也。

此語戒子貢也。此蓋子貢初學之時也。觀我則不暇四字。可以見矣。夫論德而定次亦聖王學人之要道。孔子何曾廢之。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又曰。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不亦方人乎。但在初學人。則與其長短人。不若自省之有益也。恐將簡自脩之道矣。故欲姑舍彼而勉此耳。

故欲姑舍彼而勉此耳。

亦聖王學人之要道。孔子何曾廢之。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

大夫。又曰。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不

亦方人乎。但在初學人。則與其長短人。不若自省之有益也。恐將簡自脩之道矣。

故欲姑舍彼而勉此耳。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其者指己。能者謂才能。也。字斷不能。

此語論見知之道也。蓋能則人將知己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逆字迎之轉聲。億字意之轉聲。謂思亦活用耳。逆億互之。謂迎而思。晦庵曰。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得之矣。此蓋古語。其意蓋以爲彼未欺。而我迎思其詐不敢信。是絕善言也。彼未疑。而我迎思其不信不敢言。是失善人也。故曰聽入之言不逆詐。與人言不億不信。夫子取而誦之。其意蓋以爲然也。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抑者按前語而進後語辭。亦者與前古語對也。先者謂彼我未發言之先。覺者謂覺其詐與不詐。信與不信。是字有所指詞。指先覺人也。賢者謂賢於不逆詐不億不信。乎字不自斷。使人思而得之。此夫子之新意。故不斷。

此語論聽入之言。及與人言之道也。夫言交友之始也。而逆詐億不信。是偏心。不能成交者也。故古語所云爾。尤爲然也。雖然於其間不有取舍焉。則恐或受權謀家之欺。或將逢伎心者之怒矣。則未若先覺者之賢也。先覺蓋知人之謂也。知人則哲。能官人。所以爲賢也。按荀子大略篇曰。流言止於智者。又曰。是

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公治長篇。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類之語。凡先覺之法，其術亦不一端焉。宜加參考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丘

之下省賢者避世汝獨不避世九字。何爲二字。將言爲佞而先發之端也。言不避於不可

爲之世。將欲何事之爲也。何爲之下省汝亦二字。是字有所指詞。蓋指當時之栖栖者

也。栖字與棲互轉聲同義。詬貪榮利官祿。而不能離世者。曰栖栖者。者之下省之徒

二字。與字疑問詞。與之下省故不避世與。不避世八字。無乃爲佞乎者言必爲佞也。

凡無乃乎三字連用。乎字反語詞。去無乎二字。乃爲佞也。乃之爲詞。事勢之順序。

自然至于此也。蓋不避世。乃不得不爲佞。是事勢然。孔子曰：非敢爲佞

也。疾固也。非之上省不避世三字。也字斷非。疾之下省避世之三字。固者堅

也。謂堅守所聞而不知變通。也字斷疾。夫子恒遇人也溫。而其言之厲如此矣。

此語宜參考諸長沮桀溺晨門荷蕢等之章。然後當能觀夫子之大意所存矣。故編者拾

遺而不遺盡記。所以備考證也。蓋微生畝鄉黨之長者。年先於夫子。且平日相親。

故名呼夫子不憚矣。此人知世之不可爲也而不仕。故欲使夫子避世。所以有是言。非徒詬詈爲怨也。蓋當時上昏下媮。人心憤驕而不可說。讒賊而不可教。弑君弑父。且猶無忌憚焉矣。而況於同寮乎。況於遠臣乎。是以賢者知其不可爲也。皆隱居以避暴亂之害。孟子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是故其在近臣。猶將卷而懷之。況其在遠臣乎。如長沮桀溺儀封人晨門之族。或潛伏於畎畝。或託軀於賤官。以待天下之清者也。然而夫子獨不然。桓魋匠人之難。猶無顧慮焉。而應聘不避。曰子所否天厭之。莊子曰。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正言夫子不避世也。是故宰我有井有仁焉之諷。荷蕢者有深厲淺揭之爭。皆爲夫子恐有害者也。故微生畝亦危之。欲使避世。其言雖徑直不遜。似督辱者。而又知夫子之勇行。其勢非所能止矣。而夫子厲然應之曰。疾固也。若禦諫不察人之言者。然終無易慮焉之意矣。是何也。其神有所凝結而然也。是以彷徨逍遙於亂世之間。而莫之能害也。莊子曰。至人入於火而不熱。入於水而不濡。蓋言孔子之大勇至仁。又應變無窮。而有不可測知焉者矣。佞者。一堂據孟子之語。曰佞與義對。利口與信對。則佞非口給之謂也。蓋義遵道而取其宜。佞殉人而度其便。得之矣。晦庵必以口給釋佞字者。誤讀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之語。且書生輩

不知事之失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者良馬之名。力者勝重任之謂也。德

者謂善與人調。

此語論驥。蓋以喻人也。夫驥固有負重而致千里之力。又蓋善與人調。所以稱爲驥也。然而有力而不與人調。所謂驛馬也。無所可用矣。然則驥之稱在德。而不在力。人亦然也。夫權所以服人而勝姦也。可謂力矣。有權而無與人調之行。則是驛馬也。不可以爲人主之用矣。人主乘之者。必危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德者晦庵曰：德謂恩惠。何如者問可否也。子

曰：何以報德。反問言無以報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直者謂

不在而遇。此夫子之意也。

此語論報也。報亦各有所當。不可苟偏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我字對於不已知者。也字斷莫。夫字哉之轉聲。子

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其者指夫子之曰莫我知。也字承夫子之言。也

字之下省乎字。言舉世知夫子之爲聖德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不尤人者。言不以莫用已故怨天尤人。

也。下學與上達對。下學者蓋卑降心而學也。孔門所謂學。不待言而可知也。上達者蓋謂智漸上進。其者指知我。乎字疑問詞。

此語論學也。論己之學。蓋亦以誘門人也。乃知初曰莫我知也者。謂門人之莫知我而做焉也。非廣謂世人。且所謂知我者。非德之謂也。然而其言汎然發之。故子貢曰。何爲莫知子乎者。言雖莫用夫子。而又或知夫子之德耳。

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愬者謂告人之惡。然愬者多譖也。蓋子路當時爲季氏之宰也。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以者以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也。曰者又自言其心曰也。夫子者指季孫。固者謂不待言。惑志者謂惑公伯寮。而欲用其言之志。吾力者蓋謂其官力勝誅公伯寮之任。猶者自謙辭。肆者謂殺而戮其屍。自士以上於朝。庶人於市。所以懲未萌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道之將行將廢二語。假設之言。兩命也正言也。將行將廢皆用也字斷之者。所以起下命字。與字疑問之詞。用疑問詞。乃所以爲假設之言也。命者謂賢者之天命。言道之將行。而賢者得進用。亦賢者之天命也。道之將廢。而賢者見退。亦賢者之天命也。也字斷命。所以斷非人之所能爲。公伯之上省今雖公伯寮

之愬行。而子路見退。亦子路之天命也。數語。其者指上兩命也。如命何者。命者謂子路之天命也。言不能以愬制子路之天命。而進退之也。

此語論季孫之聽愬。而歸諸子路之天命。猶孟子之吾不遇魯侯天也之意也。子服景伯之意。蓋以爲讒人在側。則賢者不得進。而國家無治日矣。故欲諫季孫而去公伯寮也。而夫子知季孫深愛公伯寮。則景伯之說必不見聽矣。且假使景伯能去公伯寮。而季孫之心不改焉。則雖去公伯寮。而又將有愬者。然則何益矣。故謂之命。且夫龍逢比干之死。未聞有愬者。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道之將廢也。豈不哀哉。夫堯舜之朝。何患讒愬。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辟者左右退而不當彼之謂也。謂去而遠亂世之害。其次其次者猶或或也。非上賢下賢之謂也。色者謂顏色。

此語論賢者之所辟也。蓋有所指。其人不可知也。夫賢者之辟世。非愛其身而不忠其君也。所以全身而有待也。按管子宙合篇曰。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舊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入君嚴之義。退



害爲入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其他如韓非子孤憤姦劫殺臣諸篇。論亂世君臣之狀備矣。是古今之通患也。可觀而鑒矣。凡古之人莫己知。則寧與瓦礫俱死耳。不欲爲無益之強言。而明君之惡以求名也。自漢以來。人尙諒而不知真。好名而不忌顯君之過。故死而無益於上下。而可以爲名則爲之。或徵而不出。求而安貧。隱居而高言怨誹。以不俗爲俗者。世以爲高而賢之。是古今之所異也。觀歷代諸史可以見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晦庵引李氏之說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居者。然古書未見謂隱去者曰作。按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亦非隱去之謂也。

此語不知所謂矣。蓋記者素有序例諸章首焉矣。若逸民等之章然也。而亡矣。不然則傳不知矣。古人必不然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晦庵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得之矣。氏之下省來字。曰之上省晨門二字。是者

指孔氏。別世稱孔氏者非一人也。是之下省孔氏二字。其者指不可之事。不可之下省爲字。之者指不可之事。

此語晨門論夫子也。其言當矣。故記者收之。可合諸微生畝荷蕢者之言以參考之。知夫子者爲莫若晨門歟。夫不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固愚矣。賢者知其不可爲則不爲。所以爲賢也。故曰。賢者辟世。如晨門微生畝儀封人長沮桀溺等。皆亦是已。唯孔子則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其所以拔出於群聖。而自<sub>レ</sub>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故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然而晨門能知而言之。是亦超出於諸微生畝荷蕢等之諸賢。而夫子所謂後生可畏者歟。故記者收之於此篇矣。

子擊磬於衛。蓋乘間而習磬也。學而時習之者如斯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有心者謂有思以易天下之心。蓋夫子之擊磬。當時非人之所好世俗之樂。乃先王雅頌之聲也。故荷蕢者知其不徒然也。乃曰。有心而歎稱之矣。乎字問詞以爲文辭爾。既而曰。鄙哉硜硜乎。既而曰者謂前言畢而又曰也。鄙者謂心褊狹且卑。以毀其執一而不知變通也。硜硜者小石之堅也。以形容其鄙。乎字與若如焉然皆轉聲。言其形容辭。言拘守先王之道之可以治天下。而不知應當時之污也。初稱其有心。而又毀其鄙。記者所以用既而曰三字以別之。蓋以爲前言知夫子。而後言不知夫子也。彼抑揚以爲諷。下文因說變通。莫

已知也。斯已而已矣。也字斷莫已知。言當時之人汚而不能用孔子也。斯

者於是也。猶則也。已者止也。言止思以易天下之心。而不應汚君之聘。而已矣三字

無他事詞。深則厲。淺則揭。此邶風匏有苦葉詩之辭。斷章取義。以申上文

之意也。厲者大帶也。蓋謂解厲釋衣而裸身以涉。揭者謂揭裳而涉。言涉水者。猶知

度其淺深而變涉之法矣。今孔子應汚君之聘。猶得賢君之聘。必敬而應之矣。是不度

湯武與桀紂。而不變涉之法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者謂其斷不

可爲。斷其遂不可爲。則不受諸侯之聘也。是荷蕢者變涉之法之說。而非孔子之意也。

故歎之矣。末字無之轉聲。之者指果。難者易之反。言人皆易能之。吾獨何不能乎。

此語亦可聚諸凡如長沮桀溺微生畝等之類。以加參考矣。不然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

意。不易測也。夫賢者辟世。唯孔子不辟世也。賢者雖辟世。而亦有待者焉也。有

待者皆知天下無二道焉。舍先王之道。莫以救世也。先王之道。則禮與樂已。是以

賢者皆學禮樂。而知雅頌之聲矣。是荷蕢者所以謂孔子之擊磬有心也。以其非當時

人所好世俗之樂。而樂先王之樂。故言其不徒然也。彼以世爲未可爲矣。故潛伏以

待天下之清。是以見夫子之不辟世也危之。且以爲非湯武之聘。何必勞乎應乎。是

變涉法之說也。欲言之而無由。屬遇夫子擊磬而發之矣。是故其言及于此者也。不

然是言豈庸人之口所能出乎。且當時夫子之居衛也。衛人孰不知之。彼雖辟世。而有以待者。其竊聞世說也。固與衆異矣。彼豈不知夫子哉。然而陽爲不知。唯因馨聲而痛非毀之者。亦所以聞諫也。彼有憚世。故不求見夫子。而道路獨言以諷之。夫子亦知其隱者矣。故非其果而勉之。其意蓋其不受聘則易。而其不自盡則非義也。按荀子曰。仲尼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所謂義蓋在其不果而應招也。夫尊者有禮焉。而以知其不可。故不受不共也。又按孟子曰。孔子爲之兆。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所謂爲之兆。蓋所以未嘗果其不可爲而自盡也。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不果不可爲於其初。而必爲之兆者。所以自盡。而誠義者蓋如此。故曰。予所否天厭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者蓋殷王武

丁崩後之廟號也。諒陰者古居喪之稱。其義雖不可知。而蓋其辟常寢居廬而哀戚之謂也。何謂也者問所以行之也。凡古書單問何謂也者。非問其名之指何事也。與何謂五美。何謂四惡之例不同矣。讀者不可同視。子曰。何必高宗。必之下省獨字。言不獨止於高宗也。此句所以先鞭之而覺其惑也。古之人皆然。凡古書曰古之人者。謂古之賢人。非兼禹桀之言也。然者謂三年不言。按舜典曰。二十有八載。

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中庸論周制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二年。君者謂凡人君。薨者人君死之稱也。薨之下省則字。總者聚而束之謂也。己者謂己之所職。聽者謂受其斷。百官之下省各字。蓋新君之令未發。舊君之政無所改。凡事因常而行之而已矣。故百官各總其職。以受斷於冢宰。又細事不一而聽之。乃太子得三年不言。

此語論三年喪之制也。子張之疑蓋止於此矣。其他至於如數度節目之禮。則孔門固學之矣。又無所疑也。唯人君所以不得不言者。國不可一日廢政也。而况三年不言乎。夫國一日二日萬機。而一物不治。則亂之端也。夫如之何乎。故夫子言斷之於冢宰。而政無所廢耳。按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荀子禮論篇。論其節目之禮。文情俱大畧備矣。可觀而考矣。凡聖人之道。死生之節爲重。是吉凶之極。人之所以爲人之道盡焉。豈可苟而無其制哉。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何晏曰。民莫敢不敬。得之。何晏蓋據於子路篇。樊遲請學稼之語矣。也字斷易使。

此語論禮也。而由好字觀之。蓋亦上所好下有甚焉之意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脩者去其所惡而齊其所善之謂也。己

者對人語。以者以修己也。敬者慢之反。凡事欲無敗之謂也。曰。如斯而已

乎。曰。脩己以安人。上曰之上省子路二字。下曰之上省子字。下做之。安

者謂使之無所苦。人者對己詞。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者對上詞。猶庶民也。其者指脩己以安百姓。猶者

謂堯舜之知宜無所病。而猶病。病者謂深憂。蓋言其甚難也。然則雖脩己以安人。亦

可見其不容易矣。一堂曰。諸之乎也。有所指而兼疑之辭。得之矣。指脩己以安百姓

也。而論堯舜。故謙不自斷。用疑辭矣。實病之也。凡其字置之於彼而指示詞。之者

舉之於此以示之。故其諸俱指脩己以安百姓。而語無嫌焉。

此語論君子也。豐嶋子卿非朱注。誠是也。雖然脩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者。因子路

之究問而所及此也。然則不可以等差與所遇論之。唯是言脩己以敬之所及廣耳。夫

入於孔門。學禮樂焉者。其志固不在守獨也。是子路之所以不以脩己以敬飽其意。

推而究之也。而人者對己詞。則未見其功業也。故又推之矣。至於安百姓。而後乃見

其功業之廣矣。是亦不可不察也。且也君子之稱。助君治民。則專出於功業之稱乎。

按子嘗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由此觀之。脩己以安人。以安百姓者。亦豈得非正己而後令人之謂乎。然而此唯言人心之安我耳。蓋人心安我。而後可以令也。又按荀子曰。夫士欲獨脩其身。不<sub>レ</sub>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然後可以安人也。荀子又曰。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夫民之所疑。人豈安之乎。然則脩己以安人者。蓋言前行素脩。先信於人。然後可以安人也。而後令可行。禁可止。乃能安百姓矣。且堯舜之病安百姓也。病之將爲如何。豈若匹夫匹婦之憂死。而道無所出然哉。孟子嘗曰。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夫聖人所以竭心思焉者何也。蓋病安百姓也。病而竭心思。必有繼之焉矣。是其所以能安百姓。而仁覆天下也。且夫物其具。具然後可以治其事矣。無其具而不能成其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如農夫之耕田。亦必未耜具。而後百畝可以易矣。如匠人之斲削。亦必刀鋸具。而後器物可以成矣。夫禮樂也者。聖人所以安百姓之具也。三代聖王用之。以極其盛矣。禮樂不具。雖堯舜不能安百姓也。農夫猶能知耒耜不具之不可耕矣。堯舜而不知用禮樂。何以爲聖王。故禮樂之制。生於堯舜之病安百姓者也。而仁覆天下之功。必由此矣。故荀子曰。禮樂聖人之盛者也。夫聖

人病安百姓。而制禮樂以教入道。則仁覆天下矣。然則禮樂者所以安百姓之具也。身信於人者。所以安百姓之本也。故以己諭之。所以喻本末源流也。己乃不脩身而欲用禮樂。是猶農夫之無手足而縣耒耜也。其不能安百姓也必矣。脩己而用禮樂以安百姓。猶庖人之究手指之巧而用刀也。莫不從心所欲而盡其善矣。雖庖丁爲文惠君解。又何足以多。是以孔子雖以禮樂建。然而以脩己爲務者。蓋其門以功業爲志也。是故論語二十篇。雖千言萬語。莫外功業而論之矣。而後世書生舍之。競空理以爲實學。從事則道庸俗以爲盡。是故晦庵曰。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果如此。則堯舜徒病而未竭心思焉矣。且四海雖廣博。有一物不得其所而不上聞。非聖人之治也。孟子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庸愚之人雖讀書。而深染汚俗。不能信若言。所謂夏虫篤於時者。不亦哀乎。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聖人之言。其不然哉。其不然哉。

### 原壤夷俟。

夷字平之轉聲。無高卑之謂。而貴賤無章之稱也。故謂無禮者曰夷。

俟字待之轉聲。謂應接。

俟之下省子字。

子曰。幼而不孫弟。

而字與人而

無信之而同例。而下同。

言幼當孫弟而不孫弟。不孫弟者謂不孫弟於長者。孫字遜之

轉聲。

### 長而無述焉。

述者與中庸後世有述之述同。謂人相傳以稱焉者長之



是所也。蓋指自幼及長。其爲日久矣。可以有所能。老而不死。是爲賊。是者直指原壤。而以三言當之也。爲賊者謂世謂之爲賊。賊者害人之名。以其無善之。以教人。而獨以年耆猥爲無禮。以先鄉黨子弟。則將賊夫人之子。故世憎之以爲賊也。以杖叩其脛。叩者擊不一之謂也。其者指原壤夷俟。脛者禹脛無毛之脛。皇侃曰。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得之矣。然則所謂夷俟者。或踞而前足歟。或伸脛而臥歟。故夫子叩其脛矣。

此語戒傲者也。原壤蓋孔子之鄉人也。其人固庸愚。故狎其親舊而無禮矣。夫子於庸愚之人。必責其善而不敢絕。如此矣。

闕黨童子將命。晦庵曰。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問之

曰。益者與。之者指所將命之童子。益者。晦庵曰。學有進益。得之矣。後人

或據下文求益。又引益者三友以混之者。非也。夫語彼一時。此一時也。各有所謂矣。不可以其相似混之矣。彼益者三友之者字。與益者三樂之者。皆語辭。猶益友也。此者字指童子。彼謂其爲友而有益於我。而若必欲以彼證此。則爲夫子將以是童子爲益友歟。不通也。若又以下文求益二字。欲證彼三友。則友求益於我也。愈不通矣。故無稽之說難從矣。可考。夫進益學者之美事。故或人以爲問者。非有深意也。將欲以

勉童子耳。是所出於斯須之愛。而發於適見者也。而勞說。不亦一笑乎。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吾者孔子自謂也。兩見字謂孔子親見。兩其字指童子。童子可立於長者之後也。而居於位言。不遜也。又宜徐行而從長者之後矣。而與先生並行不敢後。亦不遜也。兩也字斷居於位。斷並行。非斷見。益者必求益。而後可得益矣。故孔子承以求益耳。非或之間以求益也。成者謂成人。居於位並行。皆成人之事。非童子之行。故曰。欲速成者也。

此語數童子有不遜之行。以戒之也。蓋此童子敏給而不讓。或人愛其敏給。而不視其不讓。夫子數其不孫。以戒其慢心矣。蓋懼其聞人之嘉美已。而愈長驕慢之心也。且夫學必求益。而不可自得。必將從長者而後得焉。然則宜恐懼孫順。而執子弟之禮以從長者也。則長者樂告之矣。乃可得益焉。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勤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夫有所挾而問。猶且不敢答也。而況乎不孫哉。

###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陳者列也。謂列參伍而使戰之法。其法不一。又有巧

拙焉。蓋以孔子有博識多能之聲。故靈公以爲問矣。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矣。俎豆皆盛物器也。祭祀及享獻用之。事者謂執俎豆而行之禮。聞

者謂學。謙辭也。言若有問則有以答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軍旅之事

者。揆言也。陳在其中也。未之學者。言雖見問而無以答也。孔子夙憂天下之亂。思治

之道。蓋以爲莫若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禮樂是已。是故十有五而志於學者。豈偶然

哉。然則禮樂者孔子之所以立名號。故其言如此矣。且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也。不脩德而務兵者。非安存之道也。荀子曰。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

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可合考。明日遂行。明日者謂靈公問陳之翌日。

此不暇於聚糧。下文所以絕糧也。遂者孔子固知其不遇而將欲去。至於此而遂其意也。

此見子路之慍。其所由來遠矣。非直以絕糧畜怨也。行者謂行而去衛。夫一言之失問。

未足以速去矣。而今如此者何也。彼靈公之問陳也。蓋非偶然也。將欲有所侵伐也。

孔子察其機。不欲與謀焉。故明日遂行矣。孟子曰。君不嚮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

戰。是輔桀也。可合考。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陳者國名也。在

陳之上無子字。則記者徑承上文明日遂行而通爲一章也。糧者行者之食也。莊子曰。

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是也。病者謂疲勞之甚。興字不與起同。

從者病莫能興者。謂舉從者而起居不能健壯。非不能起居也。此所以序子路慍見也。按孟子曰。君子之厄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者。蓋謂此時也。厄者厄窮也。無上下之交者。蓋言無所求糧也。莊子。或作孔子圍於陳蔡之間。或作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其說雖不定。而惟莊子別有論焉。而取於七日不火食耳。故圍與窮。從世所傳之說而不敢擇焉也。七日不火食。則絕糧也。絕糧七日不火食。厄不亦甚乎。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慍字義詳於學而篇。但彼言自爲慍。此爲夫子慍也。則不同耳。亦者亦於小人也。有者言可無也。窮者厄窮也。絕糧亦是已。固者不待言而知之謂也。一堂曰。固字所以答上文亦字。得之矣。蓋以當世言之矣。所以喻也。當世諸侯。上無明君。下無賢相。則君子固所以窮也。濫者謂濫行。一堂曰。如濫吹濫刑之濫。得之矣。如水之汜濫不由其道爾。言小人不堪窮而失其操。乃妄行無所不至也。夫不堪其窮而不能保其操者。蓋可恥也。

此語論君子也。孔子受諸侯之聘無否焉。雖知其不可而必應之。未嘗果也。然而所至而莫遇矣。今又衛靈不能用。在陳。陳亦無用。鄭子陽之惡爲不好士也。乃以夫子之德。至於是窮矣。是門人之所以慍。豈獨子路乎。是故記者起之於靈公問陳。

而及是語矣。其間雖記絕糧之事。而序所愠之由發已。夫不告於問而行。與論君子。言行之別。而又各有其義焉。又他日之事也。則宜分而爲兩章矣。而合記以爲一章。則記者之意可推知矣。其舉衛陳以示之。則概諸侯莫所遇。亦可推知也。由是觀之。子路之愠。不亦宜乎。雖然彼其愠也。能知夫子之德。而未通觀時世之夢也。故夫子以固窮鞭之。所以使覺寤視當世也。又挈小人不忍窮而失其操。以與之鑒。則彼雖欲無寤得乎哉。子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子其是夢之先覺者歟。宜矣。獨在孔門專賢也。讀者宜考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識者謂識而行。之者指應

萬變道。下同。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貫者謂

貫而行餘。里仁篇詳之。

此語孔子自論以誘之也。義則與里仁篇語於曾子無異矣。論應接萬變之道也。其如先問而後語。與不先問徑語。則偶然耳。其際非有意焉也。凡言語之道。亦有時而勢變焉。皆偶然也。然則彼有曾子曰唯。與此無子貢曰唯。亦記者非有意焉而煩拘二子之勝劣也。惟尊信孔子。而不遺其語記之而已矣。且彼下文有門人之問。則其間不得不書曾子曰。以結上而更之矣。是亦文章之勢也。故文章有不同者。語勢不

得均焉也。且此如對曰然非與。則問答之辭不得不云爾也。而若反對曰否吾既已知之云爾。則不孫莫大焉。非事師之道也。況子貢以言語有稱於孔門者乎。宋人頑儒不知孫順之道。驕傲而不思解孔子之語。驟橫講私說。以慢誣古人。賊後生者。甚可疾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者子路之名也。呼而與之語也。德者謂人望。

知德者言辨知德之可以服人而脩行也。者字廣指當世之人。

此語論當世也。當時諸侯之君臣專務兵者。不知德之可以服人也。如上章衛靈公問陳。亦可以概觀當世矣。何謂德。曰人望也。何謂人望。曰仁義而已矣。仁者愛人。愛人者人必愛之。義者闕理而從宜。闕理而從宜者。人必服之。人愛之人服之。人望備矣。湯武是已。故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其言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夫民之望如大旱之望雨也。則焉用權謀極戰哉。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人望之行可以服天下如此矣。然而古今知德者鮮矣。是世之所以兵不息也。詩曰。國步斯頻。不知德而務兵。國步之所以頻。豈不悲哉。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無爲而治四字。蓋古語。治者謂國家

之治。者字以人當古語也。其字指示無爲而治之人也。猶其人也。乃指起舜也。也字自斷。與字又使人思之詞。下文因證舜之無爲。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者更呼舜而起之。蓋別於古語也。何爲哉者言無爲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八字。則所以證其無爲也。矣之下省而天下治矣五字。

此語論舜也。如北辰居其所之語。可合考矣。夫不能使人而自親百事者。固非人君之度也。堯其然乎。文武豈然乎哉。然而孔子數以是獨稱舜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也。夫舜禹發於吠畝之中。百事莫不自嘗焉矣。而聖知之所爲莫不奏其功矣。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誰能如此矣哉。然而及爲天子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者。蓋使人各自盡其才也。夫孰非君。然而獨以君哉。稱舜蓋爲是也。其爲臣也如彼矣。而其爲君也如此矣。是變化之極也。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艸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也。夫如此矣。莊子爲胡蝶之夢。獨於舜見之矣。是蓋孔子之意。所以不以此語稱他而獨稱舜也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問行者蓋問令之所以行也。言忠信行篤敬六字。蓋古語。引以喻有前脩素行也。忠者以我

身擬彼之所。而知彼之求之謂也。如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云云。則忠字之解可考矣。信者言必有徵之謂也。篤者拘守之謂也。中庸所謂固執則篤行之解也。敬者重物而慎處置之謂也。蠻貊之邦者謂其人頑愚難教。行者謂令之行。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兩不字反前古語。而示令之所以不行也。州里者謂今所居之鄉里。以與蠻貊對。言其人知慧易喻也。行乎哉言必不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亦古語。引以喻忠信篤敬之所以可行令者。全在州里蠻貊有見我之素行。而後信我令也。立者謂我之與人參立見字與視不同。謂州里蠻貊之見我與人參之如何。而信服我。其者指立則我與人參立也。參者謂接待於前者。其所參之人在前。而我與之參也。在輿同例。在輿者我在輿也。見者州里蠻貊見我倚於衡容貌也。其者指在輿倚於衡者。凡乘輿者必倚於衡而容貌正焉。夫然後行。夫者更呼忠信篤敬而起之。蓋別於後之諺也。然者指彼見我素行而信之形容。子張書諸紳。諸字之於也。據指上文夫子之語。紳者大帶。其端垂於前。孔門諸子守夫子之言如此矣。所以成德也。

此語論行令也。夫人無州里蠻貊。所恒服則聽用其言。所恒傲則不聽其言。則一也。雖知其言之善。然而侮其人。則必疑之也。是以不可行於州里易喻之人矣。彼唯見



我接待動靜之際而服之。服則信。信則善守其言也。雖蠻貊頑愚之人。而彼固有眼目人意焉者。何不見而服之有哉。然則忠信篤敬在我者也。見在彼者也。在我者與在彼者相合。而後令行焉。故孔子先言在我者。而又言在彼者。而後曰夫然後行矣。古人不徒言空理。可以見也。而若言我而遺彼。則空理也。何也則中庸曰。誠則著。著則形。形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也。誠者行有常之謂也。形者謂行成形。行成形。故彼見其形焉而動。動而後可令也。彼未動而令之。雖堯舜豈能行哉。荀子曰。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而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夫行不成形。則民無見矣。民素無見。而俄雖善。民之所以必疑也。民之所疑。雖州里易喻之人。其能行乎哉。凡如是之語。可合考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者官也。魚者蓋其字也。世以官與字呼其人。故孔子亦以之論之。如矢者言直也。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仕者謂在官。小雅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可合考。可字同於蘧伯玉詞。懷者謂藏之於懷抱。之者指所懷之物。蓋譬諸錦也。

此語論蘧伯玉也。史魚雖並稱。而是爲語之順序耳。乃文章也。意實在蘧伯玉矣。

遂伯玉可仕而仕。可止而止。能中其時。則謂之君子也。然則彼不視時而動。且死而無秋毫之末益其君。獨自收名於世俗之間者。不可謂君子也。且讀論語。不可惑於史記家語等之妄說。以混於本文。雖左傳近古。猶戰國之雜說。多妄談。不足以盡信據矣。凡側信他書而無考焉。以混於論語者。皆大惑也。自漢以來書生之讀書。是已。莊子曰。大惑終身不解也。可不思乎。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兩之字指上可與不可。失者得之反。失言者謂不聽我之言而我不得所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人之下省與之言三字。

此語論言必可擇其人也。知之爲知。莫大乎知人也。故曰。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按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子夏亦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凡如此語可合考矣。夫諫而彼反以爲謗己也。則所以爲失言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志士者謂不患一身之榮利。而心志於國家之士。仁人者誠心愛人之人也。生字與殺身對言。蓋非必謂遜死之謂也。凡無傷於己之類。皆可謂生也。以者以求生也。害仁者謂傷愛人之道。有殺身以成

仁。殺身不與死同。凡害於己之類。皆殺身也。如傷財傷名者殺身也。以者以殺身也。成仁者謂遂愛人。

此語論志士仁人臨利害事而所行之跡也。故以有無論之矣。然則若管仲蒙不仁之名以匡天下。則可謂志士歟。假使管仲雖有匡天下之志。而求全名以死而不遂其志。則是不能殺身者也。何以爲管仲哉。蓋士之初興志於國家者。必將有不忍於民焉矣。故能自忍而遂愛人如此矣。而晦庵曰。志士有志之士。惡是何注也。傳曰。端衣玄裳。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管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由此觀之。雖至於士農工商。不能不有志焉矣。故孟子曰。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其志之有在。亦可以觀矣。然而不可謂志士何也。蓋其志止於其身。而不及愛民也。是以雖有忍於人。而不能自忍矣。夫人莫不有志焉矣。是何注也。凡自漢以下書生之讀書者。其志止於其身之名聞。而不能愛民。是以貴諒而不知真。是其所以志士之名稱且不能考也。而況其行乎。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爲者經營之謂

也。仁者愛人之名也。工者謂百工。善者謂成之美善。其者廣指百工。百工不同事。故曰其事。先者謂先於事。利者謂選擇砥礪求銛便利用。其字亦廣指百工之事異器也。

器者凡謂所用而爲事之具。此先舉比以喻之。凡事無順序。不能俄成功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字所指在他詞。不與此同。蓋指其朝有賢士大夫之邦。兩其字俱指是邦。賢仁互之。

此語論爲仁之方法也。凡事無大小。無其具不可以爲其事。不由順序焉。不能成其功。故利器先務也。成功在後矣。此三者乃我所用以爲仁之具也。不可不先矣。雖在人君亦然也。是故堯之仁而以不得舜爲憂矣。舜之知而以不得禹皋陶爲憂矣。其可以稽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爲者謂經營治。夏之時者。夏謂禹之

治。時謂四時。晦庵曰。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得之矣。此蓋堯所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時也。禹用之不改。故視殷周謂之夏之時。其時視諸日月之朔望。星辰之更代。晝夜之長短。徵諸鳥獸萬物之變態。試諸人體肌膚之寒燠。以所正。故爲最得時之正也。禹之不改。蓋民未厭堯之政也。故摠仍堯成則以安民也。至於殷周。則民久懲桀紂之政。禹湯之政莫知之。故夏殷之名稱。且厭聞之。於是乎示之以萬事改其規則典令。以安民也。是所謂爲政因民者也。雖然是唯朝廷物色拜賀之儀。豈強變民時哉。春秋書曰春王正月。此蓋所以別於民時也。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殷者指湯王之治世。輅者車之名也。蓋至於湯王而車之

制文章始備。其名從定焉。故曰殷之輅。周者指武王之治世。冕者冠之名。其制亦至

於周而文章備矣。故曰周之冕。此二者。蓋自堯舜以來。至於此而後其制備焉。文章

足以明等威。故選取之。如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類之語。可合考矣。樂則韶舞。

樂必有舞。故曰韶舞。亦延語之例。蓋單曰韶。聲迫而不能成語也。樂。三代聖王皆

有之。而必重之者。所以移風易俗也。何也。荀子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

君子慎其所去就也。猶樂論篇其所論可熟讀也。今孔子言必韶舞者。蓋以爲移風易俗

雖有武濩之化。莫若韶之可速焉也。豈直好盡美盡善哉。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放者謂去而無懷之。鄭聲者鄭國土俗之樂也。遠者謂退之

而不使在朝。佞人者謂凡事因俗而巧從便之人。淫者過也。謂節奏之際曲直繁而過度。

殆者危也。謂後必有弊。淫殆二字。所以說上文放遠之意也。此二事。語之緒餘所及

之也。非恐顏子之好鄭聲悅佞人豫戒之也。凡樂以六律正五音者。唯雅頌爲然也。是

雅頌之所以不得有淫聲也。如國風則土民之所樂。非王者之制也。其樂蓋不以六律正

五音。器又不必具八品矣。唯鄭聲具八品。鄭聲之亂雅樂者。蓋是也。而亦不以六律

正五音。故其聲不止宮商角徵羽。繁而過度。謂之淫。淫則感動人心甚。而使人不知其流。苟爲流而不自知。則誰知其所終。是聖人之所以深惡之也。佞人執事者。直因俗而從便。則事似速治。而後必有弊焉。故曰殆也。似速治。是衆之所悅也。雖唐虞之君臣。而畏而戒之矣。其弊難見也。是所謂(翁子)案亂而治亂。案污而脩污者。非去亂而被之以治。去污而易之以脩者也。夫不去亂污。豈得無殆哉。

此語論定天下之禮樂也。而此四者是其最末事已。蓋雖至於末事微物。欲必盡其善美焉而無遺也。又其語顏子。不過如此。而他無一言之所添。則顏子之學。於定禮樂治天下之道。既已備焉。可推知也。是蓋所以冠於孔門也。自周以來。明君不興。孔子顏子。且聖知而困窮於道路矣。降及六國。天下又亂。權謀傾覆之說用。而文武之道終墜於地矣。宜乎秦雖兼天下。而不知所以統之也。是豈獨始皇之罪哉。其所由亦久矣。自漢以下。去古蓋遠。唯秦是視而已矣。是以其治不能過法律。而其俗與夷狄無以異矣。讀書者又庸愚鄙污之人。深染於時俗。莫有他志焉。是故貴質而賤文。不知脩人道。而空談天理。妖行怪說。以愈亂人道。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書生之爲荼毒。亦甚是苦矣。於是少有才器者。見之以爲古學無益於治政。不好讀古書矣。嗚乎哀哉。將天乎。古人之語。萬世而莫知其解也。古人之語不著。

是世終無治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與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則雖無文王猶與。自漢以來數千年矣。無與焉何哉。且程氏曰。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也。此其深染於汚俗而不有他志者也。故以今視古。未嘗少疑焉矣。夫所謂弊後害之謂也。三代聖王之制。古人未嘗言其有後害也。彼獨以爲夏之車何弊而殷制輟乎。殷之冠何弊而周制冕乎。愚不亦甚乎。莊子曰。大愚終身不靈。程氏之謂也。古聖王爲民脩人道以教者。禮樂是已。人無古今之異。則萬世而不可有脩入道之弊也。若夫汚君與而畔祖先之德。破祖先之法。自用以亂天下者。桀紂之罪也。豈湯武之弊哉。且也脩人道者。必因人矣。豈獨因時乎。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夫如是矣。何必因時。其或損益焉者。蓋先聖之所未盡。後聖繼而脩之之謂也。豈曰弊云爾哉。且夫人道不飾則不明焉。古人之所以貴文也。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天知人而建之極。何疑乎爲有弊。古聖王爲民脩人道以教者。知天知人而建之極。何疑乎爲有弊。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者謂患。蓋憂宗名。患族名。憂兼患。患不兼憂。

此語論行事之道也。言凡事不可苟而行。宜慮後日之害矣。饒氏曰。蘇氏只說地之遠近。欠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得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者謂終於不見。乎字不敢斷詞。

此語見子罕篇。而無已矣乎三字。亦各記其所聞。而編者又收而不遺。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其者指竊位。其之下省所謂二字。竊位二字。

蓋古語。竊字與竊比於我老彭之竊同。不與盜同。如密。己在位使人不知也。者字指

臧文仲。以充古語也。與字不自斷也。下文乃述其意以證前言也。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而字與人而無信之而同例。與者己與柳下惠也。立者謂立位。

也字斷不與立。此所以證於是。則上文疑辭自消。而竊位之事乃爲實。在此也字。

此語論臧文仲也。引古語以爲竊位。痛惡其媚嫉也。夫位天下之公表。民具爾瞻。

臧文仲居之。則宜將汎援賢者與偕輔政矣。是所以忠君也。而不然。夫臧文仲爲魯

上卿。名稱賢大夫。然而其行多有不與名相配。則非真賢大夫也。而空盜賢之名者

也。故孔子數斥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厚之下省責字。責者強求



之謂也。於之上省善字。遠者近之反。蓋近則受其汚。遠則不受。故謂不受曰遠。如遠恥辱之類。皆此例。

此語論遠怨之道也。蓋人情無君子小人。得人之怨則所不願也。而不得其道。是以多爲怨。故論之以誘之。夫責善者亦必以善言。善言而適構怨者。彼未服於己而責之也。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未信則以爲誘己等之語。可並考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問辭。晦庵以曰爲思非也。不與其心曰同。末字無之轉聲。也字斷詞。已矣重用。蓋語勢。

此語蓋誘門人之問也。自用而不好問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終日言連讀。

言之下省言字屬下。古書之語法。一般同例。義之下省而字。不及義好行小慧。可連讀。小字與義對。慧者字書爲通解。未審。皇本作惠。似爲惠施。鄭玄曰。謂小小之才知。則慧字無疑。皇本誤。難者難保國難保身。

此語由哉字觀之。蓋當時適有其人。而論之以戒門人也。言不及義者心不好義也。心不好義者不能服人者也。而好行小慧。則或將爲怨人不服而多聚怨。所以爲難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義者謂其行義。凡古書以字在上與在下不同。以字在上。則下字可如字。

如後章以言以人之類。皆是也。以字在下。則上字論其行或其心。不可直如字讀。如

前篇一以貫之。後章莊以莅之之類。自與動之以禮。語法大異矣。此古書一般同例也。

此言其行義其行禮其行孫其行信也。爲者謂經營。可照下文之成字。質者謂君子之質

地。可照下文之君子哉。四之字俱指上文君子。然則上文挈示辭也。出者謂表著。成

字應上爲字。君子哉三字。承成而應上質字。而語終於此矣。可見古人之文法。前後

昭昭相承應。語脈連連。審焉無所惑矣。

此語論君子也。亦蓋以誘門人矣。下五章亦皆倣之。荀子所謂爲其人以處之者。其

意蓋言如此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病者謂病苦。蓋言

病苦而求之也。焉者君子之是所也。蓋指其本心不欲在庸人之後也。

此語亦論君子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者謂忌。蓋忌而勉行也。焉者沒世

之是所也。蓋指其爲日久矣。可以有爲。

此語亦論君子也。上章人之不已之語。論在當世而人不知也。此章沒世之名。論死後之名。並記而相照以爲稽焉。是蓋編者之意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諸字之於也。兩諸字互指。言所求於人之事。求之於己。可求於己之事。求之於人也。

此語亦論君子也。蓋君子之所以日進。小人之所以日退。專分於此矣。故使思之也。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矜字蓋驕之轉聲。高厲不羈之謂歟。未審羣而不黨。

此語亦論君子也。按中庸曰。君子和而不同。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凡如此語亦可並考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以者以一言也。之字者俱指言。有乎二字相連。爲問辭。言有則欲聞也。子曰。其恕乎。其者指恕乎字不自斷。亦使之思之。下文乃釋其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字無之轉聲。不必爲禁止辭。若禁止詞。則從文理。無無勿之別。

此語論可終身行者。而以恕充之也。恕者蓋以情度情之謂也。夫子恒不直說字義。必以行誘之如此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也字豫先斷無所毀譽。誰毀誰譽。言無所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之上省吾字。譽之上省毀字。其者指有所試。

試者謂試其實。如臧文仲竊位。子產有君子之道之類。亦試也。而彼論古人。此言今人不同。斯民也。斯字是之轉聲。斯民指今是所毀譽之民。也字豫先斷三代所

行之民則此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三代之下省聖王二字。指禹湯文武。以者以斯民也。直字蓋取於小雅大東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以爲辭也。道

之上省其字。行者謂行令而化行。之下省之民二字。也字再斷斯民。可見其語甚堅矣。言今亦直其道。則斯民乃三代之民也。

此語論民之不善。罪不在民也。初雖以毀譽人起語。然而卒論斯民三代之所行。則可知意實在於此而不在彼矣。按墨子非命篇曰。昔者桀之所亂。湯承而治之。紂之

所亂。武王承而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亦是意矣。夫民可與爲善。又可與爲不善。在行政之如何而已矣。而大凡君相執政者。多曰古

者人惇樸。故以仁義。後世人漸僥訛。雖令以仁義。是所謂小人失諸己而反詬人者。也。不亦遠乎。是蓋孔子之所以有此意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猶及二字與下今亡對矣。言吾之生雖後。而其初猶及是風俗也。史者記事官也。闕文者謂於事之不審。乃闕文字而不記。也字斷其必闕文。左傳所謂避不敏。蓋是也。以見其風俗惇樸而重事之心矣。馬之上省車字。乘之上省使字。之者指馬。此亦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弊之無憾之意。以見其風俗惇樸而厚於交之情矣。今者對於吾生之初矣。亡者謂是風漸失。已字矣之轉聲。夫字哉之轉聲。

此語論風俗之變態也。蓋民之失俗。政之失也。然則嘆今亡者。豈徒咎民之心乎。故與上章斯民三代之語。並記相照。所以爲稽。是亦編者之意可推知矣。又曰。史之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是先王之遺風僅存焉者也。以此推之。其盛世之風可知也。孔子之時。既曰今亡已。況降及六國之時。權謀專而風俗墜敗。聖王之遺風拂地矣。自秦以下。又大變爲夷狄之俗矣。於是也古聖王之風俗。終不可得而再見。不亦悲乎。

子曰。巧言亂德。

亂字。與列子以玉爲楮葉。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之亂同。

謂混使人眩。人多見其外貌而悅。不察其實行焉而眩。是孔子之所以惡似而非者。數有是言也。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與大謀對言。則謂小事之不忍者。以其不忍。故易混於大謀。是人之多所惑。大謀者蓋謂本謀。小不忍亂大謀。則敗本謀。

也。此與上文。有人與事之異。故以則字別句法。亂字又義一轉矣。可考。

此語論人之多所惑以示之也。蓋欲使人失焉也。凡亂之爲亂。是非混之謂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者謂衆人。之者指衆所惡之人。察者謂察其行

之果可惡乎否。而後定我惡之。焉者惡之是所也。蓋指人有愛憎未可俄信。衆好

之。必察焉。同上之例。必之上省亦字。

此語論不可信衆之好惡而違定我好惡也。蓋人不能無愛憎焉。好惡非察其是非之實

也。以憎心見之。善不必爲善。以愛心見之。惡將恕之。故我直信衆之好惡不察焉。

俄定好惡。將必人則彼雖衆而未足信據矣。故曰必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者推而張之謂也。弘道者謂推類變化。

時中擴道。而行之不窮。下人之下省也字。

此語論道也。夫道所以行而接物也。而不學則不知。故曰思而不學則殆。是似道弘

入矣。然而學而不思則罔。是非道弘人也。變化時中。推類弘道。而接物得其宜者。

在人也。故曰人能弘道。可觀能字見能而不能者非道之罪也。罪由我之不思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而字亦人而無信之例。言過則可改也。是

者指人有是事。謂之上省可字。

此語論過可改也。是字當時指示其人。蓋亦懲之也。夫人不能無過矣。然而雖過而改。則免其過而復於不過矣。不改則不免爲終身之過矣。不思之者。乃可謂真過也。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者。謂日夜壹於思。而心不及他事。以者以不食不寢也。思者謂思而求道。無益。不如學也。無益者謂無益於得道。學之下省之有益三字。也字斷不如。

此語自論以勸學也。如荀子勸學篇之類。亦可並考。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謀者謂慮求。道者中庸所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也。食者謂富。觀下文不憂貧。可以見矣。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以謀道。兩也字之下俱省而字。餒在其中者。謂歲或不免凶耗之患。祿在其中者。謂或獲君而得富。此汎論貧富有天命焉。以喻之。而勸學語也。非釋上文曰以餒在其中故不耕。以祿在其中故學也。以上蓋古語。下文乃孔子之言。君子憂道不憂貧。憂者勞心之謂也。憂道者謂憂道不行。君臣之交不相得焉。父子之交不相親焉。夫婦之交不相懼焉。昆弟之交不相睦焉。朋友之交不相信焉。是之謂道不行。君子之所以憂也。憂故謀。不憂故不謀也。此孔子釋古語之言也。是故更以君子起之矣。可以觀

矣。

此語論君子也。孔子誦古語而又自釋其意。蓋亦以誘門人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一堂曰。前有

七之字。後有四之字。皆指民。而民字在其中間。為政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與此同文法。得之矣。知及之者謂其知

慮及民之所向背而不違焉。及之之下省則民可得也五字。仁者。孟子荀子及莊子韓非

子。皆曰愛也。愛者蓋惜之謂也。惜其死。惜其勞。惜其力等也。惜其死則必有無殺

之道焉。惜其勞則必有休之焉。惜其力則必不空其功矣。乃所以民不去也。仁不能守

之者謂不能守民之仁。如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亦是也。雖有其心而無其事。則

民不居也。故其知慮雖及之。而一旦得民。然後必失之者。蓋不仁之人。不能保其終

也。大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謂不仁者。知及之。仁能守之。不

莊以澁之。則民不敬。莊之為言裝也。檢束裝飾其容貌之謂也。澁者視

事之謂也。則之下省雖不失三字。不敬者謂狎而慢其命。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澁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字非禮勿動之動。手之

舞足之蹈是也。動之者謂指麾。動之以禮者。謂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以禮。禮之下省雖



敬二字。善者謂好善。

此語論人君守民者宜盡善也。按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可並考。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之上畧以字。下省事字。受字授之轉聲。謂可大授任國政。下文例之。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知者謂知其才何所能。

此語論君子也。夫君子之不易知也。不似小人之易知矣。宜矣哉庸君不能用也。是其所以萬世而不遇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民者謂人。與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

之民向例。蓋廣語而不切迫。亦婉辭也。也字斷仁。蓋將言甚於水火。而先定語。下

文乃論其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蹈而死

三字。重專在蹈字也。水火蹈之則必死。故曰死耳。然則吾見者謂見蹈者。蹈者白刃

可蹈之蹈。謂知其必死而猶赴之蹈其難。非焚溺之謂也。觀而字亦可以見矣。若曰焚

溺。則其必死不待見也。而曰吾見。則孔子不知水火不亦甚乎。東匡曰。凡語中曰未見者。願見而不得之辭。得之。蹈仁非必死也。但與上水火連言之。故曰死耳。意實

在蹈字矣。也字斷未見。此則上文所以曰甚也。然則所謂甚者謂避之甚。可以知也。此語嘆人之莫好仁也。夫水火蹈之必死矣。是以人皆避之不敢蹈。固其所也。然而或欲求名者。適有蹈而死者。故曰吾見矣也。至於仁則非必死之事也。而人皆避之不蹈焉。所以曰甚於水火也。蓋世衰道微。人篤愛己而已矣。不暇愛人矣。是蓋孔子之所以深嘆也。一堂據馬融民仰而生之說。以仁爲仁政。而非晦庵曰。如朱注則仁在我矣。在彼故可蹈。在我豈可蹈乎哉。書生輩不知事如此矣。凡古書曰仁者。豈徒言心而已哉。亦必兼論其事耳。旣已論事也。則何不可曰蹈之有。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言有其心而無其事。故特著心字。而曰民不被其澤。可見人主有仁心而不蹈其心矣。其在臣在父在子在夫婦在昆弟在朋友。仁心雖在我而澤不及彼者。皆有愛人之心。而事不蹈其心也。且以在我不可曰蹈。則亦不可曰行乎。況民蹈政者古未嘗有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者謂於他事則無不讓。讓者已辭而與之於人之謂也。讓位讓國讓食讓伏讓善讓德讓名皆是也。不與遜同。不讓則自取而居之也。

此語論仁也。夫師所受教。萬事宜待命矣。而不讓。則他雖君父莫有所讓。可知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者正也。終始不易其操之謂也。貞固忠貞之語可

並考。諒者明也。不待人之察自明之謂也。憲問篇。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之語。則諒字之解也。

此語論君子也。按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諒之轉聲。惡焉之轉聲。何所也。惡乎執者言無所執也。蓋有所執者。如墨子之執兼。楊子之執別。亦是已。當事之變也。病人之不已知。故不恤事之成敗而求自顯焉。是以不敢爲變而應焉。是爲諒者也。君子不然者。千變萬化。從事時中。唯謀得其道。而毀譽隱顯任人之察焉。而不敢爲自明矣。是其所以無所執也。蓋貞諒之分。在求顯與不恐毀而已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敬之上省先字。兩其字俱指君。後之

下省得字。後者謂爲後。

此語論事君之道也。蓋事君者。宜先君而後己。所謂義也。晦庵曰。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自漢以來。書生之見率如此。不知君臣之道也。夫事君而以敬其事爲先者。愛君也。愛君故重國欲無敗亂之舉耳。是所以能遂義也。若使無愛君心。豈能遂義乎哉。此古人之所以仁義相配而連言也。何也。非仁則義不能遂。非義則仁不能達。必仁義相持。而後人善群焉。交得全焉。是之謂入道。故曰。仁也者人也。及秦兼天下。懲諸侯之難令。則散衆

而不使相羣。而後欲用法術其間。於是乎。人道廢而君臣之交絕矣。自漢以來。一道秦法無他焉。是以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亦如國人。人久染其俗。莫有他志矣。雖讀古書。而不知以洗濯其舊習。以去其污垢也。是所以有晦庵之說也。

子曰。有教無類。有之上省吾門二字。觀有無二字可以見矣。教之下省而已矣三字。類者謂可教之類。不可教之類。

此語自論以喻門人也。子罕篇曰。雖覆一篋。進吾往也。述而篇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等之語。可以察孔子之本意矣。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所謂雜足以觀其無類矣。可考。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者謂所執而脩之道。不同者謂人各有所主

而不同。按孟子。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又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又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子之道。貉道也。可見其不同矣。不相爲謀者謂不相輔謀。

此語論所不相爲謀也。按子張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又按。荀子不苟篇曰。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

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污而脩之者。非案污而脩之之謂也。去污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污而非脩污也。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亂。爲脩而不爲污矣。蓋是其所以不相爲謀也。可熟考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者脩言以陳其所以之謂也。達者謂通意於彼。

此語論辭也。夫辭之爲用也。蓋專在通意於彼矣。然而若野人徑直其言。則將必意不能徹矣。於是乎。曲陳其所以而脩言。是之謂辭。故辭文言之謂也。觀荀子曰言辨而不辭。亦可以見矣。雖然意既得達則已矣。非徒以富麗爲辭也。

師冕見。師者主樂者之通稱也。先王以樂建教。無貴賤使學之。故尊主樂者謂之師者。蓋先王憲之稱也。先王以移風易俗。莫若樂。故重樂。重樂故龍主樂者謂之師。

蓋所以勸之也。冕者名也。見之上省來字。見之下省於子二字。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師冕來。起而迎。因輔和之也。皇侃曰。孔子見尊者必起。師旣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故云皆坐。得之矣。某某者記者畧其人。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

出者退還也。固者不待言而可知之謂也。蓋喻彼無眼者也。

相者左右扶持之謂也。非必謂瞽之相者。

此語記孔子與師言之狀貌也。蓋子張適在其側而因問之也。於夫子之一動一靜。必視焉而不遺如此矣。其好學也。

### 季氏第十六

此篇每章必以孔子日記之。與他篇之例異矣。蓋外人之所記也。編者以其孔子之語收之不敢遺已。且自成篇以別之者。豈編者得無意焉乎。雖屬有陳亢問於伯魚語。而陳亢亦非孔門之人也。可觀子張篇陳子禽謂子貢之言以見矣。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季氏者季孫之家也。將者有其

謀而未有其事也。季路者子路也。曰之上省冉有二字。有事者謂伐。凡非平日常事者。

曰有事也。無字與下與字語脈相待。而謂有。乃者指將有事。是字言外有所指詞。指

不諫。指不知先王之封等之事。下文因說其所以爲過。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爲東蒙主。東蒙者山名也。主者謂祭主。古者封諸侯者。附屬民焉者也。故

必使主其地所有之山川而祭之。所爲民禱福祲災以守民矣。是故大夫不得祭山川。且

不得用刑罪者。雖食土毛而不屬民也。此言顓臾雖臣隸於魯。而是本先王之所封建。非魯侯之所祿之。則非魯之所能廢立與奪也。此其不可伐之一也。且在邦域之中矣。且者姑舍先王之封。而近言今日也。邦域之中。非用干戈之地。此其不可伐之二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是者指兩條。有與叔孫孟孫等之諸臣異。社稷者。天子封諸侯。必建社稷之神。使祭之爲民祈年歲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是也。此言顓臾雖臣隸於魯。而所與魯之社稷俱自天子附屬之臣。不與魯侯自所祿之臣同。則雖有罪而非所得而廢也。况無罪乎。而今欲伐者。是爾不知之之過也。何以者以何之可伐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者指季孫。之者指伐。一堂非集注曰。二子心之所不安。故更就師訪其可否。其云不欲者。是其實情也。聞人之非之。歸咎其主。二子而豈有之哉。得之矣。夫就有道而正焉者。夫子嘗言之矣。况於師乎。何憚而隱其實情乎。且孔門諸子。雖有其所得而不自安。必正之於夫子。然後安焉。是諸子之常矣。况於其所不安乎。又何度焉。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每言呼求者。所以叩之而覺其惑也。陳之上省凡就列者四字。陳者謂布藉進獻於君前而不遺焉。力者謂我所勝之分。知力勇力兵

力之類。皆是也。而其所當則各在文理。就者謂進而蹈。列者謂行伍之次也。不能之上省知字。不能者謂其事之我力不勝任。止者謂止而不就列。以周任之言。自相成終始矣。下文因釋此意。以責其不諫。集注合下文爲周任之言者。非也。凡誦古語。未有直誦者。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危者謂將顛覆。持者守而全之謂也。顛者謂既仆覆。扶者助而起之謂也。焉者何所也。謂除危顛之何所。蓋必取相者。以備危顛也。用者猶施也。謂使而自救。彼相者指瞽者之相。蓋君相之相與瞽者之相。義固無異矣。而詞則自瞽者之相出。故今日危曰顛。假瞽者以論之矣。周任之語曰就列者。以臣之志論之也。而孔子釋之以用相論之者。言君之求矣。周任之語曰陳力者。由義而論之也。而孔子釋之反以不持不扶者。以示其非義矣。君臣之志相照。義與非義相迫。表裏曲備焉。道於是乎明矣。以責其不諫。言今季孫將陷不義。其危不直瞽者之顛。爲之臣者。宜陳力以救之時也。汝之仕季氏者。將待如是之時而竭力也。豈願平日無事而仕哉。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且者。姑舍君求相之論。而近言爾之分也。爾言者指曰吾二臣者皆不欲。自虎以下。乃明其所以爲過。虎兕皆猛獸。放之必多傷人。以喻季孫之力足以殺。人充野充城。不可不押也。龜玉俱國之重寶。有



寶器國之所榮也。以譬季孫之位居上卿。而名聞諸侯。其爲國之榮不直龜玉。而其人若陷不義。則其爲國辱。豈失龜玉之比哉。而汝不諫。豈不汝之過乎。夫虎兕之出於柙者。非守者放之。而彼自出也。龜玉之毀於積中者。非守者破之。而彼自毀也。而猶且守者無所辭其罪矣。今汝不欲而不諫。其不欲者。知其不可而不諫。是立而視其出破而毀之也。其過豈不甚乎。誰之上省汝以爲三字。與字問詞。迫之使思也。言汝以爲誰之過。而自曰吾不欲乎。不自知其罪者。爾之過也。集注曰。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又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此晦庵意在速去也。是以己之腹度古人之心者也。此語終章責其不諫。而一言不及去矣。周任所謂止者言自初而不就列也。非謂既就列而去也。是重就之言也。孟子以諫其君不聽則怒而去。爲小丈夫者。是重去之言也。古人重去就如是者。其志在深憂國家也。後人雖讀書。而志不在國家。不知憂民之患。豈能解吾人之語乎。故讀書者。無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可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固者謂城郭兵器之完備。費者季氏之采邑也。此上文所謂夫子欲之者是也。則季孫謀議之辭。而伐之爲有名者也。故舉此議以訪者。爲子孫憂之議。爲諫之道塞。因欲求臆之道也。是故夫子啓之以有國有家者之患。則此辭爲季孫

之議昭昭也。夫爲之臣者。其君愛子孫之憂。而子孫之憂。非吾之所與知云爾。則非爲臣之言也。是冉有之所以爲無言之可以觴。而諫之道塞也。然而季孫非實憂子孫也。直是爲議之有名以距諫者也。故冉有求觴之而未得其法。是故舉其議以訪之於夫子者。欲得其法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君子者毀季孫之不然也。疾者猶忌也。蓋忌則恥傲之。今季孫傲小人而不恥焉。是非君子也。非君子者之議。觴之何難之有哉。故先稱君子以喻之也。夫者指別有其人。必爲之辭者欲必得故必爲辭也。爲者謂作。辭者陳所以言也。辭之下省爾何畏之而爲諫道塞九字。此先勵之使諫也。因下文啓季孫之議中。自有納諫之道。丘也聞。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丘也聞

發之者。所以啓之也。不患以下則古語。均者謂齊。蓋與安上下爲韻也。一同服之而無一人怨者。謂之齊。或怨或悅。或服者或背者。是不均也。安者謂國家之無事。借此語者。將起下無傾二字已。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釋所以不患。以遂歸之無傾也。蓋者推意而釋之也。衆心齊一。則人各竭其力。以供主之求。且無盜竊之憂。是所以雖無財而無貧也。衆心和合相救。則力爲一。力凝則雖寡而可。能敵衆。衆心服而無事焉。則國家如磐石無傾矣。雖季孫豈不欲無傾乎。然則其所謂

爲子孫者。是我納諫之門庭戶牖也。何爲塞乎。自以進無傾之說。彼焉有能距哉。因下文論無傾之道以誘之說也。一堂曰。古人引古語。與其所喻。不必句句相合。亦是斷章之類。得之矣。蓋古人引古語者。欲援以輔我說。是唯借彼以救此耳。故其增減斟酌。在其人與其說。而不必句句相拘矣。今孔子欲援是語以言無傾。而此語言二事而不及無傾。故加和字以釋無寡。而借安字來而言無傾。何也。則和者可論力。而安者近於無傾也。又按。此語初冉有直曰將有事於顯與。則未可識其爲國與爲家。故夫子答之以先王之封及邦域之中者。是爲國公議也。今冉有稱議辭。曰近於費。曰子孫憂則知私家之謀矣。故自此以下。夫子亦爲季氏謀。而一言不及國事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者呼有國有家者。如是者指所患在於此而不在彼。遠人者謂境外之人。非謂道路之遠近也。蓋境內則我政之所及。謂之近人。境外非我政之所及。故謂之遠人。是故言遠人則必曰來。來者服而來也。觀近者悅遠者來之語。可以見矣。不服者不來服也。文者謂禮義。德者人望也。蓋人望之所以立。生於禮義。故連言曰文德。而此不可深拘文字。何則與。下干戈對成語已。來者謂使服。三之字俱指遠人。安者謂使無復疑懼。此則無傾而所以能有國有家也。此誘爲說之質地在此也。此語廣以有國之道論之矣。雖然

有國有家。其道何別有異焉。是故今謀季孫之家。亦以此論之矣。既爲季氏論之也。

則顯與近在魯邦內。而非季孫之令所及也。謂之遠人。何不可。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相字與上文彼相應。但上文呼其名稱指其人。此言其扶持之事。不同已。服者謂服而來。而字與人不知而不愠之而同例。

言可服而不服。不能者蓋亦所以鞭而勉之也。字斷不能。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分者謂裂散。崩者謂壞毀。離者謂解敗。析者謂判別。凡國猶聚土爲山。漸積而高。下廣而上尖以成也。猶造家構會柱楹椽棟。上下傍側相結合以建也。

故謂人心乖戾不和。曰分崩離析。季孫之位居於上卿而當國。故微子篇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孟子亦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是專積崩合離之

權矣。而二子仕之。則宜以左右扶持之。安國來遠人爲事矣。且夫國安而家無傾覆之慮。人情之所願。雖季孫未嘗不欲也。殺人傷財以攻之。與不動兵器而彼自來服。其

利孰乎。脩德而來遠人。來者不獨顯與。四方之民。將扶老負子而格。其所得亦大矣。遠人既來。其誰之有矣。然而季孫不思之。則雖二子不可爲焉。然後去之不亦宜乎。

夫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矣。雖有惡其人。而惜其亡。望其改之。故勉二子而使救之。如是矣。豈首勸去哉。守者持而全之謂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而字與學而時習之而  
同例。猶又也。動者動用也。凡兵謂用曰動。周語曰。夫兵戰而時動之之類是也。干  
戈者概舉兵器也。邦內者指顓臾。憂字應上文子孫憂。蕭牆者謂宮牆。蓋顓臾遠在外  
而蕭牆之內者。近之極也。宜兼子孫憂遠在後世。而蕭牆之憂。將作於今日。不暇憂  
子孫憂矣。自邦分崩離析以至於蕭牆之內。舉季孫之憂不可識何時所而作。以示爲  
說之端不可勝數也。按荀子曰。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  
也。又曰。若馭棧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愛也。而  
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夫諫之難如此矣。  
是故夫子誘二子而使諫也。責不竭其力。啓其閉。通其塞。道其說。示其端。勉之屬  
之。無所不至矣。聖人愛人終無已。而望其改之也。

此語論仕者所竭力之專在於如是也。顏子嘗稱夫子之善誘人。曰欲罷而不能。使人  
進步竭力而自不能已者。固非今之所言也。然而亦將在問之巧矣。何也則觀子貢問  
管仲。而曰不能死。一能字。使夫子發匹夫匹婦爲諒之語。可以見矣。是非必疑管  
仲之不能也。將欲明道以窮死生之所在。而得所自安矣。夫子不嘗言乎。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孟子亦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勤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是故諸子之問於夫子也。無所挾。且不處於賢。而居於不肖。不恃故而如新焉。是何也。所以巨叩之也。欲其無少遺疑焉。故足以明道於萬世矣。今又觀此問答。初冉有季路見於夫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如不知其不可矣。又曰。吾二臣者不欲。如知不可而不知所言者。終稱季孫謀議之辭。如畏季孫之辭矣。此一叩之不遺焉。是故孔子盡言以喻之如此矣。是亦欲讀古書者。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果伐顓臾與否。蕭牆之憂果作與不作。則非編者之所知也。編者唯欲收孔子之言以明道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爲語之順序以調

言。意專在下文。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二字。

自上文假借以成語耳。非實謂禮樂自諸侯出也。但如齊桓晉文令貢獻之數。朝聘之期。

則有之矣。非禮樂也。實謂征伐而已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蓋言大夫竊之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陪臣者謂大夫之臣。執者守而主出納之謂也。命者謂命令。

此語論亂世之顛變也。非必爲學者發矣。蓋莊子之所謂卮言日出者歟。編者以其孔

子之語。收之不敢遺已。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彙議之斷在君也。天下有道。則

庶人不議。言不私議其得失。二語過脫。故補之。孔子曰。祿之去公

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天子云爵祿。諸侯爵不云爾。故單

曰祿。凡大夫之祿。君之有也。君守而與奪之。政之大者也。去者謂失。如彼自亡去

然。故曰去。逮字及之轉聲。若去彼而遷延及此然。故曰逮。謂降及。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季孫孟孫叔孫。其先皆自桓公出。故謂之三桓。當時之語也。

微者謂衰弱。

此語亦厄言之類。論魯之日衰也。蓋歎之也。其衰弊雖至於如此。然而若能用孔子

則去者可服焉。微者可盛焉。魯之君臣不能。不亦悲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猶益友三損友三也。益者謂利益於我

德。損者謂損害於我德。下章同。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直者。苟

子曰。是謂是非謂非。謂之直是也。諒者不能待人之察而自已明之謂也。多聞者則多

識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者凡從事必巧。就於利近之

謂也。莊子。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是也。辟字避之轉聲。馬融曰。巧避人之

所忌。得之矣。善柔者謂善而柔。蓋見我之過而不能言也。佞者凡從事從俗而巧之謂

也。

此語論取友也。語之示其有損益焉。蓋以誘初學之人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而補益於德者。樂而損害於德者

也。樂者慰心之謂也。古者蓋一字一音一義。非如後世一字而有多音多義。而從義動音轉也。是故及至於語勢不便。則用轉聲。如不曰弗。無曰勿。皆是也。又何曰期。

焉曰安之類。借字而取音者也。若夫如慰心曰樂。又可慰心之事亦曰樂。則詞有活用也。故謂音調亦曰樂。謂放遊亦曰樂。此皆可慰其心之物也。然而不害於語勢。連音者不必借轉聲矣。如此章樂字之類。皆是已。故用轉聲者由聲勢。詞之有活用。則在語脈文理矣。凡古書用字。皆此例也。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節禮樂者。謂調禮樂之節而習俯仰屈伸之度。道者謂為之道以引人善。古道字無言之義。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驕樂者驕泰之

愚事也。佚者逸勞之謂也。宴樂者飲酒之愚事也。

此語論樂有損益。不可不慎選也。蓋亦誘初學之人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君子者謂在位之人。猶尊者也。朱注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是不見侍字而惑其稱者也。夫侍於君子者。豈得以其無德失敬哉。



愆者猶罪也。謂不敬。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未見顏色者。謂未見顏色之所在。與言語見面之語異矣。

此語論待於君子之不敬也。蓋言宜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戒者物未至而豫爲之防之謂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少之上省當字。少者謂少年。時者所以示壯老之有變也。血氣者心未經慮之謂也。凡有生者必有血焉。血所以爲生也。故雖至牛羊。古謂之血。如宗廟不血食之類是也。有血者必有知焉。判黑白痛癢之謂也。知有所擇得失是非。謂之慮。知不待借慮自然有所愛憎好惡。謂之情。情有所願。謂之欲。皆心之謂也。古曰。指馬之百體無馬矣。然而馬立於前者。是之謂也。可稽矣。是故古人時欲徧舉。則曰心。心者總名也。欲分而有所指。則曰慮。曰知。曰情。曰志。曰氣。皆分名也。未定者謂心之方隅未定。言不知何之所赴也。蓋心之方向未定。則易動而爲物引矣。在所引將至於終不可救。所以戒也。色者謂女之美色。其易動最在目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其者指君子之者指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心所以有老壯之異者。血有盛衰之變也。是其所以

於初言時也。凡有血之類。必有盛衰之變焉矣。故當血盛多之時。則身體健利。心因而勇進焉。是以好勝而求名。隨血衰耗。身體不健利焉。心亦多哀傷而無勇矣。不勇則無求焉。而唯欲心存焉矣。是血與心盛衰必相依者也。所以血氣連言。可以見矣。

此語論君子之所戒也。蓋戒而後可能爲君子也。不戒則必將遂焉。不能爲君子可知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者知其不可敵而避之之謂也。孟子。曾西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者。謂知其德之不可敵而敬之。子罕篇曰。子畏於匡者。謂知其力之不相敵而走。大學曰。大畏民志者。謂知其知之不相敵。而不敢盡詐僞之辭。以其所遇之異。故避之雖有不同焉。然而避而不敢敵則一也。畏天命。謂恐懼其災之必及。而安其分。畏大人。謂知其分之不相敵。而雖親不敢瀆其交。按孟子曰。

大人者言不必信者。稱其德而爲大人也。又曰。說大人則藐之者。謂尊者曰大人。蓋稱尊者曰大人者。世俗之通語也。稱德者非通語。故以德稱大人者。必論說所以其然以證之矣。今此章非論德。則可知孔子用通稱。畏聖人之言。謂知其知之不相敵。而不敢違其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謂不安其分。必行險以徵幸。命之下省之可畏三字。也之下藏是以禍及而不可救矣九字。也字斷不畏。則

其意可以知。狎大人。謂不知其分之不相敵而親。則瀆其交。狎者親而瀆之謂也。侮聖人之言。謂不知其知之不相敵。而易慢不信其言。侮者畏之反。易慢之謂也。

此語論君子之所畏也。蓋亦言君子成其德者。畏慎此三者。乃能爲君子也。一堂引五十而知天命。以證此知天命三字。不識彼言知世無所遇。此言不恐禍而犯之。故彼待五十之歲月。而後曰知之。此不待五十而由不知禍矣。豈得相證乎。書生之讀書如此矣。焉能解古人之語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生者謂不歷學。而字。亦人而無信之例。知者謂知應接之道不可不知是而脩之。荀子曰。篤行君子知之聖人之類。可並考。之者孔子門中之語。指禮樂。上之下省知字。也字斷上知。學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者謂接事之際。或知之而慮無所出。如左傳記孟僖子之楚而不能相禮。亦是也。按荀子曰。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字義可考。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民字與前篇民之於仁之民同例。猶世人也。斯字是之轉聲。言外指其人。下之下省患字。此句廣任世人之謂。故不自斷而曰矣已。

此語勸學也。結句不自斷而廣任於世人之評者。蓋所以示辱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者與孟子思則得之思同。視思明。聽思

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

難。見得思義。視之下省則字。八思皆例之。色者在應接。貌者在動靜。言

者發言。事之上省行字。難之上省後字。

此語論君子也。言君子成其德者。凡在接物之際。不忘焉而求之而已矣。是以聰明

恭敬之行成於身。而去難不失義。得為君子矣。自三友至於此。蓋為初學之人論之

以誘之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見者與見義不為。見得思

義之見同。謂屬遇其事。如不及者謂如追走者之恐不能及。言急疾勇進也。如探湯者

謂如探湯者之恐其傷爛不敢攪。言恐其禍不敢近之也。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兩其字指上文。上文乃古語也。人者蓋指當時猶有如蘧伯玉卷而懷之類

者也。而晦庵每及見如是之語。則欲必求諸孔門中而當其人。曰顏閔之徒能之矣。夫孔

門諸子。固孔子所教而成其才者。乃在門中矣。豈得外之曰見其人矣乎哉。且其如探湯

者。何足以稱顏閔也。若夫論門人。則必正呼其名。而揚言其所至矣。觀曰雍也可使

南面。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曰回也其庶乎。曰賜也不受命等。可以見矣。未嘗有藐乎言之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隱者顯之反。謂不仕官。隱居猶素隱也。謂居於隱位。兩其字猶已也。志者蓋在於行義也。求其志則非其志不爲也。達者猶途也。道亦在義也。此語所主始終在義字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言當時未見其人也。因而求諸古。而下文得伯夷叔齊矣。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齊景公當時有名於諸侯之君。觀孟子公孫丑曰晏子以其君顯。可以見矣。是故今以與伯夷叔齊相照而論之矣。不曰千乘之君而言有馬千駟者。將與伯夷叔齊之餓相照也。凡稱富者必數其馬。當時之通言也。德字皇本作得者。不成語矣。誤也。焉者有馬千駟之是所也。蓋指有降膏澤而建德於民之資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餓者謂貧。韓非子曰。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是也。今亦與上文有馬千駟相照而言之。則可知謂其貧無可一芥之以施。而無建德於民之資矣。首陽之下。則所以徵上文隱居也。今之下省德而二字。其斯之謂與。其者指古語所謂達其道也。斯字是之轉聲。指夷齊之人望立於民而久不廢。孔子之意。蓋言夷齊之人望不廢。可謂達其道也。

此語論伯夷叔齊也。以古語論之矣。初雖以見其人起之。而不指其爲誰。則知設主客以爲語之順序耳。所謂文辭也。且提齊景公者。所以明伯夷叔齊也。非特欲毀景公也。夫齊景公有馬千駟之富。則是有施焉也。然而至于死之日。則民忽然如忘之者何也。是無他焉不行義也。故施不以義。則澤不及民矣。民不被其澤也。則所以民無德而稱。不亦宜乎。夫夷齊貧餓無資。是固無施也。然而民德之者何也。蓋亦無他焉行義也。行義。則不施而澤有加於民焉。民有被其澤矣。則民德而稱之。不亦宜乎。然則民到于今稱之。乃是達其道之證也。雖行義而不能達其道。民焉稱之。且夫文王乘百里之地而行義。乃人望立於民。固其所也。未足以爲其難矣。夷齊則無尺土無一民。又貧餓無資。然而行義以達其道。則德立於民如是。非夷齊其誰能爲之哉。是其最難者。蓋孔子之所以特稱之也。按孟子稱伯夷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孔孟之稱之。可謂合符節也。莊子所謂玄聖素王。又靜而聖。動而王者。正謂此也。豈可不謂之聖人乎。又曰。舊分齊景公以下爲別章者誤也。後儒不識古人之語故爾。今考語脈。合以爲一章也。且若分以前之語未見其人爲結句。則語意汎乎如不繫舟。不可知何所論矣。古人之語必不然也。又曰。如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互讓國而去。則戰國之雜說。孔孟之所不取。固不可惑矣。

夫戰國之人。失義而好名。觀彼魯仲連。亦可以見矣。是故競爲高爲潔。以傲人而已矣。故作是說耳。使夷齊果然。則是好名之小人也。焉得爲行義乎。今日餓首陽之下。則無疑爲首陽山下之匹夫矣。故孟子亦曰。避紂居北海。則與伊尹太公同匹夫益明矣。荀子曰。信立而霸。義立而王。今伯夷叔齊。匹夫而義立於民。則民不能忘其德矣。若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朝諸侯有天下。不爲難矣。莊子曰。靜而聖。動而王。此之謂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亦者亦於諸子也。異聞者謂聞夫子之言異於庸人之邇言。對之上省伯魚二字。未之下省有字。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嘗者猶或時也。獨之上省夫子二字。謂侍實。立之下省庭字。趨而過庭者蓋文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曰之上省夫子二字。對之上省鯉字。不之上省夫子曰

三字。以者以可言之辭也。退之下省庭字。蓋言語之道。爲詩盡之也。其婉而暢情。

文而明理。莫若詩矣。夫子嘗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所以達情也。言之不婉。或犯焉。

無文理不明矣。犯而理不明。乃不能達情者也。古人多有取辭焉以成其語者。蓋學詩

而習言語焉者也。所謂言而成章者。亦將在于此矣。然則言語之道。不可不學也。是

故夫子誘其子之言語如此矣。他日又獨立。又者重之謂也。自上文管字來。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立者獨步之謂也。夫禮先王之典令。天下之成則也。故不學禮者。

每事不問諸人。待人之扶持提挈。則不能自行矣。觀或見夫子之入於大廟每事問。以

爲不知禮。亦可以見學禮之可能獨矣。是故夫子誘其子之行事如此矣。聞斯二者。

斯者指詩禮之所用。言除此之外不有異聞。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三者總言之。下文逐一言之。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聞

詩聞禮謂聞詩禮之所用。遠其子者謂與其子言。與諸子無以別。也字斷遠其子。

此語論詩與禮之用也。蓋陳亢自記。荀子曰。君子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勿貌。

導之以道而勿彊。可並考矣。陳亢見孔子之無私其子而悅。不亦宜乎。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妻之爲言齊也。其等列齊均之謂也。稱者謂

呼。夫之爲言扶也。側扶而治家之稱也。與夫人之子。夫人不言之夫。其義固不可同

矣。夫人自稱曰小童。蓋不足側扶。爲君之所使令而已矣之稱也。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一堂曰。寡猶獨也。蓋人

君以得衆爲賢。故天子自稱曰一人。諸侯自稱曰寡人。皆謙稱也。得之矣。老子曰。



孤寡不殺。諸侯之謙稱是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語蓋收先王之雅言也。荀子所謂文名者是也。編者屬有所受而收之矣。夫稱呼之有法焉。所以明分也。故古聖王必制文名以明貴賤矣。文名者飾實以文稱呼者也。世衰道微。而文名廢。則稱呼不正。貴賤不明。是其所以相犯而生亂也。故編者聊收其所傳。以示先王之文名矣。又曰。以此照上章。則益可知學禮之所以立也。

###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欲其心也。心欲則有致之之事焉。或以人喻

其來等也。孔子之不見。蓋以非其招而往之非禮也。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

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歸之上省於是二字。歸字饋之轉聲。與贈義同而詞異。時者謂往拜之時。其者指陽貨

亡者謂出而不在其家。也字斷其亡。而字猶乃也。之者指歸豚。孟子曰。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遇者不期而會之謂也。諸字之於也。指陽貨。塗字途之轉聲。蓋指門之內外。謂之上

省陽貨二字。來者招詞。予之下省有字。蓋孔子從於陽貨之招。至於其家也。曰。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蓋坐定而後發言也。曰。

之上省陽貨謂孔子曰人或問爾十字。懷者謂竅諸懷中。其者指迷。寶者謂所照迷之寶器。猶夜光之玉也。以譬孔子之知足以救邦之迷亂。迷者失方隅之謂也。言立而視入之迷而不導救。是仁人之所不忍也。其者指所懷寶之人。邦者謂邦人。曰之上省則爾必答四字。不可之下省謂仁二字。此設問答以辨可仕之時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好之上省又或曰三字。好者所甘恒在於此之謂也。從者往而附之謂也。事者謂國家之事。乃執政也。亟字屢之轉聲。時者謂從事之時。曰之上省則爾必答四字。不可之下省謂知二字。此辨孔子之過也。言此二者之行。在人則爾必非之。曰不仁不知矣。然而己自爲之何乎。下文因判不若速仕以勸之。日月逝矣。言時難得而易失。事將去矣。歲不我與。言老死將速至矣。需事之廢也。後雖悔何及哉。亦彌子瑕所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孟子萬章上之意。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荀子勸學篇曰。問樞者勿告也。告樞者勿問也。說樞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衛靈公篇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是蓋孔子之所以不與陽貨言也。夫君子之所爲。則衆人固不識也。此語見孔子之避人不爲已甚也。按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闢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闢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是此章之正解也。又按。鄉黨篇曰。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然則雖大夫之賜。受其家。則無往拜之禮。士之饋受其家。亦無拜之禮。禮者文王武王之憲令。天下不得損益者也。夫子嘗告顏子曰。非禮勿動也。而晦庵欲必以陽貨爲季氏之臣陽虎者何也。豈謂孔子屈於陽虎之權。阿而非禮動乎哉。且夫陽氏之人不可爲天下。獨陽虎也。則此事不可知在何國也。記者志於孔子而已矣。若乃他人則非記者之所識也。然則讀者亦觀孔子之行其所由。則足矣。何必勤知不可知乎。彼陽貨以孔子之有賢名。故小人欲自援以爲名耳。是故昭昭說之。諄諄誘之。猶喻小童者也。其言雖辨。何可以罔君子。

子曰。性相近也。性者天就之謂也。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是也。相近

者謂彼與此不相隔絕。是非善惡之謂也。善惡固水炭黑白。不得言近矣。人有智愚萬品之差。父子猶不能齊者。是亦天之就也。其間雖有上知下愚之相遠者。而是天下之所希。固非同日之論也。然則除上知下愚之外。雖有少差。而不甚相隔絕矣。故曰相近也。也字斷相近。習相遠也。習者襲學之謂也。非染之謂也。相遠者謂相隔絕。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是也。一與百。十與千。可謂相遠也矣。而人百習能之。己一而不能。曰性爾。人千習能之。己十而不能。曰性爾。何可乎。是其習相遠者也。也字斷相遠。

此語論學之進與否。專在習而非性也。蓋簡己之習而稱人之性者。此亦學者之癖也。故言彼其學之上達者。非性然也。習乃然也。此其學之不進步。亦非性然也。不習乃然也。若夫性善惡之說。則孟子荀子各在當時而廣爲衆人勸爲善也。是故皆舉堯舜與我同者以證之矣。豈言近哉。孟子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夫耳目鼻口四肢之欲。亦天之所成也。然而豈善哉。皆所以生爭起怨之質。其爲惡亦明矣。然則孟子是說。於惡中拔其可以爲善者。以啓入善之門戶也。是故證四端之心以誘之。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可以見矣。荀子性惡篇曰。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夫有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而可以爲禹者。亦天之所成也。然而非善何也。然則荀子是說。於善中戒其可以至於惡者。以勸爲善也。故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性惡篇）其意可以見矣。凡備人之癖。不欲爲善。不敢好學。而託於性以距諫者。人之大殃。天下之通患也。聖賢不外世。深爲人憂其害。啓善戒惡。以利之矣。其端豈一而足哉。

孟子曰。無教則近於禽獸。夫近於禽獸者。豈善乎。夫禮義之教不可廢也。孟子亦言之矣。由是觀之。二子之說不同。雖有黑白之別。然而彼其所爲者。不得均焉也。至於其道善。則一也。一以引之。一以推之。孰爲非。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是以有異語而同意者。有同語而意異者。讀書者所以不得慢字義文理也。今此章語性與習對說。是語脈之所有。專在子此矣。而習可必在學者。而不在庸人。且嚴乎斷之。則可以知其爲學者責習之簡也矣。彼既已知學而入於門者。性之善惡。固不足以責矣。是其所以未嘗毛及善惡也。是其與孟荀同語而意異者也。凡言語之發也。不偶然。必有所爲矣。言而不足以道人之善者。是無用之辨也。凡無用之辨。不急之察。聖賢無之有矣。又况後世書生之說。徒辨空理。以沮人之爲善者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唯者不及他之詞。上知者慧辨之極也。下愚

者無辨之極也。移者易所之謂也。此亦不言善惡。唯謂其知不一步退不一步進。

此語論性品相遠者之極也。蓋亦以誘未學者而使學也。夫下愚之名。人之所惡也。果能惡之。則莫若學而移矣。學則知進焉而免矣。此語實非與上章相連係。編者以類並記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者謂琴瑟。時子游爲武城宰。雍也篇曰。子

游為武城宰。蓋夫子往見之。屬邑人有弦歌者。聞其聲非世俗之樂也。夫子莞

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莞者寬之轉聲。爾字然之轉聲。蓋喜見於色

也。焉者何所也。言雞小而無所容大刀也。牛刀者謂所割牛之刀。此樂也。子游

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諸字之於也。指下文。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曰之上省夫子二字。君子小人以位

言之。道者謂禮樂。猶曰先王之道也。凡論語中單稱道者。皆指禮樂。其門主之也。

此蓋言非以是一小邑自為得。志欲大興禮樂廣治也。聊思夫子之言。欲為上者愛下。

為下者敬上。則庶幾乎邑中無事。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二三子者總呼門人從行者。非一人也。是者非之反。蓋以前言為非

也。前之上省予字。戲者言非實毀用禮樂也。一時戲耳。之指前所言之語。

此語論禮樂也。其發雖獨由樂。而既用樂。何得舍禮。禮樂者不得片行者也。故子

游曰道。可知禮樂合論矣。夫禮樂先王之憲令。天下之成則。而調唱和應接之節。

建極絕觀。以脩人道者也。荀子曰。樂合同。禮別異。是言禮樂相持。然後可以統

管人道也。故莊子曰。禮樂偏行則亂。亂者謂人道亂。其不可偏行明矣。凡治物者

各必有其具。然後能焉。無具則雖有良工不能也。具者何也。器之謂也。割肉有刀。

則是也。而物有大小之不齊。則器亦不得有大小之異也。是以百工莫不異其器矣。不可用此器治彼也。禮樂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之具。其爲大器。不亦宜乎。故夫子以此譬之者。其所治武城小。而不足待大器也。且夫子此語。實戲矣。是故記者於初題堯爾而笑四字。以示喜見於色矣。戲必生於喜者也。何喜乎。曰喜其不曠所學也。雖然熟觀語中。自有非責而望其未足之意焉。而未敢發也。子游察之而有是對。則可知其才非偏守所學也。而又有能應物矣。然則夫子之喜益深。亦可知也。然而門人不能察其意者。徑以夫子之語爲是。則將至於放誕矣。故夫子豫防之。以前言正爲戲也矣。夫不失大體。然後能應變。不亦善乎。若夫學未至於大體。而漫欲應變。則事舉無法焉。放誕而爲佞而已矣。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則一小邑已。而猶用先王之禮樂而道之矣。夫器之大者。猶可以割小肉也。管仲相桓公而霸諸侯。然而徒用刑名。而不知禮樂矣。是割牛而用雞刀也。器不亦小乎。宜矣其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費者季氏之采邑也。公山弗擾蓋仕於季氏爲費宰。故因得

以費畔。按雅也篇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先進篇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之類。可並

考。召子。欲往。召之上省公山弗擾四字。欲之上省子字。蓋以禮召之也。孟

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可並考。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不說者

謂不服於夫子之欲往。末字無之轉聲。之字適之轉聲。之之下省公山氏三字。也字斷

末之。已字自定其言詞。其意蓋言彼無可適之資也。何也則費一小邑。而公山氏之力

又不足以爲有爲之基址也。是不及待謀議而無可適明矣。何必公山氏之

也。何必者謂不必公山氏之。之者之公山氏也。也字斷之。也之下省乎字。言召夫

子者。不獨公山氏矣。則雖今不適公山氏。後又將有召者。宜待有資者。而後可決往

矣。而何今以適公山氏爲必而斷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夫

者呼召者而起語也。我者廣對世人也。而字與富而可求之而同例。徒者無所爲之謂也。

言彼將用我矣。吾不可必待後之有召我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如者不必之詞。如有猶萬而有一也。者之下省則我不必以多資七字。其者先示

爲東周詞。爲者經營成之謂也。東者對西也。蓋以周興於西而致其盛。今費在東。故

言吾將致周之盛於東矣。按八佾篇。子曰。周鑒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述

而篇。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之類。可以見孔子之素志矣。於三代以周爲盛。故其言

如是矣。

此語論成事不必待多資也。按孟子嘗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



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此言多資者易成事也。故又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今孔子言不待多資也。則宰我所謂賢於堯舜矣者。豈無觀焉而謂之乎。是蓋諸子之所以畏服以爲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或曰。管叔以殷畔。則周公誅之矣。而公山弗擾以費畔。則孔子欲往。何也。其畔一也。然而彼親而不敢赦。此疎而助其亂。曰是非爾所知也。荀子嘗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由此觀之。管蔡之畔也。成王雖幼。而周公召公左右之。如太公散宜生多賢人又輔翼之。百事無不治焉。諸侯無倍反。民無慨嘆矣。朝野齊濟穆穆。豈不可謂至治乎。當是時。管蔡懷無厭之欲。將亂天下。其罪不亦重乎。夫政爲億兆討亂而安民者也。犯治之罪。所以固重也。周公雖愛親。焉得援。是其所以誅而不赦也。若夫季氏。魯之季氏也。然而今則如季氏之魯也。則亂莫大焉。畔之者。豈獨罪哉。且湯伐夏以救民。武王誅紂而安天下矣。討亂也。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然則欲張公室乎。曰不然。如公室。則魯有君大夫焉所專愛。匹夫不得與知焉。且孔子豈以區區魯爲哉。然則爲天子乎。故曰。爲東周也。曰是亦不然。是孔子之所以欲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也。九萬里之外。鸞鳩之知。斥鷃之慮。聚議於蓬蒿者。

之固非所能測也。大雅曰。天生蒸民。如此則民天之所生。天子不得私天下也。故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而爲諸侯。明矣。天子不得私天下也。是故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夫民天之所降。而天不能治。故作之君以使治。不能教。故作之師以使教。然則湯武者天之所作。非自取天下。亦明矣。故曰。助上帝寵之四方。夫功大者賞重。功小者賞少。亦天政也。湯武助上帝。治民教民。其功烈孰足比焉。上帝賞之以天子之位。寵之四方。不亦宜乎。旣已受賞而當任矣。則又自懼不能稱任。故又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我能治教之。則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犯我治教。乃莊子所謂真君者是也。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如有用孔子者。乃孔子將經綸天下之大經。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以助天地之化育。夫焉得有所倚乎。夫澤雉猶不欲畜乎樊中矣。而自秦以下。天下畜乎始皇之籠樊。而後人未嘗知天地之大全也。則論語固非所哢於書生輩嘖嘖嚙嚙乎籠中者之管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行五者於天下者。謂行於世。天下猶世間也。非謂普天下。天下之下省者字。爲仁者猶

可謂仁也。請問之。之者指五者。曰。恭寬信敏惠。恭者敬己之謂也。

寬者於人無所崖異之謂也。信者言必有徵之謂也。敏者行事便給之謂也。惠者分施之

謂也。恭則不侮。侮者易慢之謂也。言人不易慢己也。寬則得衆。衆者謂

衆心。言人心服也。信則人任焉。任者謂人以其身委於我之事。而不危懼。

非謂人以事委我而不疑我也。故以焉字改語法。與上下之文例異矣。焉者信之是所也。

蓋指其可與期。敏則有功。功者事成之驗也。言不後時機事必立也。惠則足以使人。

以者以惠。言雖未使人。而使則有足使入竭力。此語論仁也。凡門人問仁。則必論仁者之行以答者。誘之也。其意蓋彼思而有得焉。

則將自至矣。而若徑語仁。是猶不教道程之所由。而直指示泰山之巔也。彼焉能至

哉。此章疑季氏篇之錯簡。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不入者謂不入於其門。蓋遠之也。也字

斷不入。此亦末之也已之意爾。非恐夫子之浼焉也。但以無辭。故姑假此語。以爲謀

議之辭耳。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畔者謂畔其主。如

公山弗擾之畔於季氏也。蓋佛肸爲中牟宰因以畔也。按左傳。衛孫林父以戚奔晉。傳

言祿君之所有也。臣以祿周旋罪也。」夫大夫以祿奔，罪猶重矣。而況陪臣朝委質爲之臣。夕以其主之邑畔乎。此子路之所以爲爲不善也。如之何者謂如前言何。是所以謀議之言。子曰。然有是言也。然者承和之辭。是者指遠於爲不善者。也字斷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之上省雖然二字。不曰堅乎者言可曰堅也。磨者謂磨礪而滅之。磷者謂損滅。此譬損滅雖在玉石。而專用力在人。則以喻彼不能損滅吾道也。如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之類。可並考。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不曰白乎者言可曰白也。涅者所染黑之物也。緇者謂黑色。此譬染物雖在涅。而受色專在布帛。則以喻吾不惑也。三十而立。又孟子不動心之類。可並考。古人無偏言焉。必彼我對照。然後道著矣。且此二譬。以論彼一時。此一時。居於今日之勢。則不與前日論君子之時同以答矣。下文因論今日往之爲義也。則必非以子路恐爲佛胎所逸。故特言之以安子路也。是唯調承和問答之語。而爲下文之順序耳。莊子曰。意之所隨。不可以言傳也。此言意之所隨。非言之所能盡也。然則讀者宜察焉。不可徒甘糟粕矣。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揚慎曰。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得之矣。左傳。匏不才於人是也。不才者言無所用於食中也。焉者何所也。猶何以也。能者謂不能。繫者謂入莫取而久在蔓。不食者謂不爲人所食無

用物也。言人有欲用我。而否之。是自安於無用之人也。吾不能爲無用人矣。蓋人之在世。爲人所用。而後義在其中矣。而若欲自潔而棄世。居視民之憔悴。義將惡乎有。此語論不仕無義之意也。前公山弗擾章。言爲東周。而不及往之義乎不義。故子路復有是問矣。相照以考之。而後見孔子之道。蓋編者之意亦然。則是兩章不可以他語相問也。子張問仁章錯簡必矣。按孟子。萬章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可並考焉。夫公山弗擾及佛脤。皆以主之邑畔者。非其有也。非諸侯取於民之比矣。其不義不亦甚乎。然而善其禮際。則孔子欲往何也。曰然。雖然。又是不可比於殺越人于貨之類也。則亦在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中矣。且凡舉事者。必以有名爲先。如季氏將伐顓臾。猶以子孫之憂爲辭矣。所以凝衆心而得其力焉也。故如南蒯。亦曰欲張公室也。夫名也者表也。事也者實也。雖公山弗擾佛脤。何獨得無名焉乎。因表以正實。乘名而義事。至於爲東周。則其爲義也。豈直舍簞食豆羹之義哉。是其所以不可置諸。不待教誅者也。况犯亂之罪。固不可以犯治之罪視之乎。又曰。兩章俱以欲往記之。則其不往明矣。然則是問答因謀議。而子路欲明道去疑

耳。彼其才果不能用夫子。雖子路既已知之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者朱注曰。遮

掩也。對之上省子路二字。未之下省聞字。曰。居。吾語女。侍尊者及長者

有問則必避席。作而對。禮也。故今命居。居之上省子曰二字。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其者指好仁。下皆倣。愚者無辨之謂也。言蔽於務愛。而不能視有

親疎之辨。勞佚之分。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者曠莫無所期之謂也。

言蔽於務博。不能視物有準則。所謂博溺心者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賊者害人之謂也。言蔽於務必徵其言。而不能見使人受桀紂之名也。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絞者謂絞物而取液汁。言蔽務不曲事。而不能見入不得無公私

之別也。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亂者是非不理也。言蔽於務勵氣。而

不能見義不義之辨。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者喪心之謂也。言蔽於

務立己。而不能見時之可否。貴賤之分也。六也字斷必蔽。

此語論學也。蓋六言古語。六蔽孔子之言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小子者呼小童未志於學也。學者謂誦讀。詩

可以興。興者謂有所憤勵而起志。蓋言誦讀中有感於喜怒哀樂之變。而自憤勵志

於學也。夫學不自志者。說諭教誨非所能及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等。可並考。可以觀。觀者謂於人情變態之際。而有見人之背向。事之成敗所由起。可以羣。羣者謂和交。蓋觀喜怒哀樂之際。而有達人氣。則不敢干人心之忌諱。而交可能和也。可以怨。怨者謂怨言。蓋取於詩辭婉而善盡情。不至於爭。而使人自覺其過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邇字近之轉聲。邇遠猶內外也。之者亦指詩。邇之遠之。謂用之於親近之間。用之於疎遠之交。夫詩言志而不隱其情。是以學之。則知人之所願欲忌諱在焉。乃無交而不得其心焉矣。如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之語。亦可並考矣。然而已無子而知父之所求。已無臣而知君之所求。唯詩爲然矣。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此又小子之益。而所以呼小子也。而朱注曰。小子弟子也。是晦庵未知大人小子之別。又焉能讀書。此語論學詩之益也。自可以觀至於事君。不獨小子之益矣。然而可以興。則爲未志於學小子誘之。而識鳥獸艸木之名。又小子之益也。又曰。自可以觀至于事君。要蓋專在觀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者經營之謂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是也。謂不以辭而已矣。又能經營成其義。如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之語。

可並考。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面者面牆也。面牆而立。則一步不得進矣。蓋言不知交道。則欲行於人倫並居之間。而不能進步。

此語論不為詩之害。以誘交之道也。按莊子人間世篇曰。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夫詩三百。人氣之忌諱。人心之願欲備焉。而夫子蓋以為不必待盡誦三百。而能為二南之詩。則足以達乎人氣人心矣。然後可以能與人交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之上省自古二字。云者猶云爾也。玉之上省豈。言自古至於今。人皆禮云爾矣。未嘗玉帛云爾也。則禮之為禮。非玉帛之謂也明矣。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意義同於上。

此語論禮樂也。蓋正世人之過矣。按孟子引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可並考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色與內對言。色者謂觀貌。內者謂質實。厲者猛毅不許之謂也。荏字柔之轉聲。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之



盜者謂小盜。不與賊同。也字斷盜。言雖盜人望而不能爲大害也。

此語論色厲而內荏者也。質實柔弱無斷。而唯恐人之侮慢不顧焉。乃飾外以示勇斷。此亦世之所多有也。聊雖有盜威焉。而人果知之。則不能終眩衆目矣。是小盜也。未足以命爲德之賊矣。

###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字愿之轉聲。按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此鄉原名稱之正解也。賊者害人而奪貨者之稱也。也字斷賊。

此語論鄉原也。凡萬物似而非者。混而眩人目。則衆人不能別焉。乃大害物者也。

按孟子論鄉原之行。以解孔子之意。曰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此鄉原實證之正解也。夫忠信廉潔。士之所以行脩於內。而名望立於外也。是之謂德。管仲用刑。則人自知其罪焉。而無怨言者。忠信也。舜受堯之天下。而人不以爲污者。廉潔也。是故在一大夫之位。則國治百姓安焉。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豈有忠信廉潔而流同乎污世之俗哉。今鄉原之人。非行有脩也。同乎流俗而似忠信矣。合乎污世而似廉潔矣。是何怪也乎。必有終始本未不相坐焉者。然而衆人眩于此。皆悅以爲原人何也。唯以其似是也。夫子之惡以爲德之賊。亦以其似是也。彼爲非禮之禮。則似忠信。行非義之義。則

似廉潔。聞然不與國家之憂。忍民之憔悴。獨媚於世。善於衆。以收名望於流俗之際。彼衆人固愚。不能辨忠信廉潔誠僞之境矣。合乎己則悅之。異乎己則去之。若赤子之無辨然矣。是鄉原之所以混而大害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之上省可收以脩我德之言而九字。

道塗互文。道聽者謂如在道塗而聞行人之說話。言不留意也。塗說者謂如道塗而說之於行人。言不擇人也。德之棄者棄德也。也字斷棄。

此語論棄德也。留意以著乎心。法倣以美其軀。乃行脩而名望立焉。是而棄之。猶棄千金之璧於道路。不亦惜乎。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而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亦論棄德者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者隘狹而污穢之謂也。也字斷可與。

而與哉二字反語。而言不可與辭。下文乃論其不可與。以明其意矣。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其者指鄙夫。兩之字俱指事君。下三之字皆同。也字斷未。患者

痛心之謂也。患得之者謂恐其終不得。而痛心求所以得之道。既得之。患失

之。既得之後。又恐失之。而痛心求所以不失之道。以上論鄙夫之私情。下文因斷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苟者將言多而姑假少以論。將言

實而姑虛以論辭。至者謂盡諂諛之極。

此語論鄙夫也。夫鄙夫之爲鄙夫。其心卑污狹隘。而無忌憚矣。然而其所以不可與事君之根本。在思得患失而已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疾者身體失平日當然之謂也。假借謂心異於衆人之

當然者亦曰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是者三疾中有所指。蓋指其猶有可以教

也。之字延語聲。是之亡者亡是也。亡字無之轉聲。與有對用。非消滅之謂也。初曰

或緩語。後斷曰也嚴。古人之用辭可觀矣。古之狂也肆。狂者喪心之謂也。

以其不顧力之不足。故爲自不己知。謂之狂。肆者。一堂曰。暴陳不藏之謂。得之矣。

蓋謂其不自掩其過。今之狂也蕩。蕩者曠莫無期之謂也。蓋謂志無所守。古

之矜也廉。矜字驕之轉聲。自負不受人之指麾之稱。廉者有潔志節之稱。今

之矜也忿戾。戾者陵轢侵人之稱。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

已矣。古之下今之下。並省所謂二字。且謂肆而狂。非謂肆爲狂也。所謂是之亡

者無肆廉直也。

此語論三疾也。夫有疾者世人之所棄也。而孔子所以取之。蓋其可誘而達其才者。

唯有肆廉直之質也。今則無是質。而蕩忿戾詐而已矣。則狂矜愚之疾。終不可療治

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鮮於學而篤詳之。

此語見於學而篤。固前論後論編者非一人也。則各記所聞不遺焉耳。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奪者謂使朱失其美也。字斷奪。此句發言之文章也。

意專論下二物矣。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亂者謂混。列子。宋人有以玉爲楮

葉者。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是也。亂與奪互言之。亦言奪其美也。也字斷亂。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利口者言說便利者之稱。此非槩利口惡之也。可觀者字見矣。

其言非如是。言是如非。似忠辨而奪是非者。覆邦家也。

此語論似而非者。混而眩惑人也。夫似而非者多謬人。楊朱之哭於衢塗是也。以其

相似。故使人謬千里矣。夫鄭聲似雅樂也。眩惑人聽奪雅樂之樂。使人失守而不自

知矣。利口之似忠辨者。眩惑明君賢相。奪其是非。則謬政至於不可救。是皆安危

存亡。治亂廢興之衢也。豈直衢塗之比哉。聖人所以深惡之也。若夫利口而善辨是

非。解頰決疑。足以補政者。聖人何惡之哉。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

小子何述焉。小子者不與吾同。槩門人也。夫子之曰予欲無言者。非獨爲子

貢 故子貢以小子對之。述者說故事以告人之謂也。焉者不言之是所也。蓋指其無所據。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天之上省百物之生四字。四時者春夏秋冬也。行者謂代行。焉者天之是所也。蓋指不舍晝夜而月往歲來。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生者謂化成。焉者四時之是所也。蓋指寒暑冷暖。

此語轅門人之夢也。夫百物之生也。莫之命。而自知寒暑冷暖之候而化成者也。道之於人。猶寒暑冷暖之於百物也。所切於身而思之。則將自得焉。何必待談說也。大凡人避難而就易者。天下之通情也。就則安焉。而聞言則易。自思則難。孔子蓋以爲予之言也。本爲學者。欲使之矣。然而學者若因悅予言。安焉無思。則是學之大患也。不若予無言。使彼自思之。雖難及。庶幾乎得矣。故曰。予欲無言也。何也則夫百物無心。而猶能自知寒暑溫冷之候矣。學者而不若艸木。其可乎。既能自得之矣。則言行自若焉。何患無述也。不然將得免而守株矣。然則其於得也。愈益遠矣。又焉能述。是故以百物轅之。所以覺其夢也。豈自比於天。而願無言之化哉。是猿猴之羨月也。若果書生之說。然則孔子生民以來之大惑人也。誰以爲聖人。是無他書生輩坐於不讀焉字耳。凡古書中用焉字者。必要辭也。不可不熟考。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夫唯焉字歟。幾乎

得意之所隨矣。孺悲欲見孔子。省而來二字。孔子辭以疾。不見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上之字指孺悲。下之字指弦歌之聲。

此語見孔子之不棄人也。古者制禮。以建人道之極也。相見必有道焉。故如夷之欲見孟子。則因陳子求見矣。今孺悲欲見孔子。豈徒哉。蓋亦欲學焉也。然而不執禮不由道。則孔子不得舍人道而見也。雖然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矣。其取瑟而使之聞而知不疾者。所以喻之也。彼若能果喻焉。固彼之所以爲益矣。若卒不能喻者。亦不足以教也。凡事莫不在其始也。初不由其道者。終必不全矣。君子所以慎始也。荀子曰。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而況於學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謂父母之喪。挈其名於初。所以起問也。問之下省曰字。期已久矣。期者謂周年。已者止也。言至於期而除喪也。久矣者。一堂曰。其風習之來久矣也。得之矣。凡古書久矣與久也之別。一堂辨之矣。宰我之意。蓋言其行久而未見其所害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樂皆彼與我相構積。然後成者也。其緩急長短之節。遲速不相應接。則禮樂俱不行焉。故曰壞曰崩。皆謂敗其體。宰我之意。蓋言禮樂者天下之所以治也。而

禮樂壞崩矣。則君子何以治天下乎。是遂三年之生大害也。下文因論天事人事以斷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沒者謂食終。升者謂上穗而實成。舉穀以禦萬物也。其意蓋言取於天物亦一周。而萬物復新也。**鑽燧改火。**蓋古者歲歲而改火。故宰我取以爲論之資矣。亦禦萬事也。其意蓋言取法於人事亦一周而改也。**期可已矣。**蓋言視之於天。視之於人。俱一周而更。天理之自然也。則喪亦一周而復吉。乃無害而有據。**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稻天子之食。錦天子之服。復吉則食稻衣錦也。是蓋言女所論。皆追理而已矣。未及情也。夫人情不待求諸他者也。女自反知之矣。食稻衣錦。其於女安乎。**曰安。**言食稻而甘。衣錦而安。宰我之意。蓋以爲人情者固不足以爲法矣。何也則夫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將由小人乎。彼若禽獸。固不可以爲法矣。將由君子乎。則三年未足飽矣。追之則無窮矣。無窮矣亦不可以爲法也。然則聖王爲天下建極。豈得獨取於情乎。必將有因焉。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不有據焉。然而獨三年之喪。未知其說矣。是故雖設難以叩之。而夫子不發其說。於是乎。勉逆夫子。而自處小人以激之。所以巨叩之也。  
**女安則爲之。**女之上省曰字。之者指食夫稻衣夫錦。夫君子之居喪。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

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不仁也者怒且安也。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凡古書中用然字者。言其形容詞。不與而同。

此形容子在父母懷抱中。使父母被不潔。不安寢食而劬勞也。免者謂脫。此言子之勞

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天下者褒貴賤詞。如有天

下而不與焉等。皆是也。言自天子達乎庶人之通喪也。按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是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愛者惜也。言惜子而不欲

其死。恐其疾忘寢食。不厭不潔育之。所懷抱三年矣。父母有是三年之愛。而宰我無

是三年之愛。所以爲不仁也。其者指宰我。乎字疑詞。此夫子之所不見。推而言之。

故用疑詞。古人無偏言矣。必兩兩相照。然後道明矣。今前舉子之勞父母。後著父母

之愛子。而後三年之義起于此。昭然無所疑矣。

此語論三年之喪也。先進篇稱言語宰我子貢宜矣哉。微宰我。其誰能使夫子發是說

乎。夫聖王制法於萬世之上。而萬世之下至于今。堯舜之道昭明焉者。獨宰我之賜

也。宰我蓋以爲聖王爲天下建人道之極。定萬事之則。莫一不有由矣。獨喪制未聞

其說也。是人道之大事。不可不審者也。而欲問之。又不可少叩。少叩不足以發大

聲。恐不能明道矣。是以設難。首舉三年之害。次稱天理之自然。蓋自以爲有破此



說。乃可以明道矣。故於天地之間如無所遺。其說之堅如鐵城。雖宰我。設是說不碎心竭慮。何能至於是哉。故能發夫子之大聲。以萬世明是禮矣。今於夫子之說。乃知夫喪報也以身報三年之愛也。凡知報者人道之大者也。禽獸豈知報乎。既以爲報矣。又焉得容利害天理於其際乎。且夫禮樂以脩人道。則死之爲道也。人道莫大焉。舍是孰足以爲重矣。其以治天下何害焉。深哉堯舜之典也。厚哉聖人之仁也。是固非庸知之所及也。按荀子禮論篇曰。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群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是夫子言情。而宰我所以不受也。至于不得已。而後乃自以身處小人。以逆於夫子。而發怒矣。雖然夫子不怒。則不發是說矣。然則是雖發於夫子之怒。而宰我巨叩之功也。而若及夫子言情。而宰我不忍處辱。閉口而退。不能明道。則何以能得居於孔門高弟。且以言語稱哉。宰我欲明道。固非所以自私也。其犯夫子。豈得已乎。吾故曰是宰我之賜也。而後世書生輩疑三年之喪。或自稱據康王之誥。以慢聖人之言者。其說曰。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

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以其似有證。故俗儒惑焉。吾請試詳之。其方九日康王即位者。顧命之文也。其誥諸侯者。康王之誥之文也。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云云。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云云。」是成王之崩也。太子未建矣。故其命曰。恐不獲誓言嗣。又曰。敬保元子釗。是遺命以定嗣君也。乃曰。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傅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此違逆子釗延入翼室恤宅宗者。不宿王命。且恐太子久其人不定。則或奸臣問焉也。乃又曰。丁卯命作冊度。」冊者蓋遺命之冊也。度者蓋建太子之禮度。下文所記禮儀是也。乃曰。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云云。」自乙丑王崩。至於癸酉。則九日也。因書諸侯百官各踐其位。各執其職。先王所傳之寶器重器。陳列之於東西諸房諸序門廷之間。以備建太子禮儀。乃曰。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云云。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珪。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云云。」於是乎可謂太子建也矣。

其卒文曰。諸侯出廟門俟。所謂俟者侍後禮也。何也則願命所設禮儀。成王命太子之禮也。畢而康王之誥。乃康王不私其建。見羣臣諸侯。亦公之禮也。其事固別矣。不可混也。故更復備禮儀矣。其文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云云。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羌若。克恤西土云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云云。是康王立於嗣而始見之禮也。公其嗣而已矣。非即位之禮也。乃臣猷其諫君誥其教。於是乎爲君臣之禮悉備焉。而爲繼嗣之義明矣。而後其文卒曰。王釋冕反喪服。觀王釋冕反喪服。則可知初曰麻冕黼裳者。假冕服以行建太子之禮也。豈九日除喪云爾哉。且夫建太子。如是其重焉矣。其禮甚嚴矣。三年之喪何疑焉。而三年之喪。以無其文。故爲九日而即位乎。然則葬亦無其文。其爲不葬乎。愚不亦甚乎。且古者喪必有喪主。然後行其事。若無喪主而葬。與棄之溝壑。無以異矣。在庶人猶不可也。况嚴天子之喪乎。而喪主必爲繼嗣者當之矣。故左傳襄二十三年。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立戶側者喪主也。此孟莊子未定嗣子而死。故公鉏廢其兄而

奉其弟。以爲繼嗣矣。是季世亂家之事。雖如不足據。然喪必不可無喪主。而喪主必嗣子爲之者。亦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也。故韓非曰。有其父死而不葬者。其弟二人謂其兄曰。葬則賈酒。其兄乃葬之。而責酒。此雖笑淫邪愚陋之人。亦足以觀古矣。夫雖有兄弟之親。而不得代治父之喪也。而況他人之疎乎。是在庶民之家。猶不可也。而況天下之君乎。然而夫定繼嗣。雖父母不得私其子也。故必會親戚鄉黨告之以公建之矣。子亦不能私得諸父母也。必告之宗族鄉黨。脩父母之好。必教誨酬答。以結親厚。故能繼父母之業。永全其家矣。易之者必危矣。在庶民之家。猶然矣。況在國家乎。夫建繼嗣。萬世之始。人道之重者也。諸侯之所服。羣臣之所仰。萬民之所安。治亂廢興之道所由作也。故聖人謹之矣。觀顧命及康王之誥。其禮嚴可以見矣。自厲王始毀文王武王之法。數百年。人莫知先王之道矣。故陸人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孟子)不亦宜乎。彼豈識周公哉。又況後世晉僑。不知治亂。不辨古今。雖博何爲。凡秦漢以下。人道無法焉。實近于禽獸。人染其俗。亦數百年。而莫之異焉。是猶住於溷廁而不自知其臭也。是故讀論語。猶且不知恥於侮聖人之言之語矣。是何也則不識溷廁之外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者言必將有所用心。而至子

惡不能終始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言有博奕之用心者也。 爲之猶賢乎已。之者指博奕。賢者猶愈也。已者謂已而不爲。

此語論人不可無所寓心也。夫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心之謂也。然而耳目鼻口之引之者。又多矣則危焉。故君子夙有所寓心。乃不爲外物所引矣。故夫子論之。蓋爲庸愚之人發之矣。故言爲博奕猶賢已也。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尙者貴而好之謂也。子曰。君子義以爲

上。義者謂其行由義。以者謂以由義。上者下之反也。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語論勇也。義以爲上。則無義之勇。所以爲下者。爲亂爲盜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有之下省君子亦三字。 惡

稱人之惡者。稱者謂稱譽。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居之上省身字。

下流者上流之反。惡物之所歸也。如孟子所謂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是也。訕

者謂向則不能。而背則非毀。上者謂長上。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

窒者。窒者謂其道窒。蓋惡其敗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日之上省

子字。 既答而更反問。其意蓋言汝意有惡而故問君子有惡也。惡微以爲知者。

微者謂迎度。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訐者朱注曰。謂攻發人之陰私。

此語論君子之所惡也。蓋此皆過人敗事。其為害不少。故聖賢惡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唯者不及他詞。養者謂教而長其知也。字斷難。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語論女子與小人也。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然而猶曰為難養也。則是果天下之不可教化者也。蓋其性鄙污多嫌疑。而不自省諸己焉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焉者年四十之是所也。蓋指其為日久可以為善。

此語戒壯者也。蓋言人宜壯之時而志爭心矣。不然則年四十。乃老之將至。而不及改也。

###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兩之字俱指紂。諫者諫紂也。

此語蓋相傳言殷之所以亡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有者謂有而殷不亡。焉者殷之是所也。蓋指紂之不善必可亡。

此語就相傳之語而論殷也。蓋言三子存則殷存。三子亡則殷亡。則是紂無天下也久矣。紂無天下而殷不亡者。民親殷而未忍棄也。民之所以親殷。無他有三子焉也。是故三子去而殷亡矣。故孔子稱之曰。有三仁焉。夫仁者愛人。愛人者人必愛之。故令尹子文相楚。而不見人之親之。則孔子不許其仁。管仲相桓公。而諸侯親齊。則孔子稱其仁曰。如其仁。如其仁。夫仁之足以有與爲如是矣。故孟子稱伯夷太公曰天下之父。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蓋言周之所以興也。故荀子亦曰。國君之寶也者仁之謂也。而紂殺比干。囚箕子。身爲一夫。國亡而爲天下萬世之大戮矣。後之人主其可不鑒乎。

###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士者事也。司訟獄之官。師者官長之稱。三者猶數

也。非實數也。黜者左傳襄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之黜。不

與退同。人曰子未可以去乎。子之下省三黜猶三字。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直者枉之反。猶伸也。焉者何之邦也。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蓋言直道者不用。固其所也。吾非不知也。而天下

皆是也。若不欲三黜。不枉道則不得免矣。吾非不能也。然而枉道而事人。非吾之志

也。

此語記柳下惠之語。以他之例視之。蓋有孔子論其可否語矣。而傳亡之歟。抑孔門相傳稱語。而在下章周公謂魯公曰之前後歟。或下將記齊景公不能用孔子。而前記紂之不能用三仁。次序此三黜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待孔子曰者。言議待孔子之禮曰也。若季氏者。言若魯君待季氏。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曰之上省既而又三字。孔子行。

此語記孔子之所以去齊也。夫國君待賢人之禮。豈議哉。身自行之已。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之矣。未嘗聞議之禮也。是故桓公自立管仲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矣。是何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矣。夫惡乎議之爲。故荀子稱之曰。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也。而今景公不視之於桓公。而擇之於彊臣。迫其君者之際。不亦異乎。是其所以有後言也。故記者曲錄其終始者。蓋孔子之去就。非獨爲一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語亦錄孔子所以去魯也。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可並考。仁齋曰：按史記世家，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腦俎於大夫。孔子行，今據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而無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等事，竊疑歸女樂與不致腦俎，本非一時之事。史遷合二事，以係定公十四年下者，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於魯，益可證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楚之下省入字，呼鳳而與

之語也。下文乃述其意。何德之衰。何者疑問之詞，首發疑問，蓋憂憤之甚矣。

德者人望也。衰者盛之反。漸弊之謂也。言文王武王之王於天下，人望盛，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莫不思服。天下以周爲宗，不徵而至矣。世漸降，人望衰弊。今欲王於天

下者，諸侯不服，戰無休，而天下不宗焉。是何也。天乎。誠可愛也。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往者謂前日，言前日之過，諫而無益矣。來者謂

自今日後之事，言自今日後之事，改前日之圖，則德雖衰，猶可追古而復致盛也。是

聞言孔子之所以不隱而應諸侯之招之意也。主專在下句。上句客。已而已而。

已者止也。言可止而不應諸侯之招也。蓋彼不能改也。今之從政者殆而。

殆者危也。此論臣也。言臣又爭權而不能讓也。上德衰者言君而殆者論臣也。君驕

於上而人不服焉。臣專於下而不能授賢。舊將作。而君臣無改圖之心焉也。則雖有招

無可往矣。是已所以隱狂而辟世也。故亦以諫孔子。曰已而已而。孔子下。欲

與之言。下者謂下車。孔子察接與之歌諷已矣。故欲與之言而下車也。趨而

辟之。不得與之言。上之字指欲與之言。下之字指接與。彼固辟世之人。孔

子世之所賢。故趨而辟孔子者。蓋憚世人之見聞者也。恐人知己之賢也。

此語錄楚狂接與之歌也。接與亦歌以諫孔子應諸侯之招矣。其辭簡而文矣。婉而善

盡矣。初呼鳳者。實指孔子。是所以爲歌也。以莫可與言。故呼鳳而與之語愛也。

因曰何者先歎之也。德衰。是其所憂在于此。而孔子之應招而不辭。亦專爲是而憂

之深也。因而往者云云者。孔子之應招。固非欲答往舊也。其自今改圖易蹤。則猶

可追而復古也。則其不隱而周旋於諸侯之間。不亦宜乎。然而又願而思之。彼終不

能改矣。乃不若已而不往也。其故何也。則不獨君不能。而臣又專寵爭權。無援賢讓

能。以衛社稷之志。則孔子往而無益焉矣。是所以不若已也。孔子欲與之言者。蓋

以接與知孔子之志。而善述其意矣。而語中亦殆乎果矣。不得與之言者。蓋門人惜

之。以不與言爲憾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焉者長沮桀溺之

是所也。蓋指土人知地理。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執者謂操轡而進與

是蓋豫知其爲孔子。而更問之者。以爲辭之端也。子路曰。爲孔丘。曰。

是魯孔丘與。是者蓋指世之所稱賢。將有所言而更又推而質之也。曰。是

知津矣。言應諸侯之招而無所不到。則其於地理必無不知矣。此亦以孔子之不辟

世爲不可矣。雖必非以孔子之憂世爲非也。而其如有愠焉者而又彊諫之類也。問

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者水溢流之貌。以形容天下

之亂。者之爲辭。猶事也。天下者總貴賤詞。是者指今所見滔滔之事實。而誰以

易之。誰者何人也。以者以何術也。易者謂變亂而爲治。之者指滔滔。言彼不仁

之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彼既安而利之而樂矣。所以不聽仁義也。言

也則雖有孔子之聖知。而無以喻之之道矣。彼雖聘孔子。非誠欲用孔子也。直以孔子

有賢聖之聲。故彼欲援以自爲名焉耳。不若速還也。可無往矣。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且者姑舍前言。更近論子路之處

身之道也。而字汝之轉聲。與字比較彼與此之勝劣詞。其者指從辟人之士。從者謂舍彼而取此。辟人之士者謂孔子。言不辟世也。豈若者不若也。辟世之士者自謂也。言爲汝慮。亦不若與吾俱爲辟世之士矣。蓋辟人辟世。亦皆辟也。然而辟人而不辟世者。勞於無功。而辟世者無煩焉也。 **耷而不輟。** 輟字息之轉聲。此句所以表其耷且言也。非前言畢而後耷不輟也。又曰。晦庵不知其所以不告津之意。而不審之矣。是固非書生之所知也。彼既有前言矣。又焉有言津之道哉。假使彼告津矣。則一止之。又一勸之。是凡庸無定操之人也。其言何足以取而錄。又况下文有夫子之言乎哉。 **子路行以告。** 以者以長沮桀溺之言告於夫子也。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憮然者與孟子。夷之憮然爲問之憮然同。失意之貌。蓋彼之言出於我之不意也。鳥獸與人固異類。其不可與同羣。不待言矣。此蓋假借以言庸凡無知無能。如鳥獸成羣之人。雖有千萬人。而不可與偕謀事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斯字是之轉聲。蓋指長沮桀溺之有賢知可與有爲。兩與字之下皆省易之二字。此蓋言吾欲與天下之賢人偕竭力矣。而賢人皆辟世而不出。是非我所願也。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天下之上省若字。道之下省則字。易者亦謂滔滔。言吾之所以不辟世。非好事而求功也。乃以天下之滔滔。不可坐而視。故欲易之矣。

若文王在乎上。而天下有道。則吾又何憂焉。而求出於世乎。亦唯安而耕耳。

此語夫子自論其所以不辟世而應諸侯之招之意也。夫在昔伯夷太公之惡紂之無道。而遠辟諸海濱也。以待天下之清而後出於世矣。所以爲賢者也。今長沮桀溺接與荷蕢石門之諸賢人。皆惡世之無道而辟之者。亦將欲以待天下之清而出矣。是故或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或曰。深則厲淺則揭。其言雖百端有不同焉。而所以一諫夫子不辟世者。諸賢同心。可以見矣。假使伯夷太公在乎當時。則亦將與長沮桀溺終身爲辟世之士。而諫夫子矣。夫賢者固非好名之人也。則當亂世無明君。則死而與瓦礫俱沒於地。而無憾焉者。皆莫不然矣。然則子貢所謂他人之賢者猶可踰者。何爲傲也。獨至於孔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是子貢所謂仲尼無得而踰者。雖有伯夷太公之賢。豈得能踰哉。是何也。蓋其心凝於不忍人也。故自以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不可易之有。莊子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正論孔子者也。其神誠既凝矣。豈又有足以散其神者乎。宜矣聖人無己無功無名也。是故固將與天下之賢人謀。俱竭力以易之。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不欲賢者之隱而辟世也。是其所所以反責諸賢之言。不聽其諫。而獨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遊無窮。以行其意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蓀者蕘之類也。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子路不

知其隱者。均以爲農民。故謂孔子曰夫子。而丈人答之曰。孰爲夫子。言我非其夫子

之徒也。丈人聞子路之言。未問其名。而察孔門之人。是故先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毀

子路矣。實非毀子路也。亦所以深諫夫子之應招也。凡辟世之人。與荷蕘者長沮桀溺

爲夫子慮者皆同矣。植其杖而芸。如不以子路爲意者。子路拱而立。

知其亦賢人之辟世者禮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食之上見之上俱省使字。見其二子者所以結交也。焉者子路之是所也。蓋指孔

門之人。丈人厚禮子路如此者。蓋所以尊夫子也。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

隱者也。行者謂行而及夫子。以者以上文丈人待子路之事也。告之下省夫子二字。

隱者者謂賢而辟世者。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之者指丈人。至之上省

子路二字。至者謂至其家。行者謂丈人不在其家不得見。使子路反見之者。蓋以丈人

之厚待子路。乃所以禮夫子。故夫子欲更答其禮也。至則行矣。蓋以爲憾也。此下文

子路之論所由起也。故記者雖昔日之事。而以序其初矣。子路曰。不仕無義。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無義者謂無君臣

之義。節之下省猶字。言雖小行。此亦人倫之交也。如之何者。之字指上文君臣之義。言禽獸無君臣焉。君臣者人倫之大節。無可廢之道矣。其者指廢之。之者指君臣之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欲之上省彼隱者三字。而之下省不仕則三字。亂者謂廢。蓋廢君臣之義。則混然貴賤輕重不分焉。故曰亂大倫也。凡倫之爲倫。猶織機。兩絲相持。而一絲必在上。一絲必在下。謂之綸。而後乃可操機施緯以成布帛也。猶鼓琴。兩絲相持。而一絃必太絲。一絃必細絲。謂之綸。然後乃可彈宮徵以成聲也。夫禽獸無爲家焉。況乎爲國哉。是故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輕重矣。況君臣之貴賤乎。彼獨以力相先耳。故無倫焉。人則不得不相待也。則不得不成家焉。又不得不成國矣。乃所以不可廢倫也。荀子王制篇。莊子天道篇等。論人道詳矣。可並考。今諸賢者辟世而不仕者。雖惡其無道。而不仕則殆乎自我廢君臣之義而亂大倫矣。是夫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豈不過甚乎。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廣以君子論之者。夫子之行不外于此也。也字斷必仕。其義者指君臣之義。也字斷行其義者。所以明恐亂大倫也。道者謂先王治天下之法。已字旣之轉聲。

此語論君子所以不辟世之道也。蓋後日相語及往時從夫子。行遇丈人之事。而子路

有此論也。是故總非隱者。而不徑斥丈人。且廣論君子之道。而不拘夫子應招矣。記者直序論之所由起耳。夫惡世之無道。隱而辟濫災焉者。自古賢者莫不然也。豈獨當時之長沮丈人之徒乎哉。伯夷處乎北海。太公處乎東海。其不然乎。夫子所以有賢者辟世之語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而未嘗聞有亂大倫之毀也。是何也。彼皆將待明君而圖堯舜之治者也。是故今雖子路之論曰亂大倫。而不用矣也。等之辭者。直推義充類論之而已矣。非曰彼果亂大倫矣也。且夫天下滔滔。而不爲辟世。祇竭力其間焉。自孔子始矣。是其所以拔出乎羣聖。而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者。蓋在於是歟。莊子曰。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者。正論孔子者也。而後如孟子莊子荀子諸賢者。亦皆不爲自隱。應齊梁秦楚之招。格君之邪心。閉先王之道。距楊墨。而爲世各以竭其力焉。孔子之意。而子路爲之先唱也。噫如世與道交相喪也何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逸字佚之轉聲。謂爲世所遺佚不用。非自隱之謂也。七人以賢連稱成語。蓋相傳之說也。孔子因而論之。故記者先題之耳。而七人俱固遺佚之人。世又遠矣。乃不可詳其事迹終始也。則



唯信孔子之言足矣。是蓋記者之意矣。而後世書生輩。好博而不能信聖人之言。欲必逐一詳其事迹終始。互辨爭焉。雖或似有據。終是無用之辨。不急之察。舍之可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

事之類。可並考。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二句。蓋古語。與字語勢。與其同也。其由也與。其舜也與相似。蓋皆美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孟子曰。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之類。可並考。降志辱身矣五字。反前古語以評之。故省其字而加矣字。是蓋下文所謂不可者也。言中倫。行中慮。倫者凡物有大小輕

重之等之謂也。言論物而處事不過焉矣。慮者謂豫慮言行有前定焉也。是蓋下文言可者也。其斯而已矣。斯字是之轉聲。蓋指中倫中慮之實迹。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辟世如長沮桀溺之徒。放言亦如接輿之狂。是蓋下文言不可者也。身中清。廢中權。身者謂處身。清者不污之謂也。廢者謂終身不立於世

路。權者比較輕重。舍輕而取重之謂也。言有重於身者。乃輕身以自廢。而不失其輕重也。中清中權。是蓋下文所謂可者也。觀廢中權三字。二人者蓋有故而辟世者也。

我則異於是。我者對於前六人。是者指六人之行。各有中焉以為賢也。雖其有失。而不敢斥矣。無可。無不可。自謙所以稱古人也。凡曰可者。言人之可

傲可學。非許古人也。曰不可。亦言人之不可爲。非禁古人也。又況乎爲好惡之謂乎。此語並論六子之行也。卒自比之而謙焉者。所以揚古人之賢也。非欲自傲而慢古人也。夫六子之行。各雖有所失焉。而其中者亦可以爲百世之師也。故夫子歷論而顯之矣。按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可並考。若夫孔子之兼智聖。則不可以責他子矣。又曰。題則序七人。而孔子論六人。後世或疑之。亦各有其說矣。雖然題則古語。而孔子從而大畧論之。爾。非由孔子之論記者序之也。唯總結無可無不可之語。則謙辭中亦間所以誘擇其可學不可學之分。是蓋記者之意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此語蓋孔門相傳之說。惜樂之終亡也。蓋在孔子沒後矣。魯朝益不治。君臣不相遇。禍將作焉。且女樂邪音盛行。而正聲殆乎廢。是以樂官賢者。多各擇地而辟之矣。編者以孔門之語。故收之耳。八人宗廟有職者。世俗以其職配名或字。以爲稱呼者。稱其堪官也。故亦以通稱記之矣。所以傳其賢能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魯公者蓋伯禽。亦爲公也。施者謂施

罪。親者謂親戚。此亦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之意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不以不與用同。用則用其諫用其謀也。以則不然也。凡政令經歷其官而後施行者也。故出納必關大臣焉。如荀子曰。凡不官而橫至者。君子慎之。中庸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之類。可並考。蓋不以大臣。則君徑施事。而大臣備位而已。乃憾爲戶位於朝矣。怨之所由起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者事也。謂大罪。不棄者謂用。蓋故舊者素相厚矣。舍小過不論者。所以全其厚焉。是君子之厚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語論爲君之道也。蓋當伯禽封於魯而就國之時。周公戒之也。疑錯簡矣。宜在堯曰篇。公則說之下。子張問之上者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此語論周之多士也。凡在當世而特稱周者。比較照映殷周之辭。專指文王武王之際也。八士者猶左傳所謂八元八凱之類也。古人好比方人。善惡以類。連言稱之。又必目以逸民。八凱八元八士。橋杌渾敦等之號如此矣。其以伯仲叔季呼之。不與八愷同。而與八元同。而伯伯壘累。仲仲壘累。又與八元之例不同者。皆從於稱呼之便者也。且此達與适。突與忽。夜與夏。隨與駟。使叶韻以爲文也。此蓋周公旦召公奭閱天。

太顛之人。而或名。或字。或異稱。或轉聲。世遠不可審知其入矣。後世書生輩。務博傲世者。設恠說以懼愚者。甚可憎也。凡雖有恠說。固不可以混於論語也。又曰。此章亦疑堯曰篇之錯簡。宜在周有大賚之前後也。

###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致命者與憲問篇授命。異語同意。謂制不在我。非

言必死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者與九思之

思同。其者指可。可者可致命。可思義。可思敬。可思哀也。蓋勉之。

此語論爲士之道也。凡以士論者。與以君子論者。俱爲學者。而意自異焉矣。不可

不察也。蓋以君子論。則專在責建功業矣。以士論。則未及功業也。又曰。古人祭

必曰敬。未嘗曰誠也。後世必曰誠者。自秦以下。古聖王之道。既墜於地。而後人

不知入道。始尙神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

執者若執事然。取舍增減不失所主之謂也。德者行所以

關於人心之向背也。如韓非子曰。慶賞謂之德。伐木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里

仁篇曰。德不孤之類。可並考。古未嘗有謂得爲德者也。弘者推而廣之謂也。執德不

弘。則偏執而親厚有崖焉。不能汎推恩也。信道不篤。道者謂先王之道。禮樂

是也。篤者拘守之謂也。荀子大略篇曰。君子之學如蜩。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可合考。信道篤者。蓋如斯矣。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者謂何知何力。能者謂不能。爲有爲亡者。謂有爲有無爲無。亡字無之轉聲。言半信半疑。與衆人無以異。不能決其有無也。

此語論道德之生明知也。按孟子荀子等諸賢。皆推仁義之統。分是非之辨。以論於百世之上。善爲其有無者。蓋道德生明也。而若雖執德而不弘者。偏執多忌諱。乃仁義無可推之統焉矣。雖信道而篤者。安世俗之是非無高志。乃知不足以分信誕矣。是雖執德信道而鄉黨自好者。未免庸知者也。以庸知論所不見。其何力以能爲有有。何力以能爲無無哉。既不能爲有有。又不能爲無無。其知與衆人均。學將何爲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之下與之之下。其之下不可之下。俱省交字。拒者謂不與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蓋言聞諸夫子也。下文則所聞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容者不拒之謂也。嘉者愛好之謂也。矜字愍之轉聲。謂不棄哀矜而道之於善。不能者謂不能善。此所聞也。我之大賢與。我者對彼之不可者也。與者疑問詞。詰子夏拒之意也。下同。於

人何所不容。於之上省大賢二字。容之下省而拒哉三字。我之不賢與。

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也字斷拒人。蓋子夏以教門人。故使其

言斷也。也之下省哉字。

此語論交之道也。一堂曰。大氏論語記諸子之間答者。皆答者爲是。記者之意爾。

得之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者蓋卑之也。如子產之治鄭。

管仲之治齊。自先王治天下之道見之。皆可謂小道也。凡曰觀者謂觀而樂。觀而取。觀

而法。雖由物所言不同。而非徒視而止則無異。焉者小道之是所也。蓋指應萬機而治

國事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致遠者謂雅而行之於廣遠。泥

者謂滯附此而不可移彼。蓋如子產之道不可行之於大國者。其道泥於小國也。如管仲

用刑而人無怨言。則雖有可觀。而施之於天下。則功烈如彼其卑者。其道泥於一國也。

其他碌碌不足數。皆所以爲小道也。

此語論小道不足有爲也。夫聖王之道。以治天下。則可成東周。以治一身。則可爲

脩飾之君子。子游用之於武城。伊尹樂之於畎畝。無所不可。所以爲大道也。君子

既爲大道。若夫小道。乃雖有一二事之可觀。何足爲也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日月互文。知者謂勉強之功著而自知。亡者消亡也。謂性質之癖消亡而差。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無忘者謂服膺而弗失。能者謂能其所不能。

此語論學也。動學如此。則日進而無退焉。故曰好學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篤志者篤志乎學也。蓋言著乎心。布乎四體。而動靜必微焉。切問而近思。切問二字不審。殆乎不成語。疑切字叩之誤。叩者擊

不一而止之謂也。蓋言更端不一而止。竭問審之也。如中庸曰。問之不知弗措。墨子曰。君子如鐘。不擊不鳴。荀子曰。君子如響之類。可並考。近思者謂試思所問之言於身。而知其是非得失。仁在其中矣。仁之上省則字。

此語論求仁之道也。凡孔門學者必求仁。將欲俟命而大有爲也。而求仁之道。亦豈一端而足哉。故自有子論爲仁之本。總諸烈子及孟子莊子荀子之所論其端。可並考。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居者謂恒不去。肆者造作之處。陳設其具也。以者以居肆也。不居肆則不可爲其事矣。以之下省各字。成其事則謂爲良工。君子學以致其道。致者遂其至之謂也。

此語論君子之所以成德也。君子舍學。無所取其道。如百工去肆。不能爲良工。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晦庵曰。文飾之也。得之矣。言過則必文其過也。非曰文其過則小人之過也。觀必字可以見矣。

此語論小人之過也。觀過之跡而論之。故其言如此。非徑論其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語論君子之德容也。蓋其儼然也。慎威儀也。其溫也好交好也。其厲也不以私枉道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信者謂見信。下皆例之。未信則以

爲厲已也。信之下省而勞二字。則之下省民字。也字斷厲。下文同例。厲猶酷

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此語論使民事君交朋友之道也。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蓋亦言信而後使之也。未信則雖佚道必不行矣。德夫曰。人之信之。或信其德行。或信其高義。

或信其志節。或信其才學。或信其智術。或信其忠信。其所取信雖異。而其可以勞

民諫君則同。朱注云。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夫誠意惻怛者。女子小人亦有之。

君子之勞民諫君。豈徒誠意惻怛之爲尙哉。譬如病者之信醫。信醫者。信其有術也。

若醫而無術。雖誠意惻怛。人豈信之乎。得之矣。且子夏論君子也。既謂之君子。

誠意惻怛豈足言哉。是所謂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者。其去之亦遠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凡古書言德者。行在交接之

際。而關乎人心之向背者也。其曰大德小德。蓋世事有大小也。踰者謂踰而出其外。

閑者閑之類。所以限內外之木。不踰閑與不踰矩。異語同意。出入者出入閑也。可者

可不踰閑也。此語主大德而小德客。故可字屬乎不踰閑而不屬乎出入。是古人之語法

也。特斷之曰也。不苟其言。則其意可以見矣。且如子路篇。子曰。苟有用者。期月

而已可也。亦言可用我也。是用我二字。專所言之。期月而已。非意也。此章亦出入

非意也。而若果爲僅可辭。則何曾得用斷辭乎。此例亦不爲少矣。可並考。

此語論大德之可不踰閑也。其言小德出入者。特所以授而喻大德之重。猶言假令小

德出入閑。大德必不可不踰閑也。非以小德無害。故許其出入也。其意蓋亦有始有卒

者唯聖人。難以急責庸人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可者謂可如子夏之門人。抑者猶雖然也。末者謂形。君子道之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本者謂心。之者指末。無者謂無其教。如之何者子夏如之何也。

按八佾篇。子夏曰。禮後乎。孟子亦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可並考。蓋君子之道。

宜先有其心而後施之於形矣。故子游譏之。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言者子游之氏也。配字於氏。古人稱呼之例爾。子夏又反非子游之過。下文乃論之。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君子之下省教人二字。此論教人之

道。非論行己之道。下同之。孰先傳孰後倦者。言本末皆不可不傳也。而傳之不得設

先後順序之科矣。從於彼之所違耳。焉者門人之是所也。蓋指年有少長。才有長短而

不齊。譬諸艸木區以別矣。諸字之乎也。承上焉字。指門人之才。言其才

大小不齊。而能不能各有區域。彼之所能此不能。此之所能彼不能。我所以不得設前

後之序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焉者於何之事也。誣者誣人也。言若齊

不齊設科以強之。是誣而已矣。非教導也。也字斷可誣。也之下省乎字。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乎。始卒者猶本末也。蓋本所爲始。末所爲卒也。言其才莫

不備有也。其者指備。惟者不及他辭。言不可以是俄責門人小子。

此語論教門人小子道也。夫存之於心。而後施諸四體。乃君子之德。大人之事也。

其本末源流。亦明矣。故子夏曰。禮後乎。又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

夏之言。既如斯。而及其教門人也。則反之矣。夫洒掃應對進退。可謂小德也。遺

大德而專小德。豈可乎。是子游之所以讓之。不亦宜乎。然而觀子夏應之論。則又

有至焉。夫人之才性。固不能均。年又有少長。而知有所至。力有所不勝。是不可

誣者也。而若不量其能不能。嚴設科焉。曰本曰末。而嫌其先後順逆之次。急爲之難。而誅其不能。重爲之任。而怒其不勝。責初學小子之人。必均求本末兼備。是以不均爲均。誣之甚者也。不徒不能成其才。而又將賊夫人之子。不可謂能教也。故孟子亦曰。教亦多術。此之謂也。是故本末無次。先後不嫌。唯應才而施法。如環之無端倪。使彼日孳孳。及至於其成德達才也。又何疑本末不備。大小不兼焉哉。是蓋得夫子誘人之法者也。而子游不知之。不亦過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者仕官也。優字饒之轉聲。謂力有餘。則學則仕。俱勸之辭。非自謂也。

此語勸門人仕也。大意在下句。上句則客。蓋學所以仕。仕所以行學。不可以不仕爲高也。唯其優也。在學成。學未成。力不暇及他。而求速仕。不至於佞者幾希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單曰喪者。皆總喪禮而言之。棺槨有度。殯斂有日。葬卜日卜宅等是也。不然則如喪與其易也寧戚之語。不識所易也。古人之語例。可以觀矣。止者不求其餘之謂也。

此語論先王制喪之本意也。聖王脩人道。以喪爲最大事矣。故其法。終始本末細大莫不備焉。觀荀子禮論篇。及中庸左傳等諸書散見者。可畧見矣。是皆所以致乎哀

而不求其餘矣。則非特爲淫泰夸麗之聲也。自漢以來。聖王不作。人道無法焉。人生而習其俗。不知古今之有異焉。以今視古。其語固不可解也。晦庵徒疑而止二字。以爲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教。不亦宜乎。且不識孔門未嘗有外禮而漫言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爲者子張爲之也。爲之上省能字。難能

者謂衆人之難能。然而未仁。然者謂其爲難能之事。未仁者謂未得謂仁者。

此語論仁之難也。而稱子張以證之。則其學之秀出於孔門。亦可以知也。按荀子子

道篇。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

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

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今兼三子之對。因以考諸

管仲之仁。子文文子之不得仁。乃仁之爲仁。其可推知矣。子張之未仁。其所指雖

不可知。而私言之。蓋有人之未親附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堂堂者高大貌。以美其德也。乎字哉之轉聲。難

與並爲仁矣。與並爲者猶相追競也。言自不及也。所以稱爲堂堂乎也。爲仁者

與單言仁不同。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則子張爲仁之事。餘可推知矣。

此語亦論子張也。子游曾子皆稱子張之不可及。則可知子張孔門之秀俊者也。後人雖欲枉爲說。而如記者之字義文法何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諸字之於也。指下文。人未有自致者也。

自者自我也。謂無待。言事多待有人之勸省。或所迫於彼而後致其道也。必也親

喪乎。必之上省爲字。下省有自致者四字。也之下省則字。

此語論親喪情之不能已也。所謂致者亦由禮而後能致者也。古人未嘗有外禮而自

師其心者也。觀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可謂孝矣。又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共之。可以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皆所以自致者。先王之制也。

自始皇以下。天子無禮制焉。人各師其心。與夷狄無以異矣。宋儒染其風習。不知

古。故獨以用誠解之。不亦遠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者指

下文之事。可能者謂他人亦可能。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

也。其者指孟莊子。是字不與此字同。乃指不改中之事件。言臣則誰某也。言政則

事之條件以實之。非直言此二事也。難能者謂他人難能。

此語論孟莊子之孝也。夫事親者。生死不可失愛敬之心。謂之孝。如甘棠之詩。民慕召伯。則不忍滅其跡。不敢剪伐。而況事其所隆親乎。其所惡猶惜之。而況於其所自為乎。小弁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孝子之心。其可以觀矣。世衰風俗浮薄。人多朝死夕改之。恬不惜親之道矣。獨孟莊子不若是忍也。故夫子以為難能。所以深稱也。且是字必有所指辭。則今其所指雖不可知。而非概之有所拾舉也。則其不改者。為善人善事。亦可推知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問之上省陽膚二字。蓋問所以治官。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其者指上有為上之道也。散者離散而之。

四方也。謂失產。久者來歷久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者指

民。情者實也。謂犯罪之實狀。矜字憐之轉聲。按孟子曰。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可並考矣。

此語論居官之道也。夫為士師。雖在上有道之時。而民之至於罪。何可喜之有。况

上無道。而民失恒產乎。雖得其狀。不暇喜得我之能矣。按莊子則陽箝曰。匿為物

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

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

乎。」凡如此之言，可並考矣。荀子大略篇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蓋民性不理則亂，亂則近於禽獸矣。民情不養則瘠，瘠則鄙，而錐刀之利，將必爭矣。彼鄙且亂，雖欲無至於罪得乎？爲民上者，其不可無道也。孟子曰：「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者，養民情也。莊子天道篇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者，理民性也。夫民性治而情肥，又何欲不可欲，爲不可爲之有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如是者指紂之所爲之事，也字斷

不甚。言初不如是之甚也。後遂至於如是之甚矣。也之下省紂自居下流，乃天下之惡歸焉。遂至於如是之甚。天下不忍而俱棄之矣。數字。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是以者以居下流，則如紂亦必至於甚也。下流者上流之反。

蓋上流滔滔不暫滯。雜物污穢，皆歸之下流。故以喻矣。言身先居污俗，則人因誘所近。荀子曰：「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等。」可並考。惡者謂諸蕩物。

不直言不善。此自下流二字來。紂居天下之下流，是所以受天下之蕩物也。焉者下流之是所也。蓋指必歸之勢。

此語論可鑒紂而自戒也。凡人不可以苟安居下流矣。夫物類之會，不期而自然矣。

故肉腐而生虫。醴酸而蚋聚。身居下流。污邪之所歸。將競薦奇物以求容焉。物交物則引之。引之長之而不自知。人又莫諫焉。乃怨結於民心。不可救也。是君子之所以惡居下流也。必先居上流不濁之所。則身常清。而彼污邪之人。不防而無由進矣。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焉者日月之是所也。蓋指全圓無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字由日月來。謂改。仰者與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之仰同。如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之怙恃。

此語論君子之德也。蓋君子恒無過。如日月之全也。若過則其不掩。亦如日月之食也。人皆所以見之者。以爲異於常也。其改又如日月之更而復初也。不倍於人望矣。按孟子引此語。而省焉字。蓋彼以責齊王之不改其過而已。不可強以君子之全德望矣。故省焉字者。一時責其不改耳。此論君子之德。故特用焉字。以表其全矣。古人用詞。於一字添省之際。不苟如是矣。語所以不滑也。讀者何得徒見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武之道者。謂文王武王之所以治天下之道。蓋脩人道以調貴賤之交者。禮樂是也。未墜於地者。謂雖叔世而未廢。在人者。謂今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必由此相應接。冠婚喪祭。用以行其事。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者不賢者。蓋當時鄉黨之賢者不賢者也。非賢不肖之謂也。識字。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之識。蓋謂不知其義而識其則者。兩其字指文武之道。者字詞猶條件也。莫不有文武之道者。謂賢者不賢者。皆有文武之道。焉者賢者不賢者之是所也。蓋指日用行事不能無據。此三語。則所以證上文未墜於地也在人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之有。

此語論孔子也。當時叔世。文武之道在方策。而無明君賢相之能舉以行政。則殘闕壞崩。可謂廢矣。然而其所以未墜於地者。聖王寓治於人。而不獨託方策也。是故賢者識其大者。以先於鄉。不賢者識其小者而教子孫。冠婚喪祭必由此而成俗。是雖至於季世。而裔夷之所以不得謀亂夏華也。而殘闕亦甚矣。夫子生於此時。抱聖明之質。夙憂天下之亂。而思所以治之道。蓋以爲莫若復先王之道。於是乎。十有五而志於學而來。多方求之。不嫌賢者不賢者。凡道之所存。莫不汎就學。因而集殘闕而大成。又至於夏殷之禮樂無遺。以成一家矣。觀行夏之時。乘殷之路等之語。可以見矣。荀子曰。一家得而周道舉而用之。此之謂也。然則孟子莊子荀子等諸子之所以教其門人者。何曾得非夫子之所集成乎。今所存其書。獨多論其義。若夫法則以事相傳耳。是以自秦變天下之風俗爲夷習以下。聖王又不興。三代之道。永墜

於地。不可復觀聖王之治。豈不悲乎。左傳國語中庸等之書。雖僅有存古言。而萬不足一二。唯荀子禮論樂論。畧論其大體矣。學者志於聖王者。何可不函考乎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以者以叔孫武叔之語也。之者指仲尼與己之勝

劣。宮者宅之周圍也。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及肩者謂卑

室家則宮中之所有也。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數仞者謂高而不可窺見。富者無不有之謂也。言百官備矣。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或之上省世字。得其門

者或寡。則多不得其門者矣。是叔孫不得其門也。宗廟百官之備且美。固非室家之好

之比也。而不得其門者。不能知矣。

此語論孔子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大有為之具具者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以者

以可為之道也。為者謂為事。也之下省則字。言仲尼有以為也。我無以為也。則有以

為之仲尼。不可毀也。下文因而論仲尼之有以大為也矣。他人之賢者丘陵

也。言入望不廣。猶可踰也。言雖高猶可出其上。仲尼日月也。言

天下莫不仰。無得而踰焉。無得而踰與無得踰。而字之有無。而語大異矣。

上文丘陵之上。此日月之上。俱省如字。非徑爲日月也。故曰無得而踰。猶不可必踰。

也。言雖有踰而甚鮮矣。若論日月。則固不可曰無得而踰也。焉者仲尼之是所也。蓋

指人望無比類。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自者自己也。絕者

絕仲尼也。絕之下省而毀二字。其之上省猶欲絕日月而閉戶也九字。言雖已獨閉戶。

而世俱仰之矣。其者指欲絕。傷者猶闕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之上省而

毀之者四字。多字與祇。皆適之轉聲。見者謂使人見。其者指毀。知之上省自字。蓋

上曰自絕。故省矣。量者謂彼與此有大小輕重之分際。言直供世之一笑耳。

此語亦論孔子也。夫孔子身匹夫。而德天下莫不仰矣。是有以大爲之證也。若使得

一大之位。則一朝而天下定矣。雖有以爲者。所以無得而踰也。而况無以爲者乎。

然而毀之。適供不知彼與我之分際之笑而已矣。又曰。凡以字如此者。皆其所以之

具在意中。而難以言述者也。若欲知之。則如上章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亦有爲

之具也。而今獨稱人望者何也。則人望其大者而且本也。讀者宜考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言以仲尼爲

賢於己者。子之恭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兩一之上俱省聞字。兩知之下亦俱省者字。晦庵曰。責子禽不謹言。得之。如下篇。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之類。可合考。又按昭二十八年左傳。記魏子與賈辛言。曰昔叔向適鄭。嚴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嚴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云云。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又成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云云。夫左氏之記。固不可以必信。而伯宗叔向又不足以為君子也。然而君子之知言。亦必有如此者。可熟考。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及。而升也。子禽不知之而云。所以為不知言也。下文因而論其不可及。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夫子不得邦家。故者字所以為假設之語也。所謂者古語所謂也。四之字皆指邦家。而邦家者以有民也。故指民可知矣。立者顏淵篇。民無信不立之立。謂不轉移其守。道者導也。行者謂從導而行。綏者安也。來者謂遠人安而來。蓋遠人疏隔之意難解者也。子路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季氏篇。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等之語。可並考。皆言遠人疎隔之

意解而安來也。動者去故處而移新之謂也。中庸及其他古書中可考。今謂脩人道以移其舊習。和者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善調。而無怨惡。兩其字俱指夫子。榮者猶俚語曰繁昌也。謂如樂歌其德之類。榮哀二事皆在民也。如之何之字。總指前六事。其字示喻前六事之高遠辭。也之下省乎字。

此語亦論孔子也。按荀子儒效篇曰。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功。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見其功而畏焉。不見其功而易焉者。凡衆也。是故晦庵不信孟子慢子路。而畏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子路之所不逮也。是固後世凡衆書生不知道者。不見子路之功。則其見亦宜矣。今子禽而不知夫子。豈不過甚乎。然而退而私思之。是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故莊子等人品。彼無所知。而獨年壽匹於彭祖以敖者。凡衆之人。亦不足論。而自知效一官。而行比一鄉。而徵一國。而上至於遊無窮者。其品級之多。亦幾何也。用是觀之。荀子所謂其窮也俗儒笑之者。蓋亦小大之辨也。然則知聖人。固非庸知之所能也。

##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咨字聲也。無義。呼人先呼咨。蓋唐

虞之辭爾。非嗟嘆也。曆者謂氣節時候之歷序。數者謂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時之數。三代聖王之道。以農建邦。故以敬授民時。爲第一義。堯舜於授受之際。所以舉以爲辭也。是下文曰允執其中者。謂萬事執其中。若夫曆則義和在焉。非所親爲也。在爾躬者謂凡萬事之成敗。在爾執其中之得失。凡古書中。在爾之語。一例皆謂其事之成敗。不在彼而在我爲之得失。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者如信字。稱執中之無敗辭。執者主而不失也。其者指政之萬事。上文稱天之曆數者。舉政之一端而已。可以推也。中者事之當然也。蓋言上行政失中。則四海之民困窮也。天祿者人君之祿。所受諸天也。永終者一堂曰。終者絕盡之義。不曰絕而曰終者。終與窮叶韻也。得之矣。

此語蓋古虞書之文也。所命大意。在允執其中也。其餘以爲文辭耳。而晦庵曰。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一堂曰。此唯見曆數二字。不見天之二字。瞎人之解已。然日月星辰天也。故曰天之。天之二字。非別有深意也。且二子之說。俱談六合之外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堯舜獨論之哉。况授受之際。而命以六合之外乎。是亂民也。是舍己而慕天之徒。何以爲堯舜。荀子天論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

參。則惑矣。夫允中者。則所以能參也。

舜亦以命禹。

以上文之語也。

此語亦古虞夏書之

所謂以者蓋言亦不過允執其中一句耳。後論編者。當卒篇

列堯舜禹湯武。將以

配之也。是亦以孔子爲素王者也。故僅摘舉其一二句而已。

不務多矣。按孟子於卒篇。亦列堯舜湯文王。而及孔子者。亦是意矣。然則莊子素

王之語。豈獨非乎。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曰之上當有湯字。蓋人之所知。不必詳之。務從簡也。

履者蓋湯之名也。有罪以下。則告辭。蓋天旱者殆乎以萬方爲罪。故先言有罪不敢赦

也。帝臣者謂賢人如伊尹萊朱是也。不蔽者謂不蔽障薦之於帝。而與治天職。簡者擇

取也。謂擇取賢人而用之。在帝心者謂在帝心之所欲用。而不私。以上湯自謂其所

爲。所謂未得知得罪于上下之意。下文因而請。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朕之上省若字。躬有罪之下省而欲罪之則五字。無者禁

止詞。以萬方之下省爲罪早而虐民當罪朕一人十一字。萬方有罪之上省以字。下省早

而欲罰之則六字。罪在朕躬者言朕執天下之柄。進退誅賞。朕之所爲。萬方不與焉。

宜罰朕一人。不可遷罰於萬方。

此語亦摘舉古商書之文也。觀文之體。非誓非誥。墨子爲祈請旱之辭。庶幾矣。其文雖有小異。而大意則相通矣。今試取其文以贅于此。而備後考。墨子兼愛下篇曰。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躬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墨子之文如此矣。所以告於天帝。其所請禱大意。俱在躬有罪無以萬方之兩語。則非誥誓之類明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蓋武王之言也。周之上當有王曰二字。而省之如前商書之例。凡周人而曰周者。皆與殷對語也。賚字賜之轉聲。大賚二字連言。是者指今其所有之善人。如大公望散宜生之徒是也。富者多有之謂也。以善人多有爲天之大賚也。何晏曰。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得之矣。如皇疏周家大賜財帛說。不見有字也。周親者謂周家之親戚。此與仁人對也。言周非無子弟族姻也。然而予所以得天下者。非以多子弟族姻也。以周有天之大賜。而如大公望散宜生之徒者多有也。所以然。則雖有周家之親戚。朝夕相撫有。而正政之非。補予之過。不如仁人之多裨益也。百姓之有過。由



政之有失其道。則其過在予一人之失矣。然則予不得阿親愛而不汎舉仁人也。按荀子君道篇曰。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倖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黜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予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予是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可並考矣。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此以下至於公則說。蓋亦武王之言。而命官人之令也。謹之上省王曰如前例。謹者不慢易之謂也。權所以均輕重。量所以平多少。謹之者蓋政之爲政。專在此二者也。故首舉之矣。何也則夫政所以通民之有無而厚生也。而人情好得而惡喪。彼我同。是爭之所由生。古今一也。故通天下之財。使民無得喪各知其極者。政爲之分也。是古聖王之所以謹權量也。審者詳明無疑之謂也。法者謂法禁。度者謂凡事物從貴賤之分。各有所適稱。猶丈尺之有所適。審之者恐民之惑而有過犯也。修者

謂復而理之。夫官所以治民事而除其憂也。有廢官而不復。則民事有不舉。而民之患不除矣。此棄民事也。非所以爲政也。四方者自修廢官而言。猶都鄙山海水陸之政也。焉者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之是所也。蓋指此三事民事日用之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世者謂世係。滅國絕世。蓋皆前代有功於民者。而其祭廢者也。興繼之。所以尊其德而復其祀也。逸民有才德而在民間者。此三者皆衆人之所愛也。歸心者謂仰望不在他。焉者興滅繼絕舉逸之是所也。蓋指貴德無遺古今。所重民食喪祭。重者謂以爲大事厚用心。而省其不足。民食者謂民之食。蓋對君之財也。凡爲臣之情。重君而輕民。則恐在官者。或用心於上之府庫。而不慮民間之食。是大事也。喪祭蓋亦民喪民祭也。喪者事親之卒。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言養生者。今日雖或欠。而明日將有所補矣。故曰。不足以當大事也。荀子曰。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可並考。夫一而不可得再復也。乃所以可以當大事也。祭者荀子禮論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悖詭吧佞而不能無時至焉。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嘆。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

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可並考。夫喪祭者人道之大事，乃所以爲教。專在此二者。舍此非所以爲人也。故爲政最所重也。寬則得衆。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者謂政無自佗之所崖異而汎容。

信者政信也。民任者謂民負任上之命於其躬。蓋爲上用而無疑危其令之意也。焉者信

之是所也。蓋指政令既陳，則雖視利敗不欺民。敏者謂政不失事機。而善操其道之巧。

公者平而明也。說者悅服也。說之上省民字。自謹權至於食喪祭。畧舉政之條件。以

指示其所要也。自寬以下。兼前條件而論。凡在官而從政之志也。夫在官。雖官有大小。

司有所主。不得相犯。然而皆所以從政也。則不可徒守我職以爲足矣。又必將以其無

害於大體爲志者也。

此自周有大賚以下。蓋總而武王之命。摘舉古周書之文也。而自周有大賚至於在予

一人。自謂其身之謹。謹權以下。乃命在官者之令也。比於堯湯。則雖似稍加詳。

而論語固周人之編。所以別前代。猶春秋異內外之辭也。亦乃古人尊尊親親之道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尊者謂重之。屏者退而閉也。子張曰。何謂

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惠者予物之名也。費者損財之謂也。勞者謂勞人。不怨者謂不

為人所怨。欲者願望之情也。貪者強欲不知飽之名也。泰者寬平也。近於不恭。驕者

敖慢不羈之名也。威者可畏之謂也。猛者凶暴觸人之名也。子張曰。何謂惠

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雖非我出財而予之。彼得其利。是亦我之予之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擇之上省既字。觀下又字。可以見矣。之者指所勞之人。誰怨者何人怨我乎也。言人

情無所怨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欲

仁而得仁。又焉貪。得之上省既字。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

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寡以人言之。無衆無寡也。小大以事言之。

無大事無小事也。大雅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之意。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乎。荀子曰。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六之。六六三十六。

三丈六尺。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之類。亦可並考。畏者謂不能侮。子張曰。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教者中庸曰脩道之謂教是也。

道者何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也。

脩道者何也。禮樂是也。故子路篇。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可熟考也。所謂刑罰不中者。非謂罪與刑輕重不中之謂也。夫民愚而無辨知者也。故不教則亂。是故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者所以治也。作之師者所以教也。我當其任而彼亂。是我任未畢也。我之任不畢也。而罰之。故曰不中。民不知而動。動皆罪也。豈可不謂虐乎。不戒視成。謂之暴。戒者謂使豫知而辟。視者謂欲必無失。猶謹誅也。成者謂罪狀之成。戒之下省而字。慢令致期。謂之賊。晦庵曰。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得之矣。令之下省而字。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猶者同也。謂者而與之。或不吝與之。同皆與之也。之者指所與之物。倒語例也。吝者不速之謂也。非謂不果與也。謂之有司者。蓋言非從政者之體也。夫有司出納君之財者。非私財也。不得慢失錙銖。必將審終始詳數量。然後與之。是以不得速也。從政者視百官之功敗。若其可與而與之。何吝之有。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可並考此四者從政之大患。古今之通病也。故夫子屏之。

此語論從政之大體也。總堯以下及此章。所以序列堯舜禹湯武王孔子。故此章非門人問於夫子之例。而特加孔字。可以見矣。然則合自堯曰以下及此章。以爲一章可

也。是蓋編者之大意也。凡古人所以論列孔子於堯舜。蓋孔子之德。天下信之。民莫不仰也。子貢曰。仲尼日月也。此之謂也。荀子亦曰。仲尼無置錫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夫孔子無一大夫之位。而民望廣於天下如斯矣。是蓋王者之基也。然則莊子素王之說。何獨非也。是編者所以有此篇也。若夫道統之傳。則後世書生將欲以抗於浮屠家者之說。而反不自知效於彼之僻。學者不可拘焉。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命者謂天命。程明道曰。人事之所盡。

是天命。得之矣。夫人無君子小人。有求皆同矣。而所以求之道則異矣。是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不在其情而在其道也。夫君子之求之也。求之於己者也。仁義忠信樂善而不倦焉。所以脩身也。好學習禮樂。先王治天下之道。所以建功業也。身脩焉禮樂習之。是君子所以求之之道。可謂盡人事矣。如是而不得者天命也。而猶不知入事之盡。痛心求之不能已欲盡焉者。惑也。莊子曰。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及暴人之所行。若所存於己者。於得喪窮達之際。有感心焉。不可謂定也。夫君子之爲君子也。相君而治民之謂也。小人之爲小人也。爲人所治之謂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君子之爲君子。當如斯矣。夫我先覺而後可能覺人矣。所存於己

者定。而後可能及人之所行矣。如是然後可以相君也。而若所存於己者未定。而欲及人之所行。是施惑也。焉能相君保國家。是亦爲人所治者。何以爲君子哉。不知禮。無以立也。立者獨步之謂也。不知禮。則接物之際。不待人之左右之。則不能獨自行。猶小兒之待父母之提挈。而後稍進步也。其何暇望功業。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者謂賢人。夫賢人所以自助也。脩身則可以輔仁。治民則可以輔政。故阜陶曰。在知人。是孔子之所以有此語也。豈徒謂得失邪正之謂哉。小雅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大雅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之類。亦可並考也。

此語論所以不可不學之意也。蓋此三者。唯學可以補之矣。夫前論起之於學而時習之語。而以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之語。舉篇而鄉黨一篇。記孔子平日之行狀以附焉。則彼自成終始本末矣。後論起於先進於禮樂之語。而篇末亦歷叙堯舜禹湯武王孔子以結之。則起結亦自具矣。是前論後論。所以編者非一人也。而末一章所以追終。後論十篇。是前子張篇無可以卒篇。孔子之語故矣。且爲不可以列叙直卒也。夫論語二十篇。所記之語。不可爲少矣。然而一言不及功業何也。蓋功業不可豫言者。在其人也。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所以待命也。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又何必豫論之哉。且孔門師弟之間。開口則必呼君子。可以見其不舍功業也。且夫禮樂先王之所以脩人道以教民。而治天下者也。孔子以是立門。則入門者。亦豈偶然哉。其志可以知矣。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莊子曰。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及暴人之所行。古人之深意。可以察也。



昭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印刷  
昭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行

(非賣品)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神明町三八七番地

編輯者  
兼發行者

關 儀 一 郎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八番地

印刷者  
君 島 潔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八番地

印刷所  
共同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本郷區駒込神明町三八七番地

發行所  
東洋圖書刊行會

不 許  
複 製

